

全元文

37

鳳凰出版社

封面題字 啓功

國家『十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點規劃項目
國家教委人文科學研究『九五』規劃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十五』重點項目
江蘇省『十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李修生 主編

全元文

鳳凰出版社

37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元文. 第 37 冊/李修生主編. —南京:鳳凰出版社,
2004. 12

ISBN 7—80643—816—5

I. 全... II. 李... III. 古籍—中國—元代—全集
IV. Z424. 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38944 號

- 書 名 全元文(三十七)
主 編 李修生
責任編輯 馮保善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地址 江蘇出版集團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經 銷 江蘇省新華書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對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如東縣印刷廠有限公司
如東縣掘港鎮通海路 15 號 郵編 226400
開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張 14.625
印 數 1—2000 冊
字 數 314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7—80643—816—5/I·214
定 價 38.00 圓
(鳳凰出版社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全元文》編纂工作委員會

顧 問（以姓氏筆劃爲序）

白壽彝 周 林 郭預衡 啓 功 劉迺和

鍾敬文

主 編

李修生

副主編

龍德壽 曾貽芬 李夢生 吳小平 彭久安

編 委（以姓氏筆劃爲序）

王明澤 卞 岐 朱瑞平 李 軍 李 鳴

李修生 李夢生 何本方 吳小平 邱居里

邱瑞中 卓連營 周少川 姜小青 查洪德
徐 勇 曾貽芬 張文澍 郭立傑 彭久安
鄧瑞全 樊善國 魏崇武 龍德壽 羅 超

資料工作人員

李仲祥 楊玉芬

第三十七冊責任編委

李夢生 邱居里

目 錄

全元文卷一一五八

李 習

艤舟亭記 一

翠麓亭記 二

陸教授傳 二

修築陂塘事蹟碑 三

至正修學廟碑銘 五

完顏謙

代祀南海王記 七

李 燾

擬漢詔 八

俞 鎮

擬唐吏部侍郎韓愈除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誥……………九

建廉訪司廨記……………一〇

鳳洲觴咏序……………一一

盧侯德政詩序……………一二

師德華

靈慧齊聖廣祐王碑……………一五

吳 繹

通志疏……………一七

通志序……………一八

段天章

楊縣尹墓表……………一九

洪震老

擬處士陽城除諫議大夫誥……………二〇

姜元佐

禹城創建大成門記……………二一

全元文卷一一五九

況 達

雲巖書院記 ····· 二一三

書錦樓氏義田莊記 ····· 二一四

浙東都元帥府題名記 ····· 二一七

豐惠廟重建記 ····· 二一八

鄒維新

李氏先塋墓記 ····· 二二二

靈霈侯行祠記 ····· 二二三

大成至聖文宣王加號記 ····· 二三五

馬髻山祈雨顯應記 ····· 二三五

袁遵道

冊皇太子賀皇帝表 ····· 二三七

陳賓道

重修真澤廟記 ····· 二三八

陳志新

崇禧萬壽宮道士陳志新謝表 四一

陳廷實

虛照禪師塔記 四二

孔克允

縣尹侯公創構講堂記 四四

何元同

二賢祠記 四六

全元文卷一一六〇

方君玉

凌煙閣賦 有序 四九

龍虎榜賦 五一

釋式咸

至大清規序 五二

汪可孫

雲宮法語序	五四
姚元和	
報本祠堂記	五五
伶思賢	
安樂會辭	五六
應潤祠碑跋	五七
修廟學記	五七
平遙縣重修廟學記	五九
重修東嶽廟碑	六一
沈明仁	
題刊印最勝真實名義經	六三
馬利用	
祀至聖碑	六四
孝子卻祥墓碣	六五
汪仲華、侯光嗣	
進服書文	六六

白雄飛

故惠泉散叟顯翁先生李府君墓誌銘 ······ 六八

石抹允

重修孔子廟記 ······ 七一

郭朵兒伯臺

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公堂記 ······ 七三

全元文卷一一六一

葉峴

罷穀稅序 ······ 七六

勸農文 ······ 七七

重建保壽寺記 ······ 七九

可村記 ······ 八〇

平遠堂記 ······ 八一

邊魯

高陽令邊敏誌銘略 ······ 八三

董朝宗	
浙江賦	八四
杜洲書院記	八五
董慶隆	
廣宗重修廟學記	八七
大成至聖文宣王加封碑記	八九
羅仲驥	
塔山記	九一
王弁	
姚氏先塋之記	九二
重修公署記	九四
謝偉	
故張氏貴二孺人壙記	九六
吳天瑞	
地券文	九七
劉同普	

南鄉峇嶺井塘廟碑記 九八

譚子實

詩義鄉試答卷 一〇〇

饒抃

詩義鄉試答卷 一〇二

詩義鄉試答卷 一〇三

蔣景清

施地記 一〇五

全元文卷一一六一

錢天祐

叙古頌表 一〇六

中書省進叙古頌狀 一〇八

段禧

重修段干木先生祠堂記 一一〇

賈彝

奧公去思碑	一一三
隆平令劉侯去思碑銘	一一四
釋福吉祥		
宣授五臺等處釋教都總攝妙嚴大師善行之碑	一一六
亮公孝行之碑	一一九
釋父吉祥		
重修嘉善寺記	一二一
釋祖瑛		
姑蘇能仁庵記	一二二
劉庸		
縣尹高公惠政碑記	一二三
曾福昇		
曾井記	一二五
鎖咬兒哈的迷失		
上英宗書	一二六
李敏之		

重刻毗陵志序 一二八

李鳴鳳

壽詩後序 一二九

李良遇

常熟州三皇廟記 一三〇

全元文卷一一六三

楊剛中

始建文公家廟記 一三二

舜禹配享殿碑 一三四

李森卿

重修無爲縣學記 一三五

胡相

崇福寺碑記 一三八

也先帖木兒

南鎮廟記 一三九

王履

周易輯說序 一四一

無名氏

洪山寺黃彥文等造塔記 一四二

洪山寺程應雷等造塔記 一四二

洪山寺汪覺龍等造塔題記 一四三

洪山寺曹天麟等造塔記 一四三

洪山寺陳覺富等建塔記 一四三

洪山寺僧智福建塔記 一四四

洪山寺信女賀氏等造塔記 一四四

洪山寺信士張日新等造塔記 一四五

洪山寺信女石妙修等造塔記 一四五

洪山寺□□妙全造塔記 一四五

洪山寺張國可造塔記 一四六

洪山寺信士劉文英等造塔記 一四六

楊學李

全元文 目錄

一三

望雲樓詩序 一四七

楊學文

許文正公遺書序 一四八

邱堂

雲夢賦 一四九

全元文卷一一六四

胡應青

重修白龍祠記 一五一

乾明廣福禪寺重建觀音殿記 一五二

陳中

何宣差廟記 一五三

胡光大

周易衍義識語 一五六

胡雲龍

鄱縣重建儒學記 一五七

八不砂	八不砂大王令旨	一五九
釋了清	光福寺銅觀音像記	一六〇
楊玉	顯慶寺之碑	一六一
柯舉	新港斗門記	一六四
胡公復	冀寧路汾州介休縣豹虎何村重建永澤廟堂記	一六五
胡醇	南充譙公廟記	一六七
胡琦	新編關王事蹟序	一六八
温廷心	小孤山聖母夫人廟記	一七〇

全元文卷一一六五

湯彌昌

靜春堂詩集序	一七一
題文正公許下帖	一七二
平江路新建惠民藥局記	一七三
復取沙洲鄉學田記	一七五
上海縣苗糧改科豆麥記	一七六
監州火失哈兒去思碑	一七七

韓鏞

張唐山辭贖記	一七九
置雅樂碑記	一八〇
重建鼓樓記	一八二

章弼

孔廟古柏賦	一八三
-------	-----

章閻

行經理之法議	一八四
張弘振	
達魯花赤脫脫帖木兒去思碑	一八五
張衍	
文昌帝君行祠之記	一八七
廖成大	
禹鼎賦	一八九
潘東明	
浮梁州建學序	一九〇
潘宗埜	
玄妙觀住持潘宗埜狀	一九二
潘必大	
問民疾苦	一九三

全元文卷一一六六

趙文昌

孟陽泊園記	一九六
長清縣學田碑記	一九七
杜 蕭	
靜修先生墳記	一九九
呂希升	
左尹去思碑記	二〇〇
趙之敬	
嘉祥縣達魯花赤碑	二〇一
趙居仁	
安平縣廟學記	二〇三
趙孟傑	
重建潮州韓文公廟記	二〇五
趙夷簡	
重修滑州文廟記	二〇七
趙孟傑	
醮山記	二〇九

杜可	重建府署記	二二〇
裴憲	雲山集序	二二一
呂損	大元重修玄武殿記	二二二
成功允	太平路魯總管德政碑	二二三
呂希才	聞喜縣補修宣聖廟記	二二五
趙鳳儀	温州路總政堂記	二二六
	六書故序	二二七
	大成殿先師像石碣	二二八

全元文卷一一六七

陳 旅 一

瓊芽賦 有序	二一九
味經堂賦	二二一
清華堂爲吳興馬伯誠作	二二二
題泣麟圖	二二二
孝友堂辭	二二三
題慶元大瀛海道院圖	二二三
擬中書省元日賀興聖宮表	二二四
聖節表	二二四
翰林國史院元日表	二二五
元日表	二二五
賀冊皇后表	二二六
上趙平章書	二二六
送完者徒還河陽序	二二七

送柿溪州蒙古學正序	二二八
送無錫州知州王誠甫序	二二九
送索士巖燕南憲司經歷序	二三〇
送李中父使征東行省序	二三一
送劉粹衷赴旌德令序	二三二
送甘允從甫北上序	二三三

全元文卷一一六八

陳 旅 二

江浙省郎中沙剌班伯溫之官序	二三四
陳允恭捕蝗序	二三五
送俞伯康巡檢序	二三六
杜德明同知唐州序	二三七
送顧達卿安豐縣尉序	二三九
送李守中下河巡檢序	二三九
送盛克明貳泰州稅使序	二四〇

菊逸齋序	二四一
送楊志仁之浙東序	二四二
婺源州學正余志賢之官序	二四三
送孔彥明教授建昌序	二四四
述律復舊氏序	二四五

全元文卷一一六九

陳 旅 三

國朝文類序	二四七
經筵唱和詩序	二四八
閩主簿孝行詩序	二五〇
贈沙井徐判官詩序	二五一
亂石湫禱雨詩序	二五二
西山詩序	二五二
喬生孝義詩序	二五三
石氏節婦詩序	二五四

劉沂州慶壽詩序	二五五
周此山集序	二五六
丁氏世譜序	二五七
祭器圖序	二五八
靜觀齋吟稿序	二五八
送蘇伯脩治書西臺詩序	二五九
張武定廟堂詩序	二六〇
程氏連理木詩後序	二六二
佩玉齋類稿序	二六三

全元文卷一一七〇

陳 旅 四

王文忠公文集序	二六四
送張學士之江淮詩序	二六五
靜方詩集序	二六六
程氏具慶詩序	二六七

歷代紀統序	二六八
樂清縣尹衛侯之官詩序	二六九
韓明善禱雨詩序	二七〇
送韓伯清北上詩序	二七一
王平章文集序	二七一
烏程縣譙門詩序	二七二
省部政典舉要序	二七三
洪氏一家言序	二七四
馬中丞文集序	二七五
汪氏介壽詩序	二七六
宋景濂文集序	二七七
鄭氏義門家範序	二七八

全元文卷一一七一

陳 旅 五

書鶴野記後	二八〇
-------	-----

書澹樂齋記後	二八〇
書三節堂記序後	二八一
恭跋文宗皇帝御書保寶二字	二八二
跋孔子觀欹器圖	二八二
跋吳顥書	二八三
跋蘭蕙同芳圖	二八四
書述律從道詩卷後	二八四
跋趙待制詩	二八五
跋宋仲元畫晉諸賢圖	二八五
跋牧羝圖	二八六
跋牛喘圖	二八七
跋扁舟五湖圖	二八八
道藏經跋	二八八
跋東坡帖	二八九
跋段氏庸音集	二九〇
跋松廳章疏	二九〇

跋楊九思字說 二九一

跋危太樸所藏曾王虞三公詩文 二九二

書虛舟記後 二九二

書李氏遺安堂記後 二九三

跋許益之古詩序 二九四

跋趙文敏公法書 二九五

鄭氏譜圖跋 二九五

全元文卷一一七二

陳 旅 六

至正元年大都鄉試策題 二九六

瑞瓜解 二九七

猫雀圖說 二九八

章命字子與說 二九八

徐仲同字說 二九九

韓勒允常字說 三〇〇

陸師顏字說	三〇一
爲蔣師文作思勉說	三〇二
鄭濤字序	三〇二
月樓記	三〇三
揭學士生祠記	三〇四
餘姚州海隄記	三〇六
明美堂記	三〇八
上都分學題名記	三〇九
閱稼亭記	三一〇
群玉內司華直題名記	三一

全元文卷一一七三

陳 旅 七

果育亭記	三一三
玉壺堂記	三一四
廣居堂記	三一五

國子監營繕官舍記	三二五
東齋記	三一七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幕官題名記	三一八
旌德縣便民政蹟記	三一八
瓊林臺記	三一九
泉州路儒學修學記	三二一
菌閣石記	三二二
趙氏祭田記	三二三
拙休堂記	三二五
致亭記	三二六
水月樓記	三二七
福州文殊禪寺記	三二八
春風亭記	三二九

全元文卷一一七四

環溪堂記	三三一
環翠樓記	三三三
西巖書院記	三三四
嘉興路儒學教授題名記	三三六
崑山州崇福觀記	三三六
思敬堂記	三三八
洞虛宮三元祠山殿記	三三九
慶元路儒學新修廟學記	三四〇
海鹽州儒學新修廟學記	三四二
存誠齋記	三四四
謹嚴齋記	三四五
約齋記	三四六
遜敏齋記	三四七

全元文卷一一七五

陳旅 九

小蓬山記	三四八
江浙省題名記	三四九
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題名記	三五〇
王經歷惠政記	三五〇
嘉興路總管府架閣庫記	三五二
長洲縣宣聖廟學記	三五三
雪所記	三五五
貞白庵記	三五六
秋亭記	三五七
陳高士壽藏記	三五八
義莊記	三六〇
平江路歸元興國禪寺記	三六二
崇善堂記	三六三
安晚軒記	三六五

全元文卷一一七六

陳 旅 一〇

坦齋銘	三六七
爲楊友直製木笏銘	三六七
尊己堂銘	三六八
勤耕亭銘 并序	三六八
尚德齋銘 并序	三六九
蘇御史畫像贊	三七〇
李惟中太常攝禮儀使畫像贊	三七〇
漢方聖公小像贊	三七一
寧節婦傳	三七一
節孝段氏傳	三七二
三孀傳	三七三
玄壇祠碑銘 有序	三七三
龍虎山繁禧觀碑銘	三七五

韓總管墓碑銘 三七六

毛先生墓碑銘 三七九

孫高士墓碑銘 三八一

故贈曹州尹清河郡伯張公墓碑銘 三八三

全元文卷一一七七

陳 旅 一一

周提舉善政碣 三八六

重建杭州開元宮碑 三八七

江山縣尹劉彥章墓碣銘 有序 三九〇

故陳母夫人張氏墓誌銘 三九二

楊國材墓誌銘 三九四

故嵯縣尹林君墓誌銘 三九五

故魯郡夫人趙氏墓誌銘 三九八

王季楚墓誌銘 四〇〇

番陽周先生墓誌銘 四〇一

蔣縣尹墓碣銘 四〇三

全元文卷一一七八

陳 旅 一二

丘同知墓誌銘 四〇五

汪先生墓誌銘 四〇八

鄭君瑞墓碣銘 四〇九

趙縣尹墓誌銘 四一一

劉程甫墓誌銘 四一三

陳如心墓誌銘 四一五

全元文卷一一七九

陳 旅 一三

傅先生墓誌銘 四一九

袁夫人墓誌銘 四二一

賈治安墓誌銘 四二三

陳孝子墓記	四二六
李侯德政碑記	四二七
運司同知睢陽趙公德政碑記	四二九
祭許中丞文	四三〇
祭鏡助教文	四三一
明宗皇帝加尊號寶冊破玉祝文	四三一
大都海子橋火德廟疏	四三一

全元文卷一一五八

李習

李習，字伯羽，當塗（今安徽當塗）人。建康明道書院山長李叙子，翼兄。延祐四年（一三一七）中鄉試。自幼老成持重，通諸經，卒年八十餘。本書收李習文五篇。

艤舟亭記

繁昌縣廨，下瞰江流。縣尹韋公，碭山人也。政事餘暇，坐縣廨上，波濤千里，極目在望，四時朝暮，景各不同。公獨留意於雪焉，是以爲雪江之號也。若北風凝寒，彤雲竟野，北眺長淮，如几席之坦平也；糝糝六花，飛灑島嶼，東際滄海，如戶牖之豁達也；若波光澄日，皓色映山，帆檣往來，西遡巴蜀，如畫圖之開張也，乃其景物也。靜觀其理，或凝於冬，或不舍晝夜，皆與道爲體。合而觀之，雪得江而化，江得雪而湧，雪乎？江乎？道妙體用，抑嘗有得於心乎？不然，何獨留意於雪江也？公性儻直，浩然吐氣，不問物我，飲酒賦詩，俯仰獨步，故能托意於此。夫豈溺於意慾者，所能企及

哉！斯意也，拓之而滿天地，斂之而在一心。雪乎？江乎？寓目而已乎！（清康熙十四年《繁昌縣志》卷一三）

翠麓亭記

古人所以重登臨而增感慨，非計臺榭之興廢也。綺牖刻楠，化而為榛墟蔓場者，不知其幾矣。芳名馨德，苟在天壤間，斷不與陳迹俱腐沒。予嘗登凌歊遺址，而想宋武基兆之新；訪姑孰水亭，而懷謫仙觴詠之樂。經于湖玩鞭之樓，而追慨晉明勇於折姦逆之氣，而亦幸脫虎口，風流至今猶足稱者。彼奸雄逆孽，露消霜釋，而故營敗壘，過者猶睨而唾之。然則區區廢興，果足計哉！（清康熙十四年《繁昌縣志》卷一三）

陸教授傳

仲遠，九華山人，挾倉公扁鵲之技，治療疾疢，不嗜貨利，性情寬和，臨事接物，不急於辨，能自重焉。儲蓄草木肉石，品列市肆，貿易輻湊，車馬憧憧，晨抵於暮無虛時。亭榭雖小，怪石峯嶺，魚游清池，壺觴交集，晏如也。其言曰：「草木根柢，地所產也；臚頭在上，天之仰也。其為□也，下極縈

腦，中極攀喉，分陰陽也。氣有根焉，不在其左，不在其右，不在其前，不在其後，非下非上，窈窕中虛，主持靈壽，湯液不足以保其和焉。余抽砂瀆成寶，使絳雲紫霞，□□而升，若夫奔走巷陌，診療疾穢，豈余志哉？「江山遠意，悠然在懷，是爲仲遠而已。其所常言，有如是云。今且老，思歸九華山，而猶徘徊，日以千金聖惠爲事，子孫將爲姑孰之人。論曰：醫家之書近於仁，醫家之事近於利。苟爲醫而不志於利，則猶仁者之心也。仲遠耕桑阜庶，賓客壺觴，適意於山水，藥餌焚焚，不爲利焉，求仁者矣。」（明弘治十年《太平府志》卷二〇）

修築陂塘事蹟碑

天下守令能盡心於封漚者，鮮矣。甚矣，大司農之望孤矣！江南山多，而汪湖渺瀰，其田下下。田事不飭，農之不饑而死也，幸矣。當塗縣北，皆山也。丘陵墳衍，與原隰參差。必也陂池瀦水，供給灌溉，東南暨西，隄障江湖，蒔其泥塗。每潦漲風潮，則束薪林土，遮禦濤浪。當是時也，飛湍欺雪，凌駕防脊，下視耕稼，深陷井底。嗟乎，江南農事，信難矣哉！自版圖入職方，歲星躔度七十餘周，守令之勤於封漚，亦何寥寥！至正己丑，都水庸田司官申明水政，太平路總管府照磨石處遁謀於府長貳曰：「是民功之不可緩也。」先在歷年正月，始和田峻命吏巡行原野，名稱點圩，惟鳩財鋪餼而已。照磨遴選列曹，得朱榮甫焉。檄下，榮甫裹糧食出郊，時已滌場，農有

餘力。榮甫度里遠近，相地高下，計田頃畝，馭其夫數，各陳工役，削木立契，期限有程，鼙鼓一鳴，傳命遍舉。榮甫乘羸馬周原省視，或怠慢苟簡，或挾貴雄豪，輒督以刑，略不阿徇。民之菽水不入於口，民乃勞而不怨。凡隄障江湖以防爲命者，若官圩埂百餘里。湖陽鄉蒲葑、大禾二圩埂將圯，貴遊鄉保寧、保興二圩沒爲湖灘，其諸埂壞三百六十有二圩。榮甫令下，畚鍤具奮，百里長隄，隱人長城，保興、保寧，復爲菑畬。薄者培之，使之厚之；低者封之，使之高之；虛者築之，使之實之，防皆隆然豐大矣。黃池鄉臺家灣陡門不通川流，新鑿溝渠，深八尺，闊一丈二尺，長五百六十二丈，引姑溪河水灌入陡門。境北山鄉塘之大者，富家隱占，平坦闢田，窪下養魚。榮甫按圖志，究索舊塘，悉奪其業。掘其湮塞，濬以宏深，雖小塘亦剗出蕪穢，注水汪洋。暮春而歸，告成即府。未幾夏旱，山塘之水，浸灌有餘。秋大水，防土塞完，高下有年。夫水旱而有年，何以能然也？非榮甫廉勤，則田野無由自治也；非照磨廉明，則榮甫無由自達也，故人皆以照磨知人善用人也。元詔修陂塘，蓋謂農田之有水利，猶人之有血脉。血脉不暢則人病，水利不通則田病。惟不病農，而後不病田歟！當塗蕪湖，地平而田腴，故有塘無陂；繁昌山多而田瘠，故陂塘相半。然塘不蓄則泄，陂不修則壞，陂壞塘泄，雖欲不病農，不可得也。詔農隙而修治之，非守與令丞責與？（清光緒十九年《太平府志》卷三七）

至正修學廟碑銘

天地之理，待聖人而有道；聖人之道，待孔子而有統。故惟孔子，廟爲天下之通祀，學爲天下之常師，有人民者，莫不尊之，將以立人極之標的也。自戰國草昧，漢高帝起自犁鋤，即以太牢爲祀，況在文明之世哉！冊禮贈謚，歷唐宋而浸備，乃至皇朝，加封大成之有詔。儒家業《論語》，注用朱氏，《易》、《詩》、《書》、《春秋》，宗旨有歸。擢之以科選，俾弓馬旃裘子弟，帖畢呻吟，造乎義禮精微之奧。由是孔子之道，洽於朔方西域。柳宗元謂道與王化遠邇，乃親見於今日，猗歟盛哉！若司馬遷謂中國六藝，折衷於斯，鄭樵謂故封之外，其書不通，皆未足以窺聖人道化之宏也。大中大夫埜素溥花出自樞密，任府官之長，知廟學之爲先務也。朔望舍菜，升降儼恪。會衆講學，端坐諦聽，雖甚寒暑，久亦忘倦。命經歷呂良弼，徵歷年田租逋，得米八百擔，錢二千貫。從教授嚴鍾孫請，新其廟學焉。時兩廡從祀，畫壁昏翳，塑冕服像百有五位，秉璋列坐，煥然有秩。完飾俎豆壘爵。尊經之閣，櫺闥楯檻，翬飛倚空，厨櫃林立，集經史子集萬五千卷。招來童冠，絃誦之聲，琅琅抵暮，儒家子弟，不敢怠矣。大中乃蒙古弘吉刺氏，國之貴戚也。嘗從師友聞綱常大意，能甘心於孔子廟學，其勤懇之若此，王化所致也，造化所致也。嗟乎！孔子之道，天地之理也。神妙無方，自然處中，合二帝三王，同歸一揆，大哉！人極之標的也。國家天下，祀焉師焉，爲其道之有統，使人下學而上達，無過不及之差也。經歷新安呂君，克

承大中紀綱政事，教授四明。嚴君得成其美，以爲諸侯在泮，頌禱有詞，屬於習焉。習不能頌，采摭古訓，永言爲風，諷其儒家之昧於聞道者，庶幾廟學之新，匪虛設也。詩曰：

莫高匪天，風雨日星。莫厚匪地，海嶽邱井。氓生林林，往古來今。五性之真，函具于心。心虛且淵，神靈無跡。念慮未起，道體寂寂。操之勿忘，靡所致力。知覺在中，不倚於物。喜怒哀樂，感物斯見。氣行其機，理析其辨。勿敢作意，審處微漸。妙用曲盡，有則乃善。事物萬殊，我將博文。知之之明，發意自真。尚敬朕兆，圖於未形。曰衷曰彝，保其有誠。嗚呼學子，毋曰己能。往聖遺經，不體於身。祇以虛文，人之大倫。知覺既精，實踐其形。宇宙器爾，道有彌淪。隱顯一貫，孝弟自敦。父親君尊，擴推其仁。至於蒼生，木植羽鱗。君子尚志，氣塞天地。勞可定國，權可濟事。代天爲工，百責所萃。惟弘毅者，立極其至。禮樂在官，惡觀其文。惡耳其音，惟考舊名。深考舊名，有得於心。天地位，變化氤氳。富貴何慕，貧賤何懼。命不可追，天造有數。所以哲人，安其所遇。毋貳爾心，以義自度。顏淵一簞，充然自得。天理之純，守而不失。條理大用，藏於安宅。是以爲道，是以爲得。（清光緒十九年《太平府志》卷三七 以上徐勇校點）

完顏謙

完顏謙，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任齊河知縣。延祐時官至承直郎、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延祐七年（一三二〇）代祀南海王爲監祭官。本書收完顏謙文一篇。

代祀南海王記 延祐七年

皇元之有天下也，德存乎八葉。今天子紹統建業，太皇貽謀，名王大臣合辭勸進。迺以歲庚申三月庚寅御大明殿，受群臣朝，賜赦天下。其曰：名山大川，五嶽四瀆，有司擇日以祭。昔虞舜即位之初，望秩山川，命伯益夙夜惟寅。今遣使速古兒赤，奉直大夫、廣寧路同知普顏，賜進士及第、承務郎、秘書監著作郎忽都達兒，以元寶、銀錠、納失失旛、白金、香盒，牲醴粢盛，既豐且潔，齋戒沐浴，虔昭致祭，斯有以副聖上嚴恭寅畏、郊天祀神之誠也。蓋海在天地間，百川之朝宗，萬方之會同，然則神之功亦大矣。永祐聖子神孫于無疆，垂皇澤於萬世，太平之治，何其盛歟！忽都達兒叨職麟臺，先朝大對魁天下，寵承明詔，典禮惟新，則必對揚天子之休命，遂刻石以記，俾來者得以覽焉。延祐

七年六月日立石。與祭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邸元謙，監祭官承直郎、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完顏謙。（清同治三年《廣東通志》卷二一四 徐勇校點）

李 粲

李粲，字粲然，號綱齋，永豐（今江西廣豐）人。延祐五年（一三一八）進士，授崇仁縣丞，陞通山縣尹。（《芳谷集》卷二《送李粲然崇仁丞序》、《吳文正集》卷九四《書別李粲然》、《元詩選》癸集已上）本書收李粲文一篇。

擬漢詔

朕惟經以載道，傳以釋經，古昔聖賢，所以正人心、扶世教之大典也。下逮詩子諸賦之屬，所以羽翼斯道者，亦有賴焉。更秦以來，散逸無幾。我漢肇興，開獻書之路，除挾書之律，繇是廣內、延閣之儲，往往充溢。然魯魚亥豕，覽者尚或病之。朕自即位，實切究心。今命光祿大夫劉向，以宗室之英，領校讎之職，凡經傳諸子詩賦，咸與正之。使經籍之道大明，聖賢之心益著。豈惟當世，幸將萬世是式，顧不偉歟！（元刻本《歷舉三場文選》卷二 徐勇校點）

俞 鎮

俞鎮，字伯貞，嘉興路崇德州（今屬浙江省）人。延祐四年（一三一七）領鄉薦，仕至建德縣尹。有《學易居筆錄》一卷。本書收俞鎮文四篇。

擬唐吏部侍郎韓愈除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誥

京畿之尹，式表四方；御史之官，用繩庶府。兼是二職，實難其人。吏部侍郎愈，守道不回，直言無隱。上疏陳李實之敝，著論責陽城以忠。比以兵曹之司，出揚宣撫之命。庭湊授首，元翼潰圍。惟汝功能，宜用褒擢。爾尚承流宣化，嘉惠下人；明目達聰，匡朕不逮。欽哉！可。（元刻本《歷舉三場文選》卷二）

建廉訪司廨記

延祐六年十月

國朝外置行御史臺，在建康者，江以南諸道屬焉。道置肅政廉訪司，在杭州者，浙以西諸路府州屬焉。浙西爲路七，州若府不隸路者二，松江其一也。諸道之司使二人，常居署以總其事；使以下副二人，僉事四人，時出司以分巡其部。部使者率以歲八月出巡其所部，越明年夏四月乃還。諸路府州必一再至，大暑錄囚又至，故所部必營棟宇爲公所，至輒引僚屬郊迎以入。松江爲府，大可埒諸路，而公所獨未之有，惟以府廳事署事云。至大三年，僉事吳公彥昇至，與知府季侯祿兒始經度之，得故縣尉廳址於府東偏，爲方五畝有奇。首命義士夏椿，出敦匠事。於是仕者助祿，耕者助粟，工致木石，陶輸瓦甃，役夫雲從，無有後先。是歲冬十月興事，皇慶元年夏五月落成。廳事中起，前軒後堂，翼以修廡，繚以周牆，門高廣有度，庭出入有路，房室庖湏完具。爲屋凡二十七楹，用錢四萬三千二百餘緡，食粟二百五十石，夏氏蓋十出其四三焉。於是公所之大，可埒諸路，而退食優游燕息之所未之有。延祐四年夏六月，副使張公仲端與僉事普顏君卿分部焉，人居之，果以爲未稱，乃命夏氏復作霜清堂於後。明年春三月堂成，且扁堂之夾室，左曰「激濁」，右曰「正心」，皆刻公所書字其上。又用錢六千九百緡，食粟二十有六石，而夏氏復十出其五六焉。於是外視則宏麗軒敞，內視則寬潔靜深，諸路顧勿得與埒也已。又明年，公再部松江，將還，屬鎮記。鎮竊謂夫廉訪之職，所以明達天子

耳目，綱維我邦憲，機括我民俗。所部吏廉勤必勸，貪惰必劾，獄冤滯必審理，民利病必興除，守令闕詔令勿顧必察，學官輟教養勿舉必罰，士有德行道藝可從政必舉，勢家占山林川澤之利爲豪奪必去，農水旱告災不以實，河梁巷道郵驛館舍不治，諸政事不如法者，無一不當問。雖然，責人多者亦多受責於人。於此焉，鷹揚隼擊，照燭鑑如，舍爾狐狸，殪彼豺虎，望風知畏，民得安堵，則行御史臺將於乎陟之。其或罷軟不勝，疾苦無愬，闇於大體，苛察細故，行御史臺將於是乎黜之。是故能詳於責人，又不忘乎自責，是之謂稱職。鎮也昔歲貢於路，而吳公爲之薦，故知其賢。試舉於省，而張公爲之監，故知其能。鎮今之來華亭，實主於夏氏，故知其好義。於乎！二公之賢且能，其稱是職而成是廨也何有。若夏氏之好義知先，盡力乎公役，又難能也。故直書其事，以告來者。延祐六年冬十月。（清嘉慶二十三年《松江府志》卷一五）

鳳洲觴咏序

元統二年

金鳳洲在臨江郡城南，蓋山水登臨之會，舟楫往來之衝也。西則崇岡隱天，直郡址以前抱。東則閣皂橫野，匝仙壇而後闢。南則紫淦之川，玉笥之峽，聯絡章貢，蠻商海賈之所趨焉。北則道體之堂，麗澤之樓，續繹沂泗，章甫逢掖之所居焉。乃至順癸酉維莫之春，玉笥曾君紹維來自澄湖，拉廬陵劉性、劉羅，章表尚賓，太原王誠，恩江聶守道，清江蕭惠孫、安城趙申瑾，載酒洲上，相與騁懷遊目。

焉。期不至者，清江劉從龍，西域海東之，淦陽何仲謙也。飲既樂甚，于是分韻屬客，各賦詩以述之。是歲之冬，劉從龍爲圖以記之。又明年秋，持以示嘉興俞鎮，俾爲文以序之。想是日也，春陽載熙，水碧山翠，揚舲戾止，席地就列，冠巾峩峩，籩豆楚楚，談辨交作，酌酢無算。仰歸鴻之天氣，俯潛魚之川騰。叩舷嘯舒，則波瀾爲之起湧；操筆思搆，則煙雲爲之下集。既乃悵美人之不來，感良會之難再。此時此景，固已與圖之所寫，詩之所賦，俱陳迹矣。而人心之樂，則未始不與山水相無窮也。蓋余亦嘗樂是洲矣，惜不得諸賢與之俱，爲之獨立長眺，冥想六合，徙倚踟躕者久之，于心終不忘。今也得披圖誦詩，追憶往事，以序諸賢之樂焉，能不動于中哉？是知山水登臨，固人情之所同欲，而聚散離合，亦理勢之所必至。故求得山水之形于目，則獨往以自適，不若群遊以相娛；求得山水之性于心，則群遊以相娛，又不若與山水相忘而爲一。昔孔子之論仁知，嘗以樂山樂水言矣。而動靜者其體，樂壽者其效也。諸賢欲永茲樂于無窮，知是求之，則其性得矣，豈直觴咏云乎哉！（錢氏抄本《游志續編》）

盧侯德政詩序

東平盧公來知是州時，旱潦相仍，斗米七十錢，關陝且七倍于此。朝募能輸粟往賑，則賜爵以差。於是州有甲輸粟若干爵七品，乙輸粟若干爵九品。州之饑民，方阡死溝壑，匍匐遮公馬首告。

丁丑，公立召甲乙等十有五人，喻之曰：「年饑勸分，古之政也。然分人以財，必以近始。今貿貿然來，鵠立鳶吟吾前者，皆若等巷南舍北人也。若等尚能輸數千粟，甦關陝民，況鄰里鄉黨乎？」十五人皆愧謝許諾，請歸，轉粟于州，減糶價之半以賑，三日而盈四千焉。公乃括口定法，裂楮畫期，大口人日二升，小口人日一升。俾民得什五相保，計口更番以糶。及期，公必親坐堂，視民易粟庭下，如持左券責償，無不足乃去。未幾鵠立者腴，鳶吟者呼，阡溝壑者甦，而流逋者安，厥家咸扶老携幼，稽顙道傍，遮公馬首謝。公乃弭節下立，撫之曰：「活汝等者，亦汝州粟，非吾粟也。第當謝甲乙等，我何與邪！」民益喜。是歲恒雨，自夏五月至秋，舉目一見日，輒旬月汨陵谷焉。閏七月甲申，復大雨連十日，震風夜作，州人大恐。甲午，公宿齋待旦，袖香之浮屠寺，露藁拜伏中庭，禱于天，風雨立止。州社在道宮南，叢棘中門，無側室典祀，時舉天雨，人無所於宿。公除道封壇，新其門翼齋室以衛之。延祐中，浙漕用會口食鹽筴，州戶爲口三十五萬九千九百有一，歲食爲引八千四百六十有三，輸鈔爲錠三萬八百有二。歲既薦饑，民方絕粒，不能獨食鹽，負鋸視他歲尤夥，漕司急取盈焉。公爲移楮富僧大家，視力等差，均買以輸。且建議轉白大府，乞體聖天子恤河北，詔責諸商賈，無派吾民，而民未之知也。若乃公明馭吏而蔽欺絕焉，平易治民而壅塞決焉，簡訟恤刑而德化宣焉，崇儒興學而風俗醇焉，蓋不二月，而綱舉目張矣。由是州之士民，愛公如父母，敬公如神明，感公之德無窮，服公之才有餘。或贈之詩，或紀之書，或謠於郊，或歌於途。謂陞州以來見未之見。而公聞之，以爲此特常職之萬一，夫何足以盡吾區區也。嗚呼嘻！牧守之難其人，尚矣。自文、黃、龔、召外，優於文學者或

短於法理，勤於撫字者或拙於徵科，或鉅摘豪姦而失之刻，或增飾干名而失之僞，而況今之一州乎？況州之一人乎？孟子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公之得此於民，其以是歟？予雖失怙，讀禮苦塊中，不可以頌。然幸邦大夫賢，無橫徵科以窘吾廬，無悍吏卒以騷吾鄉，使吾負土以葬吾親，耕田力學以教吾子孫，生養死藏而無憾，不知所自邪？予將原始以爲公美，要終以爲公勉，故不頌而采其出於學校縉紳之林者，爲叙列之，以俟觀人風者採焉。食者民之命也，故勸粟先之；得民則得天矣，故禱晴次之；社稷舉則食不闕矣，故修社次之；賦斂均則力不屈矣，故理鹽次之；吏或失馭則權下移矣，民或可遠則中不孚矣，故馭吏近民次之；訟或不簡則不能無訟矣，刑或不恤則不能無刑矣，故簡訟恤刑又次之；儒不知崇則忘道矣，學不知興則無教矣，既富而教，政之始終備矣，故崇儒興學終之。是則叙詩之義也。（清光緒五年《石門縣志》卷六，嘉慶六年《嘉興府志》卷七四 以上龍德壽校點）

師德華

師德華，元至大年間任磁州管軍千戶。本書收師德華文一篇。

靈慧齊聖廣祐王碑

至大二年九月

有天下之功，享天下之福，剪荒穢之世，拯水火之民，發施仁政，振立綱紀，制文章，作禮樂，垂拱而平治，宏訓嘉謨，厥後而繼紹不泯者，帝王之事業也。爲霖揖鹽梅，經濟調燮，致君堯舜之聖，推才伊傅之賢，格非補袞，勳書竹帛，聞望溢於當時，利澤淪於後世者，宰相之功德也。承天下寵握衆權，鎮戍邊鄙，屏扞王室，克捷鋒鏑，草竊破膽，戍寇碎心，畏威德而不敢興橫暴之端，荷開國承家之命者，將帥之職任也。寄百里之命，敬其公事，信其黎元，制節謹度，役民以時，仁愛人物，剗制苛劇，承宣化，字百姓，簡獄訟，敦風俗，絕妖孽，徵樹德敷，恩漬于民之骨髓，懷之異世，肖塑而祀如存，冀附禧祺之應者，郡牧邑長之德政也。然崇卑之級有殊，忠義報上，恩澤惠下，生死一守，臨大節而不能奪，昭時利後，歆享血食，因爲國之景仰，其揆一也。范史東漢所載名臣崔公子玉者，天鍾貞幹，性秉明達。守宰邑土，除長子之狐而邪惑以熄，戮光山之虎而虐孽以拔，德譽洋溢，洽於區宇，雖閭閻細小之氓，莫不知矣。既歿，郡邑慕而像之，以求其庇，號曰崔府君也。有宋靖康之祀，金人陷汴，以徽、欽歸北。時康王提兵而追救，次及邯鄲之□，群臣父老，遮道而諫，恢復中土，王意未決。俄有持蠟丸血書而至，云即其早救父母，王感泣還軍而南，磁人以府君馬神助王乘之，明日謁焉。及王即皇帝位，詔封府君嘉應侯，使郡邑廟之。金大定中，祀五嶽以具神位。四嶽皆降，唯衡嶽不至，屬宋國

也。詔以侯權之，神即降矣，由是天下大服。逮我皇元，奄有天下，列聖相承，累詔前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有司歲時而祀。至元末，追封爲靈麓齊聖廣祐王，寶書付磁廟有矣，蓋報本追遠奉神治民之急務也如此。任之爲邑，春秋晉皇□也。土肥物穰，俗美風淳，隸屬順德。邑北有祠，經歲綿邈，頽替不可支輔，過者荒涼，瞻者慘怛，豈徒然哉！至大改元秋，新宰劉公聞禮下車，行巡謁之禮，覩而嘆惜，憤然起重修之念。既而鳩金化帛，遴材選梓，命工度費，以成勝事。耆長趨風，吏屬贊飲。至大己酉秋九月十六日肇建，王殿神門，咸一新之。十月十六日落成。越二日，率郡人大祭以犧牲，告厥成功，禮也。祀之日，莫不忻仰，僉曰：「此宰相之用心，其孰能乎？」是歲春旱，一禱而雨。夏鄰邑螟蝗，損殞無措，不入其境，民無慮焉。秋旱，又禱而雨。黎庶駭然曰：「宰之處敬事神，其感應也如此，雖古循良之吏，不可邁也。」余宰是邑十數餘年，其里風鄉俗，則通之。任邑人士孟吉、閻善安、廷瑞、周濕等俱有才幹，見義勇爲，近豪俊之風。以狀求不腆之文。余按其始末而記之。其辭曰：

厥初天地分玄黃，聖人立極開洪荒。尊卑貴賤明昭彰，臣爲紀兮君爲綱。九重端拱垂衣裳，萬邦承化無愆忘。生民被澤何汪洋，忠勸有位人循良。擴充仁政能毗襄，生榮死慕如存常。崔公傑偉鍾穹蒼，赤劉范史書馨芳。除狐斬虎宣真剛，妖災虐孽俱披攘。高宗還御乘神驤，侯封嘉應榮朝章。金祀五嶽權南方，中原禧庇咸寧康。皇元肇祚天隆昌，齊聖廣祐推尊王。磁祠封誥來巖廊，威靈赫赫如飛揚。任之古廟成荒涼，往還孰不生彷徨。下車新宰心惟傷，奮然締

構工無違。鳩材敦匠弘緣張，彩梁繪棟重雕墻。□楹金碧輝朝陽，告功期月成如□。犧牲樂祭鳴鏗鏘，格思敢謝人安量。春秋曠旱田疇妨，沛然應禱甘霖霽。鄰郊禾稼傷螟蝗，界封不入無憂惶。宰家閱閱魏陵崗，化民百里爲民望。神祠不墜歆烝嘗，萬齡天子遐無疆。

至大己酉秋九月十六日建。（明成化本《順德府志》 龍德壽校點）

吳 繹

吳繹，字思可，號可堂，冀州信都（今河北冀縣）人。皇慶元年（一三一二），累除汀洲路總管，歷任福州、杭州、吉安三路。調任兩淮鹽運使，陞甘肅參政，仕至浙江平章，封冀國公。本書收吳繹文二篇。

通志疏 至治元年五月

《通志》書，宋先儒夾漈鄭先生樵所述也。天啓文運，皇元肇興。爰命臣工勒諸三山郡學，雖經呈進，而北方學者概不多見。予叨承宣命，來守是邦。謹捐己俸，暨諸同寅，徵工印造此書，關發中原諸郡庠，庶遠近學者見聞均一。凡我同志，幸相與成之。右伏以聖世開太平，合四海同文同軌；

先儒作《通志》，亘千載異人異書。事無大小之遺，義貫精粗之一，探衆誌之幽頤，爲群史之會歸。皇王帝霸，道可得聞；天地人物，名無不備。理亂安危之異轍，正邪嫩惡之殊方。凡幾年大集厥成，示歷代如指諸掌。慨載籍猶斷繩之不續，此一書若貫珠之相聯。雖南閩久已刊行，而北方尚未多見。欲全編之徧及，豈獨力之能爲？洞貫古今，可束諸子百家於高閣；式彰聲教，庶儷四書六籍於清朝。謹疏。至治元年五月□日疏。福州路總管可堂吳繹題。

通志序

至治二年五月

夾漈先生《通志》，包括天地陰陽，禮樂制度，古今事實，大無不備，小無或遺。是集繡梓於三山郡庠，亦既獻之天府，藏之秘閣。然北方學者，猶未之見。予叨守福唐，洪惟文軌會同，斯文豈宜專美一方。迺募僚屬，仍捐己俸，稟之省府，摹楷五十部，散之江北諸郡，嘉惠後學，熟而復之。若伐薪於林，探丸於穴，信手而得，用以輔佐清朝，參贊化育，豈云小補！倘博雅君子，同予志者，益廣其傳，是所願望。至治二祀壬戌夏五，郡守可堂吳繹書于三山郡齋。（見《通志》序跋 以上龍德壽校點）

段天章

段天章，延祐時在世。本書收段天章文一篇。

楊縣尹墓表

延祐三年

君諱宜，絳之翼城石鄭莊里人。曾大父時，大定間爲翼城令。時生材，材生嚴與榮，俱充絳州錢穀使。榮生君及福、達。君形貌魁碩，有識慮。值貞祐之變，金主南渡，河北群縣盡廢，兵凶相仍，寇賊充斥。君暨從弟琛，仁海義姓紹先、茂先，乃奮然興起，帥鄉黨族屬約束自守。及太師以王爵領諸將兵來略地，遂以衆歸之。拔於行間，超陞行大元帥府鎮翼，表授忠勇校尉，佩銀符，守平陽四門，主管義軍。福知龍平縣事。達佩金符，金臺府長官。時青龍、鰲背、葛伯、彈平諸砦未降，互出攻擊，肆爲剽劫。君暨琛等悉平之，民賴以安。及塔海都元帥西征庸蜀，辟琛爲先鋒，君與焉。凡所攻拔，不避矢石，屢有成效。凱還，君以勞，遂授今職。君之爲治也，不事表襮而民愛之，不任刑罰而民畏之。作事必爲遠計，使人守其成法。縣之東山炭窟，年歲既久，穿斷益深，屢有圯壓之患。君相視其地，

創爲開置，民甚便之。邑之南川水利，溉田甚廣，數村爭訟不已，君爲斷理，皆服其平。至今以爲定例，民立祠祀焉。所蒞凡三十餘年，無少玷闕。至元元年冬十一月庚辰，葬於百草嶺上馬跑泉側。男三，孟汝直，襲君職，仲汝舟，授本縣丞，俱有能名。季汝霖，隱德不仕。延祐三年春志。（清乾隆三十六年本《翼城縣志》卷二八 龍德壽校點）

洪震老

洪震老，字復翁，號石峰，淳安（今屬浙江）人。延祐中領鄉薦，授州學正。丁母憂，不復仕。本書收

洪震老文一篇。

擬處士陽城除諫議大夫誥

朕惟置諫臣以輔德，舉逸民而歸心。若昔大猷，率循茲典。蓋行義孚於鄉里，衆所共推，則事業施之國家，處而皆當。疇咨群彥，庸示明揚。處士陽城，學廣聞多，才高識懿。允矣君子，邈焉寡儔。豈其遯世而求知，良以席珍而待聘。若稽孝宣、光武之時，則有王吉、嚴光其人。以處士徵拜諫

官，命益改兩漢三代之風。朕甚慕之，卿宜體此。於戲！薰其得而良善，用昭有道之賢；告爾后以皇猷，尚勉弼違之義。可特授諫議大夫，主者施行。（元刻《歷舉三場文選》第二冊 龍德壽校點）

姜元佐

姜元佐，禹城（今屬山東）人，泰定二年（一三二五）任浙東道宣慰副使。至順時以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致仕。本書收姜元佐文一篇。

禹城創建大成門記

夫門闕之設，所以限內外，通往來，謹闔闢，防疏虞者也。《易》不云乎「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然則門之設，可不謹嚴哉！是以朝廷廟宇之所，莫不高其閤閼，固其肩鑰，而盛爲之制度焉。矧吾夫子之道貫三才，教垂萬世，屢加鴻號，位尊王者，是則門闕之盛，不爲踰制。祝阿古齊上縣，名爲義禮之邦，故廟貌甲於諸邑。然一殿孤高，兩廡對列，而獨惟神門，考自宋金以來，形跡靡存，面比市肆，殊乏深邃，識者歎焉。金臺臧公來宰是縣，政平訟簡，時和歲登。暇日謀諸提舉羅士瞻，慨然首

施大梁一材，并引導西鄉耆宿韓國瑞，樂施林木十餘本，然亦平酬價直。度其事可就緒，於是率諸僚佐，選委嚴謹馬站提領李公督辦工役。捐己俸祿，自備車乘，傭子來之氓。售材用陶，瓴甃畫制，度量事功，構神門三楹。興工於至順二年秋，落成於次年春。碧瓦朱甍，昂拱椽桷，塔砌陞址，輪繪一新。坤隅民地一區，阻隘廟垣，遂鬻取其方直，院域爲之深弘，闕閱以之正大。於是縣中耆宿，率皆景仰，從而賀之者靡不偉公之績，嘉公之誠也。公辭曰：「此非余之獨能，若非監縣阿顏帖木耳、主簿閻公、典史劉公、耆宿劉公、王公、李公等相與贊襄，安得若是哉？」衆復多公之遜，敬公之不伐也。嘗謂世之居官者，多以交代迅速爲託，因循苟簡歲月而已。今公不惟致力於茲，其於勉勵勸課聽訟處事之際，無不究心析理，守正奉公，始終若一者，何也？蓋公起身國學，從游於巨儒大老，所以淵源有自來矣。逮乎承宣蒞政，克知治體，可謂不負朝家崇儒重道之渥意也。始予掾集賢，時公在監中，已知聲名。自後宦游江浙，致仕歸來，居近芹宮，目覩其事，嘗加嘆賞。一旦耆英劉、李二公踵門請予紀成績于石，輒忘鄙陋，而直書其事云。（清康熙十二年本《禹城縣志》卷七 龍德壽校點）

全元文卷一一五九

況 達

況達，字肩吾，廬江（今安徽廬江）人，居高安（今江西高安）。至大二年（一三〇九）爲廣西憲司書吏。泰定末累遷光澤縣尹，政績卓著。元統二年（一三三四）陞慶元路推官。本書收況達文四篇。

雲巖書院記

天曆二年八月

天曆二年秋八月，雲巖書院成，邑士鄧觀我氏過予，曰：「果齋李氏，父子祖孫俱登考亭之門，公晦游從最久，故所傳獨探其奧，俛仰百餘年，拓荒起廢，以加惠吾杭之民，昉自今日，可無言乎！」予惟書者，所以載道也，墳、典以前何書之讀，聖賢之授受何所本乎？唐虞三代之制作，何其盛哉！亦曰心與道一而已。先聖人身任道統之寄，不得行之當時，於是傳諸簡冊，非他，唐虞三代制作之本，是所謂道也。由之則治，違之則亂，修之爲君子，悖之爲小人。後之立綱陳紀，必考證於此而取則焉。世降俗薄，家異學，人異論，奔迸跌蕩，而莫之禁。朱夫子生乎千載之下，懼斯道之愈晦，而異

學之莠吾民也，悉取簡冊所傳與曾子、子思、孟軻氏之書，神交理融，研究精極，以開悟後學。其示之以成始成終之要，辟舟車之有指南焉，循而進者無不至，況得其傳如李氏者乎！光澤之雲巖，去縣三里許，公晦氏方子未第時，讀書所也。崇岡在望，人跡罕至。既魁天下士，調溫陵察推，人爲太學錄，論事不苟阿，奉祠而歸，起判辰州軍州事而卒。子祐乏嗣，以他子繼之，弗類，由是書院毀焉。其徒太常卿葉采守昭武日，買田築祠，祀文公於郡泮，復錄恒壤四百三十有奇，奉嘗於邑里，皆以公晦侑食，示不忘也。歲月滋久，朵頤祭田者併祠而遷，遷而廢，及今免葵燕麥矣。予制邑之明年，校宮告成，理祠由始。復因閱族孫駿所藏家乘，深悲其學之鬱而不施，且靳於其後者天乎。曠世相感，吾亦不知其何心也。（清乾隆三十五年《邵武府志》卷二一）

晝錦樓氏義田莊記

元統二年八月

四明樓氏，在勝國爲衣冠望族。紹興間，知揚州兼淮東安撫朝議大夫璠，即鄞縣置腴田五百畝，立名義莊，以成先太師楚公之志。自同曾祖下至總麻而貧於無服而行業有聞者，人廩給有差。朝議四子歲更任其出納，定規約，以示夫後之人，睦婣族、厚風教，意甚善也。後六十年，當嘉定壬申，諸孫洪、深、澤、瀚，曾孫杞、椿，慮其族大年遠，而不率教者或貿鬻之它而攘攷其人，以壞其成。援范文正例，申請奏裁，敢一違越，則官有恒刑。時猶子宣獻公鑰，以同知樞密院事參大政，錄其事上聞，尚

書檄給如請。洪等復申定義莊規約，而詳於初，其要以增廣紹續爲勸，而戒夫覆墜者，諄諄焉。宣獻記則又訓之以無倦，其言曰：人情初未嘗不善，久則怠，怠則肆，肆則無所不至。家庭之不謹，而求直於有司，亦豈所望哉？旨哉斯言！其慮深矣。初，太師異由進士歷清要，里人尊之爲墨莊先生，名其坊曰晝錦。政和末，典鄉郡，奏堙廣德湖，爲田七萬八千餘畝，收粟四萬八千有奇，以贍軍養士，沒則廟食於湖，賜額豐惠。歲或蝗旱，他皆歉乏，惟湖田不憂，至今蒙利。墨莊子五：琛、璫、琚、璆、瑊，派爲五，常聚居晝錦里。曾大父正議先生郁、大父常俱登上第。義莊之立，義派所從出也。至元丁亥，上距嘉定且百年，勸農營田史君分麾至鄞，文房子曰仵，懼是莊與義役田俱没人，亟白之史君，君亦援范例，授仵執據，俾世其業。時莫不稱之，曰「義莊有人矣，庶其可久乎」。大德之癸卯，予署湖北憲，楚公六世孫壻侍金華戴君提舉儒學，文正公孫日軒分教岳陽，君指示曰：「是義莊樓氏子與？」曰：「軒家儷美於東西州者也。」予聞之，輒悚然爲加禮。又卅有二年，予爲四明推官，過晝錦而問焉，故老咸曰：「義莊幾荒矣。」蓋至正丁亥，白之營田史君而獲執據者，仵也。大德丙午，倡而瓜分，售之章若陳諸庶者，亦仵也。迨於皇慶壬子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章呂公行部東浙，族長彬偕僕、僎、成垣彙詞陳於公。事下總管府，同知路事聳吾耳海涯主公是徵，質劑毀於官，族不肖伏其辜，若仵者凡二十九人。諸富氓視元直無有，則願與樓氏中分田租之半以當之。又四年，始全璧，復食於晝錦，築祠堂以奉先祀，神人具依，以妥以完。或曰：「樓族寡且弱，田沒於富民，雄噬狎翫殆十五稔，其何力之能復？」而今乃復之，非先太師朝議默相之乎！」曰：「非也。義之在人心，窮天地、亘

古今而不可磨滅者。方其啓啓焉爲不義之舉，以人勝；而終復之爲義者，其天定爾。」是莊經始於紹興，奏請於嘉定，幾厄於至元之丁亥，蕩析於大德之丙午，復歸於舊則泰定之丙寅，上下二百餘年，一成一毀，雖若有數存乎其間，亦惟義之所在人心，天理千載，猶一日也。然安撫朝議立規約於初，宣獻鑄勉於中，史營田申勸於其後，丁寧告誡非不明且嚴。卒之屣視遺壤，悖先訓，違教令，貿鬻覆墜而莫之顧，利欲之陷溺其心若是哉！故善惡之報不可知，而可知者存乎天；廢興之故不可必，而可必者係乎人。吾於晝錦之成毀，竊有感焉。嘗考文正公勳業忠義，焜耀簡冊。忠宣克世其美，吳門規約纖悉備具，范族之聚於斯者，宜莫能廢之。曾未幾何，而田籍散落，宅燬於兵，編氓豪據。至五世孫良器與族長公元者，訴於郡、於監司、於臺省，力加攘剗，乃克復舊。攻媿筆之，歎其家法如是，爲范氏無窮之休。朝議繼先志，以施貧活族之義貽其後，大略與范同。其廢墜、克復世次又相若，其故何耶？噫，世祿之澤有時而或窮，垂裕之善愈久而彌著。古之深見遠識，思以遺其子孫，固有不求於人而求知於天，不汲汲於目前，而必效於他日者，豈無所用其力哉！譬猶種植在地，斧斤摧剝，根荄纏綿，及其雨露之養，萌蘖興焉。義之爲物，不可以終廢，廢而必有興，若范氏之有公元，樓氏之有彬也。吾觀范氏之流風餘韻，當時名公鉅卿概乎有聞，投袂勇爲，尚易事耳。楚公五傳而僕、僎，衣冠塵土，淒其隔世，間關轉鬪，侵疆再歸，視范爲尤難。至於今，益信先太師繫世之遺澤，綿綿而未泯，此吾所爲反復而三歎也。《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因其食思其教，續其所以爲善，是乃祖乃父所望於晝錦之人也。若徒利升斗之給，梗蠹而不相能，明神、先君將不汝貸。況吾筆之所與，誅前而懼後者，可不爲凜凜乎。是

年爲元統之甲戌夏六月，墉來請曰：「范氏歲寒新莊之復，先顯謨爲之記。去今一百五十餘年，不意茲事乃出吾族。識公且久，今官於郡，則父母我者也。願一言以迪諸不肖，刻之牲石，以旌夫復田子孫之勞。」因撫先世遺訓而申儆之，且考證於范，以爲世之積善以遺其後者勉焉。其田籍湮沒，有未如舊者，凡若干畝，載諸碑陰，使來者得以核實云。八月甲子記。（宋元方志叢刊《至正四明續志》卷八）

浙東都元帥府題名記

後至元元年閏十二月

至元十二年歲在乙亥，天兵南下宋都，以其地置江浙行省，省視浙東，爲東南藩屏。因前代觀察制置故治，立宣慰使司以鎮之，治于越、于處，繼遷婺。大德六年十月四日，中書奏陞爲都元帥府，七郡兵民之政悉隸總裁，命重臣渾忽圖佩金虎符，開都元帥府事。明年，徙治命于四明。明據沿海要害，扼制日本諸番，列聖重光，聲教漸被，島夷效寶。今上皇帝御極之三年，大振皇威，討削奸宄，更化改元，治具一新。歷選臺諫侍從，廉明剛正，材兼文武者，出秉帥麾，以壯國容。故特命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帖木哥，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大都督、奎章閣學士院同知經筵事鎖南班，並爲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兵部尚書棗哈同知使事副帥職。下車月餘，威令儼肅，邊垂晏清，海波不揚，民物康阜。時則有若副使僉帥府事黃頭王獻，老成碩望，練達政機，幕府元僚，俱由清要辟居華選，風雲盛集，拓後光前。既而首帥尋膺臺檄，改擢西憲治書。公念闔寄之重，寢不安席，閱武于招寶山下，申

勵邊防，式遏寇衝。屬群不逞，依憑城社，肆爲民毒，以惑衆聽。即命有司羅捕械，曉通衢，斷斥逐，塵氓按堵，號稱神明。同寅協恭，庶務修舉，掾屬彬彬，是則是傲。明之父老歌誦而不能忘也，謂自建帥治，迄今踰三十載，中更鬱攸，壁未有記，咸願紀載爵氏遷次歲月于石，昭示永久，俾達文以記之。若稽古昔，茂簡材良，腹心干城，唯上所命。漢魏以降，重內輕外，在廷公卿，希寵固位爲得計，出國門跬步則却顧遲迴，而暇以軍國政務爲心，以閭閻休戚爲己任者，幾何人哉？欽唯世祖皇帝統一天下，土宇至廣，聖子神孫，深慮遠猷，內外爲一，股肱耳目，簡在帝心，出將入相，聞命就道，殊方萬里，猶之輦轂之下，澤化敷洽，宗社莫安，堯舜之風，未之有比。一三大臣仰體淵衷，慎固藩屏，休聲令聞，其亦方叔、召虎之流亞歟！宜當勒名金石，作鎮遐荒。前政相承，若賢若否，路碑具存，故不復書。表而續之，昉自今始，後之覽者，思以繼芳躅，而垂光于無窮，庶乎無愧于斯記云爾。是歲復爲至元之乙亥閏十二月，廬江況達文。（清道光十九年《敬止錄》卷二二）

豐惠廟重建記

後至元二年九月

《祭法》曰：「法施於民，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捍大患，如是有功烈於民者，則祀之。」《春秋傳》謂封爲上公祀□□神。豐惠廟祀太師楚國樓公，其法於是者歟！公諱異，字試可。登宋元豐八年進士第。擢懷州司理，累遷大宗正丞、尚書右司員外郎，轉鴻臚卿，以朝散大夫知秀州。丁

光祿公憂，廬墓終喪。踰年，赴闕調隨州，陛辭日，復改知明州。公以鄉邦之嫌，力辭不允，賜三品服，以寵其行。異時東夷入貢，絕洋海道四明赴汴，漕司倉卒括舟於民，勞費不貲。廣德湖在鄞之西十二里，歲久湮塞，公請得爲田，以其賦入備麗人供億之繁。政和七年四月，至郡按行，它山堰水利無恙，即募民疏鑿溝塘，布畫耕墾，等第受給，凡爲田七萬餘畝，界於清道、桃源二鄉七甲，歲得穀三十餘萬斛。依元豐故事，造畫舫百柁，置海口，專備麗使。投賜鐵符於定川之寶山海濤，以鎮之。時有巨魚出迎，長數丈，鱗角耀日，觀者駭愕。又以田租之餘築西埭，置閘於傍。擢秘閣，再任。朝廷遣使三韓，必僦南舶以涉鯨波。公用賜錢造二乘舟，錦帆朱鬣，威耀若神。固陵善之，每奏聞，輒宸翰報可。今存於祠石者，凡三十九札耳。後夷貢往來，民不知勞，公私爲便。是歲田生嘉禾，紀之史氏。父老德公，立生祠於靈波道院。宣和二年，群盜弄兵於歙、睦，竊據武林，分兵殘數郡。明之士著無賴，陰欲嘯聚爲盜應。公踪跡其渠，梟於市，躬集豪勇，分部伍，乘城捍禦，軍律嚴明，寇卒不敢犯。明年秋，王師凱旋，召赴闕下，道除知平江，加徽猷閣直學士，以褒其功。公至官，條具利害，乞修城壁，爲戰守備。方就規畫而被疾，丐祠，章三上，甫得歸。六年正月望卒。上方御樓張燈，訃聞，爲之罷宴，贈賻有加，官其三子。所居坊曰「畫錦里」，人尊之爲墨莊先生。明年，葬奉化之金鐘，神潮擁衛，及虞乃退。又明年，汴京失守，二帝蒙塵，戎馬南牧，直抵四明，守臣宵遁，城闕爲墟，公於是爲宣和全人矣。紹興初，會湖田所得官租四萬六千餘石，以贍定海屯駐諸軍，撥下等田一千七百餘石，歸於學宮以養士，大佐國家之用。居民感慕無已，遷廟靈波之西，飲食必祭，四時獻賽，嚴奉如

生存。頃歲，旱蝗雨雹，有禱即應，妖不爲害，常賦無虧。承信郎湯建中等三十三人述其靈應，乞加封爵，詣府列訴，以達於朝。嘉定元年，以孫鑰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師楚國公。二年，賜廟額曰「豐惠」，與它山善政祠並爲久遠。按郡乘，廣德湖舊名鷺脰，其袤千頃。由魏晉至唐已數百年，每春夏潦溢，南注於江，與海潮相接，鹵惡不堪用。唐大和中，鄭令王元暉爲它山石堰，下伏梅梁，橫截大江，以遏其勢，渠江遂分，溪流繚繞，貫於七鄉以及城市，硯閘啓閉，視旱溢而爲之平。故自大中以後，恒有請湖爲田者，有司重於改廢，益加濬治。熙寧張令，隄築繕完，通守越州曾鞏作記，以美其能。引唐人石刻賦詠，證湖爲不可廢，蓋未嘗詳考水利之源，實繫乎它山，而鷺脰之浸，淺澱者斯可田，其匯澤縈迴，則灌漑自若也。俗儒習於耳聞，徒以南豐所記云者，追咎力詆。又謂公非蔡京所喜，湖田奏請，事由中制。方京總治三省，去賢任佞，有臣如此，疏遠於江湖，而能從容指措，挈供給瘡痍之民而煦嫗之，建之大利，安可誣也。考之舊史，宋武帝時，孔靈符表請徙無貲之家於鄞，墾起湖田，公卿議以爲難。帝違衆議，徙民作田，並成良業。由是觀之，湖之可田，當在元熙、永初有其漸。況堰利已成，大中所請，庸知非昔時遠徙之裔而世居湖鄉者邪？熙寧以來，且濬且湮，橫從其畝，不待政和而遂廢也明矣。古今異宜，海桑陵谷，有非人之所能爲。要之，因民所利而利之者，固不可膠柱而調瑟，紛紜之論，不得不爲公辨也。夫以政、宣庸闇，猶能知公之賢，任公之專，久於其職，卒底成功。使遭遇聖明，彌綸弼贊，在帝左右，其植立爲何如？昔人謂大丈夫不得宰天下，猶當宰一郡一邑，以自見其惠利乎洽，使民没世而不能忘，是郡邑猶之天下也。吾謂楚公爲近之。世之便佞

智巧，媿安井甕，一時號爲俊傑者，生則隆圭袞，樹麾鉞，寵焰芬華；歿則竊爵謚，塔廟邱壟，僭侈張耀，幕哺相嬉，而不知薪傳之及。求其事業之足以澤物垂遠，則一無可稱，是皆公之罪人也。皇元混一，首通漕運，衣食京師，連檣飛輓，風帆旬月而達四明，歲石不下十萬，湖田居四之一。定海屯軍校官廩給，圭田之數不與焉。神舟僅廢，而海口百艘襲舊規，嚴哨綽以勵邊防，詔書屢下，必以名山大川、忠臣烈士爲禮。使者詣庭趨拜，薦享如式。嗚呼，公之勤勞創闢於生前，榮靈赫奕於身後，幽顯一致，此豈便佞智巧所得爲哉！元統三年春，縣長吏欽承明詔，致祭祠下，顧寢堂廊廡，蟻腐墜剝，頽焉欲壓，懼無以揭虔妥靈。監縣帖木兒脫穎、丞毛文傑偕宰貳悉捐己俸爲倡。適歲旱相仍，惟湖田廩收倍登。湖鄉義士陳元壽、世庸等相與伐石相材，因餘隙，撤腐舊而作新之。明年秋九月告成，凡爲楹七十有八，瓴甃甃覆，丹堊黝漆，穹屹宏偉，視昔斯倍。別駕桑君國材率其屬躬詣新廟，行裸饗禮，牲齊潔充，音奏在庭，群衷叶和，神用來格。官民父老以廟未有碑，公之勞績，日遠月忘，泯而莫傳，屬予爲文，勒石以示後。予以郡職專刑，祀事非所預知。公之七世孫墉，嘗以復晝錦義田有請而記，熟公家傳舊矣。故歷叙湖田廢興之由，以糾郡志之偏駁，既又作詩以遺湖民，俾歲時歌以祀公，以永其無窮之思。其詞曰：

望春嶺岢兮，際天渺瀰。江湖噴薄兮，捍鍵重隄。靈龍讓宅兮，鼉蛟以驅。以灌以漕兮，可舟可犁。秣稻芄芃兮，桑麥離離。我民之賜兮，飽食而衣。

生有祠兮，蓬萊之宮。歿有祀兮，於湖之中。公出遊兮，雨年豐。鶴翩翩兮，鼓逢逢。烏幽爲沃兮，伊神之功。薦馨肴席兮，報以秋冬。

婆娑兮屢舞，靈連蜷兮來下。祝我壽我兮錫多祜。浮雲富貴兮，草木同腐。公獨榮耀兮，無有今古。千秋萬歲兮，我田我祖。（宋元方志叢刊《至正四明續志》卷九 以上曾貽芬校點）

鄒維新

鄒維新，莒州（今山東莒南）人。家世業儒，長而就學，登延祐二年（一三一五）狀元。官歷亞中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本書收鄒維新文四篇。

李氏先塋墓記

皇慶三年

生民之本，莫先於尊祖；尊祖之道，莫大於營葬。故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苟徒於奉養而薄於先祖，豈足以盡爲人子孫之道哉！茲李和者，尊其祖而葬之以禮，是能知其本之所先，而行乎人道之大者矣。李氏之先世爲城陽人，州治之北七十里，招賢鄉荆林社東北莊，即祖居也。曩因游蕩，曾、高以上，俱不可考矣。自元貞乙未，始造塋於所居東北，葬其祖大公以下遺骸，廿年於茲矣。祖諱仙祖，妣徐氏。一子，長即和之父也，諱元，好善樂蓄，賑乏賙無，鄉人德之，

年已七十有七，而體尚無恙。母□氏，□□□四子，和其長也；次曰清；次三牛，未娶而殤；季曰繼。母田氏。和爲人儻，自幼督門於□元，□□受海道運糧千戶所付□充五千戶，尋受南海運糧萬戶府札付，陞充百戶之職。既而乞歸于莒，以孝友聞于鄉里。居無何，蒙莒縣□山東東路運鹽使司，於至大庚戌給以札付，充本縣鹽局官□□□□，所歷有能濟稱。□□氏，先卒，再娶韓氏。叔二公年方耆而辭世，叔母胡氏，四子。□□□□□□娶張氏，□□□幼。一日，和泊其父執幣狀，謁予於家塾，具道實跡，且曰：「不肖輩家世寒微，仰荷祖先餘慶，累忝薄名於□□矣。但瑩域之中，丘塚纍纍，慮將來莫辨其孰昭穆爾，是用僭伐，特□□□□□□之歲月，列宗派之次序，刻于其上，庶代代知而不紊焉，敢以銘爲請。」予雖不敏，以孝心故，又鄉情有所不能固辭者，因謂之曰：「凡人之所以貴有子孫者爲是故也。今汝之父子嘻嘻，兄弟怡怡，子孫姓姓，既慕奉先之孝，復爲是舉，上以光昭於先祖，下以垂示於後裔。俾繼序而不忘者，實自此始。」故係之以銘。銘曰：

卓哉李氏，本支蕃盛。祖宗積善，子孫承慶。生事死葬，禮嚴孝敬。繼序不忘，縣縣無竟。

（民國二十五年《重修莒志》卷五二）

靈霈侯行祠記

延祐三年

傳曰：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皆曰神。神之爲德，變化不測，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大

而四海八荒，名山大川，小而一鄉一邑，拳石勺水，凡可以興雲致雨、潤物濟民者，豈非神乎！密州屬縣有安邱，縣西南有泉，其名雹泉，有神祠廟，額曰「膏潤」，爵封靈霈侯者是也。莒治北距城百餘里，有邨曰「東莞」。邨西北有山，曰小石崗山。山之麓有泉在其左，曲流梢東北而入灘，與安邱之泉相爲南北。其溉田澆圃，救旱利人，曾無彼此之間。故土人亦以雹泉名之，建廟於泉北，以爲靈霈侯行祠。面帳兒山，尾石牛阜。青石嶺峙其東，大石崗瞰其西。歲時香火，禱祠感應，不知其幾春秋矣。廟有石香鼎，鼎字刻乃紹聖三年，父老張世通所置也。曩因金毀，廟貌無存。逮我皇元平定區夏，民安物阜，時和歲豐。旁近居民張汝楫於至元丙寅銳意重構，輪奐一新，使鄉人奉祀者，爲之拭目。既歲月滋久，欹傾弗支，又復如昨矣。至皇慶壬子，汝楫子滋洎其弟彬，繼前人之志，仍以興創自任，重構三間。畢功之明年，增塑神像，皆所以被泉之澤，答神之庥也。雖然，泉自山而出，廟以泉而興。泉之有神，神之有靈，初不係一廟之興廢。神之安否，人之瞻仰，固不爲無所係也。廟成神妥，而人之所以事神者，當何如哉？蓋聰明正直之謂神。神依人而行。爲鄉之民者，苟能敬恭明神，孝行力田，有子有孫，居鄉爲善士，出世爲良臣，不幸遇旱而禱，禱而應，所謂民和而神降之福也。彼老農巫師不此之察，至於雨暘病稼，霜雹着沴，而徒欲蒸豚醢酒，歌舞于祠下，吾不知神之享否也。延祐丙辰，右衛親軍千戶季珍，東莞之將種也。荷泉神澤物之功，嘉居民奉神之誠，介張氏兄弟求文於惟以紀實。余莒人也，故爲之書而不辭，仍係以銘曰：

佳哉城陽，郡之北鄉。東莞之後，石崗之旁。泉源在左，溉田澆圃。旱乾祈禱，興雲致雨。

安邱靈霈，神差可擬。建立行祠，有年於此。逝者如斯，歆傾弗支。廢而復興，瞻仰神儀。凡居是土，神實陰祐。凶惡咎殃，仁善康壽。自源徂流，萬古千秋。荷神之休，無作神羞。

時大元延祐三年歲次丙辰中秋日。（民國二十五年《重修莒志》卷五二）

大成至聖文宣王加號記

先聖孔子生於衰周，發揮斯道，啓迪生靈，雖漢、魏、周、隋之主，各有褒稱，然未及崇峻。唐開元始封王爵，追謚文宣。宋大中祥符之初，改增至聖，亦知尊聖人矣，而不知聖人所以尊，終莫盡其追封之美焉。自我世祖皇帝混一朔南，修王化，崇教本，無不倦倦焉。文宗嗣服，首加大成之號，蓋取孟子集大成之義，而進崇之也。皇上繼志述事，論天下以宋儒從祀，且復開科目，以德行經術爲先，期於海隅同歸文明之治，是又所謂尊聖人之實，而不在區區名號間也。乙卯春，僕釋褐後歸自京師，見莒學錄詔文而刻之石，又創塑十哲以仰副右文美意。予懼日月之泯泯也，故記之。（清嘉慶元年《莒州志》卷一三）

馬髻山祈雨顯應記

至正六年

粵我皇元至元廿二年，天下郡縣編類沿革。而馬髻爲莒名山，山上有泉，能出雲爲風雨，澤物効

靈，雖不載於祀典，而泉之北舊有神□在，其□□月無從可究。然祈而祝之者，故老相傳，以其風雨時而百姓寧也。累朝詔祭于山川嶽瀆能興雲雨之所，咸秩無文。自至大間，前縣尹李從政始增飾其廟貌。逮皇慶、延祐之際，郡縣主者始復更迭拜禱，未嘗不顯應焉。惟新未登第時，亦既撫其實而文諸石矣。適至正五祀，朝廷重守令之選，以燕山劉侯好禮，由中書左曹掾歷官，以奉訓大夫來牧是郡。侯儒飾吏事，以利物惠人爲己任。下車未踰月，雨不時若，侯夙夜憂惶，恐致旱乾爲厄。於是至誠請禱，歷諸神祠。吏以茲山白，侯輒齋沐而躬謁焉，跋涉險阻，拜祝于祠下，不崇朝而雨徧闔境。自徂暑至有秋，政通人和，乃重加修葺，神棲像設，輪奐載新，丹雘金碧，非復曩昔比。治政之暇，復爲所以禦暴防姦計。爰即城郭要衝之地，浚隍塹，治橋門，甃以石，梲以柵，規模精緻，啓閉慎密。由是居民安堵，坐享五風十雨之樂，無非神之陰鷲默相爾。以至決疑獄，辨冤民，又皆侯敬恭之德，孚于神人者也。民之悅之，以心感心；神之聽之，以和召和。所謂人和而神降之福，吏良則民賴其慶者，於斯見之。雖然，侯之治民事神也，僚佐雍睦，旨意合同，若監州則承務郎顏侯，同知則忠勇宋恭，判官則敦武朱德林，都曹則梁鄒、李仲宗，皆足以有爲者。里之致仕耆屬李英輩，且復丐文爲記。愚謂山川靈異前碑已述之矣，澤潤生民，血食一方，神亦無愧於人矣。吏之守土者，或不務民義，則人莫昭著，雖有山川鬼神無所禱也。後之繼政者，尚鑒茲哉。（民國二十五年《重修莒志》卷五二 以上曾貽芬校點）

袁 遵 道

袁遵道，字叔正，沛縣（今屬江蘇）人。延祐六年（一三一九），以文林郎擢秘書監著作佐郎。本書收袁遵道文一篇。

冊皇太子賀皇帝表

延祐六年

寶命增輝，離正煥重明之象；璿源儲秀，震亨開一索之祥。嘉慶繇傳，歡聲總集。中賀。受天明命，纂國丕基。眷維宗社之安，允屬元良之建。上天歆祐，宜四海以歸心；列聖顧存，寔一人之有慶。臣某等叨居秘府，喜際昌期。復觀周祚之隆，本支百世；願效鞶封之祝，壽考萬年。（偉文圖書出版社影印影元抄本《秘書監志》卷八 曾貽芬校點）

陳賓道

陳賓道，上黨（今屬山西）人，上黨郡鄉貢進士。延祐年間在世。本書收陳賓道文一篇。

重修真澤廟記

延祐七年三月

夫道之一氣，陽居尊而陰居卑；德化三才，天歸高而地歸下。蓋稟乎二儀相配，乃得萬物咸生。然則萬物之中，最貴最靈者，其唯人也。故知造物分尊卑，別高下，運陰陽，肇立三才。三才者，為天地人也。三才既立，豈不同乎道德者也。元綱云：道本無像，德貴有形。道包萬億之天而不為大，德貫一毫之末而不為小。以無系有，以有契無。滋萬物之生者，乃太極之恢理；肅三光之明者，為陰陽之景行。皆曰物自道生，道無棄物。是以鍊凡至於仙，至仙達於真，達真合乎妙，合妙同乎神，同神沖於道。神與道合者，則仙凡異境，清濁殊流。得其至妙者，所以遊玉京，昇金闕，洞達冥默，通悟深詞。入於仙道者，是為乾坤永存，神聖不滅也。且夫真澤神者，自唐宋纍封敕，賜額曰沖淑真人、沖惠真人。亘古祖祠，處太山之北，為河東之雄境也。其地多巒山，俱有奇名。古云壺口者，今

壺關縣是也。縣之東南，約百里之地，有山名曰鳳凰山，櫻桃谷紫團洞，乃二真人乘白鹿飛昇之處，聖跡尚然存矣。紫團者，二真得道之師名也。《本草》云：「其地多出人參，永奉世用之物也。」《列仙傳》云：「出古韓晉之地，姓岳氏，誕于赤壤天子之世。父曾仕於朝廷，故稱相公之名，今承相是也。近繼聖代，潤國濟民，應風應雨，福禍明顯，有萬彙瑞祥之兆耳。」據覃懷之西北，直三十五里，有墅曰趙寨。按《圖經》云：「自唐武德三年，封太行之陽，孟津之北，置立忠義三縣，其有四寨。茲趙之一也，總屬河內郡。原隰阡陌，傾之東南。東鄰帝堯捺掌五指之泉，南觀黃沁巽流二河之水，西連沐澗南嶽魏夫人釵破飛石之處，北靠雲陽紫金壇世代棲仙之地。中視乎形勢險阻，川原曠遠，山明水秀，巔峰峻嶺，若釵戟之排空，類蓬瀛之勝景，真可爲洞天福地之要也。其寨之兌方，古有真澤廟一所。自皇朝開基以來，居民繁盛，農桑務本，風俗清朴，咸有孝悌忠信，勸事淳古。自中統壬戌間，有本村耆老人人等，議立社首，請會管下十有三村，赴祖廟拜祈聖水。社友不辭山路之遙，約有四百餘里。衆志曰：「暨暨相傳，代代不闕，若遇旱乾水溢，禱之無不應驗，屢霑甘澤，比之佗方，澍雨濡盛，歲無虫蝗之傷，年有西成之喜，□神之佑也。至改元大德，歲次癸卯秋八月，值大地震，其殿宇廊廡，俱爲摧壞竭矣。有玉泉觀道人趙道遵，與里人十餘輩劉潤等，至真澤祠下，衆相謂曰：「人生宇宙之間，蓋出入相友，災眚相扶，禮往相助，吉慶相會，尚飲晏庭室之間，何況神明無以瞻仰之所，人而不知事神致福者歟？」理實悖矣！」議曰：「天地大焉，神聖次焉，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欲興敬懇之心，必稱祈祥之意，人能嚴竦，神能祚矣！」於是，衆允其言。乃構大殿之初，由是衆等不募而來役，不鳩而

財生。以潔淨爲功者有之，以躬謹勩力者有之。隨得洪材大木，運集來斯。謁以斧斤者，埏埴者，版築者，經之營之，泥旬月工以完矣。厥成之日，故有繪塑聖像，彩飾金碧，猶然光鮮，觀之者異哉。衆生懍恪之心，設祭嚴禋之禮，擇日仕庶禴祀。既畢，衆僉曰：「宜乎！暢也。」其誓云：「享之不沉，滯乎營酒，祭之不寧」，割于犧牲，憤以香筵茗菓，釋奠之儀正也。今則廟宇亭軒既成，自時厥後，施功大者功小者，暗還吉慶，皆得如意，感託神明大祐者也，豈不偉哉！「念維那趙道遵同劉潤等，今以彼各幡然，歲云耄矣。其劉潤囑長男劉通」：「諺曰，我輩將之耄矣！未曾誌我等之名爾，可立石云耳。」劉通親其言，允父之教，隨績前由，得中統間相繼及今延祐庚申，儉一甲子矣。劉通謹捨己資，創担陽山之石，敬先經始之心，命匠鑄其實。因衆有讚成之力，謂通曰：「爾興善事，天必祐之，神必助之，使子孫後必有昌盛矣！」通曰：「儂未訪此事。恐百世之後，一旦墮廢，落于豪家所堵，特礪石而銘之，敢望後有高明，再起復修之意耳。」予祖之上黨，居闡闡間，述於繪事者，三代之譽也。特遊貴郡，詣本里玉清觀僑居，暫彙或聞。道遵先生，同賈志真，携茗來詔其事，謁以爲文。予再三不免，誠厚之情，不敢以不才爲辭，故詳採實而書於名上。其後銘曰：

道之一氣，天地之先。三才既立，萬物咸然。沖淑沖惠，唐宋纍宣。紫團之跡，飛昇上天。覃懷之境，河內郡焉。墅曰趙寨，神曰二仙。太行之面，雲陽之前。西連沐澗，東近玉泉。構之大殿，福祐永綿。金石銘後，享□萬年。（清道光五年《河內縣志》卷二一 郭立傑校點）

〔一〕祭之不寧：寧，原作「宰」，據北京圖書館藏拓本改。〔二〕其劉潤囑長男劉通：潤，原作「瑞」，據北京圖書館藏拓本改。〔三〕劉通親其言：通，原空缺，據北京圖書館藏拓本補。

陳志新

陳志新，宏道明真沖靜真人，主領三茅山諸宮觀庵院，延祐六年（一三一九）八月廿二日，升崇禧爲宮，賜號崇禧萬壽宮爲住持。皇慶元年（一三一二）入覲，賜金欄道衣。本書收陳志新文一篇。

崇禧萬壽宮道士陳志新謝表

臣志新言：伏以六龍時御，尊臨大明殿之居；丹鳳詔來，新賜崇禧宮之號。天錫萬壽，聖祀一人。睠惟少室之仙，實嗣曲林之教。師事陶弘景，不言弘道之功；君遇唐太宗，遂建太平之觀。中更近代，始易前名。至復振於玄風，未有盛於今日。臣志新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妙參三極，高蹈百王。清靜化民，夙慕崆峒之問道；齋沐事帝，夜虛宣室之受釐。譬如北辰，端居而星拱；乃睠□顧，流觀於山圖。崇神明而渙汗於十行之中，著高尚而昇真於千載之遇。光被草木，渥

照乾坤。臣志新俯伏林巒，聽觀綸綍。茅峰第一福地，敬用揚休；虎拜歌萬斯年，益虔稽首。臣志新下情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志新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延祐七年二月□日，宏道明真沖靜真人同主領三茅山諸宮觀庵院住持崇禧萬壽宮事臣陳志新上表。（清光緒三十年《續句容志》卷一七 郭立傑校點）

陳廷實

陳廷實，元延祐時在世。本書收陳廷實文一篇。

虛照禪師塔記

延祐六年

曹洞正宗，自青州古佛而下，十餘世得玉山體雪巖滿爲子，再傳而得枝足、仙巖，得爲孫曾。燈燈相傳，爲世導師，莫敢嬰其鋒者。仙巖道行孤高，特慎許可，得其傳者，虛照禪師而已。師諱宏明，虛照其自號也。族申氏，世居遼州榆社縣高家里。甫童緝，與群兒嬉，睨而弗顧，聞諷誦之音，則踴躍作禮。父驚異曰：「必法器也，當爲佛子。」稍長，父聞枝足名動海內，攜師詣太原玉山古刹，禮爲

童行，署法諱焉。授以經卷，則穎悟過人。已乃祝髮受典，致力於學。漸許叩問，推爲上首。曾未印可，則心光已燦然矣。枝足曰：「如來涅槃妙，必非一人能指授，宜徧參諸方師。」即引去，衆莫能留也。徑抵仙巖席下，究竟理窟，窮日夜不息，因默坐，聞磬聲，則舉拂叩床，豁然領會。仙巖知不可掩，付以衣頌，速命出世。不獲已，振衣而東，駐錫於燕之歸義。是時無還超和尚主圓福，與師爲法昆仲，卜求開堂。師升座，開發天人，提引未晤，爲一時所宗。就主淨土，居十載，學成，行尊號大比丘。歲戊戌，邢臺帥府諸公聞師名，介天寧寺洪泰疏請傳持，應命赴之，緇素悅服。寺經喪亂，鞠爲瓦礫。師爲繕修，檀施雲集，遂爲邢州之闡刹。會太保劉文貞公學道於師，緣契相植，非偶然也。壬子夏五月八日，沐浴更衣，辭四衆云：「四大無常，名爲幻身，擺手便行，本無生滅，汝輩善後珍重。」索筆留偈曰：「兩處住持，無法可說。打破虛空，一輪明月。」書畢，趺坐而寂，斯亦奇特也。三日光相繞室，荼毘得舍利百顆，五色燦然。壽五十七，僧臘三十八，度僧俗百餘衆，嗣法門人皆宗匠也。小師子顏子琪等二十有八人，皆堅苦特立之士，瘞靈骨於墳庵。明年春，訃至朔方，時世皇潛邸，文正公實與賓僚奏遷舍利於天寧，賻贈殷重，爲起塔之費。吁！師稟受枝足，復得法於仙巖，道大名播，作成文正，現宰官身，位極王公，功蓋天下，能以出世法易爲住世法門，非師其孰與歸？因併及之，乃授以銘。銘曰：

猗虛照師，爲古佛孫。出金剛窟，人不二門。法海舟航，僧門龍象。再世惠能，前身元朗。拈空掇有，借立明功。具正法眼，一代之雄。學徒滿門，濟濟多士。惟文正公，作新佛事。之父

之子，名播大千。法諦世諦，易地皆然。師之云亡，塔於紺宇。問法無從，風鈴自語。
延祐六年八月。（清光緒三十一年《邢臺縣志》卷七 郭立傑校點）

孔克允

孔克允，城陽（今山東莒縣）人。延祐初官寧海州儒學學正。本書收孔克允文一篇。

縣尹侯公創構講堂記

延祐四年春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此孟子之遺言。蓋爲國治民，不可一日無學，而人不可一日無教。《語》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若民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不近於禽獸者幾希矣。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歷代而不缺，實風化之本，人材所自出也。蒞政者或以學校爲緩務，而惟以簿書爲急，雖有廉白之聲，政事之績，亦不免爲不知爲政之體也。文登廟學講堂，昔丁酉年縣尹邑人高金始建於先師殿之後，即今新堂之南，距將百年矣。其簷楹椽椽梁棟已爲朽腐，而加以去歲大霖，傾覆之

勢，不敢期於朝夕。間居教職者，則但憶徙居焉。延祐三年春，古鄆侯公來宰是邑。下車之始，首明學校。越明年春，以旦望奠謁於廟畢，將令執教者講肄於堂中。公覩其門而不忍入，乃喟然歎曰：「當今聖天子闢科舉爲取士之方，興學校爲育材之地，累下明詔，不爲不切矣。今縣學廢弛若是，吾豈敢因循前政，熟視而不爲乎！」於是不謀於僚佐，首出圭俸，募工鳩役，伐木採石於山林。凡任其事者，給其工價，復擇邑人叢延爲監修。公每退食，躬督其役。以之爲堂，爲齋，爲垣墻、階砌，不月而訖工。堂宇雄麗，高起於海隅山嶠之間。觀者皆曰：「此我侯公之力也。」仍榜其堂曰「明倫」，齋曰「時習」，遂令民之子弟入學者凡三十人。使居教者講論於堂，受業者修讀於齋。升降其間，聞絃誦之聲，則不異昔日子游之治武城也。克允忝教東牟，及代，承公請講書而至於縣。一日，與公會於堂上，既而請曰：「學宮故迹，君知其詳。於今觀之，可謂愈於前日矣。吾豈可效彼衒己之巧，誇諸碑而取笑後人哉！今先生將歸，願記歲月於壁間，非敢望記吾之功，將以示後之來是任者，以興學爲務，此吾志也。幸先生留意焉。」予維昔文翁爲蜀郡守，以興學爲先務；仇覽爲蒲亭長，亦令其子弟就學，皆曰知教化之本原。今之人稱贊不暇。今侯公來蒞是邑，豈但興學而止？又能聽訟折獄，剖理民情，廉以處身，誠以待下，約束群吏，不使民罹分毫之擾。因事至田里，裹糧自隨，斷民十餘載不決之婚，田事多曖昧，秉智以明之，彼詭詐之人不得盡其辭。且境土之民罹饑歉連綿十五年矣，蓋以風雨不時，農務不作，上無良吏之所致也。自公下車以來，境土之內，號爲大熟。蓋以公之善政，愜於神明，合乎天理，有所感招，以致變凶年爲樂歲，使斯民無愁恨歎息者。邑人立善政碑於公廨之

前，今之興學，乃行績中一事耳。較公之勳業，他日載名於史冊，傳揚於後世，不可與文翁、仇覽並肩而語哉。至其請不日記其功，而日後之來是任者以興學爲務。予第恐後之來是任者未易繼也，故忘其陋而樂爲之書。是役也，經始於延祐四年春正月，落成於當月。前寧海州儒學正城陽孔克允記並書丹。（民國二十二年《文登縣志》卷二上 王樹林校點）

何元同

何元同，延祐間任常寧州判。本書收何元同文一篇。

二賢祠記

延祐戊午冬，元同將來常寧，圭齋歐陽承事公玄言曰：「今天下書同文，士孰非子朱子學，讀《語錄》百家。門人有襲蓋卿，字夢錫，錄其甲寅所聞者，常邑人也。昔余過之，聞無人矣。是鄉先生，而祠祀闕忽諸。抑表揚儒先，以風後學，爲士者責也，將責之他人乎？」元同再拜受教而行。既至，翌日恭詣先聖先師，退升堂，觀進士題名碑，得襲先生名，又得王先生名居仁者。同時士僉曰：「是嘗

執經南軒張子之門。」夫瀟湘洙泗，樂育盛矣！□士彬彬，弟子之列，意遺言餘論未墜在人者，必有可考也。我乃徵圖經，問百年，彷彿記姓名，能言其及門止。孺子之墓且湮，將樂之屋又焚，業弓冶之無人，而聽金石之無聞，矧善於私藏書乎？復何敢言？天之於斯文，蓋矯然爲之俯首興嘆。徬徨者二年，自《四書》、《語錄》外，一字弗獲，不但文獻之不足而已也。他日與諸友議：「言論未可得，祠祀其可緩。學宮後並山多隙地，築一室立主，以少致高山景行之思，奈何？」則謹曰：「盛典也。」乃得夢錫初見晦翁書。維又思之，襲先生問學《四書》，可概見；王先生不獨無傳，且未聞字，將何以爲稱？將何以取信？如是者又明年辛酉，爲至治改元秋八月，行邑東境，聞故貢士徐高龍家多故書，訪之，始得羅丞同祖辛未所刊《二先生答問》，舊邑庠本也。王先生敬誠中仁四帖，宣公手澤，墨刻如新。文公《語錄》一本，則今《四書》中附錄是已。自辛未遡乾道淳熙而上，纔百有餘年，彼所得止此，絕學之不繼，而知德之希如此哉！觀《羅氏叙說》，展而視之，拳拳有待於後學□予何心，曠世相感，愧非其人，然敢辭其責乎？爰相陽岡，命工度材，爲堂三間，立朱、張二公肖像，以王、襲配，表以石主。襲正言□官王習隱以號舉，本朱子注書類例也。仍叙次《羅氏答問》本，□廣其舊，爲書一卷，題曰《常寧二先生淵深錄》，庀板學宮，雖存之毫芒，而大略具是矣。堂以是歲九月經始，迄壬戌閏月甲寅告成。莫享禮其間，敢告邑多士曰：大道之行也，道國元公濂溪先生起於東南，一傳而爲河南程氏，續孟氏之傳，還鄒魯之舊，曰知曰行，本末兼舉，一時坐春風，立尺雪，何莫而非？體信達順之學，其傳自龜山而豫章延平者爲朱氏，自上蔡諸胡者爲張氏，行道立教，以會于成，學六經功在

萬世。二公及門，於文章、性、天道，見見聞聞，固將家傳而人誦之。而今也所得亦止此，於後世何？是堂所以表前修，欲不立不可也。嗟夫！士習不可不有以□之也。我聖元一六合，養士以仁，亦既有年。先皇帝煥興文治，舉德行，表章《四書》經義，主朱氏，非其學者不在選，此一轉移。士知務實學，鳶飛魚躍之下，又人文之一初，何幸也！是邑昔有其人，來者固可期也。諸君子仰高斯堂之上，亦思夫明天理，正人心。古之人，雖窮居陋巷，有以爲己任者，達可行之，以是而已。夫吾道出於一聞而知之，即見而知之者也。見者不可見，而布在方策，猶可聞也。或瞻德容，是亦見也。尚論前古，自見求聞，是所以覺後知，欲不立不可也。上焉正心之學之何先，下焉善俗之德之何成，講之有素，推之無窮，世道於儒者，誠有所賴。此堂之所以望也，世道之福也，而非徼也。來者將有考於斯焉。（明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一二 郭立傑校點）

全元文卷一一六〇

方君玉

方君玉，饒州（今江西波陽）人。延祐七年（一三二〇）江浙鄉試第五名。本書收方君玉文二篇。

凌煙閣賦 有序

序云：有翰林主人問於稽古愚生曰：「昔李唐之盛，詔圖輔臣於凌煙之閣者凡若干人，皆功名之士也。子賓於鄉而來於京，有志於是乎？子曷爲我悉數之。」生曰：「先儒有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動於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動其心。公何不以道德者責我，而乃以功名者望於今乎？雖然，長者命我，愚請悉賦其目，而後以道德之士復焉。」其辭曰：

昔在太宗，唐君推賢。紀元貞觀，十有七年。乃褒輔臣，圖形凌煙。有崇其閣，巍我引天。麒麟不足以侔其大，雲臺不足以齊其肩。雖慚茅土之制，豈儷歌舞之妍。秦府之士，瀛洲之仙。趣詔良工，俾以貌傳。乃曰無忌，勤勞女宣。討定突厥，斥土於邊。爾王孝恭，爲我近屬。破敵夷陵，西循

巴蜀。玄齡如晦，帷幄運籌。爾庸爲大，克定九州。徵爾忠臣，繩愆糾過。勸行仁義，讜言如在。曰靖曰勣，善汝戰功。或降蕭銑，或俘世充。定襄奮銳，磧北稱雄。有臣蕭瑀，勁草疾風。世南議論，蔚爲儒宗。秦瓊鏖戰，突然先鋒。出人行陣，維屈突通。公謹副靖，論最攸同。黎陽高麗，汝亮戮力。谷渾高昌，君集殊績。敬德順德，政會志玄。儉紹知節，弘基開山。女勳女業，崎嶇兵間。爵酬爾勞，位稱爾德。分茅胙土，享有封國。君臣一體，元首股肱。予知以心，予見以形。圖汝於是，昕夕斯登。聚精會神，鳳凰景星。予匪爾極，爾無或矜。尚弼於予，永觀厥成。嗚呼，君臣相得之歡，斯其盛歟。至如趙國河間，不以外戚近親而有嫌，尤足見其宅心公正。其視霍公之不名者，爲失君臣之體；而馬援以椒房不與者，不能以天下爲公，其可與斯並軌哉？迨夫永徽致祭，大中續圖，固皆太宗有以啓之，而輝耿青史矣。夫何停昏仆碑，遺譏於後邪？謀怨望卒禍其身，蓋以假仁義之君，馭志功名之臣，故致治之卑，而濟於富貴者，殆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者矣。若夫唐史所載止二十三人，而呂溫作贊以爲二十有四，乃黜侯張而不稱。又進士廉以居其次，喋喋小夫，其何以當褒貶之筆，而窺《春秋》之藩籬，蓋亦不足議也。方今龍飛在御，君明臣良。有若臯、夔、稷、契者出，而上擬於唐虞，以復於二十有二人，亮天功之目，是則所謂道德之士，曾何貞觀之所得而比量哉。抑圖形凌煙之間，孰與求形傅巖之野，而登之廟堂者乎？綸音渙發，慮科目不足以盡多士，申命有司，訪求遺逸。耕雲之夫，釣月之叟，孰不歡欣鼓舞於敗垣破屋之下，思出爲邦家立太平之基，而致君爲堯舜，躋世於雍熙！先生何不此之問，而顧有取於凌煙功名之卑。主人笑曰：子之言是也，前言戲之

耳。(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御定歷代賦彙》卷七五)

龍虎榜賦

伊人才之殷盛，開氣化之淳龐。或降神於山岳，或隱迹於湖江。乃植鱗而佐治，亦獵熊而興邦。惟君心之渴賢，斯美意之賚弼。非同氣之相求，豈鬻名而自失。觀大唐之啓運，當十葉之明君。天步既危而復安，治象革故而鼎新。時貞元之八載，詔髦俊之來賓。八紘爲之雲合，多士爲之駿奔。思騰驤於千載，妙變化於昌辰。眷兵部之忠諒，俾屠傳於縉紳。慶一榜之多賢，實司舉之得人。惟歐韓崔李之傑出，豈王楊盧駱之可倫。宜貴游之奪氣，自孤雋而奮身。聚精神於堂陛，駭耳目之通津。絕深林之長嘯，起大澤之幽吟。風生大王之雄，雨注四海之霖。既出類而拔萃，爰附翼而攀鱗。偉然上國之觀，炳乎一代之文。迨元和之盛治，由啓迪之憂勤。或從橐之迭居，或學館之屢循。或任專於鈞軸，或職掌於絲綸。或判戶部而無獻，或因佛骨而極論。卓愈絳之忠賢，固超逸乎宿群。嗟瞻觀之穎異，乃賦鵬而傷神。彼委任之不終，復竄逐乎相尋。獨昌黎之山斗，足橫絕乎古今。幸昭代之興賢，尊孔孟而設科。推郊藪之遺林，屬文衡之不頗。露虎豹之一斑，借轍鮒之餘波。爲士者莫不嶄然出頭角，明目張膽，喜而爲之歌曰：南山霧隱，毋久蹲兮。一石舊水，寧泥蟠兮。秦和雍熙，生逢堯舜之君兮。都俞吁咈，豈無龍虎其臣兮。陋哉唐榜，虛名其奚足以擬於有元兮。(《宛委別

藏》本《青雲梯》上 以上王樹林校點）

釋 式 咸

釋式咸，廬山東林禪寺僧。初依南屏石林和尚，拜承天覺庵禪師爲師。大德九年（一三〇五），使主廬山東林禪院。本書收釋式咸文一篇。

至大清規序 至大四年秋

禮於世爲大經，而人情之節文也，沿革損益以趨時。故古今之人情，得綱常制度以揆道，故天地之大經在。且吾聖人以波羅提木叉爲壽命，而《百丈清規》由是而出，此固叢林禮法之大經也。然自唐抵今殆五百載，風俗屢變，人情不同，則沿革損益之說可得已哉。近者大川、笑翁二祖唱道南北山，日用軌則，盛於當代。至元戊寅，依石林和尚於南屏，猶得見其遺風餘烈。及友雲明西堂出所藏抄本，究心訪問，編集成帙。始此書之作，或以爲僧受戒首之，或以住持入院首之。壬午，依覺庵先師於承天，朝夕扣問，因得以祝聖如來降誕二儀冠其前，其餘門分類聚，釐十卷，然猶未敢以傳學者。

丙戌夏，留雪竇千峰琬西堂論其詳。丁亥春，溪西澤和尚正其舛，得於見聞稔矣，而尚以未身行之爲媿。壬辰夏，首衆雙徑，小座湯有位次高下之爭，諸方往往廢而不舉。愚以西堂一出、首座再出、都寺三出、後堂四出，藏主維那知客侍者隨職爲位，請於雲峰伯父力行焉。訖事無敢者。元貞乙未，備員永嘉天寧。大德庚子，補番陽永福。乙巳，主廬山東林。皆行之無易，庶幾人情爲折中，然視古之清規，不幾於繁縟乎。蓋由桴土鼓，不可作於笙鏞間知之秋；污樽杯飲，不可施於犧象駢羅之日。目曰《禪林備用清規》，備而不用之謂也。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至大辛亥秋，廬山東林弑咸書。（大正版《大藏經》卷四八）

汪可孫

汪可孫，號靜安，又號虛夷子，績溪（今安徽績溪）人。擅長文章，隱居不仕。曾纂《雲宮法語》一卷，傳於家。本書收汪可孫文一篇。

雲宮法語序

大德二年

萬形皆有弊，惟道獨不朽。人之在天地間，斯道之寄也，有命焉，有性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天下無二道，豈有二性命哉！危微精一，見於大舜之戒禹；恒性、習性、明性、節性，見於湯尹、周公之格言。夫子贊《易》曰「各正性命」，則性與命並言之矣。然觀夫子罕言命與仁，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性命之學，非深造者不能貫通也。至曾、思、孟之相傳，性命之學，愈著而愈詳。儒者以養性率性為先，知命立命為務，故功極於贊化育、參天地。彼道釋明心見性，修命復命，至於妙有真空，與道合真，道釋性命之學，亦不能泯滅也。後世流弊，儒以文章沽爵祿，道釋以禍福誘愚庸，躬行踐履之間，鮮有出於性命之正者。況三綱五常，道之大原，天命民彝，庸有未盡，豈所以為道哉！聖明之朝，作之君師，吾儒之道，尊勸益加，道釋二氏，不廢崇獎，期天下咸歸於道。泰和盛治，家稷契而人皐陶，無上等正覺釋老中之功用，於是談性命者多矣，然而未得其歸一之要。余倣之經傳，類而編之。吾儒之道由正心誠意而得，佛老之道亦由正心誠意而得也。人欲盡淨，天理流行，即一念不生，全體自見之大機括。大而化，聖而神，捨是非吾所謂道，非吾所謂性命。名其集曰《雲宮法語》。道書謂偃息雲宮黃房之內，即心齋坐忘之時，究竟斯道，庶乎瞻前忽後，無時不然。仰不愧而俯不作，豈徒虛無空寂之謂性命云。大德戊戌秋績水虛夷子靜安汪可孫序。（中文出版社《正統藏》第一七〇一一頁 曾貽芬校點）

姚元和

姚元和，宋南康縣尹姚瑄之孫。元延祐時在世。本書收姚元和文一篇。

報本祠堂記

延祐七年五月十日

公諱瑄，號益齋，前從事郎、知南康縣事，嘗於亡宋壬戌年重修永靈東廟。後於至元十三年，大勢天兵四合，自北而南。公年將八十，白髮衰顏，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俯伏於刀劍之下，被縛於戈戟之前，觀之者莫不凜然而懼其命之懸於頃忽。賴靈感公化神蛇當道，兵將咸驚，始得合鎮居民纖毫不動。是故風霜以別草木之情，危難以表忠貞之節，東西南北之人不遭死於兵革之間，莫不仰我公之功也。慷慨蹈刀兵之危，辛勤致鄉井之安，市不改塵，家獨垂罄。嗟哉人事之已非，痛傷先德之泯絕。每與鄉人評議其事，無不感嘆。於是典衣立石於永靈東廟之西側，就於姚氏元捨己地之上，爲先祖祠堂。後人知之，及諸檀越一同供養，其祠曰本堂^{〔一〕}。延祐七年歲次庚申端陽後五日記。（清嘉慶十年刻本《新市鎮志》卷六 曾貽芬校點）

「一」其祠曰本堂：疑「曰」下脫「報」字。

伶 思 賢

伶思賢，豫章（今江西南昌）人，歷任將仕郎、保定路唐縣主簿、教授。本書收伶思賢文五篇。

安樂會辭

伊平遙之爲邑，乃并、汾之勝地。有山兮清且奇，有水兮秀且麗。有樓閣兮可以登覽，有田疇兮可以種藝。有桑麻兮可以織紉，有雞豚兮可以享祭。風俗返樸而還淳，人物居仁而由義。雖去古以益遠，猶有唐陶之遺意。皤皤諸老，於焉生聚，德邵年高，功成名立。悟知止之不渝，思貪進之可愧。乃結交於鄉隣，義金蘭而斯契。踵商山四皓之後塵，繼竹林七賢之先志。追往哲以同遊，永相忘於人世。無榮無辱，無憂無慮，無是非，無拘無繫。了兒女之婚姻，畢公家之租稅。或圍棋以消日，或賦詩以成趣。或拍手以高歌，或策杖以流憩。春則花圃尋芳，夏則槐庭熟睡。秋則採黃菊而泛酒盃，冬則對紅爐而避寒氣。隨時遊快活之鄉，任分樂安閑之味。斯會也，不爲名，不爲利，聊相與以

娛情，且優游以卒歲。（清雍正十二年《山西通志》卷二二〇，光緒十七年《山右石刻叢編》卷二六）

應潤祠碑跋

成大廈者非一木之材，製良裘者非一狐之腋，而況廟庭深廣，工役浩繁，不資助於衆人，豈可以易而爲之哉！超山應潤舊祠，歲久摧毀，侍御梁公嘗以祈雨靈應，欲撤而新之。旁近居民翕然相助，而爲之首倡者則鄉老武用，里正宋德、曹廣林，社長胡邦彥，匣刺局提領李仲文也。縣尹楊侯既爲梁公刻文於石，而昔之助貲力者不欲泯沒其姓氏，俾盡書於碑陰，其用意忠厚有如此者。因并刻之以示將來，庶或有所勸云。豫章伶思賢謹識。（清光緒八年《平遙縣志》卷一，乾隆三十六年《汾州府志》卷一九）

修廟學記

元貞元年八月

元貞元年八月一日，介休縣修廟學成，縣尹居延田侯澤以書來語余曰：「縣之學，故在縣治之東，中更兵革，鞠爲茂草。大元勃興，文武並用，詔諸路郡縣官吏，春秋釋奠先聖先師，以時修其廟宇，士能通一經者，復其身，其有茂才異等，則歲貢而超擢之。由是天下學校，始復立焉。至元甲子，閻梅子實來宰是邑，與儒生議修城之東南隅，買民居一所，以爲奉祀之地。歲壬申，西蜀四川道肅政

廉訪使古陶梁公天翔繼至，始作大成殿於故居之前，而以故居爲講肄之堂，未及訖工而代去。後二十年，主簿平陽王君益仲謙下車之初，愛民重士，慨然營葺，不憚勤勞。於是邑之吏民相勸率以助資役，蓋瓦級磚，嚴飭像貌，門牖彝器，以次而舉。未越月而澤實來，乃悉其力而贊成其事。自惟小邑寡民，不敢重爲勞費，而又當驛路之衝，南北往來，冠蓋相望，朝夕迎送，不遑寧居。第因時之隙，日積月累，以漸而圖，始終三年，乃克告備。今秋上丁，用釋菜之禮而落之。儻辱爲記，以風示一邑之士，庶乎其有以作興焉，則澤之願也。」余念今天下之邑，號能其官者，不過優於簿書期會之間，詳於追胥督責之末，而學校教養能如二君之協心者，夫豈不可貴者。矧今屬筆之意，且以作興人才爲言，是有不容以荒陋辭者。故爲叙厥始末，因誦所聞，以告其邑之士。曰：孟子有云：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信，使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所謂物則而秉彝者。惟其拘於氣質之偏，遷於嗜慾之誘，或至陷溺其心而不自悟耳。古者先王爲是建學立師，開之以詩書之訓，成之以禮樂之文。人生八歲則入小學，而教之灑掃應對進退，與夫六藝之習。十五以上則入大學，而教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然後齊家，以達於治國平天下。莫不因其固有，還以導之，期於不失其性，不亂其倫，以復其初而已。夫然，故其爲教易知，而其爲學易明。此三代之前，所以賢材衆多，風俗淳厚，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及周之衰，異端並起，邪說詖行，惑世誣民。至吾夫子出，發揮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傳於回、參、伋、軻。顧孟氏歿，而諸儒之論不足以及此。是故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悉皆棄本逐末，爭利去義，上

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下則入於雜博華靡之中，雖學校之設，其名若存，其實已亡。浸淫及於五季之亂，而敗壞極矣。近世周、程、朱、張數君子相繼迭作，實尊信孔氏，而得其不傳之統，著書立言，闡發幽秘，窮理盡性之微，修己治人之要，兼該畢舉，莫非正義反本，以復先王之遺意，其有功於當世，豈小補哉！然而世之儒者，泥於俗學之僻，未嘗考其已試之效，或輕論而竊笑之。其有略知慕之者，則又捨近務遠，處下窺高，而不思反之於身，以求其切於致君澤民之實也。今天子即位，首發德音，以爲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深勅有司，擇其儒通吏事、吏通儒業者，以備選用，其意已甚美矣。而二君乃於斯時一新其學，又能挺然自立，學乎古人之道，而推之以教其人，是皆宜書之，以示來者。邑之士誠能於日用人倫之際，講論問辨，敬守力行，則良心可識，而天理自著。馴是而進，益高益遠，在一家則爲孝弟雍睦之行，在一鄉則爲謙遜廉耻之風，達而在朝廷，則功名事業光顯於時，三代之盛，何不可及之有！此則先王建學之意，而二君之所望於多士者，可不勉哉！可不勉哉！（清乾隆三十六年《汾州府志》卷二九，嘉慶二十四年《介休縣志》卷一二）

平遙縣重修廟學記

大德四年

學校之設，所以□教化，移風俗，育賢才，而其興與廢，則在乎吏治之得失焉。三代之時，養老、享賓、聽訟、受成、獻囚、獻馘，無不由學。示之以詩書，導之以禮樂，鄉射飲宴之儀，冠婚喪祭之節，

使民習其耳目，定其心志，樂於爲善，而耻於爲不善。是以上之政不煩，下之情不逆。昔鄭子產不毀鄉校，曰：「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而孔子稱其仁。子游爲武城宰，邑人皆弦歌曰：「吾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而孔子是其言。以此知爲政之道，學校最先，而俗吏往往視爲不急之務，可勝嘆哉！大元開創，干戈擾攘，所在廟學焚傷幾盡。平遙汾之劇邑，國王兵至，命萬戶梁公鎮守。公撫安居民，特延儒士張公才美主學，故廟屋賴以獨完。數十年間，因仍苟且，垣墉棟宇，是以摧頽。萬戶公之子西蜀四川道廉訪使與前尹韓璉器之，楊天澤潤夫議，欲營葺者屢矣。備貲財，置木植，經畫已定，未克鳩工。大德戊戌冬，平陽王君翼甫飛卿來宰是邑，謁廟之初，喟然太息，謂此而不治，何以爲政。遂率同僚達魯花赤完顏大帖木兒、主簿鄭善繼各捐己俸，易舊而新之。俾邑吏郝吉、范繼元、鄧恕董其役。士民以此感奮，亦相與勸而出力。禮殿莫不嚴飾，門墉齋庖以次畢舉。創建東西兩廡，繪群弟子及諸大儒像于其壁。又撥境內閑田，以爲贍給之費，期年而告成。庚子夏，余自易水還平遙，醫學教諭謝德寶具述本末，而以記見屬。予惟上帝降衷烝民，秉彝存於心，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感于物，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至於日用之間，常行之道，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已。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其所以經國家，保社稷，參天地，贊化□□未始外乎此而強爲之也。若吾夫子，雖不得位以行其政，然六經大訓，□□日星。侵後之學者有所據依，其功業之盛，豈徒倍於前聖，蓋將與宇宙相終始焉。由漢迄今，得以通祀□□。新□□祚，首下明

詔，以爲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天下者所當宗奉，其意可謂厚矣。王君爲邑，且問其所以治民者，惟務承宣德意，而不屑屑於簿書期會之末，除無名之科斂，罷非時之徵徭，冤抑者伸之，孤弱者扶之，桀驁頑梗者，不得已然後鋤擊之。部使者知其廉能，鄰邑有獄訟之不決者，每委任焉。訊鞠精詳，裁處允當，由是衆口揄揚，薦章交上，此皆宜書以示來者。邑之士子而今而後其必讀書以窮理，格物以修身，蘊之爲德行，發之爲謀猷，致主澤民，顯榮當代，則於王君尊儒勵學之意，庶其無負矣乎！（明成化十一年《山西通志》卷一三）

重修東嶽廟碑

五嶽之祭，考於書傳，虞帝以四仲月巡狩，各於方嶽之下燔柴告至，望秩山川。三代相繼，因而不革，雖其間疏數異時，而禮則未始變也。《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是天子無所不祭，諸侯非其地則不祭也。《祭法》曰：「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故有土之君，或爲水旱療疫之災，於是乎祭之。然其祭也，爲壇爲坎而已，未有廟□之制也。其所謂視公侯者，牲幣之數依倣之而已，未嘗稱之爲公侯也。漢唐以來，乃始屋其地而人其形，封之以公侯之爵，而配之以妃后之儀。其後猶以爲未足示崇極之意，又加之曰王、曰帝，在在得以立祠，人人得以奉祀。五嶽皆然，而東嶽爲甚，行宮之設，徧於天下，祈

年請命，襁衾成風，其源一開，末流滋熾，蓋亦理勢之常，有不容不然者矣。大元立國，事神尤謹。先皇帝混壹區宇，五嶽四瀆並增徽號。今上即位之初，屢降詔旨，勅諸路郡邑長吏，夙□在祀典神祇，齋絜致祭，廟宇摧壞，就爲修理。由是四海之內，歡欣鼓舞，相與奔走服役，而聽于神。定興縣之西金台鄉百數里，舊有東嶽神祠，歲久摧毀。里中耆老等承縣官之命，糾率村衆，各捐己貲，特委道士賈守真主其事。守真恬淡質實，專意經營，度材鳩工，改作東西兩廡，前門後寢，堂庖廩廡，無一不具。凡爲屋四十餘間，丹青藻麗，照耀人目。大德癸卯夏，崔思義男信卿來請文以記於石。余聞之，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樂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降之福也。又聞之，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所爲也。因是而思，神非善人不依，非德不饗。上之牧民者，不知所以治之，下之爲民者，不知所以自治，而惟事於渺茫冥昧之中，以徼倖福利之萬一，神之不應也，宜哉。余不獲辭，故爲書其本末，而附以所聞者如此，以風曉當世，俾上下之間，各務盡其因分之所當爲，而後及于神，庶幾千百年之俗，或可一朝而轉移也。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識吾之意也夫。（清光緒十六年《定興縣志》卷一七 以上曾貽芬校點）

沈明仁

沈明仁，湖州路歸安縣大慈隱寺住持、白雲宗宗攝。至大間在世。本書收沈明仁文一篇。

題刊印最勝真實名義經^{〔二〕}

湖州路歸安縣大慈隱寺住持、白雲宗宗攝沈明仁，於至大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延慶司官海音都延慶使特奉皇太子令旨：「江南白雲宗送經來的沈宗攝回去，有將《最勝真實名義經》、《佛說白傘蓋陀羅尼經》、《佛說壞相金剛陀羅尼經》，這經本好生刊板印造，交《大藏經》裏人去流通者。敬此。」敬惟皇太子殿下宿植善根，深通佛教。敬遵令旨，依上刊雕，流傳天下。仰祝皇圖鞏固，佛法流通，凡有見聞，同歸善果者。至大三年三月□日，白雲宗宗攝沈明仁謹題。（大正本《聖妙吉祥真實名經》曾貽芬校點）

〔一〕題目代擬。

馬利用

馬利用，至大年間，執教曲阜。本書收馬利用文二篇。

祀至聖碑

至大四年十月

夫子之道，垂教萬世，爲百王定紀，爲生民立極，愈遠而彌重，既久而益彰。一帝三王不能侔其大，宜乎報本之禮，未嘗闕焉。然褒崇侈典，享祀縟儀，自漢唐而下，未有若皇元之盛也。至大改元，先帝制詔，加號大成，遣使闕里，賚奉銀幣，祀以太牢。四年辛亥，聖人龍飛九五，乾清坤夷，制度禮樂，一出儒術，於是孔氏之道尊而明。是年七月二十有六日，中書宰輔集賢學士等於大安閣奏言：「陛下新正宸極，唯闕里之祀爲重，宜選儒臣以往。」列名以進，上曰：「國子祭酒劉熙載可。」臣賡奉旨，十月一日駟騎詣闕里，仰致天子之命，持翰林所撰祝三事，其文曰：「皇帝謹遣資政大夫、國子祭酒劉賡致祭，其恭且嚴如是，及賜御香一封，白金叁錠，重壹百伍拾兩，珍幣雜綵表裏各壹拾叁段，牲用太牢。」會上賜祭服雅樂，適達祖庭。未逾月，欽遇大禮，遂登樂于堂。四日辛未，漏過半，賡玄冕

以人，就位於庭，惕焉而肅，在位者無敢不戒。明燎設懸，尊俎粢列，登降有數，祀事孔明，神人以和。與其事者，少中大夫、濟寧路總官臣隋有，奉直大夫、兗州知州臣趙弼，從仕郎、行御史臺監察臣劉泰，進義副尉、曲阜達魯花赤乃媽。祭畢，合三氏宗人，敬餽神惠，莫不感戴皇澤，皆曰：「振古未然，于今爲始。竊願文諸翠琰，俾我子孫世世無忘聖德。」至若祭酒公之恭順勤勞，實勝使任。小臣馬利用忝職教事，百拜手謹書。今載惟至大四年歲次辛亥十月戊辰朔，越四日辛未，皇帝謹遣資政大夫、國子祭酒劉賡昭告于大成至聖文宣王，以神器畀付朕躬，受命惟新，若稽舊典，肇修禋類，徧于群神。矧惟聖人模範百世，功隆德盛，宜極欽崇。爰命儒臣恭詣闕里，備茲儀物，牲用太牢，昭薦潔誠，尚祈鑒格。以充國公、鄒國公配。尚饗！（民國二十三年《續修曲阜縣志》卷八）

孝子郤祥墓碣

行唐在春秋爲晉邑。晉大夫郤穀居之，孝子祥其苗裔也。高祖泰。曾祖廣，爲左輔監軍。大父温，進義校尉、獲鹿縣尹。父仲璋，監副宣課。累世簪纓，爲行唐望族。孝子幼穎悟，既長，嗜學，不爲章句，於書史能通大義。丰儀秀整，體幹雄偉，議論辨析，出人意表。性甘稼穡，不樂榮進。或勸之仕，薦以保障總監州課，非其志也。後又司通州倉，積歲餘，無圭合之短。始終十五年，小心慎密，未嘗有過。至大己酉冬，調博野縣宣課提領。未之官，馳歸覲省。時父病，親嘗藥餌，衣不解帶，日

夜憂感，願以身代。父歿，以禮葬於甘泉鄉承澤里。治喪不尚緇黃，朝夕祭奠，擗踊盡哀，鄉閭稱孝。既葬，廬於墓側，寢苦枕塊，晝夜悲號，感動路人，哀毀骨立，遂以不起。生平事親以孝，友弟以仁，交友以信，睦族以義，勤慎以居官，正身以齊家，身雖沒而名不朽，猶不死也。弟禧，授將仕佐郎、錦州判官，請予傳之。乃繫之以銘曰：

公之在世，德全性純。屢屈米鹽，出納維均。將期戲綵，以晨以昏。胡天不弔，遽奪其親。

淚灑湧泉，號泣蒼旻。塚廬攀柏，過客酸辛。孝慕不已，長夜無春。孝乎惟孝，光耀貞珉。（清

同治十年《畿輔通志》卷一七一 以上曾貽芬校點）

汪仲華、侯光嗣

汪仲華、侯光嗣，嘉興路錄事司司吏。本書收汪仲華、侯光嗣文一篇。

進服書文

泰定元年三月

嘉興路至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據錄事司中備耆老張文彬等狀呈，切見本路城居龔端禮，箕裘

紹業，詩學傳家，識見老成，鄉黨稱善。近聞本人編類《五服圖集》，往而訪聞，乃云：「唐有《五服問答》，宋《五服敕疏》，及今官民准用。彭仁仲、袁知州《舉要》互相異同，世俗未能易曉。今將古今書籍參考詳訂，編成《五服八圖》，開列門類，分章細解，共成一百九十二章。本人藏之家塾，未傳於衆。」伏覩本司榜文拯治事宜內一項，勸人孝弟，正謂教化風俗。據龔端禮已成是書，如蒙敦請，本人先以一本赴官，移文儒學校正，然後印行，庶使人民慎於孝禮，盡其誠厚之道，實非小補。用敢闔詞舉明，呈乞詳酌施行。得此行下東坊正，敦請龔端禮先將上項文籍一本赴司施行去後。今據坊正張從政申，繳到斗隅顧民龔端禮責狀，稱端禮之服書非自著，言昨因先祖龔頤正宋時宣教郎，充樞密院編修官，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家傳服圖。故求諸禮圖書六十五家，體古遵今，編類成集，不修文采，惟載孝義喪禮淳樸之辭，願欲正人心耳，無求聞達。不意嘉興路儒學者秀葉竹岡泊見任祝學正誤重以序文，交章而推獎，又有闔郡耆老舉明，方今刊備。今端禮遵依先行，茅印一集見在。伏聞孔聖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然服制關繫世教，伏慮未克盡善。乞解上司委官校正可否，然後施行。所責是實，申乞施行。得此參詳龔端禮所編《五服文集》，此乃朝廷之政教，使天下之民知其孝禮，以厚風俗，抑且省其刑罰，有益於世。卑司不敢專擅，今解《五服圖集》二冊，乞收管，委官校正施行。得此行下本路儒學，校正明白，保結申府去後。今據狀申移准本學羅教授關將發到《服集》二冊依上考校，得其服有五，先王制禮之一也，圖焉，說焉，散見雜出非一家。樵李龔仁夫者，病夫紛紜異同莫之正也，遂類爲一編，分章畫圖，又從而釋之，名曰《五服

圖解》，要之蓋欲夫人服喪中禮而已。於戲！用心若此，可謂真知禮者哉！後之來者得見焉，亦幸矣。不然，徒知五服有圖，而圖有解，不能以禮裁之。圖云乎哉，解云乎哉，委中程式，堪以傳授，關請施行。准此，卑學看詳喪服之制，天下通例，如蒙申明上司，更爲詳正，爲例通行，亦可闡揚名教，以厚風俗，誠爲善道，申乞施行。得此府司官議，擬得上項服書，本乎《禮經》，可以裨政教、厚風俗，誠非小補。今將服書一樣二集四帙申解前去，合行申覆，伏乞鈞詳收管施行。右申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并牒呈上本道廉訪司。泰定元年三月□日，司吏汪仲華、侯光嗣。（泰定刻本《五服圖解》卷首 曾貽芬校點）

白雄飛

白雄飛，至大年間官無錫州判。本書收白雄飛文一篇。

故惠泉散叟顯翁先生李府君墓誌銘

至大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己亥，惠泉散叟顯翁李先生病革，香巖白雄飛偕貳車劉通甫往問焉。先生撫己而謂曰：「人生天地間，過客耳。生死，理之常也。矧吾逢太平之世，行年七十有四，精力強

健，子孫滿前，安享甘旨，日與故舊賓客相羊閭里間，從詩酒琴書之樂，茲亦大幸，雖瞑目無憾矣。以身後碑銘託于公。」曰：「先生之材，世所推服如山斗，尊韓之仰，何待贅辭。儻遇不諱，當如斯言。」先生首允，而竟不復言。既出，舉家悲號，知下世矣，聞者莫不盡盡。越三日，闔郡官僚、鄉閭士大夫，從太守石株公詣門往弔。嗚呼哀哉！已矣乎，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會哭而去。卒哭之日，乃子元昭持書篇衰絰來見，泣而告曰：「此先君自述墓誌也。」其辭云：顯翁名誨，小字原孫，姓李氏。自臯陶蔓衍支派，具載家譜。予一脈居于常之砧石，始祖熙靖，立朝三十年，徧歷華要，因家于汴，詳見《東都事略》。南渡後居于常，終端明，贈少師。子元灑，以國子人學，釋褐未幾，中詞科，贅錫州胡參政家。卒朝請員外郎，葬邑之開元鄉，遂占籍焉。乃五世祖也。曾祖洋、祖正誼、父煥，世習儒業，隱德不仕。生兄弟四人，予居其長，育于外家。外祖尤梅澗業宏博科，俾任檢閱書史。其猶子齋率、齋棟，壬戌魁省，持其筆硯十有四年，夜以繼日，孜孜于學。隆冬惟紙衾，破而復補，不恥也。凡有觀覽，一見即通，若宿世然。咸淳戊辰，遊學京庠。元名燧，鄉簾引經義無慮二百卷，多溫福士，名實未孚，俱以尋常視我。暨中首選，始願內交。宿齋三年，聞見愈博。庚午歸，應鄉舉，更今名。拔郡解，赴禮闈，《書》義即常州解試題。執政者慮考先泄，至日皮筒下，大院與別院兩易其題。有鄉人竟以予所作主意破題，不易一字，冠別頭。朋友常以李省魁目之，自此文聲益振。赴館珠舍，陳簿适兄弟遇之最厚，束脯過于守宰祿，家道稍豐，皆稽古力也。元二之變，停貢舉，脫去時文窠臼，得其肆意簡篇教子。凡經子史集、醫卜陰陽、算數射覆、真草篆隸，下至談諧小說、釋道二教，無不講貫。大德甲

辰，劉行省之子世常平父，許魯齋高弟也，守無錫，一見契合。首問鄉校，無書板，遂出《白虎通》、《風俗通》、家山圖書、韓魏公家祭式俾予，悉爲校正繡梓，貯于學。家無宿春，好延客，厨無積薪，喜買花。臺省時貴折節相過，親戚故舊時來聚首，詩書辯論，琴尊情話，殆無虛日。忌勢利，齊物我，是以壽踰七十，優游暇豫，得終天年。自號惠泉散叟，有《事文類聚刊誤》四集、《顯翁記聞》三卷，板行于世。有《惠泉小稿》七十卷、《李姓源流》一卷，見俾兩子元昭、元明，求名傳刪定續刊。茲懼湮先，故自述我心，鐫石遺命，歿則樹于墓前，使後人覽之，知其爲錫山之一逸民也。吁！至大戊申十一月十五誌。又曰：「先君生于宋嘉熙戊戌七月二十七日，配周氏。子男二人，長曰元昭，充慶元慈湖書院山長；次曰元明，亦隸儒選。女二人，長適玉泉喻工部孫之緯，次適湖州德清縣主簿王將仕子鏞。孫男四人，實、容、來，皆習儒業，宣尚幼。女二人，在室。將以困敦之月重光作噩之日，卜葬于州隅景雲鄉弓河之原，從治命也。慎終追遠之禮，敢不盡心，棺槨衣衾，僅遵古制。唯誌石未完，其文以道義爲重。交分深密者，莫若我公，願無忘我先君臨終之言而銘焉。謹泣血以請。」余聞而哀之，不敢辭。銘曰：

錫山青青，惠泉泠泠，鍾奇孕秀，生此豪英。心潛聖學，選中王庭，閉戶著書，揮塵談經。國人矜式，學者儀型，壽逾七十，令德惟馨。疾革蚤作，遺訓叮嚀，天不憖遺，遽夢奠楹。孝哉二子，元昭元明，朝夕號泣，罔極哀情。弓河之原，鬱鬱佳城，刻銘立石，永賁幽局。（民國十一年鉛

印本《無錫志》卷四下 李軍校點）

石抹允

石抹允，延祐間官雲夢縣尹，至正間任衡山知州（清乾隆二十二年《湖南通志》卷六四）。本書收石抹允文一篇。

重修孔子廟記

泰定元年十一月

聖人論道，至天而止，非止也，天無以加焉。異者欲過，反淪弗逮，由不知天也。然天何言哉？必假聖言。聖言即天言也，所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惟其聖與天無間，故能定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人極立，則綱常有賴。以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無不本於天而全於人，迺吾儒天人之學也，又豈有異與過不及之差哉？此吾夫子立教，歷於萬世而無弊者焉。惜知寡行鮮，治不如古，非道之罪也。後世祀之不絕，宜矣。至李唐，進夫子以王爵，以常情論之，亦云至矣。殊不知此特禮之文耳，若禮之本，則概乎其未聞焉。何幸遇我皇元，頒降聖詔，於吾夫子特加大成，於是乎所謂禮之本者舉矣。蓋欽聖詔云：「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

實發明堯舜以來歷代之所未聞，非聖德合天地、明並日月，何其深切如此。由是論之，則先聖、後聖之聖，固聖也，又不若吾夫子之聖，爲聖中之聖也。此子貢所謂：「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猗歟盛哉！信乎無以加焉。應山縣自春秋時隸漢東，故今屬隨。金、宋以來，廢於兵者，僅百年。歸化後，民始奠居。所以吾夫子之宮，多因陋就簡，春秋朔望，主者應故事而已。延祐庚申，三城富侯慶來尹是邑^{〔一〕}，陋其制度而鼎新之，工及半，以代去。今尹歷山翟侯偉踵而成之，其勤篤蓋有加焉。本縣耆宿感二侯之化，爭出帑以助役，材美璧堅，吏敏工善。其於堂廡、齋庖、垣墉，爲之一新，梁椽榱桷，黝堊丹漆，悉舉無遺。一時同寅若簿蘇明，若尉劉仲信，若幕張廷秀，咸克相之。監邑從仕公保保雖後至，亦完厥未完。訖工，本邑耆宿胡銓等議曰：「邦君之善，不可不紀。」遂不遠百里而來，求文於予。辭不獲已，迺謂之曰：縣，古子男之國也。爲令長者，有社稷人民之寄，能盡厥職，上不負於國，下不愧於民，固已難得。況學校之設，世皆迂之。今二侯以難得之才，爲世迂之事，前作後繼，如出一手，可不嘉哉？然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既具是形，均稟是理，不學則不知也。不知知，係于學耳；學不學，又治亂之所由出。此朝廷所以於路府州縣必立吾夫子之宮，擇可師者主之，俾憲司暨長官提調牧養以求治也。噫！今翟侯迺能遵此意，繼前政，建此學，又能推此意，集後進，講此道，吾知其盡厥職，上不負，下不愧矣。進進不已，將見楚隨之俗，化爲齊魯之鄉。勒之於石，誠可以勸，於是乎書。若夫繼翟侯之善，如翟之繼富，有後政君子在。時泰定元年歲在甲子十一月^{〔二〕}。（一九六四年影印明天一閣嘉靖十九年刻本《應山縣志》卷下，明嘉靖十八年刻本《隨志》卷下 李軍校點）

「一」三城富侯慶來尹是邑；富，原作「宮」，據明嘉靖十八年刻本《隨志》及下文改。
「二」「若夫」至「十一月」；底本無，據明嘉靖十八年刻本《隨志》卷下補。

郭朵兒伯臺

郭朵兒伯臺，皇慶、延祐初，官莆陽縣尹，轉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至順元年（一三三〇），任集慶路總管。本書收郭朵兒伯臺文一篇。

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公堂記

延祐四年十月

今天子即位之明年，皇慶壬子，詔福建道復立都轉運鹽使司，官若屬皆一時極選，以前江浙行省理問中順范公同知司事。始至，慨念鹽政不治，商旅不行，薪米散給不以時，民不堪命，規畫一新，百廢具舉，戢姦貪，抑豪右，凡秋毫蠹法侵課者，悉罷去。其更張事務之未備，倉場官吏之非才，躬詣省府，講究聞奏，選官擇吏，各共乃職，期年政行，民乃大悅。平反冤獄數十，釋非辜者無慮三百餘。鹽

困之連引，吏卒之叫囂，一切禁止。遷鄉流配之徒，道路不多見，民益信不敢犯。舊廨湫隘，圖更爽塏。視前代宗正司鼎峙帥憲三府，遂遷焉。堂久廢且蠹，議新之。或者以爲難，公曰：「崇公署以尊瞻視，吾寧以州縣驛傳視之。」乃度材揆日，首捐俸五千楮以倡。先是，輸運舟艘調用刻剝，遇風濤滄沒，往往責償，舟人病焉。公定議陪之法以蘇之，且益其直，人爭效用，舟之籍以增，由是德公不忘，更呼助財相成之。是役也，不糜公帑，不勞州縣，笑譚措置，飲食僦工，一如平時。梓人石氏，懽然起事不敢後，田野之民皆不知役。重簷騫舞，層臺夷爽。堂始建於延祐丙辰八月，落於是年仲冬。欽承宣命，陞授中大夫、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逾年夏五，又建兩廡門觀，庫藏圜堵，粲然一新。擢江浙省幕長閩，父老相屬，益手交慶曰：「范公以至忠報國，以至誠服人，歷五年終始如一。今堂構既新，恩命薦至，非惟歸附四十年所未之見，稽之古者，尤所罕聞。」蓋公自歷任和林帥幕，出納大軍錢帛，區畫有方。暨居省寺，則鋤大姦，救民瘼。令聞雅望之在朝野，于茲有年，故其居官與作室同，不動聲色，每事見功。噫！亦難矣。初公之至閩也，未幾，余守莆陽。公每沿檄溫陵，道過余，極論拯民救弊之事，握手慨慷。公入省闈，余被命居公之守，黽勉曹隨，惟恐弗企。旦氣清明，重門既開，同寅會止，登斯堂也，慨亭民之勞勩，懼漕輓之或稽，此堂得以議之。駒陰之影屛中，齋鈴之繚晝靜，坐斯堂也，憫愚黔之罹網，慮斟酌之失中，此堂得以平之。及其日入而息，下莞上簟，乃寢乃興，居斯堂也，審吾日之所行，彼前猷其未稱，此堂得以正之。有一于此，仰視屋霤，能無愧於范公乎？公之正直篤信，出於天性，興利除害，澤被生民。今佐都堂，習相業，他日柱石廟堂，豐功碩惠，進而未止者，

太史氏當不一書。余懼無以慰閩人之去思，特紀其建公堂之大概，而壽之藥石。公諱德郁，字文卿，齊人也，世有令德。（明正德十五年刻本《福州府志》卷三五 李軍校點）

全元文卷一一六一

葉 峴

葉峴（一二六九—？），字見山，青田（今浙江青田）人。至順二年（一三三一）進士，時年六十三。歷官南安尹。有《見山集》五卷，已佚。（清光緒三年《處州府志》卷二〇，光緒二十五年《浙江通志》卷一二九、一八六，光緒三年《青田縣志》卷一二）本書收葉峴文五篇。

罷穀稅序

余少習《周官》《六典》之書，至大司徒草人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土之宜而爲之種。其土有駢剛、赤緹、墳壚壤之異，其種有牛羊麋鹿豕豸犬之別。釋者曰：駢若緹，土文也；壤若壚，土性也。牛羊若麋若鹿，積壅穢以培毓，所以相土之宜而爲之種者也。始予習其讀而未熟其事，比壯，周旋田間，與耕翁芸子游，乃知土化之法今所同，而周公作書，真悉於民事者也。青田邑萬山間，壤瘠而確，糞種之宜，惟蜃灰爲尤。蜃生海瀕，風濤蕩激，委積成邱阜。山農歲駕巨艘，市之海上，歸則火煨水

淬之。歲東作，糞其田而後播。微是，螟蝗生，藜莠蕃矣。然則茲土之用蜃灰，殆亦草人土化之遺意與？顧徵商者利其贏，重邀稅人，聯檣續牒，闐溪塞港，率不得以時去，耕耨爲之失期，而力本者病矣。下莫之告，上亦莫之聞也。延祐乙卯，皇華至此，東陽許君以其事聞於使者，即日聞之省，立罷其榷。大山長谷，黃童白叟，莫不鼓舞踊躍，以爲數十年沉痼之疾，一日而蘇也。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許君可謂仁人之言矣！許君世儒家，嘗吏吾邑，今去而他仕，非有求吾土者，而能力陳數十年之弊，以垂永利之無窮。昔呂許公奏不稅農器，識者知其有宰相志。許君之事業，其可量哉！邑人飲其德，念無以爲許君報，而求詩於予。乃爲序其事，而系以詩，曰：

我田之減兮我稼之昌，孰糞茲土兮蜃灰孔良，東作既殷兮千艘萬檣。稂莠不作兮螟蟻不戕，是爲土作兮稼政之常。我田之腴兮我稼之稠，孰糞茲土兮蜃灰是優，耕者之利兮徵者之牟。孰諗茲蠹兮不我告猷，百年之病兮一日而瘳。顯允許君兮大岳之裔，仁人一言兮除我宿弊。大山之陽兮長川之澗，老農舉首兮曷報嘉惠，請詩我歌兮貽於世世！（清光緒二年《青田縣志》卷一四）

勸農文

延祐四年

歲丁巳二月望日，邑長官出東郊，召父老，飲之酒而告之曰：勸農，吾職也。力農，爾事也。當

職以實意爲爾農勸，爾農當以實意受勸，卻不是應故事，爲一場話說而去。嘗記大儒徽國朱文公守郡日，以《孝經》「庶人」一章，句句解釋，勸諭百姓。後來參政真文忠典藩，亦以此章作一段勸農文。蓋緣爾農生長阡陌，雖知書不深，至于《孝經》，卻是從孩提遍誦讀，孰不通習？當職輒從朱、真二大儒遺意，將「庶人」章四句系以韻語，庶幾爾農易爲解曉，歸語子弟，仔細誦習，毋怠毋忽：

因天之道，春宜深耕，夏宜數耘。天道有常，民生在勤。孰早孰晚，及時種蒔。某陂某渠，及時濬治。東作既勤，西成可望。勿惰勿偷，豐年有象。

因地之利，高田宜黍，下田宜稌。禾麻菽麥，罔俾曠土。是土可種，是種有獲。毋爲游惰，而怠力作。修而疆畝，飭其耒耜。能盡人事，斯獲地利。

謹身節用，循理畏法，常務謹飭。省費嗇用，常思愛惜。莫鬪莫狠，鬪狠罹災。莫飲莫博，飲博壞材^{〔一〕}。爾身克謹，善名所歸。爾能用節，起家之基。

以養父母，五常百行，惟孝爲先。愛義父母^{〔二〕}，必敬必虔。昆季宗族，兄弟同氣。常務和睦，勿生乖異。周有典賢，漢有舉孝。歸語子弟，爾訓爾教！（清雍正十一年《處州府志》卷一七，光緒二十七年《青田縣志》卷一一）

〔一〕飲博壞材：材，《青田縣志》本作「財」。

〔二〕愛義父母：義，《青田縣志》本作「養」。

重建保壽寺記

大德十一年

環安固一郡，爲浮圖氏之廬凡五十，而號爲上寺僅四數。自餘佳山名刹著在郡乘，而廩人殫微，緇流至不能度伏臘。故雖寺宇素壯，歲月既深，則不能不弊，弊則不能復起，藩拔級夷，棟傾桷墜，鐘魚寂響，在在相望。有能發精進心，持堅固力，興起舊觀於腐壞漸盡之餘，長林邃谷，現妙莊嚴，櫟屋巍宮，成大殊勝，卓然爲一方冠，茲不謂之難哉？若陶領之保壽寺是已。寺之僧某，叙興廢本末以告曰：「初，休上人結廬永嘉小屏石，偶來茲山，愛其峰巒秀特，林樹蔚蔚，睠不忍去。草創數椽，厖庇風露。一夕，天大雨，溪流暴溢，師率其徒登絕頂避水，比返，則沙土填闕，失故廬所在，第得曠平地餘四十畝。師意天相，將成道場，經構未遂。僧法徽道行孤高，寔倣前志，未閱數寒暑，殿堂樓閣，金碧絢麗甲諸山，寔唐光化二年丙子也。徽請諸朝，賜額「保壽」。自唐迄宋，逾四百祀，歲丁丑，燬於兵，頽垣斷礎，滿目荆棘。至元辛巳，僧演明始率其徒，積常住歲入爲興復規。至戊子，凡八年，而三門、法堂、庫院略具。又十有九年，僧某叶力聚材，計工慮庸，而後大殿、兩廡、鐘閣、雲堂以次就叙，蓋其興復之難如此！願施文以記其成。」余薄遊東南，每歎浙右塔廟之盛，往往朝爲瓦礫，而斧斤之聲暮已相尋矣。緇素勸成，率過其舊。永嘉雖號佛國，士女敬向，而數巨刹經燼，至歷年不能興。保壽辟在山隅，冠蓋所不至，而寺之僧先後相承，續初成美，開數十年灌莽之區，爲一方叢林之

冠，何其能也。是宜書。安固俗勤生而嗇施，視捐一金如護髓腦，渠肯捨所有爲佛菩薩地哉？而保壽之役，高者捐貲，下者捐力，赴功趨事，汲汲恐後，以迄於成。蓋其徒願力深重，誠有以動人爾。又宜書。僧又言：「釋迦尊像費頗鉅，鄰邑之芳山倪某寔捐己貲所就。」夫以異縣一長者，而能施及旁郡，又可嘉已。是又宜牽聯得書者，故并爲之書。（明成化間刻本《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一三）

可村記

道發谿，深入曾灘疾瀨，水行幾百里，舍舟而徒。重厓複巘，陸行又數十里，乃得一大聚落。土壤曠平，川澤衍沃，奇材美箭，秣稻之饒甲一縣，號南田福地，自昔有隱君子居焉。地之前曰平石，境尤勝，故人葉君某居之，則隱君子之一也。他日余往過焉，命酒論文，語笑移日。顧而視其扁曰「可村」，余戲語君：「君以「可」名村，何居？」君笑曰：「子欲聞吾可於吾村乎？吾語子：雞初鳴，東窻日升，幽禽嚶嚶，吾可以興；日將昃，千林暝色，歸鳥斂翼，吾可以息。晝日舒，小窻明虛，左圖右書，吾可以娛；宵月瑩，天光練淨，引觴自命，吾可以詠。吾暇而休，尋壑經丘，幅巾鹿裘，吾可以遊；吾客過門，笋芽蕨拳，飲芳食鮮，吾可以延。吾籬吾圃，梅參竹伍，疇瓜區芋，吾可樂吾所；吾耕吾漁，鮮鯽佳蔬，襍糗夫須，吾可從吾徒。若夫載弁垂紳，平地青雲，吾冠以塵，不可勞吾神；朱扉華屋，攬金戛玉，吾步若縮，不可涉吾足。名區利域，車馳轂擊，坦途荆棘，不可容吾迹；炎交熱儔，群趨競

投，朝媚夕仇，不可預吾流。由前之可，故得以樂吾可於吾村之內；由後之不可，故不敢強吾不可於吾村之內。子以爲何如？」予曰：「君之意善矣，抑未也。有心於可，猶以可自累也；有心於不可，猶以不可自拘也。若吾夫子之道，則并與可不可兩忘焉，所謂聖之時者也。夫當其可之謂時，吾子願學夫子，苟有得於時中之義，則隱可也，仕亦可也；止可也，行亦可也；默可也，語亦可也。豈若離人獨立，長往而不返者哉？故吾將進君之可，以至於夫子之無可；抑君之不可，以進於夫子之無不可。君以爲可乎？」曰：「可矣。」遂書於可村之壁。（明成化間刻本《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一三）

平遠堂記

芝田名山水縣，宅於市者，去溪山不數武，而蔽於連薨接宇，顧盼迫迮，不能與山水日周旋也。唯岸溪而居，發溪一帶水，渟涵演迤，紺碧澄澈，而龍巖、披雲諸峰，橫陳錯立，若拱若挹，最爲一邑佳處。吾友蔣君巨源，得其地家焉，爲堂三楹，扁曰「平遠」，蓋取畫家所謂「山平水遠」者，而吳興趙公子昂寔爲之書。余間與客過之，俯清泠，面空闊，則浮嵐暖翠隱見而繼續，健帆柔艣下上而歌謳者，可一覽而有也。客顧而歎曰：「山水者，昔人之至樂，而有不可得兼焉者多矣。故有倚樹結茅，伐山開道，窮年而忘歸者，專於山也；亦有浮家泛宅，衝煙破浪，長往而不返者，專於水也。今君不煩杖履，而朝暉夕靄，交集於簾席之上；不待舟楫，而水光天影，平挹於闌檻之下。若乃虹銷雨霽，煙橫

霧罩，潮生月上，萬頃一色，則山之截然以平，水之悠然以遠者，一寓目而兼得之，宜君之有樂於是也。」余笑曰：「客知山水之所謂平遠爾，而亦知人心之有所謂至平至遠者乎？今夫萬類之難齊，而欲使親疏遠邇，整焉而如一；萬變之不同，而欲使險夷高下，翕然而皆適。是心也者，非天下之至平者乎？見不過眉睫，而遐觀遙想，欲周於宇宙之大；居不逾尋丈，而殊方詭觀，欲納諸方寸之內。是心也者，非天下之至遠者乎？《易》不云乎：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濟天下者，仁之所以為至平；周萬物者，知之所以為至遠。故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客試以是思之，則山水之樂，固森然於耳目之外；而仁知之樂，又超然於心思之內矣。」既以語客，因次第其語，書于平遠之壁。（明成化間刻本《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一三 以上魏崇武校點）

邊 魯

邊魯，字至愚，號魯生，北庭（治在今新疆吉木薩爾）人，居宣城。善古樂府詩，工古文奇字，尤工畫花竹，權貴人不能以勢約之。以南臺宣使奉臺命西諭，竟以不屈死，朝廷追贈南臺管勾。延祐間有文，至正初尚在世。（《西湖竹枝集》、《圖繪寶鑑》卷五、《書史會要補遺》、《元詩選》癸集庚上）本書收邊魯文一篇。

高陽令邊敏誌銘略

延祐七年

先伯父長官姓邊氏，諱敏，字德成。其先系於宋，望在陳留人也。王父諱行存，順州司馬。考諱承遇，任邱縣令。先妣太夫人，太原郡王氏。長官英姿倜儻，偉量恢宏。辭才則賈馬無稱，孝敬乃曾顏讓美。當未登顯仕，恒奏溫清。見喜色以問安，露憂容而侍疾。身能禮樂，性存典墳。爰從赴聘於招弓，便可分榮於宰字。擢爲高陽縣令，蒞政之後，嘉問允彰。單父臨民，綽有七絲之詠；中牟作宰，不無三異之稱。及罷任之初，實以神念聰明，人思遺愛。自此明廷以慎擇楚材，選求碩德。以道能佐世，俾議僉諧；以恩徙於民，陳諸任使。暫戢鴛鴦之翼，難淹騏驥之蹤。洎解印高陽，未及踰載，而除官路縣，復起頌聲。屏宣卧虎之威，廳集巢鳩之美。立言必雅，莫嘗顯己所長；用意絕思，未可屈人之短。大小之務，罔不躬決。當是時也，世運阻艱，徵賦多迫。其或立功立事，克勸克業，有利於國，無害於民者，惟獨長官矣。至聞望俱高，位祿已重。賦潘岳閑居之詠，起陶潛歸去之思。因罷厥官，却訪田里。方期頤性養壽，恬淡自安；豈謂景福未終，昊天不佑。碧落之孤雲易失，風窗之短焰難停。歷任三十年，享壽五十八。我伯母平康郡孟氏，亦以不登遐壽，奄逝流光。貞魂諒合於延平，青骨同安於蒿里。有子四人：長曰日照，故幽都府永清縣令；次曰隱照，前攝鄭州長史；次曰延徵，未仕而歿；幼子商裔，運州左都押衙。孫子六人：讓能、去非、光義、霸孫、嵐孫、天留。以庚

申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安神於任邱縣長邱鄉孝慈里靖隧先墳之次，禮也。恭承日照，謹作銘云：

博哉貴胄，踵慶於門。山河其度，金玉其身。蘊十善道，爲百里君。立功於國，流愛於民。豈期違禍，一旦歸魂。委宅幽壤，慮謝音塵。爰刊琬琰，紀錄其勤。日往月來，今良銘此地，付子孫兮傳揚萬春。（民國二十二年《高陽縣志》卷九 魏崇武校點）

董朝宗

董朝宗，餘干（今江西餘干）人。延祐四年（一三一七）中舉，至正八年（一三四八）探花，授將仕郎，歷衢州錄事、潤州錄事。（清同治十一年《餘干縣志》卷九及十、光緒二十五年《慈谿縣志》卷四三、民國二十四年《永嘉縣志》卷三七）本書收董朝宗文二篇。

浙江賦

厥初馮翼，孰玄孰黃？混沌既分，高下以彰。維山川之流峙，實水德之靈長。甚吳王之汗下，匯浙江之茫洋。爾其氣吞海門，波撼山岳。乾坤夜浮，靈祇晝愕。浩萬頃兮春容，盪兩儀兮空廓。

眇異松於支流，視辰澈於杯勺。若乃怒潮噴薄，海水飛鳴。驚雪山之晴湧，鼓雷霆之春聲。澹璇霄其如洗，兼玻璃之夜平。西風甦夢於潛蛟，夜月射影於長鯨。魚鹽海錯之淵藪，南檣北楫之縱橫。雖僻處於遐陬，實有資於上京。予嘗凌吳山之絕頂，覽巨浸之滔滔。憶青山神禹之穴，弔白馬伍胥之濤。望孤山而思逋仙種梅之迹，指錢塘而想武穆射潮之豪。鶴背天晴，紅日換今東上；鼇頭山斷，紫雲鬱其莫高。渺茲水之東注，安得挾飛仙而遊遨！嗟夫！日往月來，桑田蒼海。彼吳越之戰爭，納生民於菹醢。惟近代之侈靡，亦紐習於荒怠。等浮華於飄風，唯東流之長在。洪惟皇元，混一區宇，德洽朱垠，恩流白澗。霸習陋乎吳越，聖人同乎堯禹。宜江海之效順，廓原田之膺膺。變淳俗於雍熙，置黎元於樂土。是宜環四海以爲疆，與乾坤而縣亘乎今古！（《宛委別藏》本《青雲梯》上）

杜洲書院記

故宋知廣東德慶府通議中奉大夫童公行簡，居慈谿邑之杜湖，其德行深孚於世，且講學以豁聾瞶，人咸師之，號曰「杜洲先生」。先生歿，其孫金義而有學，國初授進義副尉，迺移宅於邑之□□。既而歎曰：「吾大父之學行，里所景仰，今去此，毋乃失人望於今乎？」又曰：「海隅人悍，非建學立師，俾明聖道，民罔有常也。」遂以杜洲講學所建義塾以淑鄉人，歲收田二百畝，備人資給。部使者按臨，嘉之，上其事。憲臺檄下，獎崇之。金益大肆經營，鳩工聚築，撤故就新。除地方廣可十畝，首作

大成之殿，屋以間計者凡三；從祀兩廡，倍於殿之數；講有堂，間數減兩廡之半；師生有齋，其數又五倍兩廡。餘若儀門，若先賢祠，與倉箱庖廚、校官所宇，列前後左右，悉如殿屋之間數，而規度爲差殺。自孔子而下，門人大儒與祭者，其肖像匪塑則圖之。春秋釋奠，羊一豕二，祭於先聖、先賢。牲殺器皿，百用俱備。聘明師教導弟子員，月俸穀率陸石。金之子桂時爲紹興會稽縣文學，承乃翁之志，又增置腴田，以畝計者二百；山出薪樵者，計畝加於田之一；陸可畦而蔬者，計八畝強。憲司專官互覆，籍定其數。士之肄於斯學者，薦於鄉，奏名南宮，舉不乏才。中書省得其狀，即題表其門，曰「義士童氏之門」，爲百姓勸也。繼又從金之請，檄江浙外官執政署官一員領學事，仍按如□□□書院，賜額曰「杜洲書院」，不泯其世志也。予辟地四明，金之孫紹興新昌縣師曰允恭者，具其事來請記，且曰：「吾祖之建學，迄今四十有八年矣，時校官至，率視學官爲傳舍。予小子嗣承宗祧，獲主宰奉祀事，不圖勒石以記顛末，豈將來計耶？」嗟夫！「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古人有是言也。然世之冥行罔覺者殫力行爲，以至垂老而子孫不粒食者多。今童氏父子誦法孔子，且與衆人共公之，其澤不遠且大哉！金也繩其祖武而創於前，恭也能念爾祖欲引之於後，是皆可書，予固不得辭焉。學建於至大三年己酉，田增於後二年辛亥，學之有額則元紀甲戌之夏也，著於石則至正十有六年丙申之春也。若夫祀事，首徽國公朱文公，以濂洛諸儒之學至此而大備；比次慈湖文元公者，以其與行簡公同講學也。至於行簡公之學，尤爲此方宗主，故以配之，非私其祖也。及其子若孫，有功學校者別祀之，則本其建學之所自云。元賜進士出身將仕郎、潤州錄事董朝宗撰。（清光緒二十五年《慈谿縣志》卷四三 以上魏崇武校點）

董慶隆

董慶隆，邢臺（今屬河北）人。朴子。任廣宗教諭，遷林州學正。（明萬曆二十六年《廣宗縣志》卷五、清乾隆十五年《順德府志》卷一五）本書收董慶隆文二篇。

廣宗重修廟學記

延祐六年

聖廟開創以來，內而京師，外而郡邑，類設教官，興舉學校，作養人材，以備選用。廣宗縣學興建本末，載於大德九年威州知州李誠所撰碑記。自縣尹張震創建，迄今五十餘載，向之完者、堅者，日趨於壞。延祐三年春，徐君子琪由禮部鑄印大使授承務郎，來治是邑。不數月，政舉民和。一日，謁先聖廟，行釋菜禮，顧瞻徘徊，病其舊制卑陋狹隘，慨然有志於更大。謀之主簿魏處恭、縣尉成德庸、典史扈仲儀曰：「廟學，風化之原，人材所從出。有司所當興舉，以爲世道人心計。」於是首割己俸，以倡僚屬，邑豪鄉右翕然從之，樂輸所有，以來資助。君則廣廩積，陶瓦甓，顧役徒，傭梓工，市木於河，掄材於野，礎石之屬，悉皆足用。公務之餘，躬爲督視。以直學霍達善、生員馬道寧司其錢幣，給

其工役。建禮殿於故基，四鋪高三丈五尺，廣三丈，袤五丈，高朗堅整，椽棟森著，丹碧黃白，華爛射目。命工更壞三聖，中儼辟容，傍翼鄒充，左右十哲，列坐而侍。章施足徵，像與殿稱，凡金碧丹雘髹漆，君則計而口授之。次及賢廊、神門、講堂、庖厨，莫不加修飾之功。巍巍乎，堂堂乎，觀瞻壯麗，甲於他邑。費用以緡計者壹萬有奇。經始於延祐丙辰之秋，落成於己未之春。擇邑民子弟之秀者，肄業於學，復其徭役。典教者，明六經之義理，首五常之元氣，誦聲洋溢，盛於曩時。乃以二月上丁^{〔一〕}，率僚屬諸生，釋奠於新宮。既成禮，教諭韓裔狀其寔，乃請記。慶隆嘗教諭是邑，詎敢以固陋讓。竊不自度，以爲天地有時而裂也，日月有時而缺也，山嶽有時而崩也，江河有時而竭也，萬物有時而毀也。大哉聖人，道致中和，天地以此位，日月以此明，山嶽以此峙，江河以此流，萬物以此育，獨與太極合德。是以古先哲王御家邦，風教化，莫不尊崇奉事，而取法焉。若夫學校之設，一以奉先聖，一以育人材也。而其爲教，必先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使之愛親敬兄，以行其孝弟之事而無違也。然後進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誠意正心之事，以致修身齊家，以盡夫治平之道而不離也^{〔二〕}。歸其極，則戒懼以致中，慎獨以致和，高明以配天，博厚以配地。此古昔盛時，治教休明，禮義興行，人材輩出，後世莫及，良由是耳。今廣宗監邑長貳深明立教之本，以爲爲政之體，不以簿書期會繩其民，而以仁義禮樂陶其民，俾爲師者知所以教，而弟子知所以學，他日士風人品，炳耀一時，可謂不負聖天子興學設教之意，可謂不負賢侯承流宣化之志矣！凡爲師者，可不盡其心也哉？（清乾隆十五年《順德府志》卷一五，民國二十二年《廣宗文徵》下編）

「二」乃以二月上丁：月，《廣宗文徵》本作「仲」；丁，原作「下」，今據《廣宗文徵》本改。

「二」以盡夫治平

之道而不離也；盡，《廣宗文徵》本作「進」。

大成至聖文宣王加封碑記

道在天下，渾然一理，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陰陽之屈伸，古今之往來，人物之所以生，風俗之所以成者，以有斯道存焉耳。是道也，由堯舜而上，上而伏羲，由堯舜而下，下而孔子，以之修身而治天下者，同此道也；以之爲書而詔萬世者，同此道也。周衰禮廢，道學不明，孔子贊《周易》，定《詩》、《書》，訂《禮》、《樂》，作《春秋》。蓋《易》言性命之原，以明乎天道；《書》述政事，以嚴乎天道；《詩》、《禮》治人身，以順乎天道；《樂》治人心，以和乎天道。先王之世，道教皆行，在上者以是道爲綱紀，在下者以是教爲風俗。周室東遷，人心變遷，臣弑其君者、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以正王道，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明天道以示後王也。《春秋》之義，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宰予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謂堯舜之功及於當時，孔子之功及於萬世，宜乎報德報功，王祀夫子而無盡也。自木鐸音絕，千八百年，有國家者累尊稱號。至唐玄宗，謚文宣王，宋真宗復加「至聖」二字，一時之義，雖極徽稱，孰若聖朝取孟子之言，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所謂以聖

參聖，至爲深切著明也。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所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成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猗歟盛矣！廣宗監邑平閭、縣尹徐子琪、主簿趙畿、縣尉成德庸、典史張元良將勒石於廟，命教諭韓裔謁文於慶隆。辭不獲已，爲之言曰：方今聖天子尊師重道，大開選舉，承流宣化者，禮宜欽奉詔旨，興學校以育人材，明人倫以厚風俗，庶不負承宣之職，而得其爲政之體矣。噫！典教者，盍以聖人之書，明聖人之道，俾執經受業者尊所聞，行所知，以馴致乎德崇業廣之地，庶幾不愧師儒之職矣。故書之，以俟後之來者有所考焉。（民國二十二年《廣宗文徵》下編 以上魏崇武校點）

羅 仲 驥

羅仲驥，延祐間爲學正（清同治九年《常寧縣志》卷四）。本書收羅仲驥文一篇。

塔山記^{〔一〕}

己未延祐六年七月七日^{〔二〕}

佛以慈悲設教，欲同親疏於一體者，即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之意也。顧乃捨其身體以濟衆，乃其爲善之過，吾儒所不道。然水旱疾疫，有禱必應，其於治道，不爲無助。宜江淨相浮屠，天上人間，實居第九。阿育王所以運大法力，振大神功，建大津橋，維持佛教於無窮。其塔峻立峭峙，屹屹欲墜，若自天而下者，非神造鬼設，何以至此？其下則靈湫黝然，神物呵護^{〔三〕}，且能興雲雨，利萬物，有功於民甚大。由唐迄宋，事迹彰著，穹珉巨筆^{〔四〕}，昭揭備在^{〔五〕}。迨至聖朝，風雨時而民物阜，若無資於塔者，故未有信奉獎崇之如昔也。延祐四年夏，不幸數百里之旱，郡侯牛公奉議乃進耆老而諭之曰：「古者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凡以爲民也。吾欽奉天子之命，以牧爾民，而旱勢若此，將何所祈禱，以甦吾民乎？」衆咸拱手以對曰：「塔山之靈，其應如響，我侯誠能秉至誠而祈焉，則豈惟吾民之幸，亦可顯塔靈於久堙也。」於是齋沐虔誠，同千戶張顯中朔命廣惠禪寺高僧智寧往^{〔六〕}，同塔山能仁寺長老嗣經致禱於塔，請神水於龍湫以回。濃雲靄靄，隨水而至，甘霖沛然，三日不止，歲乃大熟。明年又旱，公乃偕達魯花赤愛也祖丁、奉議同知蔣伯岳吾台、徵事吏目趙傑再請於塔，益虔，響應愈疾，枯苗渤興，旱不爲災。宜民咸嘉郡侯精神能格於神^{〔七〕}。郡侯又德浮屠之靈，能甦於民，輔治之道，於佛氏之教，信矣。文學掾羅仲驥遂書以爲塔山後記。（明嘉靖元年《湖廣圖經志書》卷一二，

清同治九年《常寧縣志》卷一二，嘉慶二十九年《湖南通志》卷一一 魏崇武校點

〔一〕《常寧縣志》題作「塔山龍潭後記」，《湖南通志》作「塔山龍潭禱雨記」。

〔二〕己未延祐六年七月七

日：據《湖南通志》標示。

〔三〕神物呵護：呵，《常寧縣志》及《湖南通志》均作「卧」。

〔四〕穹珉巨

筆：穹，原作「窮」，今據《常寧縣志》及《湖南通志》改。

〔五〕昭揭備在：昭，原作「招」，今據《常寧縣志》及

《湖南通志》改。

〔六〕同千戶張顯中翊命廣惠禪寺高僧智寧往：張顯中翊，《常寧縣志》及《湖南通志》均作

「張顯忠忠翊」。

〔七〕宜民咸嘉郡侯精神能格於神：精神，《常寧縣志》及《湖南通志》均作「精誠」。

王 弁

王弁，字君冕，長安（今屬陝西）人。延祐二年（一三一五）進士。曾筮仕京華，又出爲富平令。本書收王弁文二篇。

姚氏先塋之記

延祐二年

姚氏先世葬古襄者，凡二塋，一居邑東，一居橫山。金承安間〔一〕，□□天翼表其祖諱在琳府君

之墓曰：「曾祖諱寧。祖諱應。應四子：亨、義、棟、全。亨子在□、在□、在元。在元學浮屠法。義子景先，進士起家，後贈□大夫。妻二李氏，皆吳興郡太君。棟之子，即在琳也。年八十有六，以單官進義。全子在舉。在琳四子：儀、玘、珪、璣。」此其大略云。儀生諱榮府君，字顯之，通經史，閑吏事，□□倜儻，不拘小謹。鄉有貧不能喪者，爲棺槨，以周其急。國初，乞忒太師郡王總兵南下，君與李懷遠同降。王□賜之矢，俾爲識以招未集之民。九原元帥府立，檄君總其幕。時軍務搶攘，錯置有法，勞來慰安，民受其惠。以老去職，同事屢薦起，君皆辭不就。享年八十有九，以丙午年十月二十日卒。再娶皆□氏女，咸先君卒。生三子：泰、勝、閏。泰、勝隱居力田。閏有力，善射，官爲百夫長。歲壬子，徙家耀之屬縣三原。大德四年十有一月之六日，以疾卒，年七十有七。妻武氏，先卒。葬縣西北之長孫邨，長孫之塋自君始。泰娶程氏，一子德。德娶李氏，二子：仲祥、仲良。閏二子：庭璋、庭琇。自德而下之子孫詳載碑陰。璋、琇昆季以塋域非一所，患子孫之莫於稽也，由諱寧府君而下五世，天翼之表存；諱榮府君而下，將更文之石以示後。介宣撫張公以請。不敢辭，謹據事狀第之如右。嗚呼，終□易忽也，遠□易忘也，不忽不忘而慎追焉，其德厚可知已。姚氏昆季其庶幾乎。即是而擴之，則一體而分，兄弟之情敢不篤；一氣而析^三，族屬之恩敢不加勉焉！孳孳有引無替，則權欣輯睦，善積而慶集者，詎可量哉。否則，不寧來薄夫之目於鄉，而鬼神之誅將不可追也。姚氏子孫他日有事於墓所，而覽予文焉，能無思恭其職而昌其宗歟！（民國二十一年《定襄金石考》）

「一」金承安問：安問，原作「問安」，據光緒二十七年《山右石刻叢編》卷三一改。
「二」一氣而析：析，原作「折」，據《山右石刻叢編》卷三一改。

重修公署記

至順四年三月

奉元路，故周都，秦內史，漢京兆尹之所治也，廢置因革，具諸圖志。國初立京兆路總管府，至元間改安西，皇慶改今名。郡爲關陝之甲，豈惟山河之固，地望之雄而已哉。繇行中書省、行御史臺統臨乎上，五州二十七縣之吏民受約束其下，人物之夥，賦役之繁，金穀之出納，辭牒之可否，不寧惟是，親王宗戚朝覲之往來，甘肅、四川、雲南名公鉅卿之分閫，寄持憲節，冠蓋相望，遐邇荒獠，方物，皆取塗於是，廩餼勞錢，殆無虛日。校勞逸於四鄰，奚啻仲伯。非治劇之才，有應變之方，不易爲也。故擬授之際，重其人而尹員恒闕。至順三年冬十有一月，隴西韻侯繇河西隴北道廉訪副使來尹是邦。侯篤實開敏，敷歷中外，在有成勩。曾未踰時，剗剔姦蠹，撫摩創夷，庶政一新，曹無留事。一日，偕僚佐過弁而言：「荷叨恩渥，承乏大府，雖無善政報國裕民，力所能及者，未始敢忘也。惟是官寺之建，歷歲滋久，墮摧圯漏，坐是而不知葺，弗忍也。率俸金而經營之，不足，言其狀於上者再，中書允其請，發中統元寶五千緡。於是買材於市，募工於傭，可者仍之，否者易之。聽事前後之堂，吏曹東西之舍，推理之廳，賓幕之次，暨乎庖廚門廡，莫不完美。吾來最後，及其將成。若諸君之公

勤，民不擾而事集，則不可不紀。石既礪矣，敢以文爲屬，毋容多讓。」弁作而言曰：「昔叔孫昭子執於晉，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魯史記其美。況膺牧伯之寄者，宣風導化，建學勸農，金穀之計，獄訟之察，修津梁，治廨署，飾郵傳，利溝瀆，皆政也，而有先後緩急之序。舉而不繆其序，斯善矣。君侯政成力餘，一新公署，人見委積之材，不知所自來；見散合之工，不知其所從；仍之易之，既完既美，非有治劇之材，應變之方，能然乎？彼縮朒隋弱，視若逆旅，玩歲而愒日者，異日道也。諸君營其始，賢侯成其終，成而不有，豈不益可尚哉。嗟乎！事變萬殊，俯仰陳迹，政之與署不能久而無弊也。審先後緩急之序，酌其時宜，弊而新之，則有望於後之君子。侯名永秀，字君實。同知總管府事忽思刺兀沙，大都人。治中脫□都魯迷失，常山人。判官郭那木罕，字景芳，河內人。推官李讓，字子敬，奉天人。陳惟德，字仲新，鄴郡人。經歷王庸，字仲德，河東人。知事元德善，字克一。孫勉，字伯強，京兆人。提控案牘趙克敏，字好古，常山人。至順四年三月朔日前富平令王弁謹記。（民國二十三年《續修陝西通志稿》卷一六一 以上葉愛欣校點）

謝 偉

謝偉，樂平（今屬江西）人。延祐間在世。本書收謝偉文一篇。

故張氏貴二孺人壙記

延祐五年一月

孺人姓張，祖、父家世樂平。幼閒姆訓，長全婦德。年二十四時，適關西謝瑞甫。事翁姑孝，相夫敬，鞠育二男三女：長男偉，娶方宣父女；次成，遵治命出繼同里王祥之續，爲娶陳端之女。長女秀一娘，聘王祥之；次秀二娘。聘張奇之；三秀三娘，聘蔡端甫。不肖孤中年失怙，母子相依，辛勤經營，家道昌熾。孺人曾參授太上法箬兩階，澄心向道，永固年齡。壽年八十、九十，兩次欽遇朝恩，賜帛榮身。愈老愈健，歲時奉養，戲彩於庭，菽水之歡，怡然自得。蓋謝氏流芳，芝蘭茂盛。謝瑞甫曾大父百二承事，與謝靈椿大父百十一承事，同祖分派。即今謝靈椿有子三人，長子善，歷仕敕授宣政院斷事室經歷，光振祖宗。本支派下，正茲繁衍，男有室，女有家。孫男二人：長杰，娶范氏；次茂，娶唐氏。孫女京一娘，聘梁天錫。曾孫四人：石保、玄保、觀音保、春保。曾孫女，佛奴。外甥男七人：王國珍、國賢、國材、國良；張感祐、應祐；蔡德敬。外甥女五人：長王寧一娘，聘葉時秀；次寧二娘，聘羅國良；張玄一娘，聘盧祥仲；蔡敬一娘，聘程天福；敬二娘，聘鄭師玄。王成雖是出繼，同乎一脉。有孫男三人：長芳仲，娶胡氏；次勝保；三賢保。孫女三人：長福一娘，聘洪志翁；次閏姑；三關姑。孺人生平積善，子孫誥誥，未滿期頤，竟終正壽，悲夫！孺人生於前丁亥年九月十一日亥時，享壽九十一歲，歿於戊午延祐五年正月初七日。諸孤涓今是月十一日，忍死奉柩

□□□□□□□□□□，□山坤向，安厝妥靈。吉日迫，不得乞銘當世達者，□自紀歲月□□□□□□□□□□
□□□□□□□□□□來朝，俾後□□。男謝偉泣血謹書。（江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江西出土墓誌選編》
第四編 魏崇武校點）

吳天瑞

吳天瑞，吉州路永豐縣（今屬江西）人。延祐間在世。本書收吳天瑞文一篇。

地券文

延祐六年一月

按青烏鬼律論云：葬不買地，不立券，謂之盜葬。乃作券文曰：大元延祐六年太歲己未正月丁巳朔越五日辛酉，江西道吉州路永豐縣東門外德慶坊石橋上居住孝子吳天瑞、媳婦胡氏慧安、孫男佛佑、出適女奇真親眷等，伏為先妣陳氏淑靈，生於寶祐丁巳九月十九日辰時，歿於延祐丙辰正月初八日戌時。今卜葬於永豐縣龍雲鄉第三都瀧原白竹坑之原。謹以冥貨，新開皇土主，買地一區，以戊午年節氣安葬。丑艮山坤未向，是為之宅。東抵青龍，西至白虎，南極朱雀，北拒玄武，百步之內，

四止之間，悉塋封之，有截其所，魑魅魍魎，莫敢予侮。山神地祇，謹切呵護。億萬斯年，永無災苦。敢有干犯，神弗宥汝。伏願亡靈，既葬之後，靈儀允執，永鎮幽宅。天光下臨，地德上載。陰神協吉，丘域儲祥。水繞山環，藏風聚氣。邪魔屏迹，子孫熾昌。罔有不臧，永膺多福。山川鬼神，實聞斯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梅子真在旁知見。急急如律令，敕封地祇。太上靈符，永鎮幽宅。亡人安靜，子孫昌吉。（江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江西出土墓誌選編》附錄 魏崇武校點）

劉同普

劉同普，延祐間在世。本書收劉同普文一篇。

南鄉峇嶺井塘廟碑記

天開地闢以來，此山有焉。倘無神仙居之，則山高九仞，何補於事？嵩嶽降靈，非關乎天地之氣數，必關乎陰陽之盛衰也。贛之古雩，鄉曰豐樂，地有二山，曰祁曰祿。祥煙慶雲，聚散於巖洞之間；朝雲暮雨，隱然有高唐觀宇之氣象。岡巒聳翠，井水流泉，上下光輝，前後相映。晚宋以來，惡

蟲、猛獸出沒無時，人鬼混淆，顯幽莫辨。而有張公兄弟出焉，鍾山嶽之精英，稟乾坤之正氣，上應天時，下興地利。兄則居祁，弟則居祿，築室養親，立祠修德。手足相助，心腹交孚。生而爲人，沒而爲神。孝子順孫，繩其祖武，嗣守香火，代不乏人。自宋迄今，三百餘年矣，地無遠近，人皆敬慕。凡有旱魃爲虐，蛟蜃興娛，陰霾不開，禾苗不遂，山瘟作祟，癘鬼爲殃，但有祈禱，無不應驗。況有鍾明亮之寇擾，公乃揚旗率衆，助國除兇。夜枕覺醒，則曰到某處爲某事，次日察問，果如其言。神通變化，不疾而速。麟麟其車，蕭蕭其馬，視之可見，聽之可聞。善則降之以福，惡則降之以殃。敬之，福慶駢臻；謾之，生死一間。凡有持瓣香、設豚酒，不遠而來致敬，均得安生樂業者，此二公之惠也。延祐改元，歲在甲寅，邑有前學諭巫法昌，職領陰陽，法行正教。爲見二公有助國除兇之功，有收瘟攝毒之力，代天宣化，利國濟人，飛申正一元壇靈寶領教嗣師，轉聞嗣漢三十八代天師留國公門下，保奏天庭。給勅，賜以顯靈將軍張十八太尉、威靈將軍張十九太尉爲職，特頒仙秩，以獎神功。令嗣元孫張貴洪一新祖廟，改扁「威靈」。衆悉聽從，歡趨樂施。不數月而廟成，請書其事，以記於石。蓋嘗論公之德，遠近敬之，鬼神服之，凡民間水旱、疾疫之災，陰陽、風雨之變，能使斯民不受其禍，而得晏然於耕田鑿井之間者，謂非二公鍾天地之正氣、稟山嶽之精英也？由是而觀，則二公之靈得以廟食於祁、祿二山之中者，宜也。使二公之令子聞孫，繩繩繼繼，而得守二山之香火者，亦宜也。因爲作歌頌德，以紀其實云。其辭曰：

祖山有辭，靈跡久彰。澤及庶物，廟食四方。神功顯赫，天相雩陽。繩繩繼繼，香火綿長。

(清同治十三年《零都縣志》卷一四 魏崇武校點)

譚子實

譚子實，未陽州（今屬湖南）人。延祐元年（一三一四）湖廣鄉試第二名。本書收譚子實文一篇。

詩義鄉試答卷

延祐元年

論君子之德，故當觀其所稟，而猶當考其所學。不有所稟之異，則資質之未美，未必可與人德；不有所學之精，則自治之不至，亦奚望其成德也哉？此詩人之美衛武公，先之以淇奧之潤澤，以見猗猗綠竹之所由美，繼之以切磋琢磨，以見君子盛德之所由成，其深知君子之成德，固係於所稟，而必由於所學歟？《淇奧》之詩曰：云云。謂成德不在於資稟歟？柔者可仁，剛者可義，有力者可與行禮，無資稟固未易以入德也。謂資稟果足以成德而不待於學力歟？始□典學而德造於罔□，克已復禮而天下至於歸仁，是無學問自治之功，亦未易以成德也。人生而靜，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何□非成德之資？然質美矣，處或失其地，則墓門之□□□而已爾；處得其地矣，養或失其所，則牛

山之木，牛羊濯濯而已爾。故其可與人德者，必其所養之厚者也。可與成德者，必其自治之精者也。自文武之道欲墜，追琢之化不聞，所謂君子者，嘆中谷之摧而已，刺河涘之葛而已。一旦有如武公入相於周，周人見其有成德之可美也，而託於淇奧之綠竹焉。夫以淇奧之潤澤，而綠竹得其地之宜，所以猗猗而盛者，良由地產之厚也。地產厚而綠竹有猗猗之盛，亦由資稟厚而武公有可美之德，詩人可謂能近取譬。而未止此也。載稽武公之所以能成德者，亦豈盡由於資稟哉？問學也，而加切磋之功；自修也，而致琢磨之力。夫切磋者，治骨角之功也；琢磨者，治玉石之功也。切矣而復磋，琢矣而復磨，功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者也。武公美矣，其資稟之出於天成，誠有如淇奧之綠竹。然其聽諫不倦，有以加問學之功；以禮自防，有以盡檢修之實。至其老年自儆，尤拳拳於威儀之抑。斯言之□，則其平日所以務學而克己者，蓋可見矣。資稟之美生知於其前，學問之功自克於其後，則其所以成有匪君子之德者，宜哉。詩人比美於綠竹，既申詠其青青如簀之美，而復加以金錫圭璧之喻。夫青青如簀，質之得於所產，自然而美者也，武公之稟以之。至於金錫圭璧，則練之而成，礪之而粹，國以爲瑞，世以爲珍，其武公學問深到，德行全備之時乎？甚矣！詩人之善喻也。或曰：綠竹，竹草也，柔而美者也。或曰：綠竹，竹也，衛之也宜於竹。君子之德，與節似焉。是不必辨也。愚蓋有取於作詩者之善知人，善言德行而已。（元刻明修《新刊類編歷舉三場文選詩義》卷一 魏崇武校點）

饒 抃

饒抃，建昌路新城縣（今江西黎川）人。延祐元年（一三一四）江西鄉試第七名。天曆二年（一三三一）九）江西鄉試第十三名。本書收饒抃文二篇。

詩義鄉試答卷

延祐元年

有道學之功，有自修之功，古君子之爲學，如斯而已。是故學之必精，修之必力，如治骨角玩，切而復磋之，如治玉石，既琢而復磨之，則義理精深，功力至到，道學自修，愈加愈勉，不造於聖人之地不止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古之人有行之者，衛武□□。吾參以《大學》之言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道學之功，吾嘗聞之矣：求之《詩》《書》《禮》《樂》以充其質，考之前言往行以祭其理，必精緻其業，真足成器，以爲天下利者，道學之功也。自修之功，吾又聞之矣：礪以孝悌忠信之力，錯以禮義廉耻之方，使粹乎無瑕，真足爲斯世之寶者，自修身之功也。非道學無以明

其所修，非自修無以成其所學，於是二者勉焉，惟日不足，則一旦豁然貫通，且不知孰切孰磋、孰琢而磨矣。噫！此學成德尊之時也。昔者武公以九十之年，猶箴警於國曰：毋以耄而舍我，其交戒我。於是官司之典，有盤盂之警，有誓御之規，有師工之訓，史不絕書，□不輟誦，以之而相成也。噫！公之得爲睿聖武公者，夫豈浮譽哉？雖然，骨角□□□□，而切磋之功易，故道學似之；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故自修比之。此又道學、自修，身之所由以辨也。子曾子於此詩，持發其義，以明夫所以爲切磋琢磨者而釋之，其示學之者，意深切矣。子貢亦嘗因無諂無驕之間，而有及於此，夫子特有可與言詩之許。要其辭之發端雖殊，而理之所詣則一。曾子、子貢之與武公，時之先後雖不同，而道學自修之功若合符契。後之讀詩者，其必如曾子、子貢，斯可矣，夫豈徒章句之學云乎哉？

（元刻明修《新刊類編歷舉三場文選詩義》卷一）

詩義鄉試答卷

天曆二年

人心不可欺，故莫嚴乎獨處之地；造化不可測，故深戒乎自□之私。蓋人心之神與造化之神相通，神無不在，吾心亦無不敬也，又安有隱顯之間哉？是理也，衛武公之知。屋漏，室西北隅也。公也凜乎若有臨焉，無敢謂不顯之地而莫予覲也，是有極思之神焉。神之爲理，妙無而着有，吾不可度也，而何敢射乎？神非神也，公之心即神也，神之理其至矣。《抑》之詩，衛武公自警而作也。吾

嘗求君子省察之功，而頗有窺於聖賢之學矣。人惟一心，與造化游，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妙莫妙於神也，而吾之妙有神之所莫窺。充滿宇宙間者，神也，而吾心之量，有宇宙之所莫容。然而欲者汨之，慢者忽之，私者狹之，始與神之理乖矣。而況乎閒居獨處之際，尤人之所易忽，抑豈思夫宮廷衽席之上有弦韋焉，蚓蝸螻之中有雷霆焉，吾之心豈得而少懈哉？公也，以九十有五之年，猶箴警於國，以求交戒之益。推是心也，吾知夫宦之西，孰不曰此不顯之地，將少休焉，而公也，視之猶表著之間，而未始休也。奧之北，孰不曰此不顯之地，姑少安焉，而公也，視之猶十手十目之嚴，而不敢安也。乾乾不息之誠，終日對越之念，隱然若課饗之際，而焄蒿悽愴，如將是之，如此何而射之也？肅然若臨監之密，而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如之何而射之也？斯時也，妙於神者非無，而存於此心之神者非有，微而造化之運行者非隱，而蘊於方寸之造化者非顯，公之所以爲心，乃公之所以爲神也歟？抑斯理也，月丹書敬怠之戒，以至於曾子謹獨之學，子思戒謹恐懼之功，同條而共貫。《抑》之詩有見乎此，公真聖賢之徒矣！此公所以得爲睿聖武公也歟？吁，微矣！（元刻明修《新刊類編歷舉三場文選詩義》卷六 以上魏崇武校點）

蔣景清

蔣景清，靜江府（今廣西桂林）碧霞巖法院住持。延祐間在世。本書收蔣景清文一篇。

施地記

延祐四年十二月

大元國湖北道靖州路在城人氏、現居靜江府奉道佩箬弟子劉法真，同室人張氏如安合家眷等，於皇慶元年十二月內，用梯己鈔錠，憑保李首領等買到碧霞巖前石興甫桃園地段一所。爲無人耕種，欲要還家，除將東畔地段立界賣與徐德甫爲主外，有碧霞巖前地段，今立定四至：東至小塘岸頭，南至本巖，西至石砌城脚，北至古濠水塘爲界，四至分明。其地即系法真梯己用鈔買到，與他人并無干礙。法真自意喜舍入碧霞巖法院永爲常住，住巖人蔣景清長充福地。切恐後人揩油，今鑄石碑爲記者。時延祐四年十二月□日。住持人蔣景清，右伏請高真洞鑒。舍地人劉法真同立石。（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道家金石略》一一五〇頁 魏崇武校點）

全元文卷一一六二

錢天祐

錢天祐（一二七六——？），延祐間爲東宮說書。延祐五年（一三一八）上《叙古頌》。又有《大學直解》、《孝經直解》，已佚。本書收錢天祐文二篇。

叙古頌表 延祐五年三月

臣聞發於吟詠謂之聲，諧聲叶音謂之韻，緒綜成文謂之詩，形容稱述謂之頌。聲韻之辭，其來遠矣。若虞庭之賡歌，大禹之遺訓，成湯之盤銘，或四言三言，或五言，皆叶爲聲韻，截然成章。以括其義，莫不原情性，載道義，以爲風化之美。《詩大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然則聲韻之辭，豈非王化之首務哉？視後世浮華藻繪末技之習，則不可同日而語矣。臣天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資，撫重華之運。崇文尚道，遵堯舜之遺風；至孝純仁，履湯文之聖武。臨御以來，勵精求治，下詢讜議，旁采

輿言。設舉士之科，網羅俊乂；開納言之路，獎拔忠貞。將以固植隆平之本，爲泰山磐石之基。此蓋陛下獨智之明，非臣下所能窺測者也。臣天祐生陛下盛明之世，食土之毛，四十有三年矣。自始知學，輒以窮理盡性爲首務，忠君悌長爲己任。雖則身在草茅吠畝之中，心則未嘗不欲有纖塵涓滴之裨助也。乃於延祐元年，作《大學經傳直解》進獻皇太子。明年，復作《孝經經傳直解》進獻。承令命翰林官以畏吾兒字語譯訖，奏上皇帝陛下、皇太后殿下，已徹睿覽。欽奉聖旨，將臣所獻《孝經》，命翰林官書寫鏤板印行。仍被德音，命臣陪侍皇太子殿下，備員說書，給賜廩餼。臣自被命以來，汗顏股慄，日夜畏懼，罪坐無狀，無以自解。臣所解《孝經》，皆俗言淺語，無所發明。欽蒙陛下不責鄙陋，命賜板行，臣之榮幸，已感罔極。況臣寒骨微賤，安可廁於陪侍之列哉？蓋不遺竹頭木屑，則陛下天地覆載之純德；敢獻盲歌瞽頌，乃小臣螻蟻報效之微誠。臣今采摭經史成言，效荀卿《成相》之體，叶爲聲韻之辭，著爲一編。首載帝王之道，守成之說，至於王霸義利之分，耕蠶征戍之勤，存心養性之要，防微杜漸之幾，貞臣直士之情，邪佞姦回之狀，此皆萬務之根本，故不敢不述。若威福予奪，賞善罰惡，聽言納諫，聖學傳授，民情離合，此亦君道紀綱，故特載之。繼以世次相承之統，撮取前代治亂興衰之跡，起自唐虞，訖於亡宋，總八十六章，章二十四字。仍隨文引事實於其下，目曰《叙古頌》。既可以謳吟歌詠，又掇前史於片紙之間。若其疏略曠簡，脫漏無序之罪，臣不敢辭。但無瑣碎繁茸之患，可以備諸巾篋，不煩檢閱，而數千載行事大略可觀，此則臣之鄙謀也。況陛下萬機至衆，豈可勞聖心於浩浩無涯之史冊哉！孟軻有言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臣之愚昧，竊取此義。

今特臣所撰《叙古頌》，謹繕寫裝成二本，隨表詣中書省投進以聞。如蒙采擇，乞將一本頒下詹事院，精選老成謹厚明達儒臣持人，以備皇太子經筵參講。仍乞將臣所獻《大學》、《孝經》，降賜紙墨，廣加印布。令近侍之臣誦而習之，雖皇太子殿下生知之資，超然拔萃，而左右近習薰陶漸染，不爲無助。臣學問淺拙，智見疏庸，冒瀆邦刑，仰干天聽。頌包千古，願垂乙夜之觀；旨下春官，允叶輿情之望。臣黷犯宸嚴，無任惶懼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天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延祐五年三月□日，布衣臣錢天祐上表。（《永樂大典》卷一〇八八八）

中書省進叙古頌狀

伏惟皇元開化，文教風行，遐邇群氓，咸霑德澤。天祐以不肖之資，廁教養之列，不自量己，竊號書生，叨被作成，殊無報效。乃於延祐元年作《大學直解》進獻皇太子，次年復作《孝經直解》進獻。敬奉令旨，命翰林官以畏吾兒字語譯訖，奏上皇帝、皇太后，已徹聖覽。延祐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欽奉聖旨，命天祐充皇太子位下，備員說書，給賜糧食。仍將所獻《孝經》命趙子昂書寫，鏤板印行。天祐自被命以來，日夜畏懼，罪坐無狀，莫能自解。亦自知疏拙淺暗，罔有裨益。恭惟皇太子殿下春宮養性，懿德日新。此蓋緝熙躋聖之時，日就月將之際，前言往行，固欲博聞，治亂興衰，抑將兼覽。天祐既以微陋疏庸，不獲日近清光，然螻蟻之誠，發於天性，不能自己。今頗搜輯前代得失之迹，效苟

卿《成相》之體，著爲一書，目曰《叙古頌》。仍隨文引事實於其下，以備稽考。八十章韻語，雖不足以囊括古今，而數千載行事，亦可以概觀始末。倘遊息之際，燕私之頃，或命近侍歌之，亦足以感激懲創，爲萬一之微助焉。今謹繕寫裝成二帙，具表一通，隨狀持詣中書省投進，乞賜以聞。伏候鈞旨：禮部呈錢天祐《叙古頌》。《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蓋古者天子采民俗之歌謠，以考其政治之得失，於是諷詠乎宮庭，以警在位。又推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使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有取焉。後世風雅既廢，紀錄繁多，人主勞神耗思，披讀前史，至於經歲累月而莫能窺其津涯。或厭煩而忽其要機，或泛濫而靡適歸宿。是以循覆轍而不知回轅，履危地而不知旋足，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也。故自炎劉以來，中間雖或僅治，方之三代，則復不侔矣。臣嘗謂帝王之學，貴於簡而得其要，不以博覽多聞爲尚也。於是搜經輯史，提綱挈要，著爲此書，以備聖覽。謳歌諷詠，既不謬於民謠；修齊治平，頗有關於國是。書成，擬欲獻之春官，仰裨萬一之助。不期路梗，竟莫能通。茲遇陛下與民更始之時，開關四門之際，臣適遭此會，敢替初心？是以區區汗竹之勤，用伸臣子之義。凡臣所獻《大學直解》及《孝經直解》并此書，中間乖繆舛錯，固不無之。至若先聖之格言，良史之書意，則有符於聖志者。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此《孝經》之旨，而陛下行之，豈特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實萬世不磨之盛典也。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此《大學》之義，而聖躬履之，豈特儀刑百辟，綱紀四方，實國治而天下平之要道也。若乃謹憲度，攬威權，杜請謁，明賞罰，修文德，崇禮樂，此陛下已行之矣，而臣之是書所述蓋亦聖慮所及者也。但其

緒餘，更願陛下推廣之耳。復有同列臣范可仁衍以增義，臣蕭貞疏以音釋，備全一家之書，謹繕寫進呈。如蒙可采，乞降睿旨，以賜頒行，使自朝廷而鄉人，而邦國，咸資用焉。于以激勵忠貞勇烈之氣，于以折沮姦讒諂佞之心，尊君抑臣，閑邪衛正之義具乎其間。此則臣冒犯僭竊之罪，依附於《春秋》之餘意云。伏取進止。說書臣錢天祐。（《永樂大典》卷一〇八八八 以上劉真倫校點）

段 禧

段禧，齊河（今屬山東）人。大德七年（一三〇三），任秘書監令史。至治癸亥年（一三二三），任河東漕倅。本書收段禧文一篇。

重修段干木先生祠堂記

匹夫而貌萬乘之君，逸居而遺百代之名，非胸中所蘊大過於人，孰能與此？若箕、穎之巢、由，首陽之夷、齊，邈乎不可及矣。東周已降，雖不逮古，超然肥遯之士，絕世獨立，長往不顧，其志節可尚者，間亦有之，而我段干木先生爲之最。《易》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先生以之。先生與魏文侯

同時。文侯戰國時之賢君，言行亦多可取，尊儒好士，禮義亦至，而乃峻拒遠避，若將浼焉，何耶？蓋文侯德雖隆，不能免滅君之誚；才智雖美，適足爲竊國之資。望望去之，豈以是與？然其含章深晦，人莫窺其際也。向使不出乎此，碌碌合污，俯首以就功名，不過爲李克、翟璜而已矣，安能流芳千載？鄙夫賤婦，猶知歆慕，在在立祠，嗣允奉祀，愈久不替也哉！嘗記兒時處河間郡，讀《孟子》書至「踰垣避之」之語，有先大夫指之曰：「吾遠祖也，汝識之。」恨方童駮，未解請其詳。稍長，而歲時拜掃先塋，仰瞻其碑，亦曰段干木之裔，惜不載其鄉土。至治癸亥，承乏河東漕倅，挈家之官，取道京洛，抵陝濟河而北，距漕治一舍，而宿安邑之下段。偶詢地名之由於主人，對曰：「是邑民聚村落，名段者二，故以上、下別之，皆段干木先生之舊隱也。古有祠宇，遺跡尚存。」聞而驚喜，急往謁之，則爲黃冠所據，求索碑誌，斷裂陸沉矣。悵然久之而退。翌日，趨任受職。休沐之暇，問途以訪上段，有祠在其南。至元之末，縣教諭張偉子奇文以記之云：「唐大曆間，段咸義者創之。金季燬於兵，宗人名福者繼修之。」欣幸同族有人召致，偕祭而返。明年，泰定改元，分部河南監禁，道出芮城。館於縣廨，屏繪其境地圖，起而觀之，東西近郊，表題「段干木之祠」三處：一在東張，一在神林，一在段邸。詰旦，按圖歷詣其所。東張之祠，亦廟宗勝觀側。神林暨段邸者，僅有故墓而已。神林之墓壞碑傍仆，字畫剝蝕，漫不可識。段邸之墓，密邇民廬，而段族實繁。諸段迎勞甚勤，接語歡洽，如素親暱。置酒邀飲，序齒列坐，觴行一再，揖而告之曰：「吾祖廟食安，芮兩縣凡五，其二委諸道流。推吾祖介潔之操，豈苟歆非類？惟上段之祠，始終興作出於段宗，而世守其祀爲無憾。願茲廢跡，興復無人，

寧不愧乎？禧忝末屬，叨官鄉郡，不有倡率，責其可道？敢謀共構新祠，春秋合集宗人，以時薦享，報本追遠，莫此爲急。惟父惟兄，允否謂何？衆咸悅諾，留宿而別。是夏北還，課務日迫，欲畢前圖，則未遑及，但遣書諄囑屢矣。三年春秩滿，而祠已告成，諸段之力是賴。涓日來謝且落之，位先生而安其靈。一二耆壽命爲辭刻石，俾後世有考也。義不可讓，因論古今皆知先生之高而未知其所以高者，冠其端。俚俗所談，傳聞鄙說，容有失實者，皆□□而詳記始末，綴其後。諸段哀助木石甃甃之費，督視左右工役之勞，具列於碑陰。系之詞曰：

彼富不仁，厥後無聞。或沒避世，嗣續弗替。天地有終，先生之祀無窮。（清乾隆二十八年本《芮城縣志》卷一一一 李仲祥校點）

賈彝

賈彝，房山（今屬北京）人。其父賈壤，字巢夫，學於劉因，家居不仕。賈彝於至順元年（一三三〇）中進士第，授太常太祝，曾任容城縣知縣。後至元間，歷官翰林編修。本書收賈彝文二篇。

奧公去思碑

用賢養民，三代盛矣。降至秦漢，雖曰霸王之道雜，然於守令，必爲遴選。蓋休戚所係，莫近於斯，而圖治責成，不爲不重也。皇元混一區夏，建官立極，布列內外，共恭天職，期於得人，至其簡司六事，尤致慎焉。涵濡百載，循吏日著，有奧屯侯者，亦可徵矣。侯女真人，初廕授安東州同知，改君容城。下車之再載，蝗災禾稼，民多闕食。侯力請於上，獲寶鈔一千錠以賑濟之，賴以全活，免於流移者甚衆。繼遇天旱，露頂跣行三十里，禱於龍潭。翌日，雷雨滂沛，原田周洽，民爲刻石，以彰感應。侯益謙退，務修人事，而不敢有功，恒輕減公田所收，以優贍百姓之不足。勸農行野，未嘗勞擾及民，輯睦同寅而歡洽遠達於鄰境。下至俗吏，莫不待以恩禮焉。憲司路府，每循至縣，必加稱獎。侯去位四年，予自翰林來守是邑。未幾，士民王從善輩合辭請曰：「有善必揚，無德不報，德化如侯，而可忘耶！久欲樹碑，數或有待，願文其實，而示勸不朽也。」嗚呼！禮義刑罰，爲治雖不可偏廢，而輕重本末，詎弗殊科？或謂此功遲而彼効速，致逆施以拂民心，苟聞此風，亦可以愧矣。侯本遼東右族，高大父扎魯，立功金源，封黑峰王。天兵起朔方，曾祖相溫，識達時變，以德興守都元帥來歸，承賜編戶，養老中山，因而家焉。祖考布魯，終澧州路總管、通議大夫、禮部尚書、車騎尉、恒山貞憲侯。侯雖習奢貴，而克抑損。雅好讀書，輕財愛士，推其蘊藉，將何往而不能歟？今遷懷寧，而此

民追頌彌切，使人奮勵，願企芳塵，第患素非所長，亦未免於汗顏耳。至若儲材有方，審賢有術，必致天下之民牧皆侯輩，則其職責當有所歸焉。殆非疏遠有司敢詳議也！侯名羸，字彥高，跡其行能固可述，而士民所爲尤可嘉。既爲潤色來狀，而復係以詩。（清光緒二十二年刊本《容城縣志》卷七）

隆平令劉侯去思碑銘

侯名榮祖，字繼善，趙之右族。其考濟之府君，五爲民牧，皆有能稱。侯歷臨城、棗強二縣簿。至正四年冬，超令隆平。謂君之恩不酬，則爲不臣；父之事不述，則爲不子。故朝夕兢兢，以興治道。謂治不自內始，是欲流之清而不澄源，末之正而不端本。故滌心修己，以爲物範。初，縣供軍國之需，若紙若綿，若革若臬，凡賦於民者，吏輒爲姦，實一聲十，實十聲百，利入私家，而供上無幾。侯悉杜之，而頗得紓。侍從乘馬，冬則分飼畿南諸縣：真定、滹沱。春亦檄下，命出役夫芻茭之費。侯以境小有災，訴於府而得免，如此歲數千緡，而民愈帖然。他官勸農，多率左右，食息富門，因而營私，於貧窘則答以示威。侯獨從者二三，諭以溫言，語畢即去。民知欲己之飽暖也，莫不竭力。敬於事神，如宣聖諸廟，廊廡摧頽者葺之，祭器利闕者補之，皆割俸金而充所資。既砥礪生徒，又延師儒於別館，以廣教毓之方。於是儒風日振，駸駸乎文翁化蜀之美。民有張惠咸，兄弟爭田。侯以同胞

分形連氣，諄切曉告。民感其誠，即相讓。嘗讞盜之獄繫者，得一人之枉而釋之，人服其明。邑東地濕，衆流所會，侯聞行者之艱，爲築道以通往來。行者喜曰：「是役雖小，其恩則大，勝車濟溱、洧遠甚。」六年秋，侯以積潦傷稼，乞免兩稅，既得允，復蒙賑卹，其視瘠民肥吏者，所見不侔矣。七年夏歸，邑民所在聚而相謂曰：「三期之間，凡我不罹橫斂之害者，誰之力歟？無追呼打門之擾者，誰之法歟？得安耕鑿而樂含鼓者，誰之澤歟？幸免濫刑而爲全人者，誰之仁歟？子弟知學而風俗漸移者，誰之化歟？皆侯也。今侯之歸，既不得攀轅卧轍以留之，又不琢石以記之，豈惟使侯之德不彰於後，亦見吾曹忘侯之德，而失之薄也！」迺相與協力，將大書深刻，以垂無窮焉。邑人教授張文恕，同士人李興祖、靳言恕、霍讓、李智輩，持狀求銘於彝。彝喜侯之善治，庶幾兩漢循吏也，爲次其事而銘之。吁，於侯不銘，復銘於何人哉！銘曰：

名門纓簪，濟美相聯。臣職子道，猗歟兩全。臨民奚務，以惠爲先。科徵薦至，如水源源。侯障其瀾，民膏不腴。恐民之飢，往視其四。憂民之愚，師儒是延。訟者盛亟，過改善遷。冤者獲伸，囹圄平平。歲少凶歉，侯已蹙然。懇禱於上，賦輒悉蠲。民謂侯心，其直如弦。民謂侯德，其深若淵。子依慈母，舞蹈躑躅。母去子遺，恨必綿綿。侯名卓越，伊孰可肩！貞珉紀政，以永厥傳。（明正統十年刻本《趙州志》卷六 以上李仲祥校點）

釋福吉祥

釋福吉祥，賜號紅沙門惠安大師，爲五臺山大華嚴寺菩薩真容院傳大乘戒，講經律論。本書收釋福吉祥文二篇。

宣授五臺等處釋教都總攝妙嚴大師善行之碑

覺海澄源，因識風而鼓浪；心珠朗耀，由愛水以沉輝。欲期返本，須要回光。時歲在庚戌至大三年季夏至□，有辯義大師智裕，欲酬無窮之恩，用荷昊天之德。惟大雄氏之教，彌漫六合，包括萬有，威神莫測，福慧無方。以慈悲爲主，方便爲門。以法航兼濟一切，以大圓鏡徧炤四方。脫穎迷津，則爲大導來；總藥諸苦，則爲大醫王。其光明藏，足以破無始之□□；其□□□□，足以滌有生之愛慾；其寶林花，足以集衆香之妙供；其清蓮花趺，足以□人天之樂園。由是答荷深恩者，亮公大德和尚，劬勞□厚，德類昊天，受具足戒，金文廣覽，博學妙聞，研精道德，出俗超群，節行至潔，□之

幸也。□自行思，將欲脫塵勞之因，當捨繫縛之緣。高崇至極，雞足緣付。恭惟禮到五臺等處釋教都總攝法照大師，爲受業師。師□相契，真俗俱福，無敦融心，重明佛理，再整法舡，出煩惱海，得無爲樂，蓋因師長教誨之鴻恩也。師恩既闡，至節洪彰。是以歲在己酉至大二年五月二十日巳時，就大萬聖祐國寺馬鈴刺殿前，拜都平章於本寺都總攝大師講主嚴吉祥根底，特奉皇太子特旨，五臺山菩薩真容院見任僧錄張智裕，五臺山做嘗川僧錄者，你與□會者麼道。總攝折逼時，將照會文字與了。僧錄俱得圓備福緣，既奏，恩意彌彰。又至六月二十二日，有安晉平章奏，奉皇太子特旨，宣至僧錄張智裕於圓殿內，見了親教元授到聖旨宣命，并臺山諸寺院師德保狀，將親教禪衣、直裰、僧錄，你披着者麼道。七月初七日，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會福院使安晉并迷撒密同知金界奴，奉御批奏皇太后懿旨，遣使平章政事忙兀安馳驛赴上都聞奏，皇帝頒降宣諭，得聖旨，這智裕根底，但屬五臺山和尚海根底管着，交做僧錄者麼道。法恩□□，遐邇咸聞，名傳四海，□振八方。名傳四海，□人人□仰；□振八方，□處處□折。□□清澈，行□芬芳。外揚忠孝之名，內闡大乘之□。□爲至節，精勤護法，僧俗欽崇。研窮理性，妙契本源，天資穎悟，毅然不群。□□操而策□，紀綱不爲懈倦，而釋門第一，今則相承，恩惠緣有。賜□衣□師五臺等處釋教都總攝妙嚴大師志吉祥，官封二品。禪門□□，寶地芝蘭，深通戒律，顏息出群，至誠感格。送供者，逐朝恒有；施賄者，□日不絕。慈悲護法，邁古超今，未之有也。□□莠緣，大殿重閣，繪塑佛像，創刻五百羅漢，渾金粧飾，寶藏以成，丈室廊廡，百十餘間，師之力也。裕宗皇帝毓德春宮，遣使有璘真總管任候詣臺山降香。師以行

道精嚴，□臺山都僧錄之職任焉。未幾，世祖皇帝聖神文武，旨詔賜號妙嚴大師，復署前職。以師寬厚，廣演三季，見深玄教門軌則，清潔甚奇。三十一年，皇帝嗣登寶位，體握乾符，有旨，以五臺山金叡寺妙嚴大師志吉祥□□僧錄。元貞二年夏六月，皇太后車駕親幸五臺，師仍率領教禪師德禮念不暇，闡揚經教，現鍾光相。由是特降懿旨，命僧傳法，爾時四衆歡喜。大德元年春三月，以真定、平陝、太原、大同、五臺等處，用師創立釋教總攝所，以師爲首，特賜銀印兩臺，與真容總攝法照大師教吉祥皆輩也。是時定襄安橫里通理大師亮公子男智裕僧中妙行精勤，建庵立塔，鐫刊祖宗孝行之碑，特捨己財，命良工重立大永安寺祖宗牌額一面，施到渾金佛像一堂。大德七年春三月，金叡總攝妙嚴大師賜法，曰辯義大師。講主裕吉祥隨機沛教，□迷途於目下；法演三乘，開慧目而誘引。群育刹刹坐坐，頭頭□□，人三昧相，欲報師恩，於崇福庵匹佗山之石，發揚功行之萬一云爾。師諱志，妙嚴其號，殷氏其姓也。因緣既備，永附涅槃，□然妙湛，恒常不動。如智福者，老耄無聞，何異燈光燦爛，豈透妙慧，以恒明月色嬋□，敢對太陽真火。盡日鐘魚間響，幾箇知音；通霄燈月交輝，何人具眼。今者予欲叩妙嚴大師宗跡，知而不盡也。迺爲之銘曰：

玄教風行，緇徒雲會。一叩禪開，□□三昧。變動不拘，縱橫自在。雷音方馳，到處通泰。巍巍之寂，靜妙明心。鏡之自在，遊戲莊嚴。功成之不壞，顯現師□之妙用，廣談一真之法。無內無外，其真愈大。透脫虛□是美作一大事之因緣，煉無窒礙，闡揚功力，難掩勒石刊銘，萬

世永賴。（民國二十一年《定襄金石考》卷三）

亮公孝行之碑

大德四年

竊聞佛堂寶地，名喧震旦神洲，有經爲證，妙吉祥文殊菩薩居住處。恭惟父諱亮，號曰通理大師。母曰郭氏，俯懷翼翼，仰叩蒼蒼，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妄。動天地，應神明，師之道德也。師之欲寐，朗然伽藍報曰：「汝有道德孝行，賜汝神龜。」師之允諾，懽然則禮，深若賀謝，悚然而覺，誠可奇哉！師依教訓，親詣龍山之麓，果然地湧神龜，爲萬載之榮昌，更爲法子之後記。父謂子曰：「父母劬勞，難可報耳。今世若不修持，異日將何報答？」由是特捨己財，專命良工刊石鐫碑，□酬厚德，神明加祐，孝行廣備。遂生三子一女。長曰仲遇，妻李氏。女適檀德讓，孝行揚名，廣涉典文，有仁有義，智惠溫良。有顏子之惠，無盜跖之壽；有顏子之天，無盜跖之惡。次曰智裕，號曰辯懿大師，天然賦性，尅己安人，賑恤鰥寡，孤獨矜伶，深通三教，義□五乘。有賞有罰兮，似臯陶理訟；有孝有行兮，猶若曾參。心同寶鏡，窺影窺形；舉措建功，有印有綬。由是修葺殿宇，廣廈□廡，於□繪塑，有若金山華藏，移來清涼世界。人人驚□，箇箇懽心。甲申之歲，建層層之窳堵，號曰高顯。下連金水，上聳青雲，塵霑離□，□影生天。後至元貞，特授八不砂□□金寶令旨二道。釋門奇士，將帥忠良。論文則久韜性相，論武則蓋世英才。大德□年，特捨己財，請永安寺內重建祖宗牌額一面，渾金聖像一堂。欲報出世恩，當酬養育德。復於大德四年，特授汾州僧正官□五品之餘，門闌有慶，富貴榮歌，謠盡喜

喜，遐邇懽心，名傳四海，聲震八方。同年刊石鐫碑，現祥奇瑞。論功則萬有餘人，論賄則五十餘定。欲行運載，全然不動。師迺向前焚香禱曰：「願聖如持龍天護祐。」駭然空中作響，有若天雷，雲生霧長，從空而起。神功運轉，斯者還歸，號曰神碑。師之恩厚，感得靈龜，五色光生，燦爛萬種。奇祥二龜，同生一穴。師乃應夢之祥，具眼未聞，可不希哉！可不罕哉！欲留永播後代之榮昌，石隕名毀，纔然□矣。次三曰智澤，號曰廣惠大師。弘名遠播，智群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行道□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有仁有義，敬親和睦，能置家業，禮樂豐焉。有智潛形，石門晨守，可爲至也。孫道印、道玘、道傑、道法，重孫德才、德禮。鄉貢進士劉浩然、李居敬、王恭觀，五臺山大華嚴寺真容院講經律論賜紅沙門惠安大師福吉祥撰。五臺山都僧判講經律論賜紅沙門□□大師潮吉祥書。宣授五臺等路釋教都總攝天下臨壇大德傳大乘戒講經律論賜紅沙門法照大師教吉祥校正。宣授五臺等路釋教都總攝天下臨壇大德傳大乘戒講經律論賜紅沙門妙嚴大師志吉祥篆。大德四年閏八月望日五臺山大華嚴寺真容院行汾州僧正辯懿大師裕吉祥立石。（民國二十一年《定襄金石考》卷三 以上李仲祥校點）

釋父吉祥

釋父吉祥，延祐五年（一三一八）爲晉寧路潞州僧正。賜密圓通扶□□□大師。本書輯得釋父吉

祥文一篇。

重修嘉善寺記

延祐五年

如來長教，半空現神。戀□西□道歷□說頓教□□□□□□上根圓智真，孰能大道之□
頻？婆菩羅王云：「天竺設齋，□如佛等，庸□□□□□誕，如炷火燒，夫豈非自疲者乎？」一
日，天寧□齋携公等踵門諗曰：「顯王嘉善寺成，□□文記辭。」佛□云：嘉善寺者，厥初難考。
金國天會丙辰重建，薦經兵毀。特准聖元有天下，大□內並安住佛乘。乙卯祖德從公□，公同英
慧大師正賢公，□□□□□敬臨溥荷瑞，由是慨然撥土拾礫，經營來果，順□宗門。資通慧大師
飛公，竭力□□□□秀之勳無不吉。至元甲午僱工，正殿設像，僧寮客舍，觀□崇閣，厨庫環廡，
洎□□□，田園水磴，各成其趣。香燈鐘梵，供啓講筵。寔國家集禧之所，祈福之場。復課吉地，
築堡□課，妙行潛資，春秋祭祀。大德丁酉□阿旦書大□□吉祥寺，□清涼山命公之監修文殊
寺，□□田董□與清公□駟□，蓋象承纍賚（以下全闕）。大元國延祐五年歲次乙卯瓜月吉日。（清
光緒八年《代州志》卷六 李仲祥校點）

釋祖瑛

釋祖瑛，四明僧人，約與趙孟頫同時。本書收其文一篇。

姑蘇能仁庵記

至順三年二月十一日

有道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故身彌隱，道愈顯。天目幻住本公，其道大，而弟子至者衆，逃於窮山海島，弟子追逐之不捨。高麗君長即山問道，朝廷屢徵不起，於其死也，謚之以普應國師之號，仍賜其書人藏。嗚呼，何其盛哉！夫內不足者，急於人知，而人不之親。婁人之子得一金，日抱之以號於道路曰：「吾甚富，吾甚富。」而人莫不笑之。若夫積富之家，深藏若虛，其有道者，亦若是耶？方師之逃於潛，至乎皖也，有祖震者先隱此山，願爲役終身。從遊匡廬、金陵，旋至天目，擇其勞者躬爲之，如庚桑之於老聃、薛勤之於郭林宗。明大禪之於妙善，必有厭服其心者也。至大四年，吳江居士陳無心以白洋山新庵施師，名之曰順心庵，俾震主之。震以姑蘇爲禪衲遊訪之所，而無所歸，及至治二年，買仰家橋嚴氏地，南北至河，東西延二百三十三尺，卓庵曰「能仁」，以駐飛錫。有果庵居士吳志英者佐之，施財作觀音羅漢之像，自門

而室，及買庵基之右太湖余氏地爲園，南北至河，東西延八十三尺。至順二年，復買庵基之左戴氏民地爲園，南北至河，東西延八十五尺，爰及松陵，瞻衆之田六十二畝，心之所施者畢應。庵既成，以順心所度弟子正性領庵事，定爲甲乙傳授，立誓以示誨。蓋震之侍師，既已得師之道焉，用其土直，固足以成教，況其精者乎？於是震之死又一年矣，性慮其後罔念先規而斲成法，介吾友福慶院長老從雅求文爲記。爲述本公之行，震之能勤其師以告之云。元至順三年二月十一日，四明沙門祖瑛撰，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題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吳郡文粹續集》卷三〇 李鳴校點）

劉 庸

劉庸，字堯夫，皇慶元年（一三二二）任潁州儒學正。至順三年（一三三二）任秘書監校書郎。本書收劉庸文一篇。

縣尹高公惠政碑記

公諱弘，字弘道，大名緡紳之家。擢閩縣尉，除鹽場官，尋拔登司徒府掾，出宰汝陽，遷於洧。三

載，治行超卓，卷石不能備載，聊陳其略。國家以學校農桑爲重，公不闡聖猷，延師選秀，四方樂學之士，庠舍不能容，日就月將，漸有成化。而賓興之地方百里，田不毛，宅不樹桑者，勸諭備至，是以田無荒萊。洧水泛漲，滔滔之勢，漂流滄溺，不可勝計。公爲塞岸圮之衝缺以禦防之，雖遇泛溢，而民安堵焉。戰國時，潁谷封人被射於許。洧人卜向城南牛脾山巔建祠植栢，以春秋致祭，歲久，腐朽不支。公謁而嘆曰：「考叔，《春秋》純孝也，載在祀典。余守厥職，祠宇荒廢，可乎？」遂乃修葺廟貌，煥然一新。城境褊小，路當要衝，自荆蠻漢廣，達雲南諸番，朝覲貢輸，絡繹不絕。公規畫有則，上不失奉公之勤，下不致疲民之怨，群氓樂其均而欣趨之。邑隸於汴，汴有不決之獄，屢委公以平曲直。鞫原其情，詳審折衷，而民畏服。遊刃之餘，非名人高士毋燕見，優游自怡，手不釋卷，素心守約，不畜餘資。皇慶改元，及瓜免代而歸。士庶攀轅挽留，伐石褒其德。提領楊誠以文屬予，遂援筆而述之。銘曰：

爲政以德，三載考績。賢哉令尹，自古莫敵。如水之清，若秤之平。民依父母，敬仰持盈。

（清康熙三十一年《洧川縣志》卷八 邱居里校點）

曾 福 昇

曾福昇，延祐四年（一三一七）在世。本書收曾福昇文一篇。

曾井記

延祐四年四月

忠孝人倫之大經，宇宙綱常，萬古一日也。闕里以顏井稱，世之希賢，甘於陋巷簞瓢，飲水樂道，過者式之，至今無恙。余嘗讀曾公《類說》所謂程鄉邑曾井者，爲之驚異，謂宜與顏井并著。不謂暮年得親跡其所，掬清飲甘，徘徊不忍去。諗之故老宿彥，舉無以對。乃著疇昔之所見，以補其闕。《類說·逸篇》云：曾氏於漢，爲廣州刺史。刺史之後五代時尹程鄉，名芳，以政清簡仁愛聞。邑境民有瘡癘者，公給以藥，愈，由是遠近踵門者日以千百。公乃以大劑藥納於井，令癘者飲之。是後邑之民祠公，飲水愈疾如初。宋南寇儂智高叛，上命樞密使狄武襄公率大兵五萬，由廣東蹈海。軍士至境，感疾癘。武襄公禱，井水溢出以給，軍旅獲濟。狄公旋師奏凱，首以公井泉爲言。仁皇降制，謚忠孝公，且賜飛白書「曾氏忠孝泉」五大字。田海代易，而井尚如故。嗚呼！出蒙之泉，聖人一初之天也。水木本源，有自來矣。余嘗考之譜牒，大節懿行，代不乏人，矧忠孝如公者，豈容不敏辭。雖然，飲泉知脈，尚有望於來者。跋尾云：余既記其事，並以屬之州大夫長者，勒之堅珉，以識不朽云。（清光緒二十七年《嘉應州志》卷一一一 邱居里校點）

鎖咬兒哈的迷失

鎖咬兒哈的迷失，西域伊吾盧人。父迭里威失，仁宗時爲河間路總管，官至遼陽行省參知政事。鎖咬兒哈的迷失年十二，宿衛英宗潛邸，掌服御諸物。英宗即位，拜監察御史。至治元年（一三二一）春，詔修佛剎於京西壽安山。鎖咬兒哈的迷失與觀音保、成珪、李謙亨等上章極諫，被殺。泰定初，追封永平郡公，謚貞愍。《元史》卷一二四、《元史類編》卷二四有傳。本書收鎖咬兒哈的迷失文一篇。

上英宗書^{〔一〕}

國家命令，所以宣揚政化，敷布紀綱，爲法於當時，垂憲於後世。苟非爲國爲民，不可輕易發也。《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不惟反。」古之王者，其於發號施令，慎重如此。王言一出，天下莫不廓然丕變，各得所欲，雖山川草木，亦皆觀光動色。故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良以此也。昔唐以中書奏事，門下封駁，尚書奉行，亦謹號令之意。伏惟聖朝中天建極，祖宗以來，凡出號令，必與大臣協謀，然後誕告天下。是以億兆承聽，莫不聳動。故自中統建元至今，詔令遂爲家法。竊見比年

所降命令，非但煩數，間亦未孚。且皇元立制，政柄總歸中書，雖屢誡中書不得隔越奏事，然諸司奉行不久，旋即背違。凡有陳情，輒自朦朧奏行，變易紛紜，法無所守，誠非所以取信於四方，爲百姓之觀瞻也。迹其所由，蓋因挾權撓法之臣，不惜國體，越職犯分，各私其所爲而致然耳。近如帝師法旨護持各路寺廟，居然宣示，其始終辭理，竟與綸音相似，求之禮法，尤且悖戾。蓋發號施令者，人君之大柄，非帝師所宜行也。嗣後應令聞奏，取自聖裁。若隔越奏事者，朝廷戒飭雖嚴，然而朝出暮更，且行且違者，無他，賞罰不信故也。宜將從前隔越中書已行詔旨盡數拘收，仍明定擅自奏事科斷之條，以示必罰，不可再長僥倖之風。至朝廷詔誥，既皆由國史翰林。其承旨學士等員，皆帶知制誥。以知國朝典政者首領院事，擬撰綸紵，應專命掌之。凡有奏行布告，並從中書省送院詳定可否。其或措置失宜，有損治體者，則繳駁封回。其可行者，則加潤飾譯寫。此亦唐中書、尚書、門下之制也。

（清乾隆六十年掃葉山房刊本《元史類編》卷二四 邱居里校點）

「一」題目代擬。

李敏之

李敏之，號遜齋，三山（今屬江蘇）人。延祐二年（一三一五）至四年（一三一七）間任常州路儒學教授，

全元文卷一一六一 李敏之

建尊經閣。（明嘉靖二十五年《咸淳毗陵志》卷首、清康熙三十四年《常州府志》卷一四）本書收李敏之文一篇。

重刻毗陵志序

延祐四年一月

常州郡號毗陵，舊有志，以識山川草木、城郭人物、田土賦納之事。至元乙亥，厄於兵燹，人書俱亡。延祐乙卯，都省平章張閻公馳驛經量田土，履畝自實，限迫，吏民皇皇。會前本路治中聊城徐朝列文質牒發舊志一本於路，由是有司循已定之規，郡民無重科之擾。是年冬十月，本路總管提調學校官真定史中議壩，命儒學教授三山李敏之重建尊經閣於講堂之北。丙辰秋八月，落成。侯謂教授曰：「閣成，它書有錢可得，郡誌不可得也。盍先諸？」亟命工鋟梓於閣之上，以紀其實。延祐丁巳孟春吉日，教授遜齋李敏之謹書。（明嘉靖二十五年刊《咸淳毗陵志》卷首 邱居里校點）

李鳴鳳

李鳴鳳，字時可，自題浚儀（今河南開封）人。至大四年（一三一二）任黟縣儒學山長，為縣尹皇甫泣修儒學作記，已佚。（明弘治十五年《徽州府志》卷五）至正中寓居吳，戴表元曾為其詩集作序。（《剡源文

集》卷八）本書收李鳴鳳文一篇。

壽詩後序

仕宦至五馬，亦榮矣，未若祿及其親之尤榮也。古人願三釜養親，矧貴爲二千石哉！分千里之寄，任一郡之重，垂紳正笏，立乎士民之上，官可行志，祿可及親，此不爲榮，孰爲之榮？必曰仕不至卿相，祿不逾萬鍾，皆不爲遇，此非知道者言也。遇在天，行志在我，苟存心澤物，雖一命亦可矣，豈必卿相萬鍾爲然？使貴爲卿相，祿萬鍾矣，利澤不加於人，名聲不昭於時，功業不著於後，謂之苟生可也。吾意爲其親者，未必樂也。曷若啜菽飲水，不貽親憂者爲得邪！孟子論君子之樂，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一樂。世未有知者，方多隆名顯爵，華居良田，出入騶從溢衢路，衣綺縠之妾環左右，文繡被牆屋，芻豢飽僕馬，昆弟親戚，或操觚爲溝中瘠，有不恤矣，奚鄉黨鄰里計哉！由是言之，仕而至於祿能榮其親，詎非樂歟？浚都郭侯文卿，由江浙行省都司出守昌江。致政翁適年七袞，四子競爽，朱紫煊耀，人皆以致政翁積善所致。侯又謙虛好學，政事精敏，宜其仕登顯宦，祿有圭田，逾於三釜萬萬。而侯之諸季，仕路方開，致政翁之被榮養，固未艾。虎林之士，凡知侯者，皆賦詩爲翁壽。金華胡汲仲既序於前，余因識其意於後云。浚儀李鳴鳳。（《宛委別藏》本《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邱居里校點）

李良遇

李良遇，延祐年間在世。本書收李良遇文一篇。

常熟州三皇廟記

延祐四年

天地肇判，三皇迭興。畫卦以開先天之秘，耒耨以立後天之極，分州以別地理，醫藥以濟生民，皆三皇之功也。方今醫戶，蠲徭免役，視前爲優。茲又開設科場，選舉文業，黜陟之法，與儒家等，其所以勸獎醫科，躋民壽域者，意至篤也。琴川疆場延袤，生齒繁庶，甲於他郡。孔聖泮宮，釋道觀宇，各皆宏麗。獨惟三皇崇奉，尚爲缺典，爲司牧者，寧免曠職之譏？延祐四年，郡侯朵兒只謂郡民曰：「三皇肇修人紀，吾儕寧不知所自？」於是捐金樂從，遂卜地於郡之西北隅，撤其故而新之。櫺星有門，三皇有殿，十賢有位，會講有堂，齋舍修廊，庖湍之室，靡不備具。竣工，命紀其事。竊惟盛德必百世祀。三皇肇立人極於天地之初，則所以崇明祀者，可不與天地相爲終始歟！雖然，是廟是學之成也，豈徒曰隆其美名，以濟觀聽？蓋欲學者藏修游息之有其地，朝夕講明夫五運六氣之要，

望聞問切之妙，上溯岐伯諸賢之淵源。或精其能，以世其業，庶幾人無夭札，無異於三皇之時，上不負建學立師之初意，下不負州官作新之盛心。咸曰唯唯。因併書之。（鈔本《琴川續志草》卷九 邱居里校點）

全元文卷一一六三

楊剛中

楊剛中，字志行，上元（今屬江蘇）人。歷建康路學錄、學正，除徽州路學教授，擢福建廉訪司照磨。延祐元年（一三一四）聘主江西鄉試，遷江東廉訪司照磨。泰定中改江浙儒學提舉，召爲翰林待制，尋以病歸。卒年七十四。著有《霜月集》。本書收楊剛中文二篇。

始建文公家廟記

文公祠者，即文公先世之遺基而構焉者也。新安爲文公父母之邦，婺源之遺居固在。歲久而侵於鄰，存者不丈尋，甚而邱壟松楸，俱爲所竊。訴正無從，公論齊奮。知州事干侯授道來踐其官，省憲交符，委以訊決。侯起家進士，政特公良，承命趨然，不頗不厲，一問而舉得其情，咸願歸疆以贖罪戾。故雖倔彊大慙，開隧致藏，莫敢肆謾，亦聽予奪。積年隧翳，一日而還，凡屬見聞，靡不諧懌。侯方迅除，擴其詳，度其宜，議買土以定其遷，築祠以守其復。於是汪君景周，出州官族，思佐侯成，權

地等居輟界遷者，又謂：「初基再徙成書院於州者，皆吾祖吾父之力也。復地建祠，亦吾先志。」乃爲之相方畫址，拓故有而宏之。衡舉武者四十，登其二以爲從，因環四外以闡衢，屹崇墉於三面。華封對峙，流碧橫馳。畚築既崇，薨楸加峻。前門後室，隆屋中居。庭廡明修，扉楯虛穆。飾塗甃甃，綉煥澄平。儀像既陳，昭稱嚴祀。水清井冽，注概肅如。又買祭田爲畝三十，舉田與墓一領之祠。肇工於元統二年某月某日，至明年某月某日告祭行禮，以落其成。且使來請，願書其事於石，以貽永久。予惟文公之教，既以徹乎無倫，被乎無垠，侔高狀明，加贊斯贊。若斯祠之建，則非干侯之賢不足以恢舊，非景周之力不足以圖新。彼其以職導民而尚賢之不知，聞訴而若不省者，視干侯之見義踴發者爲何若。又如大賢之流化出其鄉，祖宗之邱墓託其地，而乃竊埋啓塚以犯之者，雖其心迷罔知革，然使聞景周之發貲靡計，專力而弗資於人，以成一州之所歸敬者，寧不爲之汗流心悸無所容於天地耶？蓋干侯之績於是而著，而景周之襲輝三世起廢百年者，亦曷可使之無彰也？遂詳列其本末而顯書之，而復系之以詩焉。干侯名文傳，官爲奉議大夫，吳郡人。景周名鎬。詩曰：

大賢之化，高溥下宏。可於其鄉，而有丕承。偪之攘之，既邈其往。闢之華之，翕莫于罔。靡逸無旋，式懌爾然。爾惰爾昏，盍稽其傳。嗟爾州人，來覲祠宇。有揭孔揚，宜爾終古。州祠既闕，州風其淳。彼蹈匪人，彼獨何人。（清道光六年《婺源縣志》卷三四）

舜禹配享殿碑

延祐四年春，順德路總管程侯德仁、推官閻君忠國蒞治孔時，置舉惟諧，惠給令行，人用休嘉，乃克祇栗，思輯神宇。顧惟帝堯有廟，介在堯山，象設祠位，既極炳翼。惟是舜禹侑坐，因革靡常，神居未崇，罔稱嚴事。乃命唐山尹李君信度地擇材，徵工命徒，先役未營，稽費所出。於是邑人李之芳，自其先人祐時，已能供葺，飭司啓閉，勤恪其事，縣祀四紀。及聞命戒，勸趨相先。市價郊氓，聲孚義感，千百其來，謹呼祠下，咸用委資輸力，不日即功。遂於法庭西東，對峙宏宇。闢築亢平，礪斲潤華。周阿垂詹，峻齊翔飛。牖扉密清，磬汲潔嚴。諏且戒儀，進妥神位。右虞左夏，秩秩有經。又於其前大構三門，以合都宮。規制既偉，瞻望彌隆。靈明感通，進贊出佐。沛澤被物，祥颯暢和。戾孽攘毆，嘉氣宣溢。生植溢毓，年穀屢登。邑居野處，顯遂幽潛，永忭呼舞，相與謀曰：「大哉帝勳，光被終古。非有虞氏之德，協宏重明，不足以昭其承。非有夏后之功，熙文宣勤，不足以永其成。進配廟祀，盛哉蔑加。我民式用，承訓令，遵規度，發力稱財，合虔効勞。崇三門以轟表，植二字以尊配。非程侯之明，閻君之賢，又不足以啟初而贊終。若其稽度命役，以著成猷，宣休彰烈，以闡佑應，神人參通，庇福我民於無窮，則非揭辭於石，又何以語遐久。」遂同辭竭誠，再拜稽首，願紀成績，用昭神德，以垂世於千億。辭曰：

在帝伊神，自唐陟位。靈宮有嚴，即唐建祠。惟時守臣，虔與祀事。顧配神君，未極窮邃。爰命邑令，相地謀工。二字對峙，爲神之宮。朱薨高盤，丹楹桓桓。恢潔閑淨，神悅來安。復爲都門，三其扉闔。外尊仰瞻，中隆出納。邦人吉蠲，奉時肥奠。徒御載懽，九歌韶舞。輔播是休，風舒雨沃。蠡騰屏蹤，豐我百穀。唐山之巋，唐水之漪。（清光緒七年《唐山縣志》卷一一 何本方校點）

李 森 卿

李森卿，延祐四年（一三一七）任無爲縣主簿（明正德十五年《無爲州志》卷六）。本書收李森卿文一篇。

重修無爲縣學記

腹五行精，心萬象靈。土生天地間，孰不願以事業顯於時，而垂之無窮？然水積之不深，則不足以負大舟；德積之不久，則不足以致遠業。《易》之《繫》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非惟賢人之事，亦聖人之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此德而開天常，立人紀，

垂萬世之業。吾夫子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著書立言，思存前聖之業。吾夫子之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也。聖遠言湮，寥寥千古，天之未喪斯文，其不在茲乎？濡須人物天產，山川之勝，實網緼焉。教授戴公經自荆山來主講席，視學校，屋老而棟腐，大成殿凜乎將壓，先聖先師不得妥靈焉。公曰：「學之不修，是業之不修也。」乃議重新建。乃斷乃度，乃陶乃甃，乃墜乃腹，飛簷入雲，傑棟撐日。以鉅麗之觀，發而爲高山仰止之思，冠冕巍巍然，黼黻章章然，像貌一新而尊事之。尚慮祭器用陶，至是，遵承憲司之命，以銅易之，黃耳而金鉉，蠟質而扼容，其文燦燦然，其色炫炫然，奇工巧匠，曲盡其藝。凡三閱月，而其事竟，樽罍篚簋、爵拈豆登之屬，二百五十餘件。祀事之日，多士駿奔走在廟，陳禮樂之器，莫不咨嗟嘆詠，以爲前所未有的也。至於養士產業，有學田焉，有漁湖焉，有柴地焉。利源不歸之學校，而歸之豪右，勢攘力劫，乾沒詆譎，莫敢過而問焉。憲司命本郡同知王公碩主其事。同知中原名家，廉潔有幹材，不畏彊禦，不避仇怨，橫身爲學校出力。仰承憲司官僉事董公之美意，而公夙夜究心，闔門排戶，括隱扶漏。田以畝計，該一百一十九頃有奇；米麥以石計，該六百九十四石有奇，視元額倍之。柴魚錢每歲元收中統鈔七十錠，今增爲二百一十三錠有奇。又追出積欠糧米三百餘石。於是廩有餘粟，帑有餘財，士有所養，泮宮之未修者，次第而輪焉矣焉矣。利歸之公，則爲公計，利歸之私，則潤其屋，肥其家，何暇爲公家計邪？以公家之利，爲公家之事，植壞起仆，學舍煥然改觀。明倫豁如其堂也，稽古傑如其閣也，櫺星突如其門也，泮池繚如其甃也，水廳邃如其室也。他如漏者補之，傾者正之，窳者勑者，更之秩之。又築綉溪隄岸，修沂春亭，收山川

入學，收天地萬物入吾學。衿佩林如，弦誦鏘如，有茁其童，有皤其老，泳游聖門，莫不安公之所養，樂公之所教也。公不以將去倦於始，至其心，無日不在學校。蓋公學博而材周，氣弘而識遠，修身立節，廉不苟取，學之帑庾，未嘗染指其間，行之三年，不改其度，德可謂久矣。然人方以經濟可大事業期之，又不特施於學之政而已。然學校莫急於教養也，教養莫先於學產也。唐劉賓客刺夔州，常有言曰：「今之膠庠，不聞絃歌，室廬圯廢，生徒哀少，非教官之不振，病無貲以給之也。」今學產富矣，視昔數倍，是有貲以給之矣，非公之功乎？公謂：「此乃同知王公之功，余不敢貪人之功，以爲己力也。」是功也，然非同知王公主之，經營謀度，則不能集其事；非公身任其責，期於必成，亦不能卒其功。公之功盍紀？王公之功亦盍紀？公將受代，學校耆舊英俊之士，飲公之德不敢忘，囑余記之，以庇諸石。惜乎，吾文不足以發揮此也！太守完顏公嗣提綱學校，興滯補弊，多有功焉，亦盍紀？故併書之。（明嘉靖七年刊《正德無爲州志》卷九 邱居里校點）

胡 相

胡相，字相之（清道光《徽州府志》卷一一）。績溪（今屬安徽）人。自幼聰明穎悟，矢志於學。鄉貢不第，隱居讀書，從遊者衆多。著有《胡相詩文集》。本書收胡相集外文一篇。

崇福寺碑記

歛北百里，山皆崒嶺岌□，環不玦，中獨秀小連出者六，崇福僧刹實據之，因名曰六和峰。林樹鬱茂，石泉甘香，亦一方山川之勝也。按志：建於唐之光化二年，然剪薙榛蕪，搜討幽絕而苟完者，不知其人。迨宋乾道丙戌歲，僧德欽主斯，乃得善士曹朝議父子率其族暨其鄉大家，捐財鳩工，方丈、法堂、佛殿、聖□、藏室、鐘樓、廊廡咸與鼎新，易湫隘而輪奐焉。後欽跣跌說偈而化。至元丙子，混一區宇，大江之南設總攝所，故主僧智新以了淵、紹華、紹森、紹資嗣法，又以廣揚、廣定、廣勝而嗣法之。復得朝議公五世孫節議父子愛助調卹，創西閣，蓋佛殿。土木方興，相繼化去，惟定與勝存焉。定師資，資本蓮社務，實買田三十餘畝。至是定不私有，一旦悵然，擊鼓集衆。衆莫喻，乃曰：「先志未償，敢逸。」即出笥衣散與以示信。惟布衣蔬食經營之，衆咸奔走祇事。又得節議孫直學修樓割田以倡，遐邇大小響應。凡木撓折，瓦缺壞，色漫漶，舉易之雕之朽之繪之，金以飾之，慈悲最屬儼然，上下前後左右光彩焜耀。每風雨雷電風霧，晦明變化，恍惚異境，山川已爲增光矣。而定之心猶未已也，且索文於相，刻石以勵後人。予嘉乃勤勞，用弘四百餘年之業。因念先大父知丞取朝議公之孫，相又德師議公而友直學，遂樂聞以紀其事。竊謂佛氏之人中土，士君子或好之，非盡好其道也。人性本善，彼強暴狼戾，罔聞知，爲惡日不足，雖明刑辟而不懾懼，及聞剝燒

春磨之說，則莫不警心拱手，惟恐陷人而不可救拔，善念興焉，其有補於世教何如也。此曹氏之所以終始扶持，俾化其鄉與山川悠遠。矧天道福善，而子孫殆與山川相爲悠遠也。讀者將有感於斯。朝議公諱弼，子諱大椿、大俊、大資。節議諱昉，字賓之。子諱惟一，字嵩甫。直學名希林，字子植。僧五人：定上人字湛然，廣勝、可宣、可慶、可印，行一人可授。（清乾隆《績溪縣志》卷五 何本方、許麗艷校點）

也先帖木兒

也先帖木兒，大德時任紹興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本書收也先帖木兒文一篇。

南鎮廟記

會稽實維神禹會侯計功之地，《周職方氏》列於鎮山之一。四方諸山雖大且衆，莫敢與等夷。隋開皇間，即山創廟，歲□迎氣日一祭。唐始封永興公，宋進封王爵，載在祀典，有自來矣。洪惟聖朝，受天景命，咸秩百神，嶽瀆以序，並膺顯號。□大德二年春二月，詔有司復修五鎮之祀。於是南鎮會

稽山，加封爲昭德順應王，歲時與嶽瀆同祀，著爲定式。□命御位下必闡赤札刺兒那□，朝列大夫、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冀德方馳驛頒賚御香，貯以□□香□申錫寶旛，用昭殊寵。仍給楮券，以勞灑掃祠下者。三月癸丑，欽奉詔旨將事，而奉直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喬篔成以終獻相明祀。文武僚吏，駿奔在列，牲酒豐潔，籩豆孔嘉，禮肅樂和，神用顧享。也先帖木兒等叨分郡寄，幸預盛典。嘉與邦人士若民鼓舞綸音之下，豈特山川草木衣被昭回之光而已。敢拜手稽首，奉詔書刻諸堅珉，以對揚聖天子之明命，而紀其事於碑陰云。承務郎、紹興路總管府推官傅汝霖，承直郎、紹興路總管府判官馬良，奉議大夫、紹興路總管府治中朱端義，奉議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事沙不丁，通議大夫、紹興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忽哥兒，昭勇大將軍、紹興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也先帖木兒謹記。（清嘉慶《山陰縣志》卷二七 何本方校點）

王履

王履，昌元（今四川榮昌）人。元大德時在世。本書收王履文一篇。

周易輯說序

大德五年

嘗觀魏鶴山答蔣得之書及史學齋《臨汝講義》，皆祖張觀物語，以九其圖者見後天八卦之象，十其書者具《洪範》五行之數，謂晦庵不及見是書，故謂十圖而九書。余雖不敢以其說爲然，然亦無以正其說之不然。蓋二圖無一相合，而縱橫十五，乃髣髴八卦之位。然卦位雖見，而除四正外至補四隅空處，老師宿儒復不敢伸一喙，此誠宇宙間一大疑事。及分教澧陽時，丁石潭遞至沅陽書院，策題以《易》圖書數偕《春秋》王正月爲問，所疑正與前合。余謂十圖九書，本體也；九圖十書，經緯也。擬書答之未果，而石潭已矣，至今抱此一恨。忽南陽學正李君章袖編《易》見示，讀之，則吾巽卿所著《緝說》、《補說》也。巽卿生諸老後，乃能力探其原而正之。取十其圖者，分緯之以畫先天；取九其書者，錯綜之以位後天。自我作古，無一毫之穿鑿，有理致之自然，真可以斷千百年未了底公案。昔蔣得之指先天爲河圖，鶴山猶喜之。今巽卿正二圖，且緯河洛以爲文王全《易》，意見卓勝，得之遠矣。巽卿，鶴山桑梓，使鶴山見此，其喜又將何如邪？數年來經生學士，晨星落落，吞三爻於天上，留七分於人間，孰謂天門十六峰下尚有斯人爲斯學乎？蓋二圖於《易》，猶河之崑崙，源委正則下流正矣，故特拈出以與世之知《易》者道。時大德辛丑日長至昌元王履序。（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本《周易輯說》序 何本方校點）

無名氏

無名氏，元大德至延祐時爲武昌路大洪山崇寧萬壽禪寺山門撰寫題記。本書收無名氏所撰文十二篇。

洪山寺黃彥文等造塔記

大德十一年五月九日

岳州巴陵縣呂仙亭土橋生長，寓船居武昌花蕊門河岸，信士黃彥文偕室中陳氏妙道家眷等，謹施中統寶鈔貳千貫文，入寺建塔，此世來生，福足慧足者。大德十一年五月初九日山門謹題。

洪山寺程應雷等造塔記

大德十一年五月

武昌路大洪山崇寧萬壽禪寺，伏承本路錄事司南城右隅花蕊門隄上居住，奉佛信士程應雷同室楊氏二孺人同男程朝瑞家眷等，喜舍中統寶鈔壹仟貫文，入於本寺，命工匠結砌諸佛舍利靈濟寶塔，乞保家屬清吉、百事如意者。□大德十一年五月□吉日□謹題。宣授住持建塔玉崖釋□□普潤□□立石。

洪山寺汪覺龍等造塔題記

大德十一年五月

黃州黃岡縣慕義鄉姜家洲居，黃、蘄、光、六等郡水陸都主會悟慧真人汪覺龍同室劉氏妙堅，先次舍塔一層，後爲摧毀。今重建，再施中統鈔壹仟二百五拾貫文，入於本寺助緣。所集殊勛，仰報佛恩，世世生生，佛慧增崇者。大德十一年五月□日山門謹題。

洪山寺曹天麟等造塔記

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蘄州小西門通義坊居，水陸都主會忍辱真人曹天麟家眷等，至元二十六年八月施中統鈔五千貫，入寺建塔，爲摧毀。今重建，再施中統鈔二千五百貫。所哀殊善，仰報洪恩，此世來生，福足慧足者。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山門謹題。

洪山寺陳覺富等建塔記

大德十一年九月

武昌路江夏縣伏龍橋西，蓮社弟子陳覺富同室嚴氏妙悟家眷等，與佛有因緣，遇佛牙舍利瑞應，

寒廬一門慶幸。伏觀洪山建塔舍人，永鎮乾坤。人天瞻仰，釋教縣遠，萬古長新。覺富等世世生生，親承佛會者。丁未大德十一年九月山門謹題。

洪山寺僧智福建塔記

大德十一年十月

□聖無相庵住持智福，施中統鈔叁百貫文，入寺燒造磚瓦，添助重建寶塔用度。願智福世世生，福足慧足。大德十一年十月□□日山門題。

洪山寺信女賀氏等造塔記

至大元年五月

洪山寺伏承武昌南城右隅長街好禮坊居，奉佛信女賀氏二娘，法名道慶，同男戴鏗家眷等，伏爲夫主戴公了庵居士存日發心，喜舍中統鈔一千五百貫，入於本寺添造舍利塔。不期戴公了庵居士幻質告終，所哀殊善，乞伸超度，仍冀家門清吉，長幼康寧，世世生生，常親佛會者。至大元年五月□日謹題。

洪山寺信士張日新等造塔記

至大元年六月

山門伏承武昌路錄事司南城掃門堤上街居，奉佛信士張日新同妻吳氏妙慧，喜舍至元鈔壹百貫文，入寺添造靈濟寶塔。所祈家眷清吉，長幼康寧，四序三元，常逢吉慶者。至大元年六月□日題。

洪山寺信女石妙修等造塔記

延祐元年九月

山門伏承武昌路江夏縣城南河街居，信女石氏妙修，發心喜舍中統鈔壹百伍拾貫文，所祈福慧者。又伏承城南外關信士孔王子清同室周氏淑善，發心喜舍中統鈔叁百貫，助建寶塔，所祈福足慧足者。延祐元年九月□□日□□題。

洪山寺□□妙全造塔記

延祐元年十月

山門伏承武昌路江夏縣踏白橋居，女善人□□妙全，發心嘉施中統鈔□百五十貫文，入於大

洪山禪□□，爲添助諸佛舍利靈濟寶塔用度，所冀此世他□□足慧足，常親佛會者。延祐元年十月□日題。

洪山寺張國可造塔記

延祐二年十月

作頭張國可，昨自覽到洪山寺諸佛舍利靈濟寶塔一座，計七層，自下至上磬砌結蓋，一總完全，二六時中，仰荷佛祖龍天護佑，始終清泰，無魔私，無報德，遂舍力蓋覆第二層，以報洪庥，默願國可世世生生常親佛會者。延祐二年十月山門題。

洪山寺信士劉文英等造塔記

延祐二年十月

山門伏承武昌路南城長街好禮坊左隅居，奉佛信士劉文英同母親潘氏妙壽，喜舍中統鈔伍百貫文，入於大洪山禪寺添助諸佛舍利靈濟寶塔用度，所冀世世生生常親佛會，福足慧足者。延祐二年十月□日。（清張仲忻《湖北金石志》卷一三 以上何本方校點）

楊學李

楊學李，元大德時在世。本書收楊學李文一篇。

望雲樓詩序

樓在賀州治之東北。紹興間，太守黃尚賢所建。高壓城壘，下瞰江山，是爲一郡之奇觀。年深頽圯。大德癸卯，余命工葺而新之。獨以未經前賢題咏爲斯樓欠事。暇日輒一登臨，爲之神怡心曠，因成十二韻以紀其勝。（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天下同文集》卷四七 何本方校點）

楊學文

楊學文，眉山（今屬四川）人，元大德時在世。本書收楊學文文一篇。

全元文卷一一六三 楊學李 楊學文

許文正公遺書序

大德九年十月

嘗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故生偉傑之才，以輔英明之主，見之事業，發爲文華，實關世運。夫豈庸庸碌碌、剪裁章句所可同日語！皇元泰宇肇開，群英異弼，一時麟鳳，同贊雍熙。魯齋許公以布衣儒生上結主知，於是罄其所學，吐露忠赤，作爲奏議五篇。規模宏遠，言辭正直，條陳利害，展布經綸。肯綮中節，如庖丁之於刀；音奏和諧，如嵇、阮之於琴；矢不虛發，如由基之於弓；步武驅馳，如駟馬駕車，王良、造父爲之後先也。使人讀之，金聲玉振，尚可想見。中齋蘇公來牧安成，既以先生《大學撮要》鈔梓，暇日復出遺藁爲天下公器，將廣其傳。使寰海內外之民欣覩聖朝文物之盛，其於後世修齊治平之道豈小補哉？大德九年十月朔，眉山後學楊學文拜手書。（明成化十五年《許文正公遺書》卷首 何本方校點）

邱堂

邱堂，武昌（今湖北鄂城）人。延祐二年（一三一五）進士。至治年間任石門縣丞，仕至平江州判官。

本書收邱堂文一篇。

雲夢賦

繫東南之奧區，維雲夢之二澤。盪兩儀兮同開，渺千里兮莫極。爲上流之淵藪，跨大江之南北。吐霧雨兮吸煙雲，浮乾坤兮浴日月。蓋其形勢汗漫，□景蒼茫。連淮通蜀，亘荆控揚；并包漢沔，綿絡沅湘。漫漫荻葦之岸，茫茫菰□之鄉。淡煙林兮明滅，浩雲水兮汪洋。洲重洲兮掩映，浦隔浦兮相望。鴻鴈鳧鷖之所集，狐兔麋鹿之所藏。漁歌互答，獵網成行。樵牧彌野，商賈連檣。貨財之富，聞於四方。至若羽毛齒革，椶榦栝柏，菁茅竹箭之由產，黃金丹砂之自出。雖僻處於遐陬，實有資於上國。是故楚子之所常獵，漢高之所欲遊。長卿遠慕而特賦，太白來觀而久留。少陵詠洞庭之上，杜牧吟澤南之州。至今騷人墨客之來往，必爲之徘徊而賡酬。諸生有翰林主人者，曰：「昔子虛詫齊，以雲夢之事而見辱於烏有先生。今而賦之，豈欲爲雲夢解嘲也邪？」主人於是憑高眺遠，攬今撫昔，臨風俯仰，喟然嘆息曰：「嗟夫，子以爲今之雲夢，猶昔之雲夢乎？非也。吾聞古往今來，否極必泰。世運既回，地氣亦改。昔春秋之季，世如糜爛而波潰。彼區區之齊楚，名誇強而詫大。惟田獵之是務，惟原獸之是愛。想雲夢於此時，爲生靈之巨害。方今聖皇御極，天下爲家。八紘一網，四極一置。遊畋之事不動於念慮，好生之德周浹於邇遐。使羽毛鱗甲，自飛自走，而雲夢之魚鳥，如在

文王之沼囿；勾芽萌拆，自生自育，而雲夢之草木，如在陶唐之暘谷。加以菱芡彌望，麻黍陰翳。悉令搜獮之場，化爲耕食之地。是古之雲夢爲民之病，今之雲夢爲民之利也。惜相如以俊逸之材，不遇今太平之世。雖知楚王雲夢之陋，而反建武皇上林之意。況登高能賦，可爲大夫。當宣雨露九天之澤，爲洗雲夢千古之污。」於是諸生欣然執翰操觚，願鋪張今日之所遇，起子虛烏有而告諸。（《宛委別藏》本《青云梯》上 何本方校點）

全元文卷一一六四

胡應青

胡應青，吳城人。南宋進士，咸淳九年（一二七三）任江陰尉。元延祐時在世。本書收胡應青文二篇。

重修白龍祠記

吳城西三十里陽山之麓爲澄照寺。寺古有白龍祠，宋屢封忠烈昭應廣惠陵豐公神母顯正孚順聖善妃，邦人奉事惟謹。祠重建於宋紹定壬辰，歲久圯毀，勢凜凜欲壓。寺僧守淳哀積衣資，復募樂輸者，僅營兩廡，重繪左右壁。殿役最鉅，力未易就。會參政張公謁祠下，慨然曰：「吾歲奉朝命，凡餉軍從東南者航海以達於京，風恬浪平，舟楫如砥，迄濟登茲，匪神疇相，是山龍所載育，而廟貌弗修，非闕歟？」乃捐金出粟，掄材簡匠，殿廬階凡，像設導衛，咸撤而新之。丹碧髹堊，瓦甃甃壘，視昔爲侈。更以出四十餘畝給祠事，所以致力於神者至矣。噫！萬生總總，孰迪而康，靡陽愆亢，靡潦淫汨，敷爲氣和，繫是神靈。惟參政公誠與神孚，克隆斯舉，而淳師又能善信於人，皆可書也。予先

墓去寺而近，知祠宇興復爲詳。師以記屬，義弗得辭。初，神遊陽山發祥而著迹陳山，闡靈湖湘間，具前後二記，不書。公名瑄，今爲資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祠之修始元貞丁未，越明年丙申告成，距始建甲子踰一周云。（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吳都文粹續集》卷一二）

乾明廣福禪寺重建觀音殿記

延祐七年二月

暨陽乾明廣福禪刹舊爲壽聖院，西廡有殿，祠觀世音大士，寔邦人祈福所。宋天聖間，像浮海至，壽聖迎以歸，嚴事之。嘗感夢，吳氏子斷臂復完，石誌足徵也。殿多歷年所，穿風漏雨，凜凜欲壓。更幾住持，過弗問。南山師祖暉坐丈席，銳以興起自任。謁諸檀信哀金粟，拮据捋茶，靡憚勞勩。且捐衣鉢，資相其役。際州牧戎帥咸樂善勸施，撤舊營新，棟隆宇壯，丹楹藻梲，驚耳奪目，恍如小白花巖現紫金宮闕。落成日，薌雲滃空，士女趨慶，合爪讚歎，得未曾有。於休哉。暉師請記於余，余告之曰：「師知觀世音所以名乎？世間音可聞不可觀，而觀之也何居？經云：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匪觀以音，觀以心耳。法界唯心，心心相照，當有自得於聲音之外者。是名福德藏，應作如是觀。」師湖海尊宿，繇定慧明教來主是山。闢垣展闕，列樹嘉木，羣像軒豁，百廢修舉。茲事尤大殊勝，法宜書。余吳之鄙人，宋季筮仕於此，久皈敬大士靈響。混一後十五載重來，又三十稔，若於普門有夙緣。雖不敏，記何敢辭？延祐七年二月初吉，前進士胡應青記。（民國十六年《江蘇通志稿·金

陳 中

陳中，元貞時在世。本書收陳中文一篇。

何宣差廟記

元貞三年三月

攬秀亭舊有葛將軍祠，今爲何侯廟，而以將軍附之。按《祭法》：「聖王之制祭祀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古今得祭祀者而侯有三焉，其得祀也亦宜。秦和，秦屬九江郡，隋以土產嘉禾易今名，而宋仍之。越三百十七年丙子正月，耄倪奉詔歸北，始人大元職方，紀至元十三年爲正朔。維四月一日侯始來。蓋侯自洪受大元帥命，先鋒臨吉得吉降歎歸帥府。帥府以秦和畀侯者，彰侯功也。侯之來也，新附之民靡所止戾，侯極力還定而安集之。自三月侯詣郡，刺史白事，邑西北有不靖搗虛，特起侯率郡衆士來禦。時天吏逸德將玉石俱焚，侯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實西北肇亂，而一邑人罹災，可乎？」亟引兵向西北，就道歸屯，邑不覺，而賴以全免者

不下數十萬民命。次年七月，又有自廣道贛突邑之東南，據鍾步渡。侯率衆造靈護廟，誓於神曰：「維爾有神，尚克協相，罔俾起落於茲，虔劉我民，以作神羞，勛哉桓桓。」抵敵所不愆於四伐五伐，迄用有功，脅從罔治。是二者，匪侯之力，腦髓塗地，可勝道哉！明年春正月十九日，侯沒於官舍。後一年，顯靈於攬秀亭。欲爲宇十楹，召匠度工如之。今正祠一、拜亭一、瞻仰亭一。右附葛將軍祠，祠後爲庖一所。又十一年，邑西界湘楚寇大作，百姓愁靡措，官命邏卒閉關卧守。一夕，城之西門旗幟盡偃，若有鐵馬聲，則侯與靈護廟神自西來歸，繇是寇不敢望泰和。夫何以若此哉？生而曰「吾官守，不敢不勉」，死亦曰「吾官守乎」？生而曰「民社所寄」，死亦曰「民社寄乎」？或謂侯未來泰和時，會一巨人於洪，囑以泰和之民，曰：「慎勿殺。」及侯來視篆之明日，謁靈護廟神，如洪所見，故侯生死保佑於泰和。雖然，抑嘗以侯之事求之古矣。《書》稱三后惟能，殷盛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於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今觀禹廟於塗山，稷祀於社，惟伯夷失祀，豈以黎民飢溺，則典刑非所急者，故禹、稷救飢拯溺之功，有在伯夷之上。然禹、稷生有功於民，死無與焉。而侯之耿耿，雖死如生，則民之戴侯，侯之血食於民，詎有數哉？繼侯而來，則惟典刑之中，匪直如侯之前日禦捍之難，而典刑有失厥中，則斯民傷前修，溘埃風而上征，又詎有數哉？夫人出入祀門戶，飲食祀竈，居處祀中霤，行作祀行，矧曰藉侯禦捍而迄至於今日休，而輒忘所祀乎？中拜侯禦捍生全之功大矣。元貞丁酉春三月，謹書其事於石。且作迎享送神之詩，俾祀侯者歌以祀焉，而併刻之。侯姓何_二，諱抄爾赤，汝州郟縣人。弟忽都魯踵兄任，三年去。其詞曰：

遡金華之苗裔兮白石羊，初筮修然兮侯之鄉。是侯之鄉兮西昌，月明天遠兮東西以徜徉。勾頭之村兮薛店保，塵埃走送兮闖紅棗。投鞭兮斷流，渺瓜渡兮都鄴。民蚩蚩兮何修^{〔三〕}，有此邂逅兮侯追老仙以來遊。是屏兮是翰，里門夜開兮眠食泮兔。受賜兮到今，羌汗漫兮恣騎鯨。時繾綣下顧兮林林，紀水火兮刀兵^{〔三〕}。驅厲鬼兮山之陰。民何以報兮，藉連綣於楚靈。鼓箏拊棘兮，進酒漿與肴烝，恍惚兮侯來臨。豆之錯雜兮侯果歆，世世斂福兮福我民。（清道光六年《泰和縣志》卷三一，清康熙五十九年《西江志》卷一五〇 何本方校點）

〔一〕侯姓何：「姓何」二字原闕，據《西江志》卷一五〇補。〔二〕民蚩蚩兮何修：何，原作「柯」，據《西江志》卷一五〇改。〔三〕「時繾綣」至「刀兵」：《西江志》卷一五〇作「時繾綣下顧兮，絕水火與刀兵」。

胡光大

胡光大，廬山深溪（今屬江西）人。其父胡震，仕至南康路儒學教授致仕，大德間撰《周易衍義》。光大遵遺囑，將父所著《周易衍義》補輯成書。本書收胡光大文一篇。

周易衍義識語

先子生平嗜書，貫穿經史。暮年尤研心《周易》，述爲《衍義》，幾成書而下世。易簣之際，呼光大前曰：「《周易》一經，非特占筮之書可施，而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之道備焉。予一生燈窗精勤在此一經，身後汝其爲我輯次補闕，以成全書。如遇當路者有知，得以鋟梓行於世，或者有補於修己治人之君子，而亦不負父師之訓，予其可以瞑目九原矣。切勿秘之。」光大無所肖似，而先子棄背殆將十載，甫克遂成先志，纂集成編。謹附書于卷首，以俟當世先達肯爲品題者。（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周易衍義》卷首 何本方校點）

胡雲龍

胡雲龍，大德中任衡州教授。本書收胡雲龍文一篇。

酃縣重建儒學記

大德七年六月

侯來衡之四月，酃學掾譚公備自縣貽書曰：酃學與縣並立，初在縣治之西。至元丙戌，邑士尹起莘領學事，乃諭縣尹陳君發，改卜東之。大德三年，敦武校尉李公侃來尹是邑，視學湫隘，弗稱詔旨，俾縣教李夢印鼎新兩廡，撤明倫堂，更諸爽塏。會僉憲答失帖木兒，副使陸公屋先後按臨，以禮殿狹小非制，命公舍其舊而新是圖。公委諸縣教羅仲驥，經始大德四年臘月，粵明年公滿解去。大德六年二月初吉，繇新例捧宣檄詣學，顧先聖先師未獲妥靈，而學廩空乏，將何攸濟，復以謀之公，相與應所需以速其成。其年八月壬戌朔，奉行舍菜禮。簿尉塔塔兒解言於衆曰：「殿廡成矣，而戟門圯陋，匪一新之，曷肅觀瞻？」與備各捐清俸以倡，士咸翕從。是歲十一月，憲僉李公棟攬轡蒞止，適有獻回紇買銅之資以助，凡工役多出有司，達魯花赤伯顏、令李公達，典史劉景隆、張啓宗猶既厥心，願識其事，以昭不朽。僕惟酃與承陽以縣隸長沙，自漠然矣。吳分酃、承陽，置臨烝縣。晉復省酃入臨烝。衡初爲湘東郡，至唐定爲衡陽郡，皆其境也。宋，衡之縣五。嘉定辛未，安撫曹公彥約平寇黑風相茶陵，南連郴吉，割三鄉縣之，曰酃。衡陽，自唐虞見《禹貢》。李唐中葉，湖南支郡皆統于衡，今潭、攸、衡山，皆故屬邑。聖朝威德遐暢，荆揚百域，望風欵服，衡與潭俱列上路。繼升衡三縣茶、常、耒爲州，直隸宣司。衡割裂之餘，比舊去半。酃遠在萬山底，猶存漢初號，以縣附衡。使後人知衡郡

之爲古，其爲衡重，夫豈小乎？古者學校井田並行，□□教不可偏舉也。漢都洛，雍、蜀、河西、交趾之區，僻且遠矣。由文翁任延錫光興學教之，化同中州。鄴雖湖外底邑，值賢縣官不鄙爾民，賢教官克盡爾職，庠序之教日明。壯者講道德性命之說，少者習孝弟忠信之言。詩禮以薰其心，冠佩以柔其體，季考月書以精其業。絃歌不異於武城，鳴琴未讓於單父，一脉洙泗，灌溉瀟湘，其爲衡重，豈于其名采，固存其實也。衡，春秋楚地。春秋楚材爲多，其用於晉，猶杞梓皮革自楚往也。矧囿聖朝，蓋義樂育垂三十年，濟濟多士，未減如雲之盛。學以爲己，非以爲人。然修其天爵，則人爵從之。晉世祖平吳也，尚取鄴渌薦于大廟。聖朝立賢無方，文武並用焉。不以鄴渌之薦，收召楚材。弓旌束帛，光賁古鄴，第少需耳。先二月，譚君備集其《性靜吟》來見，僕已器之，湘中琳琅，顧鄴士未之識。如所列譚景申諸友，先後奔走，以相厥成，是可嘉也已，盍以名附見焉。大德七年六月丁亥朔，粵四日庚寅記。（清嘉慶元年《湖廣圖經志書》卷一二 何本方校點）

八不砂

八不砂，蒙古孛兒只斤部，姓奇渥温氏。太祖鐵木真之弟搠只哈兒之曾孫。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武宗即位，封八不砂齊王。本書收八不砂文一篇。

八不砂大王令旨

大德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皇帝福廕裏八不砂大王令旨：這禿忽赤李總管等奏，有咱每般陽路淄川縣王村，有一座炳靈王廟。有恁般陽路達魯花赤總管府官人每、司縣官人每、往來的宣使每、本地面官人每、官軍官人每、蒙古探馬赤每，這炳靈王廟裏隨處諸來燒香火送供呵，今後都不得常騷擾者。廟裏軍器官糧休頓放者，休斷公事者。廟裏應有的不揀甚麼稀罕件物等，休強使氣力奪要者。但有的獻之，休得損壞者。上頭這劉伯源廟主根底，令旨與了也，但有別了的人每，奏將上來呵，他每大扎撒射裏不怕那甚麼令旨俺的。蛇兒年十一月十八日也魯古那有時分寫來。（清乾隆《淄川縣志》卷二 何本方校點）

釋了清

釋了清，光福寺住持。延祐六年（一三一九）在世。本書收釋了清文一篇。

光福寺銅觀音像記

延祐六年五月

銅菩薩銀冠者，趙宋知府鄒公創也。歲月斤兩間飾珠玕，殿陰之碑刻焉。至元乙亥，大勢兵至，村落寇生。住持成師懼失遷避，舟行出湖，乃付豪客。後續以木，木弊易銅，歷四十四年，戊午春，因像出募，冠舊不玕，與都寺雲耆舊共銀三兩，媒以謀新。繼得皋橋湯氏拔釵於髻，擘環於耳，并舊首飾施三兩奇。前宣政院同知朱資善七兩奇。陸續募衆，成於己未二月，計三十兩。鍍以赤金，璫以碧瑱，工乃城之王氏也。外有路尹阿答納夫人金鳳銀脚鍍子一隻，雙鳳周安人魏氏鍍金淨瓶一箇，六兩重，俱附簿帳。舊有珠環金折那銀折那小淨瓶等交割，不在冠數。恐後昧因，遂刻施銜，書始末云。延祐六年乙未五月，住山了清識。（民國十六年《江蘇金石志》卷二一 何本方、許麗艷校點）

楊 玉

楊玉，皇慶時在世。本書收楊玉文一篇。

顯慶寺之碑

一理至簡而無形，萬化繽紛而有象。由無形故爲有形之祖，惟無用故爲有用之宗。仰觀而蒼蒼者，天也；俯察而茫茫者，地也。其中萬有而原其本，則釋云真性，儒云太極，俱無□臭而可測，不得已強名曰道也。迨夫情逐物興，體隨用變，治亂安危之機昭矣。聖人隨時制宜以興教，詔之方若九流者，不無涇渭之分，而後其初而未嘗曾有矛盾。故我大雄世尊，憫衆生沉淪苦海而不知出離道，則於真性界中現神通，建法□□天魔邊清塵宇其□一教，五因十果，二其惡者，祛諸纏蓋，拔群生出火宅之鄉，證宿住通，躋衆聖澄涼之境。環竭四滲，處仗慈航，塵盡九衢，明資性月。無幽而不燭，有感而必通。斯理也，非塵情之可度，乃象外之極談。若夫繼天道，立人桓，以明君父之恩，則爲臣子之職，以粉骨灰身，莫之能報。故學佛者，由世間而出世間，因有爲而贊無爲。功有補國家天下者，多源自竺乾，派流華夏。自漢迄今，王公大人，提撕弘護，崇佛重法，其來尚矣。我聖元撫運龍興，救寧天下，萬機之暇，存神大法，蓋寺書經，作成碩德之僧，鱗興於都邑，以致列刹相望，梵鍾交響，宣揚慈慧而謙忍。被有司侵漁吮剝，由斯別設衙門，選其才德孤高者，擢之以職，而統領之。粵□有潤公，徐州彭城張侯里丁元帥之子。宿蘊明慧，風骨不凡，而年方童丱，銳志出家，禮沂州鄆城廣嚴院誠公長老爲師，而朝暮請益十有四年，理洞玄微而業該經史。值至元十五年，奉聖旨益都路銓寫藏經，選

學精筆建□，潤公中其選，旌其能，賜號曰「普慧大師」，擢以本州僧正，在職三十有五年。律身以廉，秋毫無犯，其遺愛至今，請上稱之。至元庚辰，住持本寺，構正殿六楹，內塑刻師佛，金碧相映，妙絕今昔。起香積厨，東西挾室，庫府容寮，一十有五楹。栽以松檜，翠碧參天，種以奇花，清香繞砌。於寺巽方趙溝村置田千畝，而公勤于匡持，卷懷於密，而付門人曰普資主領之。功畢，又付門人曰禮顯而弘持之。顯又傳門人曰真因，曰真忍。甚人俱各聰敏，而窮性相，達今古，而穎悟超卓，俱得雪溪講主印證之開演，大器論藏。而因與忍同心協力，興廢補闕，構雲堂六楹，而寺門凡不完者，修理咸完，爲滕陽勝概甲。其因與忍每念歲月湍迅而推盪，故高峰作谷，渤澥成田。慮祖師弘道，素節清風，侘時湮晦，欲頌德文而垂訓將來，請余爲記。余不以管窺辭而遂錄之。原釋氏設教也，度生死海，摧煩惱山，而理窮五始之先，事冠九疇之首，警世礪俗，忠君弟長，則理詳事悉。世有不能達觀其道者，匪同楊、墨之道。譬如看人取一節，以爲全體，而觀海認一漚，以爲全潮；其所遺者多矣。夫楊、墨道不行久矣。釋氏綿亘千古，周匝九有，以久暫觀之，其邪正不待辨已明矣。矧釋者有德可以堪萬鍾，道可以濟天下，淵泉而不躍，玉隱而不沽，一心菽水，道贊無爲。若支遁僧中豪傑，而晉士夫有冠屨失所之嘆，或誹而輟曰：「圖澄幻石，羅什幻秦，而兩主終不能悟者。」噫！飭情尚詐，若頃暫永，信於孺子，尚不可得，欲見信於王公大人千載之下，不亦難乎？或曰：「釋氏言行彰援，不可施於天下者。」又當觀劉歆序九流，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仁義相友而相成。若捨短取長，可以達萬芳矣。況釋氏動與理會，心與道契，懷天下以仁，理天下以義，智周萬世，道冠大千。若能誠奉歸依，而

福報我於影響。或曰：「禍不可禳，福不可求者。」又當思君子積衆正，完萬善，曰愷弟，曰配命，而陽推五福，以類而陞，非福而何？小人集衆惡，遂百非，曰慘刻，曰歹理，而陰推六極，以類而降，非禍而何？矧釋氏諸惡莫作，衆善□行，養明以悔，存剛以柔，不取輩面，而在改心。積衆善則博以聚之，內方寸則約以守之，神無不通，祈皆有應，功恢參贊，靈逾著龜，會歸其極，功非小補。若見聞者，當勉之哉！銘曰：

太極前，物寂然。二儀立，萬化躡。聖人出，明冲玄。天理著，人欲捐。九流演，達淵泉。塞雖古，猶成偏。釋迦教，絕中邊。聖中聖，天中天。證四智，祛十經。昏衢朗，心月懸。燭華夏，光竺乾。百王乾，萬年箋。浮杯亡，游鯨川。擴玄化，恢真傳。蓋梵刹，明真詮。英髦士，携翠篋。潤尊者，立陶甄。範顯慶，模金仙。栽松檜，置良田。締紺殿，衝雲烟。厨有庫，浴有泉。門弟子，相纏綿。資與福，光前賢。因與忍，相編聯。頌師德，鐫王璿。垂雅訓，芳遐年。（一九〇年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何本方、楊玉芬校點）

柯舉

柯舉，字柯山，莆田（今屬福建）竹圃人。延祐時在世。舉鹽田管勾。有《竹圃夢語》二卷。本書收柯

舉文一篇。

新港斗門記

莆陽方二百里，郡居其中，其平如掌。西南有溪，泝源仙遊、永春、德化，入於海。田在南北，謂之南北洋。南洋舊有六塘，灌溉多不及。宋初錢李於溪源之來，木蘭山之下，築陂瀦水，匯於南洋夷塘而田焉。然水勢不相續，年歉自若。元皇慶壬子春，同慶郭公朶兒柏臺來守莆，興利除害，百廢具舉。越三年甲寅，夏秋之間旱，北洋田槁，城內外井亦竭。公親詣木蘭陂，喟然嘆曰：「李侯之功美矣，而惠未徧也。」乃因地濬渠，引木蘭水，委蛇抵城下以灌。乙卯春，復於涵江新港截海道築水泄，旁會游洋、太平陂等水，以溉望江等里。阜山抵海田通水，由仙遊、莆田而之涵江、余埔二百餘里，源遠流長，農無旱憂。舟楫往來，皆沾其利，城市貿易，物價頗平。工未竟，以秩滿歸。明年秋，水溢，新港泄潰。公居閑於閩之岳山，聞而患之。丁巳秋，漕閩海，委上里場官周文郁、張果易水泄爲斗門。始事丁巳之臘，告成戊午之春。隄岸之未備，橋宇之未完，新場官高克明、趙榮祖，典史施杰實成之。昔范文正公爲鹽官築海隄，青史以爲美談。今公前守莆陽，疏通水利，及持漕節，猶憂民憂莆，民何以得此哉。舉插成雲，決渠爲雨，長我禾黍，衣食億萬之口，公之功視彼有加，異日太史當不一書。茲特紀其歲月云。（清光緒《莆田水利志》卷八 何本方校點）

胡公復

胡公復，介休縣（今屬山西）豹虎何村人。中冀寧路解元，授任忻州儒學學正。元大德、皇慶、延祐時在世。本書收胡公復文一篇。

冀寧路汾州介休縣豹虎何村重建永澤廟堂記

延祐三年五月五日

延祐改元之三年五月一日，貴里豹虎何村郭顯、李山、陳瑞、李茂、宋珪、任璘踵門謂余曰：潤濟侯者，茲郡興雲雨之神也。爰自後魏，佐主有軍功，久戰汾陽之西北。其山無水，侯之士馬困乏，所望活命者惟水耳。侯欲之他尋訪，乘馬跑地而泉出焉。其流溉田利物，代代無窮矣。人慕侯之德，被侯之澤，於泉側建廟而歲祀不輟。昔嘗大旱，官率士民而詣廟請禱，甘澤時降，捷於影響。由是宋朝崇重，廟錫永澤，侯封潤濟之所自也。本縣，汾陽軍所屬也，聞耆舊相傳，肇自金世，建侯行廟於吾之鄉矣。中更兵革，鞠爲茂草。大元龍興，欽崇神聖，詔諸路郡縣所在名山大川、五嶽四瀆、忠臣烈士，凡有功於民者，悉祀之。厥後，邑之官寮、里之士庶於侯誕辰悉來祭享，奈舊址茅塞，饋奠無所。

先進任概、陳和等相謂曰：「吾鄉永澤廟遺址幸在，曷若併力經營，修建堂廟，上以遵國朝之所詔，下以述前人之事功，何如？」僉議允肯，各施財物，勦力營建，不歲成之。廟殿復完，神像悉具，庶得歲時祭焉，旱沴不作。大德七年歲步癸卯八月六日夜，厚坤失載，動若浮舟，官舍民屋率皆崩陷，廟堂與焉。朝廷爲之賑恤，更平陽曰晉寧，太原曰冀寧。震踰數年，不遑經始。今我聖天子御世，恩漸動植，祀及神祇，天地位焉，雨暘時若。郭顯、李山、陳瑞、李茂、宋珪、陳裕、宋信、任璘等僉曰：「吾鄉幸風淳俗厚，民物阜蕃。緣廟址荒蕪，殿庭瓦礫，神無以棲其靈，民無以徼其福，來者見爲惻然，豈得謂之里仁爲美乎？」於是糾集一十八村人戶，輸財營葺，仍舊建大廟，東西構二堂，一曰廣善侯，一曰訶利帝，塑飾像貌，丹堊垣壁，戶牖彝器，靡不具焉。請爲記以文諸石，庶永其傳與。余應之曰：夫鬼神者，造化之跡也。人之所以積善獲福，積惡被禍，歲之所以風雨調順，五穀豐登，寔鬼神之利用也。數君子者廟堂建完，敬神甚謹，加以好賢樂善，保族宜家，大功既畢，美跡已續，奚以記爲？辭不獲已，書此識之。歲在丙辰五月端陽日記。（清光緒二十七年《山右石刻叢編》卷三一 何本方校點）

胡醇

胡醇，元至大時在世。本書收胡醇文一篇。

南充譙公廟記

順慶府南充，舊有譙太師之廟，馮休、譙炎曾爲之記。自兵燬後，莽爲荆榛。按：蜀相亮命爲勸學從事，後主拜僕射家令。時邊將挑釁，軍旅數興，侯陳《仇國論》，蓋儒而知兵者也。後遷光祿大夫，以文墨議論結主知。每詢問大議，則對以經傳，莫非尊主庇民之學，忠肝義膽，必欲噓赤龍氏既灰之鼎而復燃之，其忠誠可嘉尚。景耀五年，魏遣鄧艾間道伐蜀，聲勢震蕩。衆議奔南，侯力止之，蜀民安堵，侯之謀也。魏以侯有全蜀功，封陽城亭侯，竟不屑受。侯之文章事業當傳無窮，史稱其博覽經傳，知天文。生平著述有《五經解》、《定法訓》、《古史考》，凡百餘篇。御史陳壽常師事之。吁，侯有文武全才而藏諸用，爲邦家公計而顯諸仁，以功以德，廟食鄉國，固宜衍而未艾。廟之復興也，瀘溪杜君源海百川條陳，有司從所請，杜乃捐金獨力成之。非敬神如在、見善必爲者，疇克爾耶！是役也，自至大戊申秋創造，己酉仲春落成。新廟奕奕，民且具瞻，屬余爲記。自惟衰耄，學殖荒落，何足以發揮神之盛德大業！姑叙興創始末，紀實而已。（元刻《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二八 何本方校點）

胡琦

胡琦，元大德、至大時在世。本書收胡琦文一篇。

新編關王事蹟序

至大元年正月

予初讀《三國志》，至《漢壽亭侯關壯繆傳》，未嘗不釋卷而歎，想見其爲人，而哀其志之不得伸也。後在當陽，訪求章鄉侯死所，每過之，尚凜凜如生，未嘗不徘徊瞻顧，慨然感動，而嘉其大節之不可奪也。嘗謂漢自中平已後，天下大亂，曹操遷天子於許都，孫權擅土地於江表，二人用心可知矣。是時羣材並出，從而附之者，莫非漢臣。漢危不扶而佐魏吳傾覆之人，迹其所爲，遺臭天下後世。孰若雲長大勇憤發，心不忘義，事漢昭烈，誓同生死。守荊州九年，賊畏之如虎。討樊之舉，鼓忠義之氣，破奸雄之膽，可不謂壯哉！惜乎事機垂成，禍生於所忽，迺守其志，終始不回，卓然爲漢忠臣，獨見稱於後世。廟食玉泉，至今不絕，四方祈謁，靈應如響，不亦盛乎！及考其事蹟，本末具存。《國志》所不載者，散在衆籍，文字交錯，難用檢尋，覽之者不無病焉。而世俗所傳，道聽途說，鄙俚怪誕，

予竊笑之。故嘗有刊正之志，而未能也。舊令尹孫君吉甫，燕山之彥也，好古而文。大德丙午，過予漳濱，問三國所以興亡，又問雲長成敗之由，及玉泉靈顯之迹。予一一據實以對，吉甫喜甚，且曰：「先生盍哀爲一家之書。」予應之曰：「此僕本心也，不敢以愚淺辭。」於是退而具草，以本傳爲主，旁搜前史，互閱故書，校其同異，差次而推衍之，編爲實錄。其文則因於舊，其事則詳於前。乃因而論之，以備遺亡。又輒用己意，稽古驗今，列爲八圖：神像圖、世系圖、年譜圖、司馬印圖、壽亭侯印圖、大王塚圖、顯烈廟圖、追封爵號圖。又廣覽載記，採事摭實，析作四門，曰靈異，曰制命，曰碑記，曰題詠。積年而後成立，名曰《關王事蹟》，凡五卷。別爲《玉泉志》三卷，以附其後。雖不足傳之將來，且欲抄之山房，以成吉甫之美意焉耳。若夫重刊厥誤，續補其遺，以俟後之君子。至大元年正月上元日。（清雍正十二年《山西通志》卷二二二 何本方校點）

温廷心

温廷心，至大元年（一三〇八）任淮西北道肅政廉訪司僉事。本書收温廷心文一篇。

小孤山聖母夫人廟記

至大二年

伏觀聖朝混一區宇，民物阜繁。名山大川及諸神祠載在祀典者，又令所在長官齋潔致祭，此有國家所當議，而守土官所當奉。按地志，同安之邑宿松有山曰小孤，臨江中流，開闢以來屹如也。岷山之源，湘、漢之流，都會而東入於海，真海門第一關。商人賈客，豪傑英雄，斂手正心，以求利涉，是豈無神龍以司之？歷代昭靈，旋獲嘉號，至於今永賴。近叩恩命，僉憲西淮，戊申冬間，出按蘄、黃，由江而下，時臘月二十一日也。舟次彭澤，阻宿松館。俄夢一老來謁，曰：「予乃邦人，携楮求書小孤山。」予不工於書，讓之弗從，然諾其請。恍然而覺，起視風雪蔽空，孤山巍然在目中，疑必山靈之相乞。嗚呼！神靈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敬如在，左右逢其源。況此山形勢，非諸峰雄秀者所及，鬼神呵護，神龍攸都，又非鯨汲怒濤，魚浪翻空，駭俗要服者。予豈靳數字，以答神請？乃爲書「小孤山」并「海門第一關」，□□歲月，以答靈感云。又從而歌曰：

孤山峙立青蒼蒼，鬼神守護禁不祥。風濤怒湧□□驤，東入于海何茫茫。舟人思海心彷徨，禱□□神靈彰。福及邦社俾熾昌，爾神□報□□。

至大二年夏初吉，奉議大夫、僉淮江北道□□□□温廷心撰。（明天順六年《安慶郡志》卷一

邱居里校點）

全元文卷一一六五

湯彌昌

湯彌昌，字師言，號碧山。祖先自瀏陽徙居吳縣，遂爲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彌昌以《周禮》中鄉舉，入元，歷任長洲縣、崑山州儒學教諭，鄱江、清獻兩書院山長，建康路儒學教授。泰定四年（一三二七），任興國路通山縣主簿，以温州路瑞安州判官致仕。生平篤志義理之學，以文名於時。著作有《周禮解義》、《碧山類稿》、《湘干權歌》等，今不傳。（明正德元年《姑蘇志》卷五一、正德七年《松江府志》卷六、嘉靖三年《上海縣志》卷八）本書收湯彌昌文六篇。

靜春堂詩集序

泰定元年三月

作者以學而爲詩，匪直以詩爲學。《大學》援詩，參舉吸引，詠歎淫泆，使人興起于學。故知來起予，聖人許子夏、子貢者，詩與學一致也。學者詩之根底，詩者學之英華。培之深厚，則其發也沛然，緣英華可以探其根底。凡世之爲詩者，疏淺窘滯，迄莫能馳騁變化者，政坐學無源，猶行潦爾。若袁

通甫，其以學而爲詩者與！通甫年志學，即與余友，自宋亡，科舉廢，俛焉尋究源委，篤於務本之學。于六經、四書，則研訂訓詁，而探索微旨。于遷、固諸史，則視時與事，而析其是非。迨《莊》、《騷》而下，莫不旁貫曲暢，涵泳優柔，邇而會六義之極者。通甫之學也，雖日與同志求麗澤之益，而通甫穎悟自得，奔軼絕塵，不可及矣。故其爲詩，經之以風、雅、頌，緯之以賦、比、興，法度森嚴，旨趣高遠，得馳騁變化之妙，一時擅詩人能事矣。中歲以才諳推擇爲邑校師，適長精舍，階是臚仕，可郡文學矣。未及一試從政之才，而遭疾不起，惜哉！歿後數年，中子仲長泰始哀其詩，刻梓以傳。余時官金陵，弗及知。暨旋里，取而視之，則散落不少。憶昔通甫無恙，與余無二日不晤語，否則走奚奴，遞詩筒，于是詩章樂府，余得之最多。至是授仲長數十篇，而集始粗備。屢徵序引，故爲詳述其詩學淵源所自。九京有知，亦必喜平生故人爲發其幽潛耶！泰定甲子春三月望日，湯彌昌序。（清鈔本《靜春堂詩集》卷首）

題文正公許下帖

尺楮逾二百載，魏公手筆如新，語不繁而意足，可以想見其人。湯彌昌敬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趙氏鐵網珊瑚》卷二）

平江路新建惠民藥局記

人物並生天地間，人之所以絲身而穀腹，飽肉而食鮮，以爲生生之資者，取諸物而悉備。至于陰陽之變，暑寒晦明之感，或節宣不時而致疾，則又產靈藥以療之，天之惠爾民也至矣！古昔聖人，代天司牧，胞與推念，休戚由己^{〔一〕}。亦既教之樹藝佃漁以養其生，且惟疾之憂，思有以扶持安全之。成周醫師設官，凡邦之有病者咸造焉，分授病醫之屬，俾療以草木蟲石穀之五藥，而稽其十全之功。是以國無疵癘，民不夭折，子民之仁，如天之惠也。聖朝以仁得天下，嘉惠黎民，纖悉周密。大德己亥，詔路府設惠民藥局，官給鈔本，散諸藥市，月取其息，以資製劑。責任守長提其綱，擇良醫主之，歲一更代，法誠良、意誠美矣。吳郡爲大藩府，生齒滋繁，謁藥者無虛日^{〔二〕}。初，闔市有故酒樓，嘗以爲行用鈔庫，已而庫他徙，遂葺新樓爲局^{〔三〕}。延祐三年春，郡奉命增設所用庫，有司請仍舊貫，而局設于醫學，庫陋逼仄，製藥無所。總管布八沙正議惕然曰：「以大府而一局勿克建，其何以嚴醫事而稱隆旨^{〔四〕}？」始議改作。諭諸同僚，諷諸幕屬，議克協。得傾春亭舊址于麗譙東南十步^{〔五〕}，地居巽維，氣鍾溫厚，卜者曰吉^{〔六〕}。瓦礫既夷，厥基隆然。總管首捐俸，爲一郡僚屬倡，下委錄事孫良佐董役^{〔七〕}，俾主局顧某、施某經營之。購美材，傭良工，經始于四年七月，迨良月落成。高門北向，重屋後峙，各四楹，堅壯完美，高朗爽愷。官不糜帑，民不知役。一旦龍角驪舉，翬翼飛騫，卓爲一郡壯

觀，甚盛舉也。欽惟聖天子體乾元之仁，溥安民之惠，命良二千石撫養赤子而圖其安^{〔八〕}。吳郡得矣侯^{〔九〕}，布宣上恩，汲汲惟民病之是瘳，局成而惠無窮矣。然侯之惠政^{〔一〇〕}，豈鄭子產濟涉之小惠而已？凡而發政出令^{〔一一〕}，利興害除，惟恐一毫或病爾民。推是心以往，使病痿者奮，困者蘇，呻者謠^{〔一二〕}，富壽安逸，各得所欲，而藥劑之惠，特其一端爾。郡之士民，欲紀其事，而來徵文^{〔一三〕}。遂據其實^{〔一四〕}，并以作興歲月而書之^{〔一五〕}，俾刻堅珉，以垂不朽云。長沙湯彌昌記。（臺灣影印舊鈔本明洪武《蘇州府志》卷四八，清光緒八年刊同治《蘇州府志》卷二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吳都文粹續集》卷八）

〔一〕休戚由己：由，鈔本原作「田」，據同治《蘇州府志》、《吳都文粹續集》改。〔二〕謁藥者無虛日：藥，

《吳都文粹續集》作「醫」。〔三〕遂葺新樓爲局：局，原闕，據同治府志補，《吳都文粹續集》作「之」。

〔四〕其何以嚴醫事而稱隆旨：以，原闕，據同治府志、《吳都文粹續集》補。〔五〕得傾春亭舊址于麗譙東南十步：傾，《吳都文粹續集》作「頌」；舊，原闕，據同治府志補，《吳都文粹續集》作「廢」。〔六〕卜者曰

吉：吉，原作「告」，據同治府志、《吳都文粹續集》改。〔七〕下委錄事孫良佐董役：孫、佐，原闕，據《吳都文粹續集》補。〔八〕命良二千石撫養赤子而圖其安：撫養，原闕，據同治府志補，《吳都文粹續集》作「殫

心」。〔九〕吳郡得矣侯：矣，同治府志、《吳都文粹續集》作「賢」。〔一〇〕然侯之惠政：惠，《吳都文粹續集》作「爲」。〔一一〕凡而發政出令：凡而，同治府志作「凡」，《吳都文粹續集》作「哉其」。

〔一二〕呻者謠：呻，原闕，據《吳都文粹續集》補。〔一三〕而來徵文：來，原闕，據同治府志、《吳都文粹續

集》補。〔一四〕遂據其實：據，《吳都文粹續集》作「據」。〔一五〕并以作興歲月而書之：以，《吳都文

粹續集》作「附」。

復取沙洲鄉學田記

至治二年

建康郡學，宋紹興間，秦丞相以己貲買江寧縣沙洲鄉黃魚莊等處蘆地十有五頃，畀鄉校，具載碑籍。至元十三年後，開田百頃有奇。十八年，營田司以田撥隸財賦府，僅以地四頃七十一畝二分歸于學。三十一年，權豪占佃，開四頃爲田。其後經理丈量，羨田四十畝，地三十畝，凡爲田四頃四十四畝，地一頃一畝二分，奄據租入，二十有七稔。彌昌備員掌教，詢知有司，文移不輟，明爲學產，遂建白于行臺泊察院。於是路、縣參考文案，擬斷歸學。至治元年二月，省札准斷，郡俾縣主簿朱端卿，偕彌昌履畝交業，而田始來歸。從行者直學謝慶德、知書王夢桂、縣吏郭滋。府給文據，公堂掌之，以相授受，始末備著文卷。佃者歲納田米七十九石有奇，地租錢二十五貫，自元年始。然非定額，有願增租者，佃可易歟。惟學事因循弗舉，豈特斯田哉？明年夏四月，作亭以覆玉兔泉。閏五月，新創靈星三門，煥然改觀。此皆職所當爲，而前人憚事難役鉅，彌昌勉爲之，賴臺察宗主，力克有成。謹識形石，田圖四至佃名，刻之下方。至治二年良月□日記。（元至正四年《金陵新志》卷九）

上海縣苗糧改科豆麥記

泰定四年六月

國朝昔於松江置府，乃割華亭縣之五鄉，立上海縣。其地瀕海，潮汐蕩激，挾沙土於畎澮，於是滷瘠之壤日積以亢，川流不通，五鄉莫不病之，而高昌、長人兩鄉尤甚。穀不宜稻，稔歲農惟仰食豆麥，遇旱乾則莽爲不毛之墟。夫何田下而賦上，以石計四十萬有奇，概科粳糧，與沃壤等。有司峻期取盈，富有力者轉糴以輸，貧無所措則里正代償，因而破蕩轉徙，邑民重困，孰拯恤之，其來尚矣。真定鄧公伯川爲斯邑丞，至治二年秋行田檢災，詢知其弊，慨然建議，請易米以豆麥，以從土宜，以紓民力。且謂華亭境壤相接者，亦從改科。會嘉興路治中壽之高公來覆視災田，聞而是之，遂上其議於行省。未幾，鄧公以廉能選爲行省掾史，爲之力陳民瘼。上官惻然，遣俾銜命上中書，亦及斯事。公又昌言于政事堂，拳拳爲下邑疲氓請命。乃下其議地官，迄獲從請命，始自泰定二年，聽以豆麥準秋糧，仍俾憲司覆實惟允，著爲令。令下，邑之士民耆耄懽忻踴躍，上感聖朝曲綏遠民之恩，下賀賢宰勇除民害之德，咸願刻貞石，以貽不朽，而徵文於余。余惟《禹貢》則壤成賦，而銓結粟米，各隨其地；周曲辯土教稼，而令貢斂賦，厥政均齊。凡皆以便爾民，而不彊以所無云爾。茲上海創縣今幾年？長民凡幾人？習弊恬害，莫之省憂。仁哉鄧公，於易賦一事，始至而力圖之，已去而卒成之，以貽邑民無窮之利，而餘潤及鄰焉。古循吏之去而見思，信不誣矣！庸撫實而書之。伯川名巨川，

以字行。時泰定四年六月日，將仕郎、興國路通山縣主簿湯彌昌記，奉訓大夫、慶元路昌國州知州兼勸農事趙雍書篆，邑人費榕、耆老朱振等立石。（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本正德《松江府志》卷六，明嘉靖三年《上海縣志》卷八有節文）

監州火失哈兒去思碑

泰定三年五月

吳郡統州四，惟常熟甲諸州。封域廣袤，巨湖並海，戶版近十萬，庶務滋劇，自昔號難治。然仲雍之德讓，言游之禮樂，遺風流澤，千載一日。故民不怵而俗猶淳，幸而得賢州長，則治之易耳。元貞間，縣陞爲州。監是州者今幾人，而未有如侯之賢者也。侯欽察氏，小字火失哈兒。繇宿衛入官^{〔一〕}，授武略將軍，列職東宮，佩玉符^{〔二〕}，爲衛率府千夫長，遣遷江浙行省理問官，陞武節，提舉大都酒課。至治二年，擢常熟監州，以能遷也。州有九鄉，而分都五十。都有追呼徵歛諸事，悉倚辦里正。侯始至，民訴不勝役者數十戶。侯曰：「里正雖卑而責任重，苟施舍失宜，則事必墮。」遂采輿言，稽版籍，酌地大小與事劇易，稱其力而均任之。田不逮十頃者，皆釋不事。公議惟允，民乃悅服。凡諸民役皆倣此，吏不得高下其手。未幾，朝廷以浙右糧賦之有故而無徵者，厥數尤夥，里正歲以代償破產，重困極弊，議俾富者助田，以紓其力。乃慎擇廉能之官分理州縣，而屬上官之賢者提其綱。侯既膺任，敦勸一百五十餘戶，樂助田一千一百三頃，歲得米六萬四千石。事甫克集，而他州縣里役

之紛更不定者，至是始定。惟此州以侯所素定皆允當，一無所易。爰推多田信厚者，掌助米之出納，以傳各都，莫不賦登用給，民被無窮之利焉。初，杭州糴貴，府奉省檄，勸州之富家移米平糴。洎侯來而稽遲之戶尚餘四十，期會督迫。侯詢知田已粥，而押派者居四之三，米四萬九千餘石，茫無可擬，乃奮身廷辨，以去就爭，卒得蠲釋。先是，瀕歲災歉，民稍他徙就食。至是，流者歸，遠者來，侯究心勸課，募民開荒田八十餘頃，歲增官糧三千石而贏。他如開松江，濬練湖，浚領丁夫多至五千，劬躬董役，民不知勞。州事之最重者，徵秋糧三十五萬，歲終，皆不擾而畢。蓋侯資稟聰明，才識超卓，燭理練事^{〔三〕}，人不能欺。矧其爲政，以敦風化、勵學校爲先務。春秋釋奠及朔望詣州^{〔四〕}，序謁拜如章。始作大成雅樂，諭教官程督課講，多士用勸，可謂知所本矣。正己率下，始終一致，三載考績，實惠在民，詎止五事告備而已哉！泰定丙寅夏，授代賦歸。州之鄉老士民，咸欲寫其感慕之情，圖刻石以詒不朽，而相與求文於予。予觀《史》、《漢》所記，春秋之循吏六，漢之循吏七。歷年孔多，列傳僅此。而太史公惟取其奉職循理，孟堅則謂：「所居民富，所去見思，有德讓君子之遺風。」是則吏以循名，匪尚嚴威，愷悌慈惠，無愧於民之父母。視後世之巧宦近民，便己病物，苛察舞文，以修其貪私者，相去何啻霄壤也。諗今賢監州之德之政，庶幾古之循吏哉！是可書也已。泰定三年五月□日，將仕郎、興國路通山縣主簿湯彌昌撰。（鈔本《琴川續志草》卷七，清康熙二十六年《常熟縣志》卷二五 以上邱居里校點）

「一」繇宿衛入官：官，《常熟縣志》作「宮」。
「二」佩玉符：玉，《常熟縣志》作「金」。
「三」燭理練事：燭，原作「獨」，據《常熟縣志》改。
「四」春秋釋奠及朔望詣州：春，原作「者」，據《常熟縣志》改。

韓 鏞

韓鏞，字伯高，濟南（今山東濟南）人。延祐五年（一三一八）進士，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泰定元年（一三二四），累官監典簿，歷國子博士、監察御史。大曆元年（一三二八），出僉浙西憲，後至元二年（一三三六），累遷南臺治書，歷僉宣徽、樞密二院事，拜翰林侍講，歷侍御史、中書參議。至正七年（一三四七），授饒州路總管，入為中書參政。十一年，甘肅行省參知政事，遷西行臺中丞，卒於官。《元史》卷一八五有傳。本書收韓鏞文三篇。

張唐山辭贖記

元統三年三月

近歲燕趙間民俗，遇令若簿聽斷明決，不事貪暴，俾境內各得安業者，於其終更，則耆宿輒哀率錢幣酒餼，祖帳以報二年之政。其令若簿亦輒不辭，而素謹訐及部使者，亦未聞有擬議焉。良由民

情樂趣，彼此無所忍恃也。雖曰未協雅道，然較之封豕碩鼠、椎肌剥髓之徒，亦可嘉尚。矧有爲有守，去而見思，君子能不與之乎？天曆戊辰之春，樂陵張從信爲唐山令，政號平簡，輔之以廉，民其安焉。至順辛未受代，民知從信當歸也，不謀而集殆至千人，各持儀物，踵門以贖，蓋爲鈔四千兩，詩帳廿。□從信皆力拒不受，民曰：「固知令冰蘖其操，三年之間，無敢干私。然令有德吾民，吾民不忘報，亦人情也。且既去任，詞又贖行，何嫌何疑，而乃堅辭？」從信曰：「吾行吾志耳，豈有它哉！」民體其志不可奪，各懷以退。是夏，何潤、孔亨輩撮其政之尤者，請中山知府彭寅亮、國子助教潘迪文諸石，一曰棠陰之碑，一曰去思之碑。其秋，朝廷調從信滿城令。又二年，元統癸酉冬，邑人追念從信辭贖之篤，足以敦薄俗，勵士節，合詞以囑國子伴讀趙瑁求予紀其實。嗚呼！予因切有感已。孔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今是舉也，豈非得其從而不傷乎？然微張令之賢，無以致唐山之思；微唐山之思，曷以著張令之賢哉！彼視民鬼蜮，待令如蝗蝻，不知反己而惟尤人者，亦獨何心，聞此寧無愧焉！元統乙亥歲三月初吉立。（清光緒七年《唐山縣志》卷一一）

置雅樂碑記

元統甲戌秋八月丁巳，濱之大成至聖文宣王宮始成，獻雅樂。既畢事，僉謂宜勒貞珉。迺專王

惟良走京師，徵鄙文，鏞焉敢辭？洪惟我世祖皇帝既一區宇，詔守土臣於春秋仲修先聖祭儀。有司弗克體承，雖勉行，率作俗樂，神用靡歆。國子監、曲阜林廟先之以雅風勵郡邑，一二都會外，皆循舊習。歲癸丑二月上丁，州人有事於宮下，其倅前進伯顏謂通州李世明曰：「禮圯而樂陋，其何能格？」未幾，保定閩中國來爲守，意符謀協，相與圖度，各捐俸金，倡導寮屬，萃鈔爲定八十有奇。屬州史張文最浮河逾江，直抵姑蘇，詢工之良，式古之範，製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器卅有四事，今夏四月告成。至，創居以貯，士民歡慶，願貢子弟充樂生。幣聘秀民張銓、張良臣以教以肄，爲歌工十，柷、敔、磬、鐘工各一，管、笙、簫、鼓、瑟、埙、篪、五絃、七絃、九絃、琴、瑟工各二，凡三十四人，儒士竇文珪實左右之，是以就效若此敏也。昔者聖人自衛反魯，樂然後正，則前是固嘗失也，矧近代乎？以師摯之賢，猶語以翕純噉繹之道，矧餘工乎？五音六律，清濁抑揚，節奏促疏，倫或相奪，必至淆乖。器斯虛設，欲和神人，亦難矣，故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意使爲師爲工者，妙究厥儀，心攻志確，恪蒞攸職。而長吏升降灌奠之際，敬恭齋誠，無敢荒怠。是惟朝廷崇報助德初意，而下之觀感，殆油然而興起焉。乃或徒具於文，忘踐厥實，歲月寢深，廢弛莫舉，將有貽流俗萋菲，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清咸豐九年《武定府志》卷三一）

重建鼓樓記

夫君子興作，蓋不獲已焉。魯新作南門，《春秋》譏之以其可已也。允協時宜，奢儉適中，政有藉，民不勞，是惟無作，作則君子與之矣。益都屬曰樂安，地僻民夥，訟獄滋殖，煩於劇劇，公宇誠不暇恤。泰定之元，達魯花赤海申葺廳事。三年冬，平陽衛公思溫繇昌邑簿最績升尹茲邑，令行政孚，間與僚屬議出俸金改作。大姓張居敬、王仲允、程福、高陶、房仁、李真輩喜曰：「明府及此，邑人利也，願輸材陶甓相助。」於是撤其前門，仍舊基，建重屋於其上，周以危闌，壓以文石，華不至侈，質無近俚，俯瞰闐闐，屹爲麗譙。復置鼓，節晨昏。又創退食堂十二楹，增廳事兩旁室。既落成，民曰：「懿哉，是役！庶力無假，賢令私我也。苟無以紀其歲月，後其何知！」乃奉屬邑文學李希古狀，請書於石。公宇完繕，非以美□，臨民布政，實由此出。圯陋而修，固可少後。然令者所以寄民□也。使遁者還，愁者憚，宿弊以艾，藏奸以摘，蒸嘗婚嫁，權相往來，固宜光簡策，勒金石。今衛公蒞事僅期，財力未拓，而民人欲念一邑之善，豈非不獲已而順時益政也歟！他時政成俗易，遐邇取法，予雖寡昧，猶能爲公大書之。（民國七年《樂安縣志》卷三 以上傅瑛校點）

章 弼

章弼，字拱辰，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善書法，師趙孟頫。本書收章弼文一篇。

孔廟古柏賦

夫何挺歲寒之勁節，頌松柏之丸丸。自松受大夫之封，而柏於是乎獨傳。況鍾靈於聖人之宅宛，覩夫鳳舞而龍蟠。當其植基伊始，敷青疊翠。爰啟秀於杏壇，更披榮於楸隧。掩映乎日月之所照臨，鮮潤於雨露之所沾被。乃若歷三唐，越兩宋，歲月屢更，枝條縱送。遙矚焉，若雙闕之峙於櫺星；近睇焉，乃兩柯之聳於畫棟。暨乎皇元，文宣逾尊。藐茲僻壤，巍焉有墳。惟素王衣冠所瘞，亦聖裔雲礽所分。峩峩雙柏之世澤，慨一亡而一存。是丁甲之所呵護，而環壁之所蒸薰。夭矯儼虬龍之踞，盤旋同虎豹之蹲。其幹斑剝而陸離，其根結屈而堅實。或疑爲彝鼎之銅，或信爲琳琅之石。風傳琴佩之音，日麗縹緗之色。雨雪彌顯其青蒼，沍寒逾增其翠碧。乃知沐浴乎詩書之澤，甄陶乎禮樂之林。將等之江漢秋陽之濯與暴而，豈徒不改柯易葉之可仰而欽夫。是故殷人之社，闕宮之吟，睠懷乎新甫之所樹，

而言觀乎是尺是尋。子不嘗云：某殷人也，而常夢寐乎周公之臨，撫斯柏也，庶幾靈剡剡其在茲。彷彿寢成孔安，而逍遙於東山泰山之岑。（臺灣影印清光緒五年《青浦縣志》卷二八 傅慶芬校點）

章 閻

章閻，延祐間在世。曾官平章政事。本書收章閻文一篇。

行經理之法議^{〔一〕}

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尚多，未能盡實。以熟田爲荒地者有之，懼差而析戶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而仍其舊名輸稅者亦有之，由是歲人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實自首，庶幾稅人無隱，差徭亦均。（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五九 傅慶芬校點）

〔一〕題目據文意代擬。

張弘振

張弘振，一作宏振（清康熙三年《房山縣志》）。本書收張弘振文一篇。

達魯花赤脫脫帖木兒去思碑

仕宦之適用者，不以治事之難而藏其用；濟物之存心者，不以任用之小而廢其心。治事雖難，而爲之者易；任用雖小，而所成者大。苟非誠心修身謹行，有所操守者，而能若是耶？前大都路房山縣達魯花赤脫脫帖木兒從仕，康里人氏，世爲右族，廕先祖之職，首監是邑。下車以來，訪黎庶之艱辛，革吏隸之弊病，勸課農桑，興舉學校，慨然有政清安境之志。嘗曰：「凡民有不便之事隸我者，我得而伸之。自京府者，我得而訴之。」上年，經值螟蝗，痛傷禾稼，百姓乏食，餓者害而病者且死。公到任，視之不忍，即往政府訴于執政者，告蒙賑濟，全活者甚衆。是年京府修理海子岸，令本邑備到地釘一萬八千餘根，并八作司計置白木炭一十萬斤，翎根爪兒二千三百副。公嘆曰：「往年蝗災，今歲值旱，百姓艱食，民不聊生，饑者未甦，而病者未起，而復加之差徭，重困斯民，誠可哀憫。」公復

訴于上。所司者憐公之誠懇，再三往訴，特爲除免。又有在獄盜馬賊所指張蹄兒者，公爲審理，視其文具，察其情由，知其冤枉，更爲平反矣。明年，值天旱，焦禾殺稼，公痾瘵於心，露頭跣足^{〔一〕}，於境內山川所在神祠，以誠祈禱，感應甘霖，歲則大熟。年例喂養驛馬者，公告及減半。又明年，關撥折草食鹽，較之他邑斤重飽足。自公到任，凡有合著差徭賦役，皆務均平，不勞而辦。比之往年，三減其二。治民有方，各安其業。而流移他所復之者衆，野無遺田。嚴立威信，止盜息姦，革去濫設之徒。吏畏其明，民悅其澤。政聲日起，而詞訟日少。始下車至於終任，昔寶赤人等未嘗入境擾民爲害。民懷公之惠，爭獻香斗、旗帳。及瓜期年，寧免有勒銘去思之意。是以四鄉同邑之耆士王仲禮、齊林等齋纂公行實行狀，請于余，合辭懇銘。余謹辭者再，不得已而錄其前行，泚筆而爲之銘。曰：

隱隱崇岡，浩浩汪洋。脫公德政，曷云其妄。下車之日，治具畢張。晉之潛岳，漢之龔黃。一方赤子，遭逢俊良。雲霄鴻鵠，枳棘鸞鳳。民懷其惠，士依其光。銘勒金石，千古垂芳。

（民國十七年《房山縣志》卷七，明嘉靖三十二年《涿州志》卷一，清康熙三年《房山縣志》卷六 傅慶芬校點）

〔一〕露頭跣足：跣，原作「洗」，據嘉靖本、康熙本改。

張 衍

張衍，字朝佐，號頤齋。金華（今浙江金華）人。理學家。延祐間爲湖州學正，累遷慶元路教授。以正道開示學者。以「頤」名齋，趙孟頫爲之書額，世稱頤齋先生。至正末官中書省參議。（民國四年《金華縣志》）本書收張衍文一篇。

文昌帝君行祠之記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

延祐初，天子銳興文治，設茂科，廣羅天下賢俊，永基太平之業。重惟人才出處，關時運盛衰。斯道在天，必有宰而司之者。世以蜀七曲文昌帝君儲精炳靈，式符乾象，實能翊贊大猷，緝熙景運，於是詔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之號。繇川蜀至於江、漢、湖、湘、閩、浙，內而京師，靈化所被，皆祠而祀之，康國庇民之意，嗚呼盛哉！按《清河內傳》，大帝自叙甚詳，在周爲張仲，歷秦、漢、隋、唐以來，隱顯不一。其出則爲名儒賢相，匡國致治，欲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各盡其道。寥寥數千百年間，英明剛大之氣，浩然獨存，與化樞相周旋。其功用則形于九十四事，善善惡惡，捷若影

響，或以筆授，或以夢應，大要教人以忠孝爲本。至若所降籤文三百六十五章，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包羅三才，揆叙萬類，運數之否泰，事情之離合，吉凶朕兆，纖毫莫爽。俾世之人寡昧狂惑者知所懲勸，遏其邪而歸諸正，所以扶持世道，陰隲下民，功德備焉。國家崇祀，典彰靈貺，固宜。夫言理者以陰陽不測之謂神。是故日星之麗天，河嶽之流峙，寒暑代序，災祥推移，著而爲禮樂，幽而爲鬼神，是皆二氣、五行屈信變化自然之迹。矧神妙用無方，周流于萬物，錯綜乎兩間，體微而用顯矣。烝民煦煦以相生養，動靜云爲，囿于二氣、五行屈信變化之內，能不與神相依乎？故凡仰而祈，俯而懇者，不外于日用，抑亦順天以安其生者邪。衍自蚤歲，聞公卿大夫稱述異蹟，班班可紀。比年贊政中書，繼司諫職，屢對揚天子休命，用戡靖多難。嘗質疑于神，已而皆驗，繇是益信所聞。顧惟大河之東，靈風未暢。澤實名郡，民質而俗淳，是宜祠。廼即天慶宮卜爽塏畚土樹址，構正殿四楹，規制合度。中奠神平居像，鐘磬鼎俎，式具祀儀用嚴。郡守孝侯思敬暨在官者力贊成之，戶部司計成憲實相事焉。以至正丁未春三月肇工，秋七月祠成。郡之賓僚大夫士將識諸石，以言爲請。衍惟天理在人心，未嘗亡。然一念之興，善惡判焉。中和正直，尊德樂道者，爲君子，則神錫之福。陰賊險悞，縱欲害道者，爲小人，則神降之禍。《傳》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自群盜發難，亂逾一紀，斯道不絕如綫，士君子能以名義卓立于擾攘之中者蓋鮮。且人情莫不欲安而去危，趨利以避害。或因是以禱于神，神必啓其衷而滌其慮，庶乎修省戒懼，以復天理民彝之善，熏陶漸漬，將不止于一方，則於風化，夫豈小補？其或欺心以肆詐，賈利以徼福，是則名教之罪人，非吾所願于多士也。自今伊始，

民其安以嬉，歲以穰，邦家用休，神之惠將無既焉。中大夫、參議中書省事河東張衍謹書以爲記，用告後之來者。（清光緒二十七年《山右石刻叢編》卷四〇，清乾隆四十九年《鳳臺縣志》卷一四 傅慶芬校點）

廖成大

廖成大，臨江（今屬江西清江）人。延祐四年（一三一七）中江西鄉試第一。本書收廖成大文一篇。

禹鼎賦

嗚呼，水生天一，金地四生。繫天五之爲土，實相制而相成。既雍熙其何世，乃懷襄之患平。嗟九年兮底績，企神禹之功神。天不愛道兮，龜文畫疇而效溫洛之靈；地不愛寶兮，鑄金成鼎而萃九州之英。彼則寓道於無形，此則示寶於有形。是皆關乎古今之氣運，係乎國家之重輕也。嗟夫！球琳琅玕，可以美土貢，而不足爲瑞世之珍；關石和鈞，可以重王度，而不足爲傳世之器。是鼎也，著山妖水怪之形，而魑魅無所遁其情；備山林川澤之名，而高下各得奠其位。非特彰有夏濬滌之功，實足表有虞平成之治。噫嘻，聖人創始，有開必先。傳子者世，成功者天。金德基運，踰四百年。

繫鼎之重，匪磨匪鑄。維禹之功，見河洛而猶爲之憮然。時有廢興，物有變遷。六百祀而商，八百載而周。惟德其鼎，振後光前。有道之長，與天俱存。不知天而有間，何楚僭之足云。噫，撫銅駝而飲遺恨，摩露盤而灑淚痕。悠悠千載，往事浮雲。豈知神鼎而爲器，不以聖遠而遂湮。彼西都兮何代，尚汾陰之有聞。想天地之神物，等問世之鳳麟。爲聖人而後出，惟有德者可言。穆穆乾元，一統九州。剛德爲金，既剛且柔。鑄爲元鼎，不夏不周。山河重鎮，前無古而後無今兮，蓋將衍億萬年無疆之休。（明弘治十四年刻《文翰類選大成》卷五，元刻本《新編歷舉三場文選·古賦》卷二 楊玉芬校點）

潘東明

潘東明，鄱陽（今屬江西）人。元仁宗泰定前，曾任征東行省儒學提舉。本書收潘東明文一篇。

浮梁州建學序

皇慶元年九月

瀕江饒爲大郡，浮又爲饒大州。人禮樂而家詩書，菁莪采芑，有自來矣。比歲，司牧者不審政本之由，廟學隳圯，衿佩挑達，深有負綸綍教養之恩。皇慶初元之三月，汴梁郭公復齋植節是邦，政有

清白聲，巋然獨立。下車初，首謁宣聖，見舊廟淺窄，上雨旁風，愀不自安，毅然以宮墻爲己任，知所本矣。廼集邦之賢大夫士議而新之，而士亦感奮，竭力以從。選邦之廉能玉林方直大、菊東趙鎮遠、晉齋閔全，皆嘗爲郡文學者董其役，良材美器，川滄山積，工師效良，並手偕作，充拓舊趾，建大成殿、講堂、經閣。門序、廊廡、庖湑、從舍，整然俱備，高明壯麗，表於江左。故生徒有齋，賓客有次，侯伯大夫有修容偵謁之所，召役不驚，未期月而落成。昔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相夫子舊廟陝隘不足，改爲之，李太伯稱其賢而爲記。愚嘗觀前代記建學者，惟太伯之文，興起人心，維持世教，讀之令人肅然起敬。當時守是邦，若祖君無擇，亦相與爲不朽，視吾郭侯無媿焉。余竊迹儒宮，見聞甚實，喜而叙其略，以俟當代燕、許者筆之。詩曰：

太守文章間世雄，下車首建素王宮。千尋梁棟雲霄上，一郡衣冠雨露中。人喜旃幃皆盛德，我驚突兀有神功。無窮美譽留金石，今古中書兩令公。

是歲九月一日癸巳，前征東省提舉儒學古番潘東明敬拜書。（元刻本《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楊玉芬校點）

潘宗埜

潘宗埜，安豐路濠州道玄妙觀住持。本書收潘宗埜文一篇。

玄妙觀住持潘宗埜狀

本觀自亡宋時，分甲乙住持，自上而下，輪算住持。自歸附以來，累年□造，未曾申明換給公據。及照得塗山禹帝香火，宋時隸屬本觀管領，拘確香資，修造養膳。乞備申上司給據，付本觀甲乙住持，管紹塗山香火，保結申照，詳事得此，准中，合行出給公據，付本觀甲乙承襲住持，依舊管紹塗山禹帝廟香火，提督修造，仍仰依期焚修，祈延皇帝聖壽，務在精勤，毋致怠慢，須議給據者。（民國二十

三年刻《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五》楊玉芬校點）

潘必大

潘必大，延祐元年（一三一四）任善化縣知縣、主簿（清乾隆十二年刊《長沙府志》卷一八）。本書收潘必大文一篇。

問民疾苦

竊謂天下之人猶一身也，必也元首正，股肱良，耳目聰明，然後身得安焉。今聖天子御極，賢相輔治，簡拔明公爲耳目之官，握憲綱，操政柄，四履江西之地，此乃朝廷以此方之土，此地之民，而委之明公也，其任不亦重乎！矧惟明公學問窺天人，聲名播天下，事業滿朝廷，此誠北方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必大踈伏山林，幸生太平無事，仄聞明公自下車來，愛人下士，選賢任能，舉才如反掌，摧奸如燎毛，和則玉潤春溫，肅則秋霜烈日，挽淳風而化澆俗，好正論而樂讜言。於是草茅危言之士，無不傾心吐膽，願進庭下而申其辭說，此必大亦素所願見也。今夫九真之麟，丹山之鳳，條支終南之文犀、貂豹，其出世也，則足以瑞聖朝而清宇宙，聞者莫不束帶結髮，洋洋然往觀之。必大之求見明公，

亦猶是耳。幸賜之顏色，俾得從容以進盡所欲言，則幸甚。必大生於窮巷，長於葦簷，九歲值母沉痾，呻吟床褥，夙夜侍湯藥，六越寒暑。失恃苦早，痛切終身，至今閭閻父老，無不哀其幼志而壯其誠心。內無兄弟之助，外乏疆近之親，孑孑一身，奉嚴父日謹，待繼母如適，至于今日，此必大於事親之禮，弗敢廢也。年二十始知讀書爲文，雖飢寒迫身而螢窗雪案，每以勤勵自彊，以古人自期待，此必大於爲學之道，不敢自暇自逸也。至其平日處心，視義若泰山，見利如浮葦，每慕范希文爲人，愛其好施與，置義田以養宗族，此必大之素志，顧力有不逮也。嘗一試秋闈，與數千百人角藝於寸晷，而不得忝名薦書，齒進士于時，以觀之光。噫！命也。雖少戢鱗委翅，而其志氣終欲激昂青雲於萬里外。奈何親日老，家日貧，而時命日蹇劣。今也，縣庠不以其無似，衆舉以次泮席，日與二三子從事乎口耳之學。始懼弗勝，終以便養不辭，然早作夜思，疲力勞心，敢不加鞭策，竭駑材以盡其責。茲遇明公按行郡邑，蘇息民瘼，幸獲拜下風，仰瞻威重，故敢述其平生之意氣，今日之困瘁，以塵視聽。雖然，此一己之私也。當今事勢豈無可言，敢申一得之愚，少裨風化之盛。今江西之地，治有未至者八，請得條之。農桑非不勸也，而游惰之民，不能盡地力。學校非不勉也，而土風有不振。求賢非無詔也，而山林遺逸莫不舉。科舉非不行也，而合郡或不薦一人。疆暴非不挫也，而吞并之風自若。流民非不招也，而棄親離墓不知復業。茶法非不嚴也，而假茶濫引，名曰還魂引，動以數萬，此建昌、武寧、分寧之風。恣行無恐。站戶非不恤也，而流離轉徙，消乏□□。凡此八者，所謂治有未至者也。其間得失利病，其在明公悉心推訪，舉而行之，一有未至，則是耳目之官不司，何以安天下如一身

哉？夫明目達聰，舜世所以無爲而治。今明公爲聖天子新天下耳目，其可無託付之成效乎？故愚取喻於此。《傳》曰：「蕘牧之言，聖人擇焉。」惟明公其覽之。必大不避鈇鉞，謹再拜以聞。非敢自矜式，以媒進取于左右。不勝怖懼之情，死罪萬幸。必大頓首再拜。（元刻本《運使郭公敏行錄》楊玉芬校點）

全元文卷一一六六

趙文昌

趙文昌，字明叔，號西皋，濟南（今屬山東）人。至元間爲長清縣尹，遷益都路總管府同知，歷官浙西提刑按察副使，擢南臺侍御史。著有《明叔集》，已佚。本書收趙文昌文二篇。

孟陽泊閘記

聖元以神武定天下，遐邇率職，來享大庭。朝議江淮漕運，商旅轉徙，仕宦往來，非舟楫無以濟，乃鑿會通河。比歲山東、河南阻饑，商賈連船，麥米自南而北，首尾不絕，民賴以濟，一水之利，豈淺鮮哉？河工告竣，幾二十年，霖潦浸淫，不無淤塞。都水監上下巡行，求其利病。見沛之金溝沽頭魚之孟陽泊，沙深水淺，地形峻急，舟不易行，遇官物往來，必驅河濱之民挽之，斯民勞苦。衆咸曰：「水不厚不足以負舟，土不厚不足以止洩。莫若立堰積水，立閘通舟。」於是視地高下廣狹深淺，從孟陽泊始爲堰，長十一丈，中甃石爲閘門，高一丈四尺，廣八尺。始於大德六年五月，落成於五月。漕

運益利，商賈胥悅。予惟大元建都幽燕，鑿會通以爲國脈。今宣洩得所，由嶺海至京師，順風張帆，鼓行萬里，卒無壅滯之虞，信國家善治也，豈直一閘之微哉？遂書之爲記。（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山東通志》卷三五之一九上）

長清縣學田碑記

王者受命，作君師以綏四方，主於政教而已。海宇之大，民人之衆，必求賢者共治之，然後興滯補敝，植太平之基而慮無遺策矣。夫求賢必養士，養士必立學，蓋三者一道也。且三代之士，出於塾而入於耕，出於耕而入於塾。當是時也，井田之制與學校相須而行，教與養皆出於國制。井田既廢，學者散而之四方，則人人自養自學矣。故董仲舒對漢武之辭曰：「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用此道也。逮我至元之有天下也，四海會同，汲汲乎崇儒右文以黼黻至道，自京師至於郡縣皆有學。中統、元貞以來，凡學問優長者皆被拔擢，公卿大夫布滿閣，嗚呼盛哉！尚文之世也。惟長清爲邑，居齊魯間。至元癸酉，予自中書掾來尹是邑，視事之三日，謁款孔子廟，瓦礫古木中，禮殿巋然獨存，然風雨之不能庇。居歲餘，補葺粗完，仍於殿後購地以廣其居，起講堂三間，扁之曰「樂育」。於是率縣之僚屬及凡民之秀者，命邑士日誦於其中，廟之有學自茲始。會國家有事於江左，供億日繁，餘功皆未遑也。宋既平，予以御史裏行承乏南

臺，至今悔不勇也。後十二年，令單父縣司居敬來主縣簿，莅事之餘，以修學爲己任。廊廡齋舍，無一不備，仍布武以定廟地之衡從，又買田以資廟學之廩餼。至元三十一年，奉詔文謂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曲阜林廟，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邑，應設廟學書院。照依世祖皇帝聖旨，諸官員毋擾於學，其贍學地土產業，及貢士莊，諸人毋得侵奪。所出錢糧，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及師生廩膳。貧寒老病之士，照月支米糧優恤。其無學田去處，量撥荒閒地土，所司常與存恤。觀茲盛事，雖二帝三王之用心無以加此。大德辛丑，簽山東廉訪司事黑的于斯按政于清，謁拜廟下，謂教諭李箴曰：「學有田乎？」曰：「有。」曰：「幾何？」曰：「石窳有田四十畝。」公曰：「誠不足用也。」乃謂縣官曰：「學校教養之地，人才作成於此，滅裂可乎？」時達魯花赤忙歹進曰：「今有第五鄉蓋家寨戶絕田九十畝，可以奉祭祀。」公曰：「可。」遂以田歸於學，畝之廣狹經界，有公牘在。二日，達魯花赤重壽、縣尹杞郁、主簿劉秉貞、縣尉商企莘、教諭袁如愚來謂曰：「公敷歷中外，於今三十年。然筮仕自長清始，廟學實自公始。上賴社稷之福，斯文日盛，今廟有學，學有田，可謂苟完美矣。吾道之光，亦公之素志也。敢乞文刊諸石，以垂於永久。」予曰：「士之爲士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況吾邑之民，生長見聞於禮義之鄉，薰陶漸染，孰無良心綱常之教，巨萬世而不能易。爲師帥者，苟有賢大夫以身率之，學校之興不特是而已。將見養弟子以萬鍾之粟，庇寒士以千間之廈，不無日矣。」姑書此，以爲張本云。（清道光二十年《濟南府志》卷一八 以上龍德壽校點）

杜 蕭

杜蕭，字彥表，保定（今屬河北）人。受學於劉因。家居不求仕進。晚薦授國子助教，歷大都、河南儒學提舉。本書收杜蕭文一篇。

靜修先生壙記

大德五年三月

有元靜修先生劉公諱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父諱述，母楊氏，己酉年二月九日生。年甫弱冠，其學行已名當世。至元二十年，裕宗皇帝方位東宮，以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召至京師，未幾辭歸。二十八年，世祖皇帝徵爲集賢學士、嘉議大夫，不起。事載國史。三十年四月十有六日終，二十日葬縣之溝市里先塋。時年四十五。有文集二十二卷行於世。娶平定州判官郭某之女，後先生八年卒。子男和，早卒。女三：長、仲皆適名族，季尚幼。大德五年歲次辛丑，清明前一日，河南儒學提舉門生杜蕭誌。（清同治七年《畿輔通志》卷一六八 龍德壽校點）

吕希升

吕希升，大德時爲沁州學正。本書收吕希升文一篇。

左尹去思碑記

縣令之職，秦官也，實周子男之爵。秦郡縣天下，置守令，漢因之，迄元改令爲尹。凡居是任，導化惠民，敦業崇利，厥責重矣。苟非其人，民乃受殃。垣曲縣尹進義左公，諱闊闢出，河間府東光人。性敏好學，以孝稱。元貞間遊京師。以薦授是職，大德七年也。下車問民疾苦，察吏臧否，法令嚴明，徭役允當。嘗巡行郊野，課農桑，禁許訟，決斷無滯；恤商旅，止劫掠，以飭吏民。崇儒誘誨，俾知仁義。文廟公廡毀，捐貲修之。嘗大旱，自械告禱，天雨麥收。其異政皆類此。邑人余本求文刻石云。（清道光五年《垣曲縣志》卷一〇 朱瑞平校點）

趙之敬

趙之敬，大德中，爲儒學教諭，曾任嘉祥縣儒學正。本書收趙之敬文一篇。

嘉祥縣達魯花赤碑

大德七年十二月

聖元統有天下，立治道成治功者，非一人一身之所能備，必須百工分職授政以理之。至於路府州縣，各設守令，以操刑賞之柄。或慮其難治，仍選蒙古人一員，謂之達魯花赤，彈壓其上，守令以次，咸聽命焉。生民之休戚，治政之美惡，實係達魯花赤之賢不肖，非清明勁烈果毅能斷者，不足以任此職。惟我監邑公，誠能稱其職矣。公蒙古人，小字伯岳解。至元丙戌，受鐵古公主懿旨，愛先鐵木兒駙馬鈞旨，管領本投下打捕鷹房種田戶達魯花赤。至元庚寅，祇受勅牒，充豐縣達魯花赤。至元貞乙未，勅授進義副尉，改除嘉祥縣達魯花赤。公之爲人，剛正而叡明，忠誠而廉幹。下車之日，諭皂隸人曰：「敢以私害公，強凌弱，侵漁百姓而利己者，必不恕。」人觀其辭色俱厲，莫不惕若。尤謹家法，內外悄寂，無敢喧嘩，門無請託饋獻者。其左右人，每嗃嗃若不敢前。公謂人曰：「此輩治

之不嚴，或借勢以作弊。」入市買物，毫髮不敢少其直。因朔望拜祝於宣聖廟，顧其闕略，請議於同僚：「夫學校宣明教化，作養人材。吾輩不爲振舉，則無以副朝廷崇儒重道之意。」悉皆聽從。遂藉民力，兼出己俸，創構兩齋，重修明倫堂，煥然爲之一新。招誘民之俊秀者，寬其戶役，激勵勸勉，使有所歸向，文風翕然大變，可謂知爲教之本矣。及於東岳城隍神祠，俱加增修，創建三皇義勇武安王廟。在邑耆年人等，狀公政跡，達於憲司，雖未蒙陞選，而亦知公之廉慎。每有難事，屢遣委問。大德七年，壽張縣開河，告發水站官吏不公，即遣公審問其情。據法迎刃節解，不旬日而事乃畢，使情僞告服其辜，人稱明決，無偏頗不平之怨。大德癸卯，邑人前宿州吏目陳安政、知事張祚、提領李琛、仇益、教諭王伯祥，以狀抵予曰：「我監邑公自元貞而歷大德，在任九載，而終無一毫之弊。願刻一石，以紀公之政績，使後來者有所景慕，爲何如哉？」予前忝縣教，素知公之惠政，義不可辭，許歸刻焉。嗚呼！歷觀古今之爲政，貪者必殘，廉者必仁，如形聲影響之必然。蓋貪則不足，不足則凡可以力取者，雖以一己害天下不顧也。廉則不苟，不苟則雖一介之輕，不義則不取也，又安肯害物以益己哉？公臨嘉祥，於是九載，僅得溫飽，體無餘衣，室無餘財，五事備而民不擾。方之漢唐循良之吏，不可得也，故宜書之。大德七年癸卯，冬十二月吉。（清咸豐九年《濟寧直隸州志》卷九 龍德壽校點）

趙居仁

趙居仁，河北清苑（今河北保定）人。大德時爲承事郎、國子監丞。後登進士第，授翰林應奉。本書收趙居仁文一篇。

安平縣廟學記

大德九年一月

大德八年，達魯花赤鐵木答兒、縣尹馬惟良、主簿孫祖敬重修大成殿講堂，建鄉賢堂，及東西齋廊六間。公餘親視講論，以勸後學，通經者優其家。於是鄉貢進士真定府學錄李弘敬，集衆儒生而告之曰：「自石抹公建學以來，諸君相繼力善之勤，不鑿石紀績，則於卓越有爲者恐有負焉。」遂遣吾友嘉君伯祿之子淳，屬余記之。愚謂天下之治，路、府、州、縣四者而已。親民之職，州縣尤切。得其人則教化行而習俗美，其功立見，非其人則不能然也。牧民之道，曰庶、富、教三事而已。安集不擾則庶矣。勸率農桑則富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古之聖賢，載在方冊，見諸行事，無所不備。但人知而莫之舉行也，爲守令者，何以盡承流宣化之責哉？安平廟學，金源氏亡，掃地無餘。

是縣今之中縣，古之博陵國也。憲宗用武西南釣魚山，時主簿程亨招延中牟王君玉先生教授此土，余箠笈而受業焉。見其人物井市，比旁邑先富庶，故有小燕城之號。士子不下數十輩，視他邑文風又先盛，而其文廟則蔑如也。每春秋丁朔望，吾夫子行祀於諸儒之家，以爲故事。世祖建元以來，祖述三代，訖今四十六季，德音時降，文治日新。至元庚午，趙州同知石抹山住來尹是邑。教諭李曜首倡立廟學事，誦諸邑宰石抹公，翕然而從之。遂建大成殿三間，縣人李琇、李格與有力焉。至元壬午，教諭李曜覽其正殿堦庭，繪塑文宣王、顏、孟十哲之像。至元丁亥，主簿中山李思義建明善堂三間。至元戊子，達魯花赤四十九經營大成門，買置材木四千餘條。未幾，本官病卒。至元辛卯，達魯花赤刺速魯欲終前事，率鄉之士夫，鳩貲五百五十貫值，改遷不果。至元壬辰，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副使東平呂遂按治至縣，見東城雍熙門壞，以樑柱盡付學，俾備修造。至元癸巳，達魯花赤站木赤乃克終其事，爲門三間，及賢廊十間。大德改元，縣尹高陽史玉繪七十二賢、二十四大儒，及鄉賢李燮、李覃、李几、李敬族、李德林、李百藥、李安期、李瀚、李文博、崔駟、崔瑗、崔寔、崔州平、崔洪、崔鑿、崔玄暉、崔孝芬、崔稅，計四十四軸，門以樺星，繚以周垣。大德六年，達魯花赤教化，縣尹南樂蔣舉仁置禮器二百二十，庖厨三間。標置學田二百五十九畝，所得租粟，春秋奉祀，餘廩師生。今茲前後諸賢如出一律者，秉彝好德同然固有之心也。嘗欲挾修策，曳長裾，追迹舊遊，往觀盛事。然去吾家百里，俗累多繁，不能決意而往。乃今幸獲挂名廟庭豐石之側，以慰素懷，是以喜而書之不辭。噫！有學以成之而無以薦，薦之而無以用，用之不能盡其材，使皓首窮經，終身白面僕使之下，所謂豪傑猶興之士，固無所議。若夫

凡民之初學，信道未篤者，恐或外慕，鮮有不棄其學，而趨他塗焉者矣。此亦非州縣之所及，己任是責之時，賢當何如哉？雖然，爲士子者，當以諸公之心爲心，勉勉自力，期於必成。無以富貴利達爲事，則其所至豈可量也哉？鐵木答兒，扎刺兒台人氏，前河津縣達魯花赤。縣尹馬惟良，字溫甫，保定人也。前吏部提控令史、主簿孫祖敬，字直中，大都人也。前膠西縣主簿、教諭李曜，字仲明，本郡人也，今謚爲貞孝先生云。大德歲次乙巳孟春日謹記。（清光緒二十六年《深州風土記》卷一一中 龍德壽校點）

趙孟僕

趙孟僕，大德間爲從仕郎、惠州博羅縣尹兼勸農事。本書收趙孟僕文一篇。

重建潮州韓文公廟記

大德十一年五月

按蘇子碑公廟在潮者，宜也。其文尚已，然所書止王君滌遷廟城南事，後非所知也。其參造化，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將終古祀之，豈特元祐間盛事哉？厥後廟二：其城南，則鄭侯良臣因創講堂，以來學者，今獨存。其城東，則有山曰韓山，亭曰韓亭，木曰韓木，李侯邁、丁侯允元因而更祠之。

孫侯叔謹，併建八賢祠。劉侯用行，牟侯濬整葺不怠，廟用以侈。今皆無復存者，森森古木，生意蒼然，造化盛衰，固實有待。皇元統一，文美聿新。迺元貞二年，有太中帖里來長茲郡，創浮橋，立茲廟。大德五年，卞侯立宗修猶未完。九年，常侯元德暨乃僚捐俸計役，期畢茲工。是時則有將仕張君昕以清名英識爲郡知事，孜焉伋焉，慨爲己責。其志也專，其任也勇，其營度也久，其使民也不擾。疏之鑿之，築之培之，又從而恢拓之。用工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有池有臺，有松有竹，仍建八賢祠於右。兩廡三門，翼如峙如，復挾二亭於其側。閎偉壯麗，殫智極慮。邦之耆老來拜來祝，咸曰：「吾不圖今日復見韓亭之盛若此，且視昔有加焉。匪韓公之靈，抑吾張君有以效其役而彰其靈也。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至此而益昭昭矣。」近惠陽別駕王君滌，奉檄至潮，謂僕知學，語以其事，且俾書以遺潮人。僕謝不敏，則思曩命宰揭陽，將拜祠下不果。今羅浮去潮幾千里，未知果遂所志否？茲得以賤姓名附于下，豈非平生至幸，敢僭以蘇子所不及書者書。大德十一年夏五月，從仕郎、惠州博羅縣尹兼勸農事趙孟僕記。（明《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五 龍德壽校點）

趙夷簡

趙夷簡，大名路白馬縣主簿。元大德時在世。本書收趙夷簡文一篇。

重修滑州文廟記

國家統御萬邦，昭揭太平之治，戈革□□，教化風布，□乎若唐虞三代之時也。肆惟皇上龍興撫運，崇儒尚文，禮樂典章，以次搜舉，□設學校，開科選士類於此。魚躍而鳶飛，英才於此雲翔而霧會，陶品彙而暢皇猷，周八埏而敷王化，溫風扇和，儒林發秀。仰雲漢昭回之光，下飾乎物，雖幽閨之婦女，賤愚之臧獲，莫不以手加額，喜遇雍熙文明之政治。譬若慶雲在上，萬物五色，衆皆日覩心感，爲之自化，以共趨於士君子之域矣。然州之刺史，吏民之師帥，所以承流宣化，有能體國家崇儒尚文之意者，斯其爲賢守令也歟！大德元年，鎮國上將軍清河張公來治于滑。署事之後，擇日首謁宣聖，見其廟宇弊甚，乃以司法參軍都拯掌其役事，與其學館，爲之葺新。越明年仲春，其攻克完而落成焉。蓋公以元勳巨德，爲國藩屏，濟繁治劇，綽有餘裕。而都公儒術入仕，以明練膚敏之才，故稟聽規措，成以不勞。增其廟度，繪其聖像，重師禮也。廣其學宮，列其齋厨，優主員也。藻飾必彰，端序必直，易去榛莽，與政俱善，示新作也。凡廟郡內墨妙遺刻，襄而取之，樹列其中，尊古文也。至於重簷縹緲而雲騫，廣廈嶙峋而山踴，焜爍煥赫，錯陳輝映。繁星有爛，彤霞互照。巍巍乎復嚴夫子之宮墻，炫炫乎咸仰仲尼之日月。華棖鬆楯，高甍巨桷。水光日影，動搖而上下。其高明寬曠，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焉。故春秋釋奠，禮典備舉。登降有級，薦獻有序。煌煌奏廟之金石，燦燦夾楹之簠

簋。佩玉之音，弦歌之聲，威儀之容，送陳互奏，盈耳溢目，郁郁乎洙泗之風也。州人士子相與敬觀，低回而不忍去。自然從其禮化，日遷於善。是皆公爲民師帥，體國家崇文尚儒之意，稱承流宣化之任，則其豈弟之德，撫循之惠，克有斯舉者乎？昔漢文翁之治蜀也，開設郡學，以詩書教人，令其澡雪故俗，百姓順賴。時則有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輩出于其間，皆軒然穎異，露其頭角。當時儒風之振，自文翁始。況夫滑之爲州，天下之衝也。右阻太行，前界河洛。巉巖乎陣雲回鴈之峰，洶湧乎浮天浴日之浪。山川藹映，風土淳厚。其中長材秀民，稟靈以生者，正有待夫教育而成焉。公爰自下車，銳意于學校，不啻文翁之治蜀郡。將見風乎是邦，歸歟魯堂，相與藏修咏歌于是者，章甫如星，逢掖如雲。聚學成海，百川可吞，淬詞爲鋒，良玉可切。孜孜人義，惟日不足。若然不負國家之樂育，不背孔門之科教，不息賢太守之善導。異時登名科甲，羽儀朝廷，如芹藻之可以采，而薦羞者濟濟焉不見其止，庶幾刊之金石，視魯人泮水之頌而無愧辭也。故僕樂書其學，以爲之記。（明正統十年《大名府志》卷九 龍德壽點校）

趙孟傑

趙孟傑，元至大時在世。本書收趙孟傑文一篇。

醮山記

至大元年十月，惠州路同知完顏可山、經歷韓良，遵國家舊典，率僚寀祀羅浮山，上祝天子萬壽，下祈民福。自梅花村步飛雲頂，四顧寂寥。山簇水縈，暮霞綻日。金碧交粲，白雲如氈。下隔塵世，而夜轉星移，海曙日出，金盤簸弄。錦綵搖曳，目不可極。乃白石樓而下，憩竇積，詣冲虛，命道錄黃菊巖等葺祀。祀畢，陰雲流布，么鳳幽鳴，油然雨意，見者鼓舞，百姓悅孚，一時之盛舉也。（油印本《博羅縣志》卷一三 龍德壽校點）

杜可

杜可，元至大時在世。本書收杜可文一篇。

重建府署記

都會裂，侯衛廢，錯置郡邑，羸行無良，懲末大而公其制，章惟是善。漢仍之，代遂莫渝，土貢田賦，民數訟牒，一隸取給而字理之。凡郡，即古侯國也。袁名因山，山曩居漢袁隱君名繇生，領邑四，較萍鄉戶尤繁。元貞制州之概，傳版民二十萬，是郡於江西爲上。舊治崇級而廳聯屬，廳面南對峙吏舍，中爲重門。又前爲戟門，門薄大衢，左右跨之，而岌岌樵用出人民。廳陰不百武，別闡堂、次堂，復構齋西，圍堵而圃，植芳卉嘉木，閒樹奇石。竇李渠注池，樹其上，還分池之餘，溝引漣漣走西北，貫漱玉亭，赴曲水。環池曰清心，曰風自，曰景韓，歲寒不受暑，皆堂也。惟清心、風自表裏相麗，棲其巔，同於堂，飛複閣以通往還。山若袁若仰，若蟠龍白鶴，偃蹇起伏，無日不獻狀。歲寒之雲山，則二樓附庸，規制宏且備矣。憶昔之經始，與增建廣築，逮久而敝，敝而葺，葺不一葺，覘成績而知前修勤勞。不竊貴饗富怠偷苟，秩滿去郡，歛附逾世，擁牙坐府，守幾更迭，曾興懷苴漏者乎？至大初元，侯長忽都魯脫因、總管朵兒直，偕僚屬如前之始營增廣屢葺者，雖庖傳靡一不撤而作新，舊或狹卑，有舒有隆，倍光其初。東益賓幕二十六楹，閣庫牘廊四十八楹。右背歲寒新崇節堂，永廊峻墉，殊行異閭。候部使者按治歲至所也，棖麗礎堅，赤白炳明。昉稱大府，雄市江西。諸路能是，奚資而然。蓋議始，總管公侯長謂茲予心，乘時豐穰，割祿導先。佐貳順成，巨室有禮，勸相奔走，斬木陶埴，一鼓作氣，四閱月

遂工。偉哉斯役也。推類從事，何之弗成。十金之家，一畝之室，晝茅宵索，迨天未陰。矧大府民具爾瞻，憊陋惡乎可？第有賢侯之爲而飲愧者，宜著祇力事職不懈之實，爲方來勗。時同知舍刺甫沙、治中暗都刺哈蠻、判官馬合麻沙、推官孟誠、經歷李貞、知事成翼、照磨案牘萬國良董役，分宜縣主簿慕嗣宗、府掾袁賢、張顯忠并士民之樂施名附碑陰。（清同治十三年《袁州府志》卷九之三 朱瑞平校點）

裴 憲

裴憲，字子法，長安（今陝西西安）人。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在世。本書收裴憲文一篇。

雲山集序

至大三年七月

庚戌夏五月，友人論伯瑜至自相臺。話舊之餘，忽出知常先生文集一編，將以板行垂世，且索序引，義不得以荒鄙辭。披玩數四，而弗能已。至於賦、評、論、記、銘、叙、歌、詩，或感物而造端，或因人以示意，大率以演暢真風、蠲滌塵累爲主意。其宏才博識，非夙學穎悟，孰能與於此哉！先生世本澤郡名族，幼讀書，習儒業。業成，涉大變，因歸玄教，盡棄世緣，徑遂神遊八表之志，何其偉歟！

借使當年值承平，據素業，展盡底蘊，而兼善天下，其積功種德爲如何哉？唯其時與事乖，於是退而作獨善之計，以修身養性，日飲聖腴，與古仙上靈爲之侶。時有著述，以鳴道妙，而啓迪後人。此兩者，蓋知常與時舒卷之勢然也，初何容心哉？七月一日，綠野雲孫長安裴憲子法引。（明正統《道藏》卷二一《雲山集》卷首 朱瑞平校點）

呂 損

呂損，鞏昌府儒學教授。延祐時在世。本書收呂損文一篇。

大元重修玄武殿記

延祐七年

自三代祀典之廢，民之用亨不淫於異端則惑於鬼，禮崇□□於當敬者鮮矣，惟□地日星山川正矣乎。河中治城後踞女碑，俯闡闡，形勝雄敞，表裏山河，□□樓觀有殿曰玄武，郡人□□□再基于前金之季。年禩寢遠，墁摧桷腐，神殆弗宇。延祐戊午□□□既徹，諸耆叟議曰：□□□不修舉，而吾儕坐忍神之所居不蔽風日如是邪？幸年穀婁豐，家有餘力，盍起斯殿之弊□□□募工釀

財，不期而翕集。舊者新之，弊者更之，改塗易擔，文櫨藻棟，承題構亭，如跂如翼，□□□碧縹緲乎飛雲之外，望之如神仙之居焉。役始于其年之夏，甫再月而告成。廟貌既嚴，民情□□疹有禱輒應。社民陶用，秦珪、張林等來謁予曰：「斯役之興，□所目睹，礪石已具，請子記之。」□□□曰：玄武者，北方虛危騰蛇之象也。其位陰，陰主殺，故或者謂神能降伏邪道，收斬妖□者□。皇元盛德，充溢霄壤，山川鬼神，罔弗祇肅。或捍災患，或贊化育。雲車風馬，莫遑寧處。況神司刑，□□其陰，相國家掃除氛惡，神之職亦宜，又何異焉？遂併書之。延祐七年歲在庚申□月吉日記。（清光緒二十七年《山右石刻叢編》卷三十一 朱瑞平校點）

成功允

成功允，延祐六年（一三一九）為太平路文學掾。本書收成功允文一篇。

太平路魯總管德政碑

延祐二年，中順大夫、安豐路達魯花赤魯公鐵柱改授亞中大夫、太平路總管。五年春，按行屬

邑，至蕪湖邑，父老合詞于分司，請總管德政碑。六年春，父老請邑文學掾撰碑詞。父老曰：「侯至吾邑，講學勸農，問孤恤寡，平反獄詞，宣敷德化。豪而彊者屏息自悔，貧且弱者拜手交慶。凡有便於民者，侯一切行之無留難，不數日而百姓爲之改視易聽。天下州郡長吏賢與否，愚所不得知。國家開運以來，吾邦太守公敏清勤如我侯者，政不多見。邑有孝子奉母謹，我侯聞之，命母子至於庭，深加獎掖，助以供養費，於是邑官吏捐俸各有差」。吾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侯以之。邑有遊惰濫名皂隸，什伍爲朋，怙勢用威，肆爲奸宄，交結蟠固，習爲故常。良善側足而立，莫之誰何。我侯之至，小懲大誡，輕者書過，重者拘役。吾聞「惡不仁，所以爲仁」，我侯以之。邑有站驛，役使不均。富者巧計自暇逸，貧者奔走困供給。我侯之至，安其餘糧，第其高下，役有常數，日有多寡，悉釐舊弊。吾聞「惟公生明」，我侯以之。浮橋主渡，爲客舟往來害者甚夥；牙儉罔利，爲民間貿易害者甚不便；侯皆斥遣之。矧侯於學校尤用情。新土服，制祭器，葺講堂齋廡各如度。刊《大學》經傳授諸生，朔望講說，下至小學皆成誦。復葺農桑爲書以教人，皆我侯勸勉之力。郡臨江，有磯曰望夫、曰礪磯、曰磧磯，懸崖千尺，危逕一線，泝流挽纜，遭跌蹶而溺者往往而有。我侯捐貲募工，倡率僚屬，鑿險開道，如履平地。是又爲操舟者永久之利。噫！侯惡惡至矣，而復有依憑軍勢，朋爲凶狡，肆行橫逆，侯痛懲之，邑賴以清。昔之賢守，如文翁之興學、龔遂之勸農、朱邑之廉節、召信臣之興利，彼皆有其一，而人誦之至今，我侯則兼有之。今三年秩滿，行將代去，而厲操益清，存心益厚，去之日如始至時焉。」余因思爲政之道，得民且難，得其心爲尤難。侯非真有以得其心，能至是乎？侯

爲人慈祥豈弟，簡易廉謹，不事邊幅，專務以德化人，至於用刑，乃其不得已者。公退之暇日，撫琴書字爲常，澹然無營利意，是可尚也已。（清光緒十九年《太平府志》卷三七 朱瑞平校點）

〔一〕於是邑官吏捐俸各有差：俸，原作「捧」，徑改。

呂希才

呂希才，延祐間任山西聞喜縣儒學教諭。本書收呂希才文一篇。

聞喜縣補修宣聖廟記

聞喜，即古之桐鄉也。城之艮隅有宣聖之廟，其來久矣。以其基址爽塏，林柏陰森，故世俗有湯陵之傳焉。於大德七年壞於地震，殿宇廊廡俱爲瓦礫。厥後，邑宰繼而脩之，雖僅有成，未能無闕。逮延祐間，有監縣事阿里、縣尹王傑、主簿呂納刺孫、佐史張仁傑共治是邑，迺於暇日而相謂曰：「人之所以能知孝悌忠信而不陷於禽獸之域者，迺吾夫子垂訓之力也。久見聖廟未完，不修營，殆於忘

本。」遂同心協力，命匠興役。監縣給其費用，主簿補其垣墉，佐史爲之贊襄，縣尹提調工役，旦夕親於役所，點檢指畫，勸諭慰勞。增廣其廊廡，文彩其殿堂。階基未完者補砌之，墻壁未墁者塗墍之。再粧七十二子之容，改繪歷代名儒之像。排沙戶牖供床等物，莫不增而新之。箇月之間，而光輝煥然矣。公自赴任已來，凡邑中祠廟有壞者，悉皆葺而完之。縣人嘉其勤於職務，故刻石而記之。（清光緒二十七年《山右石刻叢編》卷三二一 朱瑞平校點）

趙鳳儀

趙鳳儀，字瑞卿，號怡齋，汴梁（今河南開封）人。延祐四年（一三二七）任温州路總管，次年兼台州路總管。至治二年（一三三二）改平江路，明年代去。仕至京畿都漕運使。本書收趙鳳儀文三篇。

温州路總政堂記

總政堂者，府治視事所也。夫治國如治絲然，紛者整之，散者一之，總之義也。溫爲浙左上路，領二州二縣。坐總政者，有監、有長、有貳佐，領挈而裘振也，表正而影從也。其總政之義與堂，始於

至元庚辰，距今四十年，而興創顛末，無一語以示厥後。予以延祐丁巳冬來守，詢吏民，莫知所對，作而言曰：是予責也已。《春秋》一門一臺之微必書，慎其事也。況總庶政、達萬民者乎？是宜書。

（清光緒二十五年《浙江通志》卷五〇 龍德壽校點）

六書故序

延祐七年十月

書始兮指事、象形，變而為轉注、會意、諧聲、假借，謂之六書，文字之本原也。獨立為文，判合為字。文立而字孳，天地事物之載，孰有外於是者？自篆籀禪而隸楷行，刀筆廢而毫楮用，傳寫轉易，譌繆滋甚。有求正於六書之故者蓋鮮。合谿戴公侗，獨能探索於千載之下，因許氏遺文，釐其舛忒，夷其部居，傳以義訓，群經子史百家之書，莫不爰據，示有徵也。析為部九，卷三十有三，約而不遺，通而不鑿，父以聯子，子以聯孫，若網在綱，瞭然如示諸掌。噫！亦勤矣。公之父蒙從學于武夷，兄仔舉郡孝廉，父子昆弟自為師友，是書之成，淵源有自。延祐戊午，予來領郡，命其孫埜出諸家藏。郡博士與諸儒，咸謂是書誠有益於經訓，宜傳以惠後學。予既鉅《四書》與郡志，明年，捐奉廩以倡刻而皮諸閣。徐騎省有言，非文字無以見聖人之心，非篆籀無以見文字之義。通經者，舍是書何以哉？延祐庚申冬十月，古汴趙鳳儀序。（清乾隆四十九年《六書故》卷首）

大成殿先師像石碣

至治元年二月

鳳儀來牧三年，儒人林垚出示其祖式之所藏摹本宣聖像，乃宋開禧乙丑典教嚴陵日於大成殿前
鬪土所得古碑也。德容之盛，春溫秋肅，與造化並，他本皆不及。敬鑄于石，置之甌類。至治初元二
月甲子，亞中大夫、温州路總管兼管内勸農事趙鳳儀謹識。（清光緒二十五年《東甌金石志》卷一〇 以上
龍德壽校點）

全元文卷一一六七

陳 旅 一

陳旅（一二八八——一三四三），字衆仲，興化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先世及外祖皆通儒學。幼孤。資質聰穎，篤志於學。初從鄉先生傅古直遊，出爲閩海儒學官，後由馬祖常引至京師，虞集見其文，大加贊賞，延入館中，相與講習。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薦爲國子助教。元統二年（一三三四），出爲江浙儒學副提舉。歷應奉翰林文字、國子監丞而卒，年五十六。《元史》卷一九〇有傳。陳旅以文名世，爲文力求合於先秦古作及唐宋大家，典雅峻潔，法度周密。其學博而通洽，道義學問以虞集爲知己，故《宋元學案·草廬學案》將其列入「邵庵門人」。著作有《安雅堂集》（又稱《陳衆仲文集》）十三卷。本書所收陳旅文，凡出《安雅堂集》者，以元刻明修本《陳衆仲文集》爲底本，校以明祁氏澹生堂鈔本《安雅堂集》（簡稱「澹生堂本」），參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安雅堂集》（簡稱文淵閣四庫本）。集外共輯得佚文六篇。

瓊芽賦 有序

樂陽之野多芍藥，人掇其芽以爲蔬茹。雄武邢遵道始治之以代茗飲，清腴甘芳，能輔氣導

血，非茗飲所能及也。至治中，有旨命如法以進，天子飲而嘉之，於是乎有「瓊芽」之名。夫芍藥之爲物，以花豔取重於流俗。至用爲藥餌、爲烹飪之滋，皆不足以盡芍藥之妙。自著《本草》以來，至今世始得因遵道以所蘊者見知天子，何其遇之晚也！余惟物之不遇於世者多矣，固有一無所遇而竟已者，而不欲以它伎自衒，至晚始一遇者，亦可悲也。余年四十又一，始爲國子助教。天曆二年夏扈從至上京，因過邢生，飲瓊芽，而生徵余賦。其辭曰：

繫神臯之瀾迤兮，余常策馬而孤征。朱光熇陰雨復暘兮，瓊芽怒抽，寢滿乎郊坰。彼婦子之踵踵兮，持頃筐以取盈。蓋淹之以爲菹兮，復芼之以爲羹。友野茹以雜進兮，至溷辱于腐腥。既不得吐曾華以當春兮，又不得爲雅劑以上下乎參苓。懿邢生之嗜奇兮，顛與世而相違。戶腰艾其總總兮，則紉蘭而佩之。閔靈苗之純嫩兮，曾不得鬯其所施。乃登廣原，涉芳溼，披翳卉，擷珍裁。盛以文竹之筥，屑以綠石之磴。淪之以檻泉，燥之以夫遂。廣延紺霜遜其色，丹丘寶露愧其液。諸柘色且甘，斯埒也；留夷軒于芬，斯奪也。乃若溽雷既收，涼吹初作。鸞旂罷獵，張宴廣漠。舞魚龍於鈞天，厭牛羊於珠澤。亟命進乎瓊芽，俾得聯於玉食。當是時也，金沙紫筍，龍安騎火，乳窟仙掌，蒙頂麥穎，皆菸邑以無色，甘退列于下左。夫何一幽人兮，擘孤芳以徘徊。撫年歲之既晏兮，恐繁霜其崔嵬。念寵榮之所在兮，競膏車以先馳。或以近而易與兮，或以遠而不見推。或握瑜以來毀兮，或群薦而非瓌。以媚世者之誠可耻兮，則寧抱吾素而委蛇。

「一」既不得吐曾華以當春兮；曾華，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層花」。

味經堂賦

國子祭酒南陽李木魯先生記味經堂以教其子，而屬余賦之。其辭曰：

人文疇宣，昉庖犧兮。犧曷爲庖，物之順兮。先精幹流，有不可象索而聲窺兮。神皇示人以至味，匪顛火于釜薰兮。疇豐吾經，味五而和六兮。淳母淳熬，雜然前陳，免蕘之備，滌灑之沃兮。鼎俎不薦，在韋竹兮。匕楛不運，載吾腹兮。然而骨肉之滋，匪酸甘也；氣脉之息，匪苦鹹也。味於舌者群所餒也，味於心者吾攸屬厭也。緬長松之丸丸兮，維穰之臯。春雲翕其承宇兮，維書之庖。宇有令子兮，靜且弗敖。人方噬□兮，子之澤也以膏。人方歡漿兮，子之厚也以醪^二。有畜之殷，有擇之精兮；子之食飲也，恒取足而靡勞。若夫大羹在登，玄酒在匏；則吾將從先生求，以遂吾染指之饗也。

「二」子之厚也以醪：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醇」。

清華堂爲吳興馬伯誠作

宛迤兮流水，瓏壚兮茂木。日杲杲兮照野，煙霏霏兮生谷。山中人兮桂爲梁，潛上下兮居中央。臨素湍兮濯漑，擘瓊英兮裹羊。有子兮洵美，作文章兮獻天子。承寵光兮遄歸，涉兩渚兮采荷以爲衣。烹魚兮酌酒，登高堂兮介眉壽。（以上《陳衆仲文集》卷一）

題泣麟圖

魯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子曰：「孰狩之，薪采者也。孔子曰：『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余覽圖而有感焉，乃援琴而鼓其辭曰：

有麕而角，角則戴肉。時無明王，不若靈囿之塵鹿。魯之野，闐無人。彼采薪者，而遇夫麒麟。澤有兕，山有虎。馮陵食人，而使麟也獲于西野。

孝友堂辭^{〔一〕}

孫伯剛作新堂奉母，而與群弟居之。母亡，讓堂與弟，而還居于故室。

新堂兮言言，夙奉母兮周旋。我稱觥兮介眉壽，弟從兄兮執豆與籩。我長兮出仕，母居此兮視幼子。子幼兮母憐汝，居此兮以慰吾亡母。我雖即兮故居，時撫汝兮未胥。我所思兮先人，保令德兮其永無渝。（以上《陳衆仲文集》卷二）

〔一〕孝友堂辭：辭，原作「詩」，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題慶元大瀛海道院圖

濯余舟兮滌瀆，迎東暎兮水上。從子英兮文魚，導鳴鼓兮奇相。惚何恍兮扶桑，公欲往從之兮海生風。弭余旌兮靈越壇，紫貝兮朱宮。朱宮兮夕雨，皇剡剡兮來下。鼈之勝乎瀛洲兮，靈告余以茲土。滄溟瀄瀄兮玄宇周，心無所不極兮，而道不可以遠求。翕瑤津兮咀石菌，即余所能至兮，聊長年以夷猶。（《陳衆仲文集》卷三）

擬中書省元日賀興聖宮表

鳳曆協時，朔始頒於南正；鴻圖輯慶，福遂介於東朝。宗社奠安，宮闈肅穆。中賀媿德上聖，凝心太冲。五色成文，孰測補天之智；重明繼照，莫名扶日之功。茂對熙辰，益隆至養。臣某等職叨端揆，班邇內廷。玉殿雲開，先獻椒花之頌；瑶池春永，屢登桃實之年。

聖節表

至元六年

祥虹在渚，啟真主之貞符；麗日中天，當正陽之令月。河岳清潤，神人翕和。中賀體堯欽明，用湯勇智。收政柄以獨運，解化弦而更張。詔舉憲章，皆法祖宗之忠厚；澤及民物，實同天地之生成。茲臨震夙之期，宜衍泰元之筴。臣某等叨恩宰輔，展慶班行。祚應瑶圖，睿算顧綿於億載；書陳金鑑，聖謨思贊於萬幾。

翰林國史院元日表

獻歲發春，新國家之泰運；對時育物，體天地之同仁。縉禮誕敷，綿區胥慶。中賀至誠悠久，盛德輝光。廣廈論經，法帝王以爲治；太宮藏祀，格祖考于思成。當昕庭元會之辰，輯昭代隆平之福。臣某等詞林地近，文石班清。竹簡紀年，協昌期於鳳曆；椒觴介壽，保純嘏於鴻圖。

元日表

國子監

乾旋坤轉，頌天曆之新春；日照月臨，煥人文於諸夏。臣鄰胥慶，民物咸熙。中賀欽惟皇帝陛下德洽群生，道參元化。正祖宗之丕緒，崇禮樂之休風。魚躍鳶飛，多士囿洪鈞之造；鳳儀獸舞，九功宣聖治之成。躬孝祀以有嚴，廣仁恩而在宥。臣某等詠歌東學，瞻望北辰。萸萸徵祥，肇昌期於三始^{〔一〕}；椒花致祝，介景福於萬年。

〔一〕肇昌期於三始：於，原作「放」，底本有小字校「於」，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賀冊皇后表

國子監

寶曆在躬，當乾坤之再造；璿宮協德，如日月之並明。凡在照臨，曷勝欣忭。欽惟皇帝陛下至誠無息，盛德以興。爲治先於修齊，厚俗本乎恭儉。禕衣乘重翟，嘗已著於壺儀；大琮比鎮圭，乃中嚴於冊命。嗣徽音於前古，衍弘慶於內朝。臣某等永乏東膠，依光北極。二《南》風化，歌《關雎》正始之詩；萬年室家，享《既醉》太平之福。

上趙平章書

有談天者與旅言曰：天之生大賢不數，其有所靳於世乎？旅曰：不然。天之生賢，猶農夫之治穡事也。地力不更休，不足以茂嘉穀；山川清淑之氣積之不厚，不足以生大賢。天，至仁也，寧不欲數生大賢以惠斯民，顧亦有所甚難者矣。天唯知其生之難也，故必有所爲而後始慎生之。夫唯有所爲而慎生之，則於若人也，必拳拳焉保持衛翼，雖或不幸有鉅禍劇厄，而終不至有毛髮之傷。君子蓋於是而觀天焉。我相國平章公實惟元氣之會，篤生大賢，以任斯道之重。故其仁足以澤物，智足以周天下之慮，而勇足以正邦國之紀。有人如公而謂造物者偶然生之，吾不信也。延祐、至治間，柄

臣司兇，公卿大夫重足而立，不測輒下請室以鬯其宿忿，雖睚眦之怨，亦莫不甘心焉。閣下嘗以中執法極論其罪，至是將有所不能免者。海內之士識與不識，莫爲閣下危之，孰謂有保持衛翼之者，使履鉅禍劇厄而終不至於毛髮之傷乎？旅於是益知天之生大賢，其必有所爲而然矣。今上人定國難，既鋤姦孽，乃收召老成，相與更張化弦，迓續和氣。於是起公貳外御史府，尋復召拜中司，遂陟近輔，俾與二三大臣夙夜寅亮天功，規復中統、至元之治，以馴致唐虞三代之盛。天有所爲而生公者，不在茲乎？不在茲乎？公其可不思天之所以生公，與夫所以保持衛翼之意乎？閣下道德位望，足以師表百僚，天下事，蓋有不可得而辭其責也。烏虜！古之人有有爲之才，恒患無可爲之時。大賢固不數生，而時則又有不可數得者，此旅所以不能不厚望於閣下也。旅亦嘗有意於當世者，然生長東南之陬，交疏援寡，浮湛里閭蓋四十歲矣。舊歲得吳中便舟，因乘春水至都門，登隗臺賦詩，物色燕市中，有感慨悲歌之士可與晤語，以發舒其所蘊者而已矣。王公貴人，則不敢以草野之語告之也。乃獨於閣下有不能自己者焉，故謹作書以獻。惟高明不以其草野而厭薄之，則甚幸矣。（以上《陳衆仲文集》卷一三）

送完者徒還河陽序

國家初置成均，本教國人子弟，因寢及其餘焉。國人子弟之所以學者，非專尚乎文辭之葩華也，

訓故之繁瑣也，與細儒曲士角分寸於觚翰之間也。醇龐之質，偉茂之器，固將有以成其美；而儻忮之氣，儻蕩之習，亦欲有以變其故爾。成周之造士也，七年考其小成，九年考其大成。至是，不帥教者盡變。不變，王親視學，又不變，則爲之三日不舉。蓋學，所以變氣質也。不變，則棄人也。爲君師者，能不以是爲己責哉！蒙古生完者徒人學甫三載，予見其貌魁岸而善祥，其意闊達而欵愨，其言辨暢而縝理，生之質亦善變矣。揚子雲有云：「君子弻中而彪外也。」生之著於外者若是，其必有所得於其中乎！歸見父母，父母必喜曰：「吾子去我久，而能異於昔矣。」里中父兄來覲生，必亦曰：「不見生久，生異於昔矣。」吾知由生而有興起者焉，吾知由生而有慕國學之爲教者焉，吾知生由是而益有以自勵者焉。其行也，同舍生爲求言，因序以勉之。

送柿溪州蒙古學正序

無懷氏封泰山以來，字體之變尚矣。其可考者，古文作於蒼頡，大篆作於史籀，小篆作於李斯，隸書作於程邈，以至繆篆、蟲鳥、草書、八分等書，又紛然雜出秦、漢之間，因時制宜，蓋未始有定畫也。皇元造國字以新天下之耳目，諧聲以該六書之會，母字四十一，而變通無窮焉。故非智融而器疏者，不足以詣其妙。大梁程生某蚤爲古人，又善書，得晉人筆意，故學國字即復出輩流。翰林院試書，言用爲禮之柿溪州學正。將行，余告之曰：書於六藝，非小數也。天下之大而號令之行也，書行

之；萬世之遠而事之傳也，書傳之。故《周官》有保氏之教，漢法有太史之試，後世又設博士弟子員以專其業，良有以也。況今國字之爲書也，有我朝之大訓在焉。設官內外，將以同天下之文，而布聲教於四方也。其爲職不亦既重矣乎？澧爲遐壤，學正能教其人，使習通其業，則亦有補於當世矣。講授之暇，毋地歌《楚辭》於渚蘭汀芷之間^{〔一〕}，取柿溪霜葉悉書之，筆勢當益進。國家將磨白玉之板，書無前之盛烈，且召子矣。

〔一〕毋地歌《楚辭》於渚蘭汀芷之間：地，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徒」。

送無錫州知州王誠甫序

都水監經歷王君誠甫出知無錫州，而徵言於余。余惟浙右租賦甲天下，歲轉粟京師數百萬石。比歲東南大雨水，吳幾沼焉，而無錫爲浙右大州，爲州牧者，其責亦重矣。誠甫豈弟君子，而婉畫水曹最久也。凡天下川澤壅疏，與夫五溝五塗之制，莫不孰講而周知之。出而爲是州，豈非上之人所以用誠甫之意乎？《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一〕}。」今三江皆已入海而無所湮滯乎？震澤底定而無所溢溢乎？吾知誠甫必有所建白，而坊庸之大荒大札，舍禁弛力、薄徵緩刑之典，吾知誠甫必有所申明而興行之。惟趣集租賦而民隱之不恤，則非長人者之道也。是州，泰伯始人吳所居之地

也。民之衣食既足，因其舊俗而教之以禮讓之節，囹圄空虛，頌聲作於田野，此又上之人所以用誠甫之意乎？予他日南歸，將卜居于茲，未必不及誠甫之餘惠也。

〔一〕震澤底定：底，原作「已底」，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刪。

送索士巖燕南憲司經歷序

索君士巖除燕南憲司經歷，將行，徵贈言。旅之言曰：天下，大物也。天子與宰相勢不可獨治之，於是設官以分治。官衆不能皆得人也，德澤之未流，民隱之無愬，姦貧賤蠹之無所懲畏，於是設風紀之官以繩糾之，其爲任可謂重矣。天下憲司凡廿有一道，燕南居其首焉。其地咫尺國門外，實先宣風以爲諸道望，而一出言、一舉足，即聞朝廷之上，其任可謂又重矣。憲司官若吏，權皆足以制郡縣，禍福人，而事不當律令，幕官不署，文書不得行。使者雖行部遠外，會議事，幕官亦與裁之，則其權又足以制夫妄禍福人者。經歷，元幕也，其爲任可謂又益重矣。士巖此行，集三重焉，若之何而任之？夫智力足以任天下之重，而力有所不及，智有所不周矣。天運行而不息也，地凝然而不墜也，誰實任之？曰氣。誰實任氣？曰理。然則惟理可以任天下之至重者乎！講學以明理，制行以養氣，此古之人所以大有爲於世也。士巖擢高第，入史館，又從事御史府，布武華要之衢，而每退然

若不勝衣，君子於是乎知士巖之學矣。然則士巖今居憲幕，可否事，必不以區區智力與人較爭短長，其務以理勝，不以言勝者乎！雖然，是猶非天下之至重者也。士巖當益思所以任夫至重者哉！

送李中父使征東行省序

高麗在我朝如古封建國，得自官人，其秀民皆用所設科，仕於其國。皇慶間，詔大比天下士，自是始有試禮闈者，然多綴末第，或授東省宰屬，或官所近州郡。既歸，即爲其國顯官，鮮更西度鴨綠水者。夫自封建既廢，天下仕者無不登名王朝，其勢然也。今高麗得自官人，而其秀民往往已用所設科仕其國矣，顧復不遠數千里來試京師者，蓋以得於其國者，不若得諸朝廷者之爲榮。故雖得末第冗官，亦甚榮於其國，況擢高科、官華近，爲天下之所共榮者乎？元統元年，天子親策進士，旅叨掌試卷。簾內高麗李穀所對策，大爲讀卷官所賞，乃超真乙科。宰相遂奏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亦榮矣。明年，制詔天下興學校，中父得捧制書東還，且將以其得於朝廷者，悅乎親以及其鄉黨也。余壯其行，告之曰：子歸見邦人諸友，宜言上文明，立賢無方，未常鄙夷遠人。如曾青丹研，不產於中國，而中國實用之。士患不適於用，不患中國之不己用也。不然，興學校之詔何以遠頒于茲土哉？《易》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吾將見揚翹於東方者，與中父翩翩而來儀乎！

送劉粹衷赴旌德令序

劉君粹衷之爲旌德令也，客有過余言曰：「粹衷名進士，其爲人也和而易，宜在館閣爲文章，從容縉紳間，奈何治縣？縣，難治也。必有彊明之才，而後可以剴劇。粹衷奈何治縣？」予應之曰：「子以後世之吏求粹衷乎？世以彊明稱者，未必良吏也。彊而無以養之，必嚴刻；明而不善用，必苛察。以嚴刻苛察而施諸政，亦難爲下矣。大抵若是者，皆急於近名。近名，非良吏也。古之君子，未常有心於治人，而人未常不治於君子。誠以待物，則物無不孚；公以莅事，則事無不當。君子之身，禮樂之器也。政教修，禮樂之用行焉。禮樂之用行，民將不治而化矣。是可與嚴刻苛察者言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民不難治，後世無善治之吏，於是乎有難治之民。及其難治而又急之，則所治者與治之者俱困矣。《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孰謂和易者不足以治縣？夫麟儀儀，鳳師師，不鷲不獐，飛者走者莫不爲之先後，麟鳳亦何用鷲與獐哉？粹衷方將爲麟鳳於旌德，旌德之人方將先後之不暇，而子以向者之言惑之，無乃不可乎？」客唯而去。明日，粹衷來別，因述與客言者爲粹衷道之。

送甘允從甫北上序

天可得而知乎？曰：天難知而理可尋。霜未隕而裘褐製，日未入而膏燭具，何也？人知燠寒晝夜之必相代而至也。夫既知其必相代而至也，而或戚戚於未至，或用其智力以求其所不必至，是皆謂之不能知天。陳留甘允從甫年少富才華，天曆中，遭逢聖明，得在延閣從縉紳先生纂《經世大典》，方進用，俄以病去。久之，來江南，補行省掾，又拓落不耦。於是閉門讀書治文章，窮巷草滅屨，而允從之學大進矣。夫畜之厚者其用舒，鬱之久者其達茂。允從去此，其將有得於天乎？天何心哉？盈虛消息，相推而至者，天不能嗇於人，而人不能辭之於天也。今中書左丞耿公器識弘朗，位高而禮恭，海內之士咸願進見，冀得展布尺寸。況允從有知遇之素，顧不得少自見於宰物之地乎？吾知允從將有得於天者，殆亦於是乎卜之。烏呼！余閱世深矣，事皆不足據，惟天最可信。允從其行矣哉！（以上《陳衆仲文集》卷四 周少川校點）

全元文卷一一六八

陳 旅 二

江浙省郎中沙剌班伯溫之官序

國家置行省以莅外服，體勢侔中書，以所制者遠，所統者衆，所寄者爲甚重也。然而以勳戚大臣之柄政於上也，連帥牧守群有司之稟命於下也，乃使數君子者於其間綜治文牘，論定可否，欲上無所拂而事中律度，下有所受而物順軌則，使百十郡邑之民無或有愁苦之歎而政無不成者，則幕僚之爲任亦難矣。然而舉同幕之議而顛裁之，猶以其身任責於上下而不得有所顧避者，則元僚之爲任尤難也。而況任是責於江浙，又有尤難於它省者乎？至元六年，山北廉訪副使沙剌班伯溫除江浙行省郎中，蓋慎選也。伯溫精明而醇願，闔閭而績理，通經學古而用之不迂，練覈吏事而本之以仁義。凡前代治亂得失之迹，與所歷山川形勢、城邑廢置、民物豐耗，以至古今設施之所以不同者，皆有所考證，以致其用世之心焉。故內而爲監察御史，外而爲諸省宰士、諸部使者，聲稱皆大聞於時。若伯溫

者，固宜從容著定，以贊襄天子之大化。乃復屈真遠外，使任其所尤難者，無亦以方今之江浙，有不得不真若人於莫府，固不暇爲伯溫計邪？烏乎！東南民力竭矣，而一省所上土賦，恒居天下十六七。伯溫所任之尤難者，有不在於茲乎？夫有嘉樹也，必務培其本而後落其實而食之。今江海之上有嘉樹焉，伯溫往封植之^{〔一〕}，它日余南還，從伯溫休于樹間，以觀秋風之落其實也^{〔二〕}。

〔一〕伯溫往封植之：封植之，底本漫漶不清，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補。
〔二〕以觀秋風之落其實也：之落其實也，底本漫漶不清，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補。

陳允恭捕蝗序

至元又六年之夏六月，大興尹以京畿蝗聞於朝，俾其屬乘傳往捕之。蒙古學教授陳允恭數莅賑糶，有能績，至是委捕蝗寶坻。允恭循行五十八社，見蝗甚而役夫社不滿百，諸社不過六七千，又皆其人之貧且瘁者。允恭悉遣散去，更集富有力量者，得二萬餘人，使伐蝗。其法：用牛犁田側爲長塹，中爲子井，以葦席席壁其一面，驅蝗入其中，殺而瘞之。蹂敗稼者有罪。縣長吏以下咸受要束，以告戒其民。允恭見蠛之在北鄉者，布地十五里，念沴菑之作，恐人力不足以勝之，則出私錢具禮神之物，禱于其鄉之神。旦日，父老來言，蝗之大者食其小者，殆盡矣。於是復設具禱城隍神，既而諸社

皆來言，蝗去矣，其在者皆自死矣。允恭審其然，因告之曰：「今天子仁聖，百神受職，故蝗不爲災，爾民亦知之乎？」父老皆曰：「是固然，亦官賢明能勝委也。」乃皆聯帛爲廣幅，緣以色纒，書贊譽之辭以送之。余聞而言曰：《詩》不云乎「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去蝗信有神也，而感神則有道也。夫民心者，神之所馮，而感應之機在焉。怨結於田野之間，既足以召菑，及捕蝗令下，又大擾其人，而使貧且瘁者服其役，是固感神之道乎？古之賢守令能使孽蟲不入其境者，非有它術，亦惟致謹於感應之機而已矣。允恭廉敏而惠慈，善聞已播於賑糶之日，及至寶坻，救菑恤窮之心藹然見諸行事，神喜其所爲，故禱之即應，可謂得感神之道者矣。嗟乎！由京師以至窮海之民，皆吾君赤子也。安得臨民者皆如古守令之能弭菑以厚其生乎？吾即近以度遠，蓋不能無所感矣。允恭未嘗有民社之寄，徒沿檄粗見一二已若此，所謂一命之士有足以濟夫物者，其允恭乎！吾之所以叙其事者，亦將告夫勢位之愈於允恭者也。

送俞伯康巡檢序

昔者聖人之制深衣也，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蓋士之爲學，干戈羽籥與誦弦禮書並習也。既學而入官，則無施不宜。後世文武殊科，士之爲用，始有不通者矣。國朝念儒者淹積選曹，有終身不得一命者，而遠方遊徼之官恒缺，於是以當爲州郡校官而齒未暮者充焉。夫

儒者平日雅雅馴馴，心神智術不越乎筆研文字之間，一旦擁求盜，持弓矛，逐捕姦詐寇攘於山區海聚之出沒，亦難矣，故前後之瘵厥官者常相踵。宰相知其然，以爲寧使之激厲以效用，不忍使之空老於草野而止也。夫今之爲教，雖與古人不同，然明體適用之學，亦有可得而講焉者。士何爲而不是之學哉？吳郡俞伯康，謹飭而茂達。其父邦亮先生有古學，嘗著《書說》，東南學者多宗焉。伯康克世其學，又蚤與世故相周旋，爲庠序師，所至以賢能稱。今去爲邵武泰寧之朱口巡檢，吾知其又以賢能稱矣。庠序師與遊徼，固大不相類。然善用其才者，隨所處而得其道。譬良工之制器也，爲方則極其方，爲圓則極其圓，不善爲方而曰我善爲圓，吾不信也。李伯紀丞相備文武之資能，却大敵，平大盜，天下惜其亟黜而不用，至今士大夫論宋世之事，未嘗不於公之出處而三歎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伯康仕公鄉邦，豈不亦有所興起乎？毋謂巡檢位卑，不敢上援李伯紀事。余欲伯康效李伯紀，不以位言也。

杜德明同知唐州序

京師故家能禮賢士以成其子弟者，稱杜氏。杜氏起武弁，至左丞公爲刑部尚書，於世祖皇帝時能平亭獄疑，活垂死者甚衆。其子太常公連典大郡，有惠政，其民至今思之。父子蓋皆樹德，以益殖其世。太常公又以爲子弟不可以不學也，不學則將落吾殖也。乃闢館舍，延師儒，使諸子受業。學

士大夫至其家，必治具，使其子奉觴豆周旋，以收聞見之懿。公之夫人又克相其志，於是伯子德弘、仲子德明，皆以文學稱縉紳間。德弘用祖廕仕，今爲河南府推官矣；德明亦以父廕同知唐州。昔太常欲館余與德明講學，以余方教國子，不可去而止。及余自江南還京師，則太常已捐世久矣。德明念其父之有遺言也，因內兄翰林趙大本致余於其塾，日夕相與論道藝，凡七閱月。情誼既篤，則相與不蚤爲恨，以終當別去爲憂也。屬余丞胄監，德明唐州之逐騎亦至，將行，謂余曰：「今別去矣，能無一言以贈我乎？」余惟昔之仕者，士與公卿家子弟二者而已。而士有窮居讀書於林野閭巷之陋，邦國廟朝、典章儀文之盛未睹也。一旦以其荒容疏言出與物接，往往持古人所不可行於今者而強行之，至於敗踏爲世鄙笑者，何可勝紀。故或者謂用門閥子弟爲愈於此，以其父兄習見於平日者，足以施於時也。然子弟類皆不近儒生，厭方服，服玩宴樂，以有官位，六藉所載，與凡古之人良法美意概有所未知也。其所習見者，果足以應方來事變之無窮者乎？士與子弟胥失之，蓋如此。德明席累世宦業之舊，從乃翁歷中外，習見者既富，而復治吾黨之業，殆欲兼得所謂胥失之者。持此以往，吾知唐州之有善治也。唐州土沃，俗美而訟簡，公田之人足以養親遇賓客，將無有戚予之心者。視事之暇，尚與州之秀民、老人講求前聞，以增益其所未知，爲它日大用之地也。

送顧達卿安豐縣尉序

廣信顧達卿由四門生補吏，以年勞得尉安豐，而徵言於余。余告之曰：安豐在宋世爲邊鄙，民習戰鬪攻劫，豪勁難操馴。自國家混一以來，舊俗日變，戰鬪攻劫者皆服勤農畝，豪勁者皆轉爲善良。又其地廣沃，足衣食，無萑苻之警，承平蓋六七十年矣。爲尉於此者，亦何幸而與斯民相安於斯時乎？吾嘗見尉逐捕寇斂，所至犬雞弗寧，往往縱求盜賊爲惡者，引善族以濟其貪欲。又或藉是以爲功名。夫尉以靖民也，而尉則擾之；尉以除賊也，而尉則賊之。民焉用若是者之尉其邑也？達卿歛願而闔敏，久從縉紳先生，知所以爲學者矣。今之安豐也，宜以忠信甲冑、仁義干櫓保衛斯民於泰和之囿，使盜畏尉而民不知有尉，則爲之道得矣。

送李守中下河巡檢序

鰲溪書院山長李君守中之謁選吏部也，以校官闕少，借注贛之寧都州下河巡檢。將行，以奎章學士蜀郡虞公所爲序示余，求一言繼其後。虞公善守中之能長鰲溪也，以謂昔人置書院，易郡縣學之所以爲學者，意欲守中得教授一郡，則以昔人之施於書院者，而施於所教之郡學。又恐郡學拘時

文之習，不得如在書院之爲者。夫使守中得爲教授，猶恐有所不得爲者；今以遊徼爲職，則雖郡學之所爲者不得爲矣，況得爲昔人之所施於書院者乎？守中是行，則尤非虞公之所望也。雖然，書院治爲己之學也，以是爲教，則無往而非吾施教之地也。古之行於吏治與講於庠序者非有二道，故在泮有囚馘之獻，而謀帥亦有詩書禮樂之選。孰謂遊徼之地，不足以施昔人之施於書院者乎？守中誠能以所以爲山長者爲巡檢，使其人皆被服文教，無敢爲非義者，則下河之民，皆吾書院之弟子也。虞公聞之，則亦莞爾而笑矣。

送盛克明貳泰州稅使序

余聞揚州盛克明之名久矣。每從江南上京師，艤舟邗溝，輒不得一邂逅。今歲克明北遊，與其里人陳新甫見余於居賢坊之官舍，觀其言論風致，信佳士也。至問其生平出處之概，則若有不釋然者。一日，新甫爲余言，克明元爲隨州學正，淮東宣闈辟爲掾，尋以誣去。檄改荆湖北道掾，以親老辭。它闈知其誣於誣而愛其有美才也，乃皆以書來辟，皆謝不就。河南省平章全公好崇獎賢士，謂不可更使克明事刀筆筐篋，薦爲廬州之景賢書院山長。山長歲滿，當教授一郡，吏部以闕少，借注泰州稅課副使。監察御史爲辨前誣而灑雪之，所不釋然者一旦釋然矣。余觀克明掾淮東時事，蓋《易》所謂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者歟。天理不可誣，而公論著於朝廷，則所謂天下雷行，物與無妄者歟。苟

無妄而得災，則不宜有以動其心也。天理之無妄不足恃也，及公論既著，則亦無妄者之必然也，非有不當得而得之爲可喜也。克明家貧，親老無以爲養，而宦轍坎坷，不能不動其心。今坎坷既平，而泰州去家又近，足以便於養其親耶！克明不釋然於昨日，與釋然於今日者，其心甚可念也。（以上《陳衆仲文集》卷五）

菊逸齋序

錢唐陸孔昭以「菊逸」名其齋居，余嘗爲之賦詩。孔昭謂未足以發其意，又屬余序之。昔周子謂「晉陶淵明獨愛菊」，又曰「菊，花之隱逸者也」。淵明爲晉處士，若是花之不與群豔競吐，而退然獨秀於風霜搖落之時，則淵明可謂菊逸者矣。孔昭名宗亮，蓋慕淵明之爲人乎？然吾聞淵明中歲更字元亮者，慕諸葛孔明也。孔明與淵明出處不同，吾不知淵明所以慕孔明者何故？淵明與孔昭又不同，吾不知孔昭所以慕淵明者何事？吾以人求人，猶不得其所同，又烏知夫菊之有同於孔昭者乎！蓋嘗思之，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不于其迹而于其心；物非人而能與人同者，不同乎人而同乎天。惟其心之可以相感，則淵明何必不爲孔明；惟其天者之可同，則菊又何必不爲孔昭。然則孔昭雖自命爲菊逸，亦何不可之有哉！雖然，是亦強言之也，真得菊逸之趣者，又在於忘言乎？孔昭恬靜而嗜學，爲詩多秀句，嘗從劉師魯先生遊。師魯隱君子也，孔昭又得其隱操云。

送楊志仁之浙東序

宣城楊志仁典文牘于浙右憲幕，法當遷它部，於是有東浙之行。將行，請於余曰：「先生能無一言以贈我乎？」余謂：「向嘗以子所宜知者著字說矣，又奚言哉！」志仁請不已，乃以所嘗告者繹而言之。孔子曰：「唯仁者能愛人，能惡人。」蓋謂好惡者，人情之所同，能得好惡之正者，仁人之所獨也。然而爲仁人者，或位卑勢誦^{〔一〕}，力不足以施其情之所及，則仁之用有弗行矣。是則仁人之所不能者也。今夫臨乎民上者，皆得以施其好惡之情矣。而或衆論之不齊，識鑒之貿替，私意之撓於中而牽制搖軋於上下也，則其情之所施，又安得近於仁哉！是故國家特設憲司於群有司之上，以繩其所施之不當律令者，則憲司爲能顯好惡之權，得以行乎仁者之事矣。雖然，憲司之繩夫群有司也，必幕僚署文書而後行之，則幕僚者，又得以律令而權其重輕之宜焉。烏虜！好惡至此，亦庶幾孔子之所謂能者矣。志仁從事於憲幕者也，爲仁之學顧不在於茲乎？金華乃東萊先生講道之邦也，耆生宿彦猶有能誦其緒言者，志仁試以余言質之。

〔一〕或位卑勢誦：卑，原作「俾」，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婺源州學正余志賢之官序

郡邑皆建學立師以教其人，而守令寔身莅之，所以崇治本也。杭之仁和縣學舊與縣治比，爲縣者得視其教事。大德中，縣治徙麗郡治之左，則去學遠矣。令若佐，趨走衆大府，簿書期會，徵調共億，飢不遑食，過學門曾不一下馬。月朝十五日，部使者人郡學謁先聖先師，郡守以下無敢不至，縣學恒空焉。風簷兩壁，缺亥墜漏，壞榻生菌，蟲鳥集宇下。校官率僦民舍以居，收其三歲學田之人以去，從容進退於無責之地，故少以興學爲意者。廣信余志賢之典教于茲也，顧其弊且甚，慨然謂其人曰：「胡爲而然哉！吾職所在，而以人責所不及而曠然，可乎？人縱不吾責，吾能追吾愧於心乎？」於是亟白令，議營葺事。而吏胥欲因是爲姦利，則又亟白令，戢吏胥，使勿來，願與士自任役。乃合錢并力，治殿堂門廡之甚弊者。既完，舍諸生廡下，志賢日坐堂上教飭之。既而又以私錢作居室于學北之隙地，使後之爲校官者得以處守而勿廢也。烏虜！志賢亦庶幾乎爲己之學矣。《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君子於人所不見之地，常若十手十目之所指視也。彼迫於責而後爲，樂於無責而弛其所當爲者，曾奚足與語君子之學哉！志賢代去，爲婺源州學正。婺源，朱子之鄉邦也。朱子之所以爲教者，亦不過欲人審義利之幾，而進於爲己之學耳。今其緒言具載簡冊，天下學者莫不誦而習之，況生於其鄉，學於其鄉，而又有志賢以爲之師乎！

送孔彥明教授建昌序

孔氏世世得爲衍聖公，古之有國家以傳其子孫者，未有盛於此矣。然自宋建炎中，四十八代曰端友者，以襲封從高宗度江，因家于衢。至五十三代曰洙者，始內附我朝。會曲阜有爭立之訟，廷論謂洙寔宗緒之正，宜紹爵如故。而洙乃力辭南歸，爵遂弗及其後，君子蓋深惜之。五十五代曰公俊^{〔一〕}、曰公溥者，洙之孫也。公溥字彥明，醇厚莊謹，將爲建昌儒學教授，求言於余。余告之曰：彥明子兄弟必襲封而後爲能世其家乎？蓋能傳夫子之道以教人者，誠世職也。昔舜命契爲司徒，以敷五教，是孔氏之祖以教爲職矣。成湯著降衷、綏猷之訓。箕子陳《洪範》，爲武王之師。至夫子遂以大成之聖，垂憲萬世。子思又能推明其道，授其徒，傳至于今日。是天專以教事屬孔氏，則彥明之爲教授也，得其世職矣，又何必襲封之爲能世其家哉！雖然，教授之責甚重也。人曰：「孔子垂憲以教人，今教我者孔子之孫世，其所爲必異於衆人矣。」以孔子之孫典孔子之教，而無異於衆人，則人將又曰：「如是而謂之孔子之孫乎？」烏虜！教授之責在衆人已甚重，以孔子之孫處之，又益甚重矣。

〔一〕五十五代曰公俊：本句前，原有小字校補「至」字。

述律復舊氏序

昔契丹之氏耶律述者，皆其國之貴族也。契丹與金世仇，及金滅遼，遂改耶律爲曳刺，述律爲石抹。曳刺謂前馬之卒也，石抹謂臧獲也。今雲南都元帥述律從道爲余述其父征西公臨沒之言曰：「吾志未遂者三：冀寧舊軍，祖考都元帥公所親募效用者也。自吾爲寶寧萬戶，是軍散入他部，吾未能復之，一也。先世墓在陽曲，而吾以遠戍，未能立家廟以奉時祀，二也。吾世述律，金人氏我爲石抹。今幸入聖朝，沐休澤，而猶未釋前代之辱，三也。汝其慎畢吾志。」從道自受遺言，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此。乃還冀寧，因故宅爲祠堂，置田以供祠事。復氏之請，有難之者，從道請不已，中書爲數下書禮曹，議幾十年，始得復氏。述律復軍之議，尤有難之者，則亦請之而不已也。夫以三事觀之，復氏一事，爲能雪數世之深耻，而貽方來無窮之美稱，是可謂能卓然於其世者矣。余聞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餘氏族，或以字、或以謚^{〔一〕}、或以官、或以邑。蓋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也。故氏有時而變，姓則無時而不同也。余在江南，嘗見述律氏譜牒。述律即蕭氏，系出梁武帝，本漢鄼侯。又考蕭氏所自，蓋宋戴公子衍之裔孫大心封於蕭，後遂以爲氏。然則曰蕭、曰述律、曰石抹，皆氏也。氏雖不同，其實皆子姓也。金人徒能改人之氏，而不知其姓之未嘗改也。夫自春秋戰國以至於暴秦，生民之禍極矣。鄼侯佐漢定天下，有功德於民，故

其子孫多能亢其宗者。金人石抹之云，猶唐武后之改蕭爲梟，而唐蕭氏之盛，至於八葉宰相，它族鮮及。述律又累世富貴，爲名將，而從道方以忠孝文武嚮用於世，是豈人之所能改者？君子蓋於是而觀德焉。（以上《陳衆仲文集》卷六 以上周少川校點）

「一」或以謚：謚，原作「縊」，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全元文卷一一六九

陳 旅 三

國朝文類序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間，其精華之在人，有不能不著者，發而爲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爲也。徒審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於天地氣運之盛衰，豈知言者哉？蓋常考之，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爲特盛。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難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榮悴概可知矣。先民有言曰：「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北南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騁於一時，顧往往囿於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無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不爲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豪傑，非可以世論也。我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不一，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於今日者矣。建國以來，列聖繼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儁老，出於其間，作爲文章，龐蔚光壯，前世陋靡之風，於是乎盡

變矣。孰謂斯文之興，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監察御史鎮陽蘇天爵伯脩慨然有志於此，以爲秦、漢、魏、晉之文則收於《文選》，唐、宋之文則載於《文粹》、《文鑑》。以國朝文章之盛，不采而彙之，將遂散軼沉泯，赫然休光弗耀於將來，非當務之大缺者歟？乃搜摭國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議論，銘誌碑傳，皆類而聚之。積二十年，凡得若干首，爲七十卷，名曰《國朝文類》，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然所取者必有其繫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此者，雖好弗取也。夫人莫不有所爲於世，顧其用心何如耳。彼爲身謀者，窮晝夜所爲，將無一事出於其私心之外。至有爲人子孫，於其先世所可傳者漠然曾不加意，遑及它人之文與天下之事哉？覽是編者，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脩平日之用心矣。伯脩學深而識正，自爲成均諸生，以至歷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筆之簡冊，有《國朝名臣事略》，與是編並著。廷論以《文類》猶未流布於四方也，移文江浙行省，鈔諸梓。伯脩使旅書所以纂輯之意于編端，庶幾同志之士，尚相與博采而嗣錄之。

經筵唱和詩序

古人有言曰：「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周成王能成其德，由周公公有以傳之也，是豈過爲高論者哉？我世祖皇帝道參元化，明並日月，宜無待乎儒者之助矣。萬幾之暇，命許文正公與諸儒講

堯、舜、孔子之道，以登中統、至元之盛。夫以世皇上聖，猶不能無賴乎此，則世之爲人君者，能無賴輔導之功乎？文皇帝以明宗有觀書之喻，開奎章閣，延學士大夫敷陳皇祖寶訓暨諸格言，緝熙光明，以師表天下，而在位弗永，志有未遂也。今上皇帝以明考元子紹天統，有志祖宗之事，御極之初，即命兩丞相與賢臣碩彥之在著定者，以聖謨嘉言與凡經籍所載可以充廣聰明、增崇德業者，一月三進講。上接聽忘倦，而時有儆惕之色。於是益優禮講官，既賜酒饌，又以高年疲於步趨也，命皆得乘舟太液池，徑西苑以歸^{〔一〕}。聞者皆爲天子重講官若此，天下其不復爲中統、至元之時乎？今監察御史鎮陽蘇君伯脩時爲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論定其說，使譯者得以國言悉其指歸。沐日又賦詩鋪寫盛事，約同館之士與京師能詩者和之，彙爲一卷，不鄙謂旅，使序之。嗟乎！儒者之用心亦苦矣。敝精神方冊之間，莫不欲售其說於人主，使四海之人咸被仁義之澤。奈何自孔、孟以來，儒者之每不遇於世，落落也？程正叔氏以名臣薦，身際元祐之朝，似可以行其學矣。崇政說書，懇懇忠盡，卒無所售而去，況其他者哉？然則儒者得以所蘊進納於其君，實千百載奇遇幸會也，又安得不歡欣鼓舞，而形諸詠歌也哉？此伯脩與諸賢之詩所以作也。後之君子想見元統之治，將於是乎觀焉。

〔一〕徑西苑以歸：苑，原作「死」，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閻主簿孝行詩序

霍邑人閻祿由蒙古字學教授除臨汾縣主簿，未上而母死，哀毀踰節，廬墓以終其喪。先是喪父，亦如之。鄉黨稱其孝，有司上其事，朝省將有所褒嘉焉。與往來者求縉紳爲詩美之，余書其右簡曰：古者人無不學，學所以求至於成人也。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藝。缺一則非成人，況可遺其所甚重者乎？故保氏教國子以藝儀，必先審以師氏之德行。三代聖王治效之隆，往往亦由在官者之有是學也。後世之爲學者，岐道藝而二之，以爲敦德未足以動流俗，而銜藝有足以徼亟用。爲進身之計常有餘，於爲人之道則不足。夫書六藝之一，而孝者六行之元也。人知國字之足以進身而競習之，曾亦知大司徒與師保氏所以教人者乎？閻君以字學入官，而篤於孝行如此，庶幾知古人三物爲教之意矣。他日臨民，寧無以厚其俗哉！

〔一〕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司，原作「師」，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及《周禮·地官司徒》校改。

贈沙井徐判官詩序

天山之北臯，陸衍迤聯，亘乎大莫，趙王之封國在焉。王得選吏治其人，豐州徐君善卿起家爲沙井路總管府判官。善卿嘗事王於邸，王愛其倜儻而有學，欲薦諸朝而大用之。善卿獨曰：「沙井獨不足行吾志乎？」乃條其所宜施於民者行之，不以激爲廉，不以察爲智，苛除嬖解，有西漢循吏之風焉。民舊業畜牧，少耕種。善卿始勸民力穡，而民生滋厚。又設學校以教之，而民俗日殷。輿人誦之曰：「我有廣野，天山之下，昔我善牧，今我善稼。我庾既作，又穀我以學，徐侯徐侯，毋舍我而邈。」秩滿，民上治狀留之。王曰：「使理吾國皆若徐判官，吾何慮焉！」乃以國人之請移中書，復任之。於是吾黨咸賦詩美之。余聞之：民曷生乎？食之也；曷馴而寧乎？教之也。有虞氏命稷播百穀，即命契敷五教，當時命官，莫此爲急。繼命皋陶明刑，不過爲弼教之計爾。三代治制寢密，大要無出乎此。後世以能吏稱者，未嘗知有教養之道，唯恃刑法以行其所欲爲者而已矣。嗚呼！此後世之所以不古若也。徐君位卑，且佐理荒落之郡，而能以教養爲政若此，使得專任中土牧守之寄，其效又何如哉！

亂石湫禱雨詩序

泰定戊辰之歲，陝右大旱，民日益困。有司散利去幾，索鬼神，莫之能禦。六盤染織提舉燕山馬君愀然曰：「天人之相去邈矣，職位之有守不可越矣，然亦有流通而無間者乎？吾雖非守土臣，然食其祿者憂其事也。況吾祿實出於民，而諉曰閔雨非吾職也，是豈仁人之用心哉？」即屏葷酒，沐浴齋戒，輟奉錢買薊幣祝奠之物，負之行五十餘里至亂石湫，拜奠而默禱焉。忽靈風生水上，如神騰鬼趨，湫底湧出樽酒，流抵岸側，若將授君者。左右咸驚異，以為神所以表精誠而昭嘉況也，宜拜況。君再拜，受而飲之，以器人湫水，迎至郡城，寘諸叢祠。有雲隨軒蓋，大澍連日，槁者蘇，仆者起，愁嘆亡聊者鼓舞而驩欣，民於是歌頌馬君如祝東長生焉。余聞君為人正而靜，居官以廉介自將，是宜有以格神明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吾於馬君，有以知其然矣。

西山詩序

至順四年二月

至順三年六月之吉，西山新寺之穹碑樹焉。是日，百僚無敢不至碑所。余與趙博士繼清蚤作，出平則門，沿大堤並駐蹕亭下轉入湖曲。逢趙宗吉、茂漢卿二編修與劉敬先典籍，騎驢從蒼頭，挈匏

尊，邀余與繼清就堤側藉草坐。灌木延陰風，冷然生磻底，幽鳥鳴其上。命蒼頭堤旁取荷爲盤，以實臘肉，倒樽中濁醪，飲數行。甕山流黛，與湖影相盪，灑於盃盤巾袂之上。余在京師七年，蓋未有一適如此時也。酒盡，三君子起曰：「子於此能無詩乎？」余言歸即賦之。及歸，以職事縻繞，少清趣。明年二月，宗吉持紙來索詩，戶外雪深二尺，無他客，乃賦詩曰：

蓐食出西郊，初日明遠川。聯鑣走山麓，山樹盡含煙。紫石擁馳道，綠水侵平田。高人湖上來，邂逅野磻邊。茂柳垂密幄，曾莎布柔氈。回風颯幽爽，有鳥聲清圓。采荷薦珍腴，洗瓊行芳泉。芙蓉濯新雨，迴立方嬋娟。晤言攄素抱，逸思慕遐騫。窈窕紺園夕，珠林暎璇淵。黃金作臺殿，縹緲集諸天。願慙凡躅汙，函去不敢遭。適意無先期，重尋有中悃。華月忽易改，賞心與時遷。晨興望雲物，皓雪滿層巔。

喬生孝義詩序

京師，首善之地也。跂行喙息，親接神化，故雖愚夫愚婦有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況知有陰陽五行之理，而徵於日用彝倫之間者乎？喬生顯，京師人，知讀書，能以人生年月日時鼓策推步，遂知來物。人有懷疑不能自決者，輒嚮生決之，能示人以禍福趣舍之機，無不應。生事親有過人之孝，友愛昆弟，同居無間言，閨門肅雍，未常有疾聲厲色，人益重之。於是朝廷旌其門爲孝義之門，客有欲爲

生求詩於人，爲予言若此。余謂生非藝術人也。嚴君平隱於卜筮，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生之爲術，必亦若君平之與人言者乎？夫身有之，則其言親切而有味。吾知生之言必易於感人，其孝友不獨行於家而已也。有人如生，大夫君子能不爲之賦詩乎？不然，天新雨，道少人，試詣生與言如何？

石氏節婦詩序

國子生王翼來言曰：吾完州俗美，男義女貞。石氏女二十嬪于滿城，夫曰王德。僅兩歲，并即荷戈與役^{〔一〕}，從軍南行。炎風乾中，毒雨腐肌，殞于戎行，不得視。父母與妻嫠哭水滸，招魂以葬。願糜此身爲彼骨上土，顧家有二老，而兒方呱呱，竈晏弗煬，體無完襦，奈何棄去而與良人俱。於是飲泣支憊，還入室堂，思曷爲養，惟婦功是臧。夕鐙而繡，晨筐而桑，澤器欄灰，渥帛漱裳，力營食衣，以保尊章，使安彊廿年，皆以壽終，若不知其子之亡。彼呱呱者，齒與德茂，誦詩讀書，皆母之教。石氏今死，年六十五，臨絕語瓚，謂吾可以見爾父。瓚懷母恩，悲不能言，以歌詩所傳能永被乎箎弦，故託翼來乞書其然，以徼惠于諸賢。

〔一〕并即荷戈與役：役，原作「投」，據澹生堂本改。

劉沂州慶壽詩序

臨沂劉瓚文瑞爲集賢都事，時其父信甫、母田夫人已推恩拜官封，縉紳爲文辭榮之。今瓚官儀曹，秩五品，信甫又以子貴拜奉訓大夫、益都路沂州知州、飛騎尉、臨沂縣男，田夫人封臨沂縣君。沂州今年八十有八，夫人八十有二，於是大夫士又爲歌詩，以誦詠其福履之盛，屬余序。余常觀於樹藝之事矣。生息蕃庶而利之收倍焉者，必風雨之時，土地之沃，而人事之周也。三者缺一焉，則其生也弗遂。惟人亦然。天之所畀者厚，身之所積者充，子孫之孝養無不至，則其所享必有優於人者矣。彼有所不足者，非賦予嗇於有生之初，則培植不加於有生之後，甚至戕其所得於天者。不然，同生宇宙間，何萬有不齊哉？沂州孝友忠信，能沖澹以養心，勤約以資生，畜書以教子，捐貲以周人之急，而善德又足以善其里俗，伉儷皆登上壽。君鄉邦受祿養，安彊夷愉，無有不愜於心。豈非得之天者厚，積之己者充，而養志者之無不至，而致然歟？烏虜！何沂州於斯三者之獨備也。《漢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全俱者。」則人雖有德有壽，又必以有子爲可貴。況有子篤於孝，又以寵祿及其親乎？雖然，吾聞化國之日，舒以長方。今四海寧謐，和氣充鬯，沂州得享安榮於壽域之內，則得於朝廷者多矣，又不但三者之備也。

周此山集序

風雅頌不作，詩之變屢矣。大抵與世相爲低昂，其變易推也。近世爲詩者，言愈工而味愈薄，聲愈號而調愈下，日鍛月鍊，曾不若昔時間巷刺草之言，世德之衰一至於此。我國家以淳龐雅大之風，丕變海內，爲治日久，山川草木之間，五色成文，八風不姦。士生斯時，無事乎文章而其言自美，況以文章而歌詠雍熙之和者乎？周此山先生自括蒼來京師，訪予靈椿寓舍，與語竟日，知能爲詩，因索其所作觀之，何其言之藹如也。夫志得意滿者，其辭驕以淫；窮而無所遇者，其辭鬱以憤；高蹈而長往者，其辭放以傲。先生懷才抱藝，蚤有意於用世，既而託迹丘園，不見徵用，且老矣。今考其詩，簡澹和平，無鬱憤放傲之色，非有德者能如是乎？傳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先生可謂有溫柔敦厚之德矣。予官橋門七年〔一〕，凡四方文字當程校者，莫不與寓目焉。嘗疑山林間必猶有可觀者，未之見也。此詩蓋余所謂未見者乎？因爲選其最佳者，得若干首，題爲《周此山先生集》云。此山詩不但簡淡和平，而語多奇雋。余爲校選，故能深知之也。比翰林袁學士以其才堪充館職，力薦諸朝，吾恐此山不能遂肥遯之樂也。旅又序〔二〕。

〔一〕予官橋門七年：官，原作「觀」，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此山詩」至「旅又序」一段，原

脱，據文淵閣四庫本《此山詩集·序》補。

丁氏世譜序

周小史莫繫世，辨昭穆，其世譜之攸作乎。夫繫世固邦國之志，然凡得立宗以綴其族者，非有譜識所從出、條所繇分，則世遠族衆，其繫必紊，而昭穆之辨淆矣。此世譜不可以不作也。餘不丁氏，吳興大姓也。昔國家用兵江南時，其家文籍盡散軼，世緒無所於考。清溪君道純蚤已出家爲道士，乃惕然以爲隱憂，搜遺討殘，積以歲月，作《丁氏世譜》一卷。幹枝扶疏，綱罔聯絡，而凡祖考、告身、舉削、遺文、墓誌咸載。又求誌之不存者，買佳石重刻之，作時思庵墓側，徵記名人，與是編共傳於無窮。嗚呼！六十年來，故家子孫宅田田，有不能道其先世一事者。孰爲《丁氏世譜》，乃出於其後人之出家爲道士者乎？丁氏三世武弁，至宣教公始力學，登進士第，爲天子史官，斯亦榮矣。典教南康日，嘗參訂朱氏《儀禮經傳通解》，鋟梓以行於世。夫先王之爲教也，莫重於禮。《禮經》亡缺之餘，莫備於此書，朱子於此蓋終身拳拳焉。然則譜中所載事實，此其最章章然者也，又何必以它功業自見於世哉！余謂禮所以秩人紀也，世譜作則人紀秩而禮行焉。丁氏世有禮學，宜能作是譜歟。或曰：老子爲周史、爲禮師，清溪君又有得於此歟？

祭器圖序

元統三年春，太廟署言延祐中朝廷遣官至錢唐，造太室祭器，工物精純，具中法度。乃者文宗皇帝升祔，所用器皿趣辦一時，視列室所陳，功苦弗類，宜用延祐故事，更造之。太常以其言言諸禮部，而上于中書。中書移江浙行省，如所請，而遣太常從事曰伴住者來視工。於是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李朮魯某與左右司都事李某任程督事，有司承命唯謹。以是年六月壬申爲冶鑄，尊罍彝豆，登鉶簠簋，舟楫盆勺之類，凡百有四事。吉金在鎔，範制孔良，錯鏤磨治，光潤龍變。八月己未告成，載如京師。夫禮，非器不存；而敬者，禮之所以存也。器有未善，則所存者有不足矣。先生之於祀事，所以備物而致美也。今天子以仁孝承宗祧，以禮樂風天下，歲時裸薦，登降俯仰之間，敬之所存，其不在於斯乎？（以上《陳衆仲文集》卷四）

靜觀齋吟稿序

三百篇而下，漢、魏諸詩弗可及已。晉、宋間則陶淵明爲最高，後世之務爲平澹者多本諸此，然而甚難也。蓋平則貌凡，澹則味薄，爲平澹而貌不凡，味不薄，此以爲甚難也。唐大名家如杜少陵諸

人，不得專以是體論之。若韋蘇州輩，其亦平而不凡，澹而不薄者乎！蓋其天趣道韻之妙，有非學力所能致者，鮑溶輩固徒苦耳。余久在京師，四方瑰奇偉麗之觀萃焉。比得鄱陽劉芳伯之詩而觀之，何其獨爲是平澹者也。余聞芳伯治《易》、《書》、《詩》三經，而沉潛理性之蘊，則其養於中者有素矣。平生隱居清澹之鄉，日與雲煙水石相下上，悠然以忘老，則其誘於外者無所乎入矣。中有所養而外無所誘，則其寓之於吟詠之間者，豈世之學爲詩者所能至哉！余雅慕古制，以家貧逐祿，奔走無好懷，時有酬應之作，皆不過所謂貌凡而味薄者。每一篇成，令人自厭。數欲力變其所爲，卒不能變而止耳。何日從芳伯山水間，盡洗塵抱，收清氣而養之，或者其可以少自變乎！能少自變，則進而與芳伯共攀前良之逸轡，而相與往來於寥廓之表。芳伯名傳。其先有曰宇者，慶曆二年進士，官至秘書丞。弟定，皇祐二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與蘇文忠公爲友，文學之緒遠矣。

送蘇伯脩治書西臺詩序

至元又六年之冬十月，吏部尚書蘇公伯脩拜西行臺治書侍御史。薦紳先生暨諸能詩者，相與託物命題，分而賦之，以寓比興於飲餞之日，而屬余書其右簡。古之人以王命而之四方也，則朝之公卿大夫士賦詩以送之，所以導至意、詠美德而諷勉之也。尹吉甫送申伯之詩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送仲山甫則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何其善言君子也！

蓋君子之道，時措乎至中，又豈有柔剛之偏哉？昔者伯脩之久處乎父儒之館也，人第見其泯泯默默，惟沉潛載籍，若它無所能者。一旦拜監察御史，發精明於溫厚之中，所至平反宿冤，釐正不度，雖風裁凝遠，而未嘗有不近人情之態。更歷中外，展采措事，凡能吏以爲難者，皆從容治辦，雖才諳過人，而未嘗有求勝於人之心。蓋其天質之美，又善學以成其德，不剛不柔，其殆尹吉甫之所云者乎？世之儒者，類以巽懦不事事爲世詬病。或以才稱，又往往務爲狡黠、不欵實以取棄於君子。之二者，皆質之偏而不善學者也。國家設兩行臺，西臺獨控四省地，而治書之爲職，前代所謂協律令者也。律令者，官司之守，而生民之休戚繫焉。以是而委諸質之偏者，其可乎哉！伯脩可謂宜於其職者矣。夫物之在天地間，高下巨細、壯弱動靜之萬不同者，其質固不能以不偏也。故指一物以爲喻，不若群彙之博依；擅孤唱以寡和，不若雅曲之並奏。此分題賦詩之所以能具夫形容之妙，而鳶飛魚躍之趣，有不可勝言者矣。伯脩將即諸賢所詠之物，以益驗夫道體之著；得詩人言外之意，以益感夫性情之微。律令之協，其亦在於此乎？雖然，吾鄙之所以望伯脩者，不止在茲行也。

張武定廟堂詩序

幽、并多豪傑之士，以忠孝著當世，又能以義處死生之際，則武定張公其人焉。公燕之東安人，諱弘綱，字憲臣。趨勇有智謀，自少從軍，能擐甲超騎。年十八，父忠烈公爲仇家所陷，旦日將就戮。

武定夜入獄，奮挺擊守者，踣三人，衆不敢動，遂與父俱逃。主將復繫其母營中，又竊負去。世祖皇帝未臨御時，親帥師伐宋，募集勇士，公父子應募，從攻鄂州，先登。世皇還即大位，扈駕北征，又從大帥阿術狗地漢淮諸郡。宋將夏貴兵最強，丞相伯顏每以公父子當其鋒，輒勝之。宋相賈似道駐兵丁家洲，則爲先鋒却之。與張世傑戰焦山，與姜才戰揚州，以至滅宋、征交趾、平廣西洞蠻，公父子戰功居多。公由忠顯校尉累官至昭勇大將軍，以其兵鎮江陰，又移戍淮東之通州，二州之民皆安焉。大德五年，有劉深者言西南夷曰緬國者，可以兵取。朝廷授深行省右丞，使以兵往。深與公有宿讐，迫公同行。公年六十五矣，計不得脫，則曰：「即死深手，不若死於戎行，吾其擇死所乎！」至鬼州，畫策深皆不從，驅兵入險阨，餽運不繼，士卒飢憊不能戰。深棄軍宵遁，公遂力戰以死。反檣歸燕山，通州之民迎祭，不勝悲，乃相與立祠堂祀之，公卿大夫與凡朝野之士，皆爲歌詩以哀悼之。公歿之二十四年，制贈宣忠秉義功臣、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齊郡公，謚武定。以公子集賢直學士漢之請也。後至元四年，漢以通人之新武定祠也，與其子孫親戚言曰：「吾年雖七十餘，又目眇，久不能視，然當往新祠燎黃，以告天子之有嘉貺也。并以群賢所爲廟堂歌詩錄諸梓，庶吾父之所以死者白於世也。」具舟且行，俄疾作不起。子元永等痛其父之不得終厥志也，乃以向所稗詩竟刻之。騷體居首，長歌次之，五、七言、唐律又次之，作者之名位高下與夫歲月之先後不計也。元永以旅嘗見知於其父，使序其編端。嗚呼！人孰無死，而死有重於泰山，亦有輕於鴻毛。當深宵遁時，公不戰死，終亦爲深所害，害必名不善，則身與節俱喪於其手矣。公既得死所，則雖殞

其身，而平生之所存者不亡也。使天下後世誦廟堂之詩，哀公之心，而想見其爲人，公不猶存於無窮乎？公之子孫所以拳拳於是詩之傳者，蓋以此耳。張氏自武毅公以來，能以忠孝世其家。學士雖不以甲冑效用，爲監察御史，以直言論國事，幾危其身，服勤祖父之事，則至死而後已，可謂能具忠孝之節者矣。元永兄弟又克樹立，以繼承先志。天其昌忠孝之家，使多賢子孫以永其休聲乎！

程氏連理木詩後序

程時叔先生在史館時，余助教國子，暇日數往來相好也。四子，仲曰徐，叔曰賚，皆國子生。時叔富經學，敦行誼。子皆雅飭嗜學，其父歿已久，愈益輯睦，願相與樹立，以無墜其父之所存者。於是其家棠梨有連理之祥，翰林學士歐陽公序之詳矣，徐與賚復屬余叙其後。夫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者也。爲兆物之物而能物夫物者，人也。故夫物之爲妖爲禎者，皆人心有以致之。況是木也，而父之所手植，而兄弟朝夕之所徘徊而顧瞻焉者，豈不亦曰：「吾身親之枝也，兄弟同一體也，其本同則其枝弗可以相遠也。」觀物而興感，積誠以動物，感而動，動而應者，有不在於茲乎？昔者詩人以杖杜興獨居而無兄弟。杖杜者，特生之棠也。無兄弟，則如棠之特生。兄弟友愛，則棠梨之連理見於其家，宜矣。嗟乎！世之人自翦其枝葉以至戕其本根者蓋有之矣。君子之於程氏也，能不喜聞而樂道之乎？而兄弟宜益封殖茲樹，余南還道出句章，當爲子賦《角弓》之詩。諸賢所爲詩，

子，則爲我歌之。

佩玉齋類稿序

江寧楊先生以學行文章著當代，然考其平生出處，在朝廷之日殊少。晚歲待制禁林，即以病去，尋又以老致其事。人謂先生得久於其位，則所以鬯宣皇仁而斧藻休光於無窮者，宜何如夫！何造物者鍾以至美，而嗇於大用，使忽忽以老，徒以所蘊日授其所從游者而已。豈積之久者其發遲，約於前固所以裕於後邪？先生二子皆賢而有才，伯曰文舉，訪余錢唐官舍。知余嘗業觚翰以爲食者，出示近稿一帙。其言騁而不放，麗而不靡，敦樸而不野，刻雕而不鑿。蓋非徒文也，學殖於內而文達於外也，其用功亦不淺矣。冠士冠，服士服，林林乎肩摩而踵接也，求士之寔，不得一二焉，況求一家父子兄弟之皆有其實乎？若楊氏者，可謂卓然出於千百之中，造物所以與之者獨甚厚。猶以先生不大用而疑造物之嗇者，細人之膚見也。文學貌碩齒富，仕涂方開，殆與其弟聯軌並進，以所學發於事業，而炳如丹青者，著於典冊之盛。人將曰：「楊先生所未用者，今於其子用之矣。」則先生未嘗不大用也。烏乎！人之望文學兄弟也，亦重矣。（以上《陳衆仲文集》卷五 周少川校點）

全元文卷一一七〇

陳旅 四

王文忠公文集序

王文忠公既薨三年，禮部侍郎蘇公伯脩粹其遺文，而使旅序之。旅三復而言曰：道無往而不著也。達則著之於事業之大，窮則著之於其身之所及，以文辭而著其道，則又未嘗有窮達之分也。夫德茂者業富，理充者言從。故古之君子非有意於立功，而功常被於世；非有意於立言，而人讀其言以爲法。後世以文辭名者，或不察乎理義；以政事顯者，或不明於學術；以窮經學古爲務，而文辭政事之無足觀者，亦有之矣。凡若是者，皆不足以語夫道也。何也？道則無往而不著也。烏虜！公其幾於古之君子者乎！公天資高朗，文質直溫厚，弱冠上書廟堂，論列時政，皆經國之要言也。及事仁宗皇帝，人則盡論思獻納之誠，出則效承流宣化之職。敷歷累朝，再陟近輔，皆以直道贊大化。雖若未究所志，而天下之受其惠者亦侈矣，此其道之著於事業者也。文辭典實豐鬯，興致本乎

風雅，言論迪乎德義，和平之音，正大之氣，藹然見於編帙之間，讀之可以使人息浮靡澆涼之風，然此其道之著於文辭者也。夫道之在人也，爲事業則著於事業，爲文辭則著於文辭，道豈有二哉？後之知言君子，觀公之文，可以知其施於當時者矣。公自早歲即刻志爲學，從董太史朴講求理性之蘊，自是日取群籍而悉討之，又求海內之碩儒而質正之，蓋欲會衆理而融諸心，而履諸其躬，宜其道之無往而不著也。昔我世祖皇帝知文事以可善世也，敦尚儒雅，以恢張皇猷，故至元之治度越前古。迨乎皇慶、延祐之世，文治蓋彌盛矣。公於此時賓賓然與諸賢行其所學，寔我世皇作興培養之效矣。數十年來，昔之儒臣凋落殆盡，斯文之未泯者，猶有望於延祐之遺老，而公遽即世矣，可勝歎哉！可勝歎哉！旅辱公雅知，又重以伯脩之言，故爲序不辭，因并識吾鄙之所感者於其終也。公諱結，字儀伯，中山人。其家世、官簿、行事，詳具伯脩所述行狀云。

送張學士之江淮詩序

集賢直學士張公良卿，純孝君子也。嘗拜兩御史，聲光著于當時，而未嘗有榮進之意。既以老謝事，而凡施於其親者，則未嘗不力爲之，不自知其身之已老也。昔學士之父左丞武定公以水軍鎮淮東之通州，軍肅而民安之。大德中，朝廷用兵西南徼外，武定公歿于戎行。學士號泣走戰所，以櫓歸。通人迎哭野祭，乃相與建祠以奉其遺像。學士治窀穸燕山，五載始釋喪服，除命至五六皆不拜，

唯乞推恩祖、父。制贈其三世，皆崇爵令謚。又皆得鉅人之能文章者，篆其碑石。通州之祠或變置之，則愬於官，得復故址，爲新祠。武定之父忠烈公之戍江陰也，遺愛在民，民至于今不忘，亦請建祠如通州。於是學士告其子孫親戚與平日所嘗往來者曰：「吾祖父勤事之忠，國家恤典之厚，皆不可不表倬於世。通祠新成，吾當饗祭；江陰祠方建，吾當與其民同執畚鍤；二祠皆成，則吾當燎黃祠以下告天子之有嘉貺也。吾又將以家乘與士林所爲歌詩，刻之梓以行遠永。凡吾所爲，皆欲天下後世知爲人臣能盡其忠勤，則上報之，其民祠而享之，士大夫又爲文辭以哀褒之，所以勸忠也。吾其行哉！」學士之子孫皆曰：「大人春秋高，顧不能代吾親行乎？」公曰：「吾亦爲於吾親者，不可代也。」縉紳先生聞之，皆歎曰：「公真純孝君子也。」乃皆賦詩以將其行。余聞孟子有言：「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蓋謂人子事親，無非所當爲者，則未嘗有可止之時也。公既縣車，子孫足以代行，乃不能自已，於風霜高寒之日，而涉淮江數千里之遠，豈非以施於親者，未嘗有可止之時也歟？然則是行也，不惟有勸忠之舉，而錫類之孝，又有以勸於人矣。

靜方詩集序

余在閩中時，聞浦城鄭旼之母李氏聰惠而靜淑，能孝於親，義於夫，又曉藝術，以儒學爲女師，蓋許明雌、宋文宣之流亞也。旼至京師，以其母《靜方集》來。余再閱之，何其言之蒨秀而溫妥也。夫

言者德之文，而詩又言之文者也。婦德、婦言，觀於其詩而知之矣。閩中山水清美，鍾於婦人女子者已若此，況道德文學之士，蔚然爲海內之所慕尚者乎？旼之言曰：「吾母得以孝節旌其門矣，吾獨慮其詩之不聞於世也，幸先生序之。」余謂：「昔歐陽文忠公嘗序閩女謝希孟之詩，謂其隱約深厚，守禮而不放，希孟自此有聞於人。子往求世之如文忠公者序而母詩，則而母聞矣。余言不足信於世也。」旼請不置，於是姑爲述其可信者於編端。李氏名智貞，詩曰「靜方」，蓋取《坤》之「文言」傳云。

程氏具慶詩序

三衢程伯東甫與其夫人生同年，又皆眉壽，其子琚與余言曰：「吾兄弟三人力貧，不足以爲養。琚自領鄉薦以來，雖時得薄祿，然趨走仕途，曾不得從容娛侍膝下。屬閩闔辟爲掾，去家又稍遠矣。今歲吾父母年皆七十，琚得以計簿詣行中書省，歲莫南還，得乘傳過家，奉卮酒爲壽。預求能言者爲歌詩，將使子弟歌之，以樂吾親也。」余觀天下之可以智力致者，人猶有不得焉。今程氏於智力所不可致者，不惟得之，又何其得之厚也。夫同年而生者有之矣，同年而伉儷則鮮矣。同年伉儷者有之矣，伉儷而皆眉壽則鮮也。伉儷皆眉壽者有之矣，眉壽而有子孫則鮮也。眉壽而有子孫者有之矣，三子皆才又能得祿以致養則鮮也。凡是數者，人有一焉已云幸矣。今諸福之物具集程氏之門，天奚顛厚於若人哉！意其所以得此於天者，必有非智力之所爲者矣。琚兄弟益善謀諸天，兩親壽未艾，仕日顯，朝

廷推恩，有好爵來矣。視今茲所得之厚，不彌厚乎？余於此時，當更爲文辭，以倡士林之歌詩焉。

歷代紀統序

故始知台州秘監陳公子微之仕於朝也，雅操足以厲俗，讜論足以匡政，而卒扼於枋臣，不得大用。宋亡，隱居句章山中，不與世接，歎曰：「吾無復有可爲者矣，教子猶吾職也。」乃日取載籍所存，與伊洛儒先緒言，爲諸子道之。既又以爲韓退之善教子，謂人之所以異於牛馬者，以其通古今也。乃又取歷代史，自三皇訖于祥興，撰爲四言，叶以聲韻。若胡氏叙古爲《千文》、《蒙求》之類，辭約而事備，筆直而義婉，一日成誦，則數千百年之事粲然在胸中矣。然名其書曰《歷代紀統》者，則以爲帝王之統出於天，雖偏弱如蜀漢、東晉，皆天統所在。當時敵國雖強大，據有中土，要不得紊失統也。是統一正，則人心之天理可得而言矣。此朱子所以爲《綱目》之書，而公之所以教其子也。嗚呼！公之意微矣。公幼子泌蚤受其書而讀之，今老矣。嘗尊《紀統》爲經而自爲之傳，其傳則又綱挈而目張之，至於有關世教之大者，則必具論其非是，以貽鑒於來世。大抵皆所以明其父之意，若史遷述太史公之言以爲書，而自謂成一家言者乎？昔我先人之教旅兄弟也，亦常爲書述伏犧至趙宋之事，名曰《犧宋》，其法大較與《紀統》相類。而旅奔走四方，袖簡無復存者。見是書，不能不刺然於心也。嗚呼！泌其遂爲陳氏之賢子哉！公諱著，子微字也。文丞相同年進士，學人號之爲本堂先生。

泌字汝泉^{〔一〕}，觀於是書，可以知其學矣。汝泉於旅敦宗盟之好，故屬旅序之。

〔一〕泌其遂爲陳氏之賢子哉：泌，原作「祕」，據上文及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泌字汝泉：泌，

原作「祕」，據上文及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樂清縣尹衛侯之官詩序

樂之用大矣，聖人以是簫勺天下，八風從律，冷氣不作，神行姦伏，物化刑措，所謂體信以達順，天地將爲昭焉者也。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而先王之學曰瞽宗，曰成均；官曰樂正，曰太師，曰籥師，曰司成，曰司業，皆以樂言者。謂樂以中和爲德，而胄子與所共學者，皆將有長人之責。具是德，則可以長人矣。薊丘衛侯好義，成均之胄子也。學成人官，所至聲實著聞。余見其貌莊以舒，其言暢以節，其莅事靜易而辨理，其與人文慤願而驩和，蓋庶幾樂德之具焉。至元二年秋，將如東甌爲樂清令，所嘗往來者皆送之以詩，而使余序。烏虜！樂清非軒轅氏奏樂之地乎？山海之間，流響銷落，而靡靡之音，誰昔倡之，當時識者，已知宋氏之不國矣。我朝造都于燕，寔軒轅氏之墟也。治功既成，作樂崇德，簡大雅壯，充宣咸和^{〔二〕}。江南被聲教六十年矣，樂清之風聲氣習，固何如也？孔子聞絃歌于武城，喜子游能以道教其民。顏子問爲邦，則告之曰「放鄭聲」。甚矣，聲音之有關於政

治也。好義以成均舊學而施于樂清，君子寧不於是乎觀焉！飲餞之日，凡得詩若干首，余與客歌之。有審音者過而聞之，曰：「美哉，颯颯乎！衛侯將大治其邑。」

〔一〕充宣咸和：和，原作「卷」，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韓明善禱雨詩序

會稽韓明善先生以學行著于東南，部使者數尉薦，益雅約不事榮進，且老矣，蓋古所謂修其天爵者。至元後丙子歲，夏五月至于秋七月不雨，原隰盡豐，陂渠膠舟，民瘵滋甚。先生齋潔潛禱于天地山川之神，乃大澍三日，槁蘇滯行，物意條鬯。邦人審雨故，則相與告語曰：「先生未嘗有民社之責，能澤加於民若此，使有位於時，所施宜何如也。盍賦詩美之，以無忘先生之惠。」來請序。余聞有天爵者有天職焉。何謂天爵？我所固有者也。何謂天職？我所當爲者也。天地萬物不外乎吾身，則位天地、育萬物，皆吾職之所當爲者矣。庚桑楚居畏壘之山，而畏壘大穰，庚桑楚豈必有民社之責哉？夫以所當爲者怪而不爲，則其平日之所以用其心力者，皆非其職可知矣。先生之閔閔乎籲雨也，亦唯懼夫職之不修，初非有干譽於人之心，而德其施者固不可以弗報也。晉束廣微爲民禱雨，而應人歌之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又曰：「何以醺之，報束長生。」越人之歌韓先生，

將亦若晉人之報東長生乎？

送韓伯清北上詩序

至元後丙子歲，浙河西東皆不雨，自錢唐至京口水不足以負舟，吳江之淵可厲而涉也。秋八月始大雨連日，晚穀之處于隰者得以滋茂，吳颿越柁交午城下，蓋於是人心鬱悒久矣。會稽韓伯清氏以世宦家錢唐而浮湛乎里閭之間，一日，送客飲河上，覽涼野之空迴，佇晴雲之高馳，心神欣舒，繼以伉儷，乃悠然嘆曰：「吾不至京師有年矣，誰能鞫縮若樊中雉耶？客且毋行，吾亦欲從子游。」其所親者皆留之曰：「子之行未嘗豫決而宿計也，胡爲而遽動？夫動不可以弗審也。」伯清曰：「往者吾不自知胡爲而仕也，既又不自知胡爲而止也，今又不自知胡爲而有是行也。不自知其然，則吾之或動、或靜，必有司其機者矣。吾且不自知，子又安能策吾之去留哉？」客曰：「是庶幾莊生所謂天遊者乎？」乃相與爲詩餞之，而陳旅爲之序。

王平章文集序

昔者許文正公以堯、舜、孔子之道，佐世祖皇帝基，大化于天下。上慮其道之載於其躬而止也，

俾國人士弟之貴近者學焉而嗣用之。又慮人才之不盡出於貴近也，俾士之峻茂者得共學而並用之。至元、大德間，龐臣碩彥之能以其德業著見於世者，往往許氏之門人也。故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王清憲公，蓋當時之所謂峻茂者。其學以明經飭行爲先務，以匡時澤物爲己責，居家以孝弟稱於鄉，立朝以忠懇廉潔聞於上，廊廟暢其讜議，方州霑乎惠政，位極人臣而不有其貴，年至大耋而傲惕弗怠，是豈專事乎文章者哉？蓋其蘊於心，履於事，而吐於言者，莫非其學之所存也。傳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行，本也，辭從而生者也。徒有其辭，又蔓衍而披張之，其去本也益遠矣。學士大夫幸而處乎有道之世，曾不愧其辭之有枝葉乎？公之文根於義理之正，不纂組以滅其質；詩原於情性之微，不刻斲以戕其真。淳直簡易之風，足以矯儂浮巧靡之習，亦可謂之行有枝葉者矣。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有意於世教者，能不有取於公之所爲者哉？公四子，皆以才良入官。仲子宗敏任江浙行省理問，謀以公詩文鋟諸梓，而使旅序之。旅因推公言之所以爲學者，庶覽者有所興起而知治其本焉爾。公諱泰亨，字子通，晉寧人，晚歲自號康莊老人。其官簿、行事，具翰林侍講學士李術魯公所撰神道碑云。

烏程縣譙門詩序

郡邑有譙門，尚矣。譙門者，謂其高樓於門上也。蓋樓一名譙，譙又呼爲巢，故車之有樓者亦曰

巢車云。元統三年冬，鎮陽宋侯丞烏程，見縣之譙門陋且敝，顧謂其人曰：「樓之美者曰麗譙，非惟以望遠也，以政令之所繇出，而容觀不可以弗莊也，奈何陋且敝若是？」乃輟奉人，規力以善治之。易圯腐爲崇固，化殘落爲輝華，民不知役而功成。於是相與求詩於士大夫以譽美之。邑文學許季蕃求余叙。余謂昔周公之爲門也，詩人歌之曰「臯門有伉」，又曰「應門將將」，喜其門之能高而嚴正也。今郡邑視古諸侯之國，而烏程爲東南壯縣，天下有道君子得盈禮焉。然則是門之成也，亦可以作詩而歌之矣。季蕃言宋侯又能興造邑校，以崇教爲急務。余蓋嘉侯之能作新斯人，不獨在是門也，故樂道之。

省部政典舉要序

省部總天下之務，庶政之所繇出也。士以明體適用爲學，於是而有不知其將何以致夫用哉！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蓋欲大有爲於世也。然微而在下，王朝之儀章器數有不可得而悉者。故見老子則問禮，見鄒子則問官名，聖人猶然，況衆人之爲士者乎？上艾呂公仲實蚤入國學，從薦紳先生習聞朝著之事，遂以明體適用之學登進士乙科，爲修令，設施若素宦然。及爲國子監丞，則以省部政典之要彙而成書，不惟有以見其志之所存，亦將使夫士之微而在下者得有所考，以致用於它日焉爾。書成，仲實以國子司業拜監察御史，首劾大臣之紊政典者，物論韙之。既而僉浙右憲事，乃

出是書，使旅繹一言於其端。旅觀所著官制之類，蓋若《周官》之爲書，粲乎綱挈而目張也。有志於天下之務者，其豫考於斯乎？雖然，《周官》法度，必行之以《關雎》、《麟趾》之意，子程子云。

洪氏一家言序

古有天下之言，無一家之言。先王一道德^{〔一〕}，同風俗，出其言以爲天下法，人無敢爲私言以亂政者。王政既衰，諸侯始各肆其言以爲國，好異之士，亦往往用所見立言以惑世。孔子、孟子皆盡然傷之，乃取古人方冊之所存，與凡所以迪天衷、扶人紀者，日與其徒講之，使相告語，以祛異言之惑。而立言之家，又何其囂然而未止也。生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不有知言之學，後世之禍其有瘳乎！太史公網羅古今，貫穿經傳，作《史記》之書，自黃帝至于麟止，其心蓋欲上擬孔子，而自謂成一家言。又述其父之說，以陰陽、儒、墨、名、法、道爲六家，是固以儒爲一家言矣。於乎！儒豈可與彼五者列爲家哉？孔、孟窮而在下，其言與衆人並出，故在當時不免爲一家言，在先王之世，寔天下之言也。唯其爲天下之言，所以行之萬世而無弊。世之立言君子，能不倍於孔、孟，則雖自謂一家，又安知其不可施諸天下哉！嚴陵洪蹟以先世所著詩文輯而成編，它人之爲洪氏作者亦附焉，名其編曰《洪氏一家言》，屬余序之。余考其制作非一而皆典禮之爲範，英華紛敷而皆德義之爲本，雖曰「洪氏一家」，亦豈出於孔、孟戶庭之外者乎？譬之良工之爲器也^{〔二〕}，必名其家，世之人

聞其名而爭用之。苟器不適用，而徒欲自異以爲一家，則亦一家而已矣。然則是編當行於世，蹟之名亦自此有聞於人。

〔一〕先王一道德：王，原作「生」，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譬之良工之爲器也：譬，原作

「壁」，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馬中丞文集序

文章何與乎天地之運哉？元化之幹流，神氣之推盪，凡以之而生者，則亦以之而盛衰焉。吾嘗觀禮與樂矣，升降、揖讓、周旋、揚襲之容，屈伸、俯仰、綴兆、鱗瘠、廉肉之節，文之著也。而樂由天作，禮以地制，禮樂不曰天地之文乎？昔者聖人之以禮樂爲天下也，治與運會，文從而生焉。世之爲文章者，蓋亦有出於此而已矣。漢、唐之治不及三代遠甚，而其人之述作乃或有治古之風者，亦幸而際夫天地之運之盛也。趙宋鉅儒載道之書，與歐、曾、王、蘇數子之文，君子於是有所徵矣。而其運往治弛，則凡以文鳴者，皆靡然若緒風之泛弱卉也。我國家龍起朔漠，運符羲、軒，淳龐雅大之風，於變四海，士大夫爭自奮厲，洗濯舊習。至仁宗時，遂以科目取天下之士而用之。浚儀馬公伯庸，然以古文擢上第，聲光煜如。清河元文敏公謂其所作，可以被箎絃，薦郊廟，《天馬》、《寶鼎》諸作，殆

未之能優也。公蚤歲吐辭，即不類近世人語言，古詩以漢魏，律句入盛唐，散言得西漢之體。嘗謂：「人學詩文，固貴有師授，至於高古奇妙，要必有得於天。吾未嘗有所授而爲之，計所嘗師者，往往爲近世人語言。吾固自知吾之所以爲者，非繇有所授而然也。」蓋公以英特之資而涵毓於熙洽之世，自決科以來，踐敷清華，至爲御史中丞，其所際者盛矣。則其文章，又豈繇有所授而然哉！國家且益崇禮樂以對天地之景運，能言之士幸而際乎斯時，則其所著當益有可觀者。而美盛德之形容，以昭天地之至文，則亦有賴於若人之爲者，而公不可作矣。淮東憲使趙郡蘇天爵伯脩彙公文稿若干卷，將鋟梓以行於世。適旅至廣陵，乃使綴一言於編端。伯脩在成均時，公以監察御史試國子生，得其所試《碣石賦》，嗟賞不置。伯脩以學行政事致位通顯，非徒以文知名，獨不能忘昔之嘗知己者，風誼之篤，可以愧澆俗矣。旅光州人而生于甌粵，延祐中公以縑事入閩，歸而告諸朝之公卿大夫士曰：「閩中有陳旅者，可以言文事也。」則公亦旅之知己者矣。追念曩日，與公晤言，至夜分不休，約它日還浮光，爲我結屋並石田山房，暮年數往來相歡。今則不然，乃執筆序公遺文於空江落木之間，俯仰人世，不知涕泗之橫流也。

汪氏介壽詩序

三衢山去常山縣治十餘里，山之下有隱君子曰汪君則明，善教子。子曰文璟、辰良，登泰定元年

進士第，則明遂聞縉紳間。辰良由州縣入官奉常，既代言於學士大夫曰：「家君以九月九日生，于時鞠有黃花，故嘗號所居曰『菊庵』。今年六十，朝廷推恩，封衢州路常山縣尹」^{〔一〕}。吾將奉勅書還覲，因舉酒爲壽，願公等賦詩道之。」又謂余曰：「子宜序。」余聞則明爲人歎易靜舒，與物無競，交友不以富貴貧賤爲輕重，拙於治生，而振給窮乏，至於歲入不足以爲出，人笑其迂，而亦皆稱善人長者云。夫汪君隱居行道，初無意於榮名。而其子以儒科列著定君，一旦受封鄉邑，朱衣象笏，照曠里閭。殫智巧，敝筋力，奔走一世而有不得焉者，求之於外而不知求之之在己也。君財六十，而子孫衆多，辰良宦業方起，餘皆力學，皆將進有祿秩。計君至大耋時，所積愈多，所得當益厚矣。三衢山中有泉若菊潭然，飲之令人壽。辰良到家，與兄弟多釀泉，日集好客，與若翁飲，歌群賢之詩以樂之，勿使若翁謂毋久恩公爲也。（以上《陳衆仲文集》卷六）

〔一〕封衢州路常山縣尹：尹，原作「戶」，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宋景濂文集序

金華有二先生，曰柳公道傳，曰黃公晉卿，皆以文章顯名當世。予遊薦紳間，竊獲窺其述作。柳公之文龐蔚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切密，動中法度，如孫、吳用

兵，神出鬼沒，不可正視，而部伍整然不亂。金華多奇山川，清淑之氣鍾之於人，故發爲文章，光焰有不可掩如此。予方歆豔二公，以爲不可幾及，客有授予文一編者，讀之，見其辭韻婉鬱類柳公，體裁嚴簡又絕似黃公，驚而問焉，乃二公之鄉弟子宋君濂之爲也。因作而曰：大哉文乎，不可無淵源乎！西京而下，唯唐、宋爲盛，宋姑不論。以吳興姚鉉所聚唐文觀之，奚啻三百餘姓，雖張、蘇、蕭、李、常、楊之流，氣逸辭雄，各自名家，終不能返於古。何哉？無所宗也。獨韓愈氏吐詞持論一本之六經，然後斯文煥然可觀。故凡經其指授者，往往以文知名於一世。夫渾涵彌綸之道，淳龐冲雅之音，欲籍是以宣揚之，使其文字各從職而不紊，苟不傳之於師，奚可哉！我國家混一以來，光嶽之氣不分，大音斯完。中統、至元間，豪傑之士布列詞垣，難以一二數。天曆以來，海內之所宗者，唯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碩二公而已。二公之所指授，其必有異於庸常哉！設以韓愈氏方之二公，則濂當在李翱、皇甫湜之列也。予雖不能文，不可謂無意於斯，譬猶候蟲而時一鳴之，其視二公黃鍾大呂之音，果何如也。竊喜金華山川之秀，代不乏人，而二公之學有所傳，故因叙濂之文，而敢志其私焉。

（明澹生堂鈔本《安雅堂集》卷五、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鄭氏義門家範序

余在武林，時聞浦陽江之上有義民曰鄭氏焉，嘗合族至九世。及官成均，始識其子姓曰彥平氏，

因獲觀其《家範》二卷，蓋彥平氏之世父貞和先生，與其從兄子敬甫之所著也。彥平氏致貞和之辭曰：「人之至親，莫如兄弟，不幸有不義者，豈其性然哉？亦由爲父兄者迪導之無其具爾。故九江之陳、金溪之陸，能累世弗異爨者，實有家法者存。僕雖不佞，竊受教於君子矣，輒爲書以遺後之人，庶幾引而弗替。雖然，子孫之賢不肖，僕亦豈能預知哉？吾盡吾心焉耳矣。願假寵於先生，以序其篇端。」余聞之，瞿然嘆曰：「甚哉！貞和之善遺子孫也。夫車輪之迴旋也，捷如風雨，而有柅以止之。況人心之易溺者莫如欲，實有甚於斯二者，可無法以攝之哉？嚮者陳褒氏、陸九齡氏有見於斯，嘗筆之於書，今貞和復加詳焉。爲貞和孫子者，念立家之多艱，思先訓之致屬，一開卷間毛髮聳然起立，設有不肖之人，亦當感厲而爲賢。是規之行，將自九世至於百世，未有艾也。它尚足慮乎？是爲序。」貞和名大和，字順卿，年已七十餘，爲人嚴謹，重然諾。子敬甫名欽，實貞和之冢子。其所著書，蓋將補前規之闕，故不復深論云。文林郎、國子監丞莆田陳旅謹序。（清刻本《麟溪集》卯集 周少川校點）

全元文卷一一七一

陳旅 五

書鶴野記後

述律從道世家遼東，鶴野其邑名，人故以是號之。遼東之鶴，鶴之仙者也。千六百歲，則能與鳳凰遊於聖人之甸，鶴野不顯在遼東矣。從道以清復之姿，而學兼文武，雖董戎西南，終羽儀天朝，以大展布其所學，則所謂鶴野者，其在聖人之甸乎？《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釋者謂誠之不可掩也。從道之所蘊者，著於朝久矣。

書澹樂齋記後

君子之道，如菽粟布帛，人日用之而不知其美。於是必得厚味，而後以爲良烹；必得文綉，而後

以爲珍服。蓋嗜慾之爲人害大矣。若菽粟布帛者，豈足以甘其心哉？則世之能樂於澹者，蓋絕鮮也。賈太傅之《惜誓》曰「澹然而自樂」，抑柳州亦言以澹薄爲樂，其皆庶幾於此者矣。然賈生之澹出於怨，子厚之澹出於悔，是不得厚味、文綉，而後規規於菽粟布帛，尚得謂之樂乎？夫樂之者，處富貴、貧賤、患難一於是焉，而不知有富貴、貧賤、患難，此吾所謂絕鮮者也。述律公遼東世家，蚤握兵符以享富貴之奉，顧以「澹樂」名其齋居，非有所怨悔而後欲得之者，其出於天性之自然者哉！

書三節堂記序後

節，其天下之中道乎。過則約之，不及則至之，所謂節也。故節之在《易》，中正則通，苦節則不可貞。甚矣！中道之不立也久矣！世人之見有盡節於所天者，往往以爲一時奮激之所爲，而不知節之於人，無往不在。特平居無事之時，人習所見而不之察，至於履患難之日，人始見其節之著耳。夫爲國擊賊，則甘死於戰陳；盛年而夫歿，則誓死以存其家；孺稚而母危^{〔一〕}，則進股肉以爲藥。自世俗觀之，三者皆人所難能，而僕氏之爲臣、爲婦、爲子者，皆不過盡其所當至者，獨不幸其節之因患難而著也。故人莫不幸於喪節，尤莫不幸於著其節。僕氏三節，固世之所共美，君子則深悲之，以爲可美也，而非可願也。雖然，節有亨之義焉，三節之節，安節也。元帥公壽康，諸子皆擢科第，福祿方至而未艾者，安節亨也。人又何其厚幸於僕氏若是哉！夫以其節與所以報之者并著之，亦將勵衰

俗而幸世道耶。（以上《陳衆仲文集》卷九）

〔一〕孺稚而母危：母，原作「毋」，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恭跋文宗皇帝御書保寶二字〔二〕

魏惠王問齊國之寶，威王以四臣答之；秦欲觀楚國之寶，昭奚恤以五臣示之：庶幾《周書》所寶，惟賢之言也。監察御史臣保寶際遇文宗皇帝於淵潛之時，上爲書「保寶」二字賜之。既臨御，又識以兩璽。蓋良貴者，天所與人之至寶也。惟賢者爲能保之於身，惟聖主爲能保其賢於國。御史能忘文皇所以書二字之意乎？鼎湖龍去，惟弘璧、琬琰、天球、河圖在東西序〔二〕，悲夫！

〔一〕恭跋文宗皇帝御書保寶二字：寶，原作「閣」，底本小字校「寶」，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河圖在東西序：西序，原作「序西」，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跋孔子觀欹器圖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使弟子注水。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

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陳旅曰：中也者，堯、舜、禹之所以授受，而孔子之所以爲教者也。吾於《易》而得欬器之象焉；於《中庸》而得欬器之說焉；於凡天地萬物之變，古今人事之得失，而得欬器之大觀焉。嗚呼！覽是圖者，其戒慎恐懼，以益慎其獨哉！

跋吳顥書

右吳顥秀才家書一幅，詩十首，寄上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顥，樞密院判公之孫，特進公之諸孫，故江浙儒學提舉養浩君之子也。年才弱冠，書詞溫妥典裁，詩律清麗，而筆秀畫整，真吳氏佳子弟也。昔養浩侍特進公在京師，公篤意造成之，俾日從縉紳先生充廣其所學。自入官以至爲太常博士、集賢待制，出董江浙文學，皆綽著善譽。至元再元之四年，復來京師。明年八月七日，歿于蓬萊坊中。此書與詩，則其子五月廿四日在番陽寄來，特進公每見，則益悲思養浩不自勝，因次韻以自寫。嗚呼！桐孫之琴，孫竹之管，而物之尤美者也。公尚以昔之培植養浩而培植其子，則養浩爲不死也。傳之有曰：「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顥有文學，能早著見，若此養浩可謂有子矣^{〔一〕}，亦可以少慰二老之心矣。

〔一〕若此養浩可謂有子矣：有，原脫，底本小字校補，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補。

跋蘭蕙同芳圖

昔之君子託滋蘭樹蕙以自潔，而其同姓之親有曰蘭者，與爲薰蕕，不但化而爲茅直、爲蕭艾而已也。讀《離騷》者，至于今傷之。石田馬氏實衆芳之所在^{〔一〕}，中丞公既著芳烈於當世矣，元博又能自植於顏行，而流清芬於薦紳之間。是圖所寫，蓋寓其祇芳之心焉。同居曠林而不相能者，亦可以少愧於此矣。

〔一〕石田馬氏實衆芳之所在：所在，原作「在所」，底本有校改，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書述律從道詩卷後

軍中之能爲歌詩者世多有之，然不夸軍容之盛，殺伐之勇，則叙其行役之勤，戰戍之苦。至人以從軍爲樂，相與倡和，以寫一時之高致，要其戚欣皆不出於其身而已矣。古之人以喪禮主戰勝者，蓋惡夫帥之爲民害也，非置戚欣於其身也。徒知有其身而慮不及民，吾見其禍之不止於爲民害也。天曆初，兩京用兵，海內幾大亂。述律公持節太行山東西，戰卻秦兵之軼晉地者，賦詩百韻，述當時所

見，而深閔斯民之厄於兵凶，增歎累歎，反覆鋪叙，讀之令人盡然。何其言之甚仁，而慮之所及者甚遠也。孰謂剛暴殘忍者之可以治武事哉？烏虜！剛暴殘忍之不止爲民害者，亦何慮之不及遠也。

跋趙待制詩

右蜀郡趙君仲禮送胥紹道庫使還蜀詩，何其辭之豪宕，而音節之頓挫而慨慷也^{〔一〕}。昔趙文子舉筦庫之士七十餘家，所舉皆筦庫之士，何也？蓋人莫難於近利，而不濡於利則賢矣。文子之所舉者，其亦有所試歟。仲禮名位日高，行當要津，以進退天下之士。若用其家故事，則紹道到蜀，又當趣裝東來，離歌無乃徒悲辛乎？

〔一〕而音節之頓挫而慨慷也：挫，原作「坐」，底本有小字校改，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跋宋仲元畫晉諸賢圖^{〔一〕}

晉人清虛，宋達仲元可謂得其韻度者矣。然當時取人，先白望後實事，司馬氏不祚，職此之由。茂弘豐功雅釐，在江左無與倫，傲然不能用陳頴、熊遠之言，以革曠誕之弊；安石期功絲竹，士大夫

習以成俗，此爲可惜也。餘數公皆一時名人^{〔一〕}，然皆未免有如圖中袒跣之態。君子於此，有所興起而亦有所創艾云。

〔一〕跋宋仲元畫晉諸賢圖：宋，澹生堂本作「文」，文淵閣四庫本作「支」。

〔二〕餘數公皆一時名人：數，

原作「歎」，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跋牧羝圖

右漢典屬國蘇子卿《牧羝圖》也。曷爲牧羝？子卿使單于不降，役之北海上，言羝乳乃得歸也。抱子卿而泣者誰？降將李陵也。陵來，從三人馬五者何？單于使陵說子卿而邀之也。子卿所執者何？漢節也。夫人情至於不能堪忍者，烈丈夫或亦卒動其心而變其所守。子卿饑餓困苦，在荒絕無人之地十九年，母死妻嫁，兄弟在漢皆以罪死，此又情之至不能堪忍者。而子卿則揆以大義，彊忍以全其節。若陵則戰敗力屈而遂降矣，母死遂不復歸漢矣。虞常、張勝謀劫單于母，更殺衛律，子卿實與其謀。是子卿得罪單于，其情甚於陵，而單于終不忍害之。使陵敗時能忍不降，未必見殺，何至羞見子卿，泣下霑衿乎？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志之士，未常不三復於斯言也。雖然，猶懷生死之心以事其上，君子不爲也。予直就陵言之，亦念如陵才武而不能彊忍以全其節，爲可惜也。

跋牛喘圖

漢丙吉爲丞相，道逢羣鬪^{〔一〕}，死傷者不問，見牛喘吐舌，使人問之。若丙吉者，可謂知爲相之道矣。漢興，蕭、曹以刀筆吏爲相，功業著於當時，君子猶惜其未學。陳平決獄治粟之對，幾於大體，然但出一時權譎，實未得爲相之道。其他或以儒術至公卿者，學皆未醇，設施亡揆。史氏以丙、魏並稱，予觀魏相雖少營業儒，所爲頗近文法吏，無儒者氣象。吉雖起獄法小吏，知學《詩》、《禮》，通大義。及爲相，能以燮調陰陽爲己責，考其平日凡所爲，蓋有三代大臣之遺風焉。嗚呼！世俗所謂儒與吏也，往往互相詆訾，遂判爲兩塗，孰謂魯獄吏之有丙少卿者乎！三代之時，不聞吏名者。《周官》九兩，雖有曰儒曰吏之目，蓋儒之所業，即吏之事也。後世所謂吏者，吏而已矣。嗚呼！孰謂魯獄吏之有丙少卿者乎！

〔一〕道逢羣鬪：羣，原作「郡」，據《漢書·丙吉傳》改。

跋扁舟五湖圖

右《扁舟五湖圖》。五湖，即太湖別名。太湖州渚多芳草佳樹，遠岫如畫，陶朱公扁舟容與其間，與之越國，不足易此樂也。世俗所謂滅吳之後^{〔一〕}，載西施游，以畫者往往畫公與西施相對。予按《史記》，祇稱公將私徒屬浮海而已，無載西施事。至唐時，揚州杜書記始作詩倡爲此說，何其厚誣長者如是哉！往年予嘗以詩辨之曰：「羨里人去新女來，帝辛飲酒丘沙臺。酒闌不但天智燬，小白旗竿血花紫。會稽廩廩吳日驕，少伯乃是師閔夭。姑蘇臺下箭如雨，艷骨應成館娃土。」當時此詩出，識者謂能爲古人解紛厚之道也。此圖惟畫公舡頭置樽酒，意度閒遠，舡窗中著數卷書而已。此決非世俗畫工所能作，其知范公者哉！

〔一〕世俗所謂滅吳之後：滅，原作「滅」，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道藏經跋

荀卿子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爲出於道經，則古之所謂道經，蓋儒書也。司馬談所習於黃老

者，則異於此矣。然余幼時常見《道藏經目》一卷，中間多儒家古書。其黃帝、老子之言，固有用以治國者。他如巫醫、卜祝之說，亦儒者所不廢。而凡栖神導氣之方，則又遺世獨立之得以善其身焉。故空同鄒氏亦嘗傳《參同》，而深有取遠游者之言也。然則道經亦世之所不可缺者。廬陵真常觀道士李俊迪刻《道藏經》若干卷，以廣其傳，可謂勤於其道，又足以備夫世之有取焉者。吾黨善其所爲，而旌德縣尹劉性爲徵余言識卷末云。

跋東坡帖

先生平生風節，與夫出處欣戚之概，可以見於翰墨之間矣。海會寺所寫及《陌上花》，皆熙寧六年八月廿日作。《陌上花》無鑿削之迹，亦以見當時人心有不可奪者。南華寺齋僧疏，讀之令人流涕。使先生至於如此者，真無人心者也。旅嘗憶外大父浚儀趙公之言，謂張天覺佞佛，人所不與；陳忠肅公亦好佛，君子未遑議之，蓋以其大者之皦皦於當世也。人不能學魯男子之不可，而欲爲柳下惠之可，可乎？三復是卷，深有感於斯言，因併及之。

跋段氏庸音集

文章貴奇崛而忌奇崛，尚平易而厭平易。古之作者，辭淡而旨醇，貌直而思婉，聲約而韻充。閻巷刺草之言「二」，被之箎弦，可以感人心，召和氣，而易風俗者，音之庸也。蓋庸非奇崛，非平易，天下之常言，雖聖人不能易也。旅曩嘗有志於是，學道弗力，故其爲言不失之奇崛，則失之平易，卒不足有聞於人，而今且衰矣。吾友段君吉甫出視其詩文若干首，題曰《庸音》。繙繹數四，見其筆勢翩翩，率迪古作，大篇短章，典實奇秀，私欲易其一字而不能，於是知是編之所以爲庸，而其自序以爲凡近且易者，謙言也。傳曰：「清廟之瑟，一倡而三歎。」吾思夫世之知《庸音》者，蓋鮮矣。不然，吉甫蚤擢高科，而何其久於外也。朱弦疏越，尚往鳴天地之和於清廟之間乎。

「二」閻巷刺草之言：草，原缺，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補。

跋松廳章疏

前代有諫官，有察官，其任皆重也。我朝唯設監察御史，而諫官之責寓焉，則御史實有兩重任

矣。然居是官者，往往致詳六察，於匡諫之道則或未盡。至於爲天下後世計，而出於尋常識見之外者，蓋益寡矣。趙郡蘇公伯修爲御史中臺僅四閱月^{〔一〕}，而所上章疏已四十有五。言當畏天變，奉宗廟，保聖躬，輔聖德，止畋獵，大臣不當增廣居第。凡政治之未善，民隱之未恤，風俗之未正，賢者之宜進而未進，不肖之宜退而未退者，皆言之。道足以事明主，氣足以肅群慝^{〔二〕}，學足以達古今之變，智足以周天下之慮，若公者，可謂能任夫兩者之重也。中間又嘗以延平李先生從祀爲請，於世教益拳拳焉。烏虜！爲御史而念及乎此，是豈易與尋常識見者言哉？

〔一〕趙郡蘇公伯修爲御史中臺僅四閱月：閱月，原作「月閱」，底本有校改，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氣足以肅群慝：群，原作「郡」，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底本有小字校作「邪」。

跋楊九思字說

《洪範》「五事」，曰貌、言、視、聽、思。以五行而言，思，土也。君能乎貌、言、視、聽，其功至於「睿作聖」，則思之於人，大矣。故孔子於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九者，皆以思言而立教^{〔一〕}，視《洪範》爲加密者。自吾身以至接於事物，皆不可以不思也。楊定省字九思，玄教大宗師吳公告以孝親進德之德，善矣。蓋孝者，百行之本。學本於孝，乃可以進德，而思者所以致知，以爲行之之地也。

九思而有不思，則視或不明，聽或不聰，色或不溫，貌或不恭，言或不忠，事或不敬，疑不能問，忿將及難，得有非義。如是，則必至於行虧而身辱，不得謂之孝矣。是故君子於一言一動之微，皆慎思之，以爲欲保吾身以事親也。如之何勿思？

「一」皆以思言而立教：教，原作「疑」，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跋危太樸所藏曾王虞三公詩文

右曾文定公擬《峴臺記》、王文公詩、奎章閣學士虞公所製《文定祠記》，三者又皆虞公手書。虞公蜀人，今家臨川，文學與曾、王兩公相望，而此卷實具有之。嗚呼！美矣。太樸宜與曾氏子孫求貞石，使吳中石工并刻之臨川，有榮觀焉。

書虛舟記後^{〔一〕}

鎮陽趙時中氏以燕處之室爲虛舟，則非莊子之所謂虛舟矣。蓋是舟非以無主爲虛，而虛以爲之主也。人之一心，可以載萬物而不可以有一物，有一物衡於其中，則物莫能入矣。古之君子能任大

事、濟大難而不自有其功者，虛以爲之主也。夫通天下之不通者，莫如舟。《易》之《咸》極言感通之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累於私，感則不足以及遠。故孔子傳《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是虛也，非謂無主也。無私我以爲之主，則所受者大，而所感無不通矣。時中器弘而識遠，操固而慮審，將以其身爲舟，以濟夫世之不通者，豈若漆園傲吏之漠然於當時哉！

「一」書虛舟記後：記，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說」。

書李氏遺安堂記後

君子無往不安。不能安，則雖田野里巷之間皆危地也。龐公以隱退爲安，是果足以遺子孫乎？車不覆於羊腸，而覆於康莊之衢，安危不繫於地尚矣。旅聞君子之學，至于安而止也。學至于安，則窮達出處，無不安矣。然則人能教其子孫使致力於學，不謂之遺以安乎？李氏祖父皆以詩書傳家，唐卿蚤以才學進用，子觀又以明經領薦書，則李氏遺其子孫者，以學安之，道在是矣。故雖載高位、登要津，皆安所也。龐公烏有是哉！嗚呼！君子豈獨遺子孫以安，蓋將推之以遺天下之人，此又名堂者微意也歟！

跋許益之古詩序

右國子博士吳正傳氏所藏金華許先生古詩十三首^{〔一〕}。先生不喜矜露，人罕見其辭章。今寫此以遺正傳，豈非以相知之深，相好之篤而然歟？旅嘗病夫近世有儒者、詩人之分也。深於講學而風雅之趣淺，厚于賦詠而道德之味薄，要之皆非其至焉者。其至焉者，無儒與詩人之分也。先生沉潛載籍，大而聖賢心學之蘊，細而名物、度數、文字、句讀、音義之詳，靡不究極。隱居終身，不以自外至者易其素守，計其平日之所以用其心者，殆若未遑他及。而此詩冲淡醞藉，音節跌宕，而興寄高遠，乃若專力于爲詩者，是豈可以向所謂儒者目之者？其庶幾吾之所謂至焉者邪！觀其詩，想其爲人，蓋亦一世之豪傑，而不見于用者邪！旅學不進而志未衰，念欲受教于澗河之東，而先生已矣。三復遺墨，不勝悵罔而歎欷也。（以上《陳衆仲文集》卷一三）

〔一〕金華許先生古詩十三首：詩，原作「許」，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跋趙文敏公法書^{〔一〕}

後至元四年正月

右趙文敏公自壯至老之所書者，袁安道次爲一卷，可以考見其平生筆力之日進而臻妙也。古之爲學者，其亦若是乎哉！至元後戊寅正月望日陳旅識。（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石渠寶笈》卷三〇）

〔一〕題目代擬。

鄭氏譜圖跋

立法以爲譜，古君子之所甚重，士大夫之所當知也。五季之亂，衣冠舊族亡，其世牒多失。其得系獨宋河南劉燁，自北齊中書侍郎環雋至燁十一世俱可考，當時皆慕豔之。浦江鄭氏自漢初至今凡五十一世，不尤爲可慕者耶？鄭氏諸孫銖會旅京師，出進士吳萊所述《圖譜》請題。適旅少暇日，留真齋中者頗久。今銖受命爲行宣政院照磨，將歸江南，因書而還之。（明澹生堂鈔本《安雅堂集》卷一三周少川校點）

全元文卷一一七二

陳 旅 六

至正元年大都鄉試策題

京師，天下風俗之樞機也。列聖德澤之所先被，其其一之，虛中和之效。然而五方聚居，習尚不純，而豪侈踰僭、奸詐竊欲者往往有之。吏有能以柱後惠文彈治者乎？有能宣上教化以表率之者乎？昔之爲京兆者，稱趙、張、三王，夷考其迹，有善爲鈎距，以得事情；有越法縱舍，輔以經術；有文武自將，剛直守節；有功無可紀，而人稱之。五人者，其迹不同而皆以能名，今之尹大興者，宜於何取法邪？雋不疑、黃霸、孫寶之流，皆知名當世，不得列於五人之間，何耶？其所爲亦有可師者邪？然漢於京兆委寄之專，使人人得爲條教，以自致其力。今可使爲大興者，如漢之爲京兆者耶？然專任人而不任法，則民有受其虐者矣；專任法而不任人，則中材以下救過不給，又何暇論繩墨之外哉？若之何任法而無拘牽之弊，任人而無縱恣之虞，人得盡其才，法得達其用，使首善之地治效

彰著，以表儀於天下？班固所謂在彼不在此者，亦可得而言之乎？願聞其說。

瑞瓜解

在金陵作

相國涼公既謝事宅江壩，園有異瓜，合趺岐顛，績師象容，薦紳傳觀，頌聲颯颯，東饒西墳。客有獻疑於陳旅曰：「在昔三公論道，位尊期頤，燮元化於重幾，暢嘉生于九圍。今公望老引却，邈乎化機，故所及者弗溥。而近發於畦蓏之微，吾黨所宜興慨，顧奚喜而頌爲？」旅解之曰：「噫！子胡錄細而遺大，燭外而闔內。徒知是瓜爲涼園之珍，不知涼公乃熙代之瑞；徒知公之及夫物者在乎用舍，不知公之鍾于身者無繫乎進退。夫天以清明冲融之真篤生偉人，禮陰樂陽，緯義經仁，肅物爲秋，煦物爲春。雖迹離要遠，手釋巨鈞，人惟知有元老之在天下，蓋盛德自足以長乎斯民。譬之寶玉在山而草木潤，豈必皆用爲琮璧？祥雲在空而年穀登，豈必皆用爲雨澤？況公在廷，閱載中百，運際黃唐，道行臯稷，憲綱政條，半出石畫，則其所及，容有紀極乎哉！觀其展采臺端，抨擊醜慝，俄與群良，嬰釁罹厄。公衷至和，戾氣弗敵。獨能緜三朋之壽，衍上公之祿，怡高情於幽曠，玩生意於藝植。向之妖榮怪艷，使人眩愕不敢仰覲者，安知不化爲飛埃浮土，於今日樊圃之側乎？然則公之爲瑞也，蓋特秀而靡凋，百挫而莫折。其所存者如是，則其所及者，又何以尋常寸尺而度絜之也。至若富媪效奇，露卉華滋，綠玉五珎，聯于蔓絲，此則應感之餘徵，聊以表吉人之攸栖。若以爲休徵顯

著於茲，則公之德符，僅與唐之董混成並軌而共蹊哉！」言既，客起謝曰：「僕誠宵人，不知君子之事。微子，疑將疇稽。」

猫雀圖說

客有謂余曰：「人之畜猫，以其能斃鼠也。天子大蠟八，猫得與先嗇並祭。詩人夸韓土之富，亦曰有猫有虎，蓋以二物皆足以衛農畝爾。猫而捕雀，其職之失乎？」余曰：「不然。《行露》之詩有『穿屋』、『穿墉』之喻。雀與鼠，蓋同類也。彼鼠也，雖盜吾穡，然猶晝伏夜動，貪而畏人；雀則白日群蜚，喧啾相呼，啄秋田之粒，莫之孰何。世之人恒致察於耳目之所難及，恒忽焉於耳目之所易知。姦貪之人，人專治之，則有不得肆其惡者；惡不嫉於人，而人實罹其害者，常漏夫羅氏之羅襦也。子毋以吾狸奴爲失職也。」作《猫雀圖說》。

章命字子與說

永嘉章命字子與，學於其鄉李季和先生。又從之錢塘，見行省元僚泰兼善公，公爲篆「子與」兩大字。子與求余說，余謂：「生名字之義，著於《中庸》諸書詳矣。李季和先生又能言，歸求之。」子與

曰：「吾日從先生受諸經，不患無聞，子試爲我言。」請之數，乃與之言曰：嘗聞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仁義禮智者，中之物也。以是命我者，天也；以是與我者，亦天也。天職盡矣，我獨無所事乎？昔余見鄰富人以田宅貨物與群子，且日坐堂上，教戒之曰：「若有田則不餒，有室屋則不露，有貨財則不匱。吾非一日得之以與若也。」旦日又教戒之。余別去十數年，還過其家，則群子者大半貧不自存。問其存者，則曰：「吾父所與，非不厚且均也。吾能保之，兄弟不能保也；吾父能與之，不能使之有也。」余念人之得於天者初無不同，而終有聖賢愚不肖之異者，亦若是矣。夫天下之物可以與我者，則強有者皆得而奪之。彼富人子，或亦不幸而遇奪也。吾仁義禮智無有封守，人莫能取之，再拜而獻諸強有力者，彼且不受。吾唯懼夫物欲之內賊，甚於世之爲奪者矣。人莫能取者，自舉而棄之，卒爲愚不肖而不悔也。然則天與我矣，我果無所事乎？蓋士貴乎講學，學貴乎慎獨。講學則明於義利之辨，慎獨則致謹於其幾焉。我之所以辨義利而謹其幾者，所以保我有也。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生毋但曰天與我矣，獨不見我鄰富人之群子乎？

徐仲同字說

浮光徐君復初之從子曰寀，靜惠而好學。復初屬余字之，余字曰「同」。又屬余爲之說以告之。余惟寀之爲學也，固將入官以行之也。然事有不可以獨任，而智不可以自用也。故國家設官有寮寀

焉，蓋欲使居官者，同用其智而同任其事也。夫衆力之所至，則無重之不舉；衆慮之所及，則無隱之不周。人不吾與者，吾言未公也；吾與人忤者，人心未孚也。狹量不足以處衆，偏見不足以燭理，固執不足以達務。天下有大同之道，固吾衆人之所共趨者也。同乎同乎，其居官者之善物乎！雖然，同亦有二義也，有不同之同焉，有以同爲同者焉。不同之同，孔子所謂和而不同者也；以同爲同，則晏子之所以議梁邱據也。《易》不云乎：「同人于野，亨。」又不云乎：「出門同人，無咎。」衆之所以爲同者，宜亦進於此哉！宜亦進於此哉！

幹勒允常字說

肅慎望族之家于洛者，曰幹勒氏。今秘書典籍曰海壽者，英敏沉毅，遠大之器也。嘗游於余而有請曰：「海壽幼歲備宿衛，未幾而先人即世，弱冠又備官使，今年廿有六矣。以幼孤又出人奔走無寧日，故宿賓命字之禮闕如。夫字以敬名也，敬名所以責成人也。子宜圖之。」余辭不獲，乃與其所雅敬者謀所宜字，皆謂宜字「允常」，又皆屬予爲之說以授之。余惟壽之爲言，久也。君子之所謂無非可久之道，然後可謂之壽。可久之道豈有他哉，亦曰常而已矣。天有常道也，日月有常度也，四時有常序也。有常道則天之行不息，有常度則日月之往來不忒，有常序則四時之相代不見其究極。天也，日月也，四時也，猶用是道以爲壽，而況於人乎？朝作而夕輟，非常也；始勤而終怠，非常也；

言從而行違，非常也；窮守而變達，非常也。非常，則非可久之道矣。故作而不輟，勤而不怠，從而勿違，守而勿變，循循焉，孳孳焉，敬以持其志，和以養其德，靜以寧其神，勇以致其力，則凡吾之所爲者，皆久而弗易也，壽固不在我乎？蓋人壽雖命於天，而在於我者，君子不謂命也。命於天者有窮，在於我者無窮，而我之所爲，又足以保其在於天者，是又古人介壽之道也。《禮》祝辭云：「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承受保之。」

陸師顏字說

吳興陸觀復靜厚而嗜學，從余游久。一日，來請曰：「觀復長矣，願先生賜之字。」余謂：「生之名，其取諸《易》之《復》乎！《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釋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自《姤》至《剝》，《剝》極爲《坤》，則無陽矣。一陽復於下，斯爲反善之義，而復之最先者，故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學者能省察於一念之微，以求復夫本然之善，是謂觀復。顏子之所以爲顏子者，亦若是而已。字生爲『師顏』，可乎？」觀復再拜受教。余曰：「未也。孔子又嘗以『克己復禮』告顏子矣。克己復禮，乾道也。《復》之陽即《乾》之陽，不遠復即克己復禮之復，由一陽之復，以至於純乾，此顏子爲仁事也。觀復，其師顏哉！」

爲蔣師文作思勉說

學必思於心而勉於爲，二者恒相須也。然非澄靜不能思，非聖人不足言勉。蓋思以汨亂之心，則所思者謬；勉以狂銳之力，則其勉也有時而衰矣。生嘗往觀夫流泉乎？其出也，繹繹而有緒，類乎思；其奔迸於崖石窘束之間，勢不可遏，類乎勉。至於達而爲長川，瀦而爲大澤，浩乎其往也，淵乎其止也，則不見有所用其力焉。君子之爲學，不亦若是乎哉！生歸，當日從杜先生游武夷溪上，試指流泉，以吾言質之。（以上《陳衆仲文集》卷一三）

鄭濤字序

初，予讀《浦江鄭氏家範》，嘆其扶導之有方，意必多佳子弟出於其間，恨未之見。一旦列讌于祭酒之堂，忽鄭深仲幾自外至，且謂予曰：「深弟名濤，已嘗筮賓，行三加之禮，字之曰仲舒矣。濤慕先生之風，當深來燕時，濤再三爲深言，欲求先生之文以自勗。今深將南轅，願先生有以教濤也。」予復之曰：「是惡用余文爲哉？」余自閩南北走京師六七千里間，嘗冥觀水之文矣。初踰錢唐，見怒濤自海門來，神怪隳突，不可具狀，縱者橫者，趨者迎者，昂者俯者，衝而鬪者，欲升而復偃者，奮將擊而回

薄者，雷霆方驚而風雨至者，萬騎衷甲乘秋風而疾驅者，予竊意水之文已止於此，而他水不能皆然也。及渡大江也，亦然。非惟大江也，及沂黃河也，亦然。江與河，雖不如錢唐之潮汐有時，而水之文相與衝激而成則無少異。予又竊意天下之水，唯相激然後成文，不激則不能文也。及休沐之餘，與鑾坡諸公遊西山大湖間，朔風挾水，作聲勢，無異於昔時所見者。迨夫天開風定，向之怒濤舒而爲平夷，一碧萬頃，雲光下映，塵埃不驚，翔禽游魚，飛泳左右，靡不粲然可觀。予方悟水之至文，元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文之妙者，其能越是乎？是知駕風鞭霆、噴沙裂石者，乃文之粗；冠冕佩玉、屹然山立、動中矩度者，方爲文之至者也。今以濤之名若字言之，雖韓愈氏復生，論文之妙亦不過此。濤但當如司馬子長沂淮浮洛，歷觀海內名山川以昌其文氣，則天下文之妙者，將在濤矣。惡用予文爲哉！惡用予文爲哉！予聞濤蓋鄭氏之佳子弟，治進士業甚精。予知其必見用於時，故以古之學文者告之，庶幾有以復於濤也。他如修身閑家之道，則具載《家範》，濤蓋行之有素矣，予何言哉！（明澹生堂鈔本《安雅堂集》卷五）

月樓記

吉之萬安有劉國明氏隱居讀書，而名其所居之樓曰「月樓」。其弟國器在京師久，貴人賢士大夫多與之者，國明用是亦聞於人，翰林直學士豫章揭公爲書「月樓」兩大字，國器又徵余記。萬安在吉

上遊，樓臨大江，西對夫容峰，峰秀最諸山。北有五雲洲，唐賈至舍人見有五色雲起洲上也。南有知津閣，宋蘇文忠父之詩在焉。月樓蓋據清氣之會，流光之所以徘徊於其間乎。君子之爲宮室也，其崇卑廣狹之度，翕宣爽隲之揆，所以順陰陽，適游息，以燕其身，頤其心者，況欲有以達夫吾之高明者哉！是故昔之爲觀閣臺榭，以出乎埃氛雲氣而馮之以望遠者，或亦爲進德之具也。然則爲月樓以居者，非欲有以達其高明者歟？夫莫非高也，而爲樓於江水之上；莫非明也，而延月於水上之樓。國明亦善爲進德之具矣！想夫素秋無雲，碧落縣鏡，川光顛彩，交貫牖戶，於是而知心之爲體，亦若明月之在斯樓也。識閭者質閭，趣下者物累，破闕而祛累，非刻志於學，其將能乎？國明以悟夫所以至於上達之道矣。余姑記名樓之意以相勉也，或者它日艤舟西江，尚爲國明賦之。

揭學士生祠記

君子何其使人感之深而愛之至也，思天下之物有不足以報之，則唯願其生世之久，以庶幾夫深感至愛之心焉。昔者召南之人之不忘召公也，於其所嘗舍之木不惟不忍翦傷之，至於稍屈其枝，亦弗忍也。於木猶然，則當時之願於其身者，可知矣。余讀《甘棠》之詩，見召公猶生於天地之間，而知後世生祠之所以作也。今翰林直學士豫章揭公，古之所謂君子者乎！公以學行文章爲天子近臣，聲光著于海內亦已久矣。然賤者即之，不知其爵之貴；少者從之，不知其齒之長；愚不肖者遇之，

不知其人之智且賢。蓋天性忠厚，以樂易近物，不以貴長智賢自遠也，故所至士子皆依歸焉。公有使令之人曰鄒福，善事公。公以其習上也，誨誘挈提，使得挺出於黽隸之衆。大官名人若四方士，往往知揭氏有鄒福者。福之言曰：「我富州黎塘里舍子也。泰定二年，得報事公，所以至于今日，未嘗輒去左右。初未知學，從公始粗識字讀書，遂學爲詩。公休暇則質所學，不自知其鄙賤。公亦不爲鄙賤，憐而教之，至手寫吾詩之若可采者而識其卷末。於是它先生之來揭氏者，亦皆不以我爲不可與語者矣。公凡恩吾身者不可勝紀。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公。我小人，何以報其德哉！欲爲衣以燠之，則我衣於公者；欲爲食以飫之，則我食於公者；欲求天下之貨寶以利悅之，則力不能致，縱致之亦不足稱其所施，而亦非公之所好。將何爲而能庶幾夫吾之心乎？至正五年，福從公使江南，因至田里。乃以明年六月吉日，於所居之西構堂四楹，立重門周垣爲公生祠，中設畫像，並祠其生之辰以祈壽嘏，生辰詩傳所謂六物之值者也。福之意以爲蚤莫跪拜祠下，精誠感通，庶休祥之應，有以愜其效報之心焉。」屬余文諸貞石，則又欲其子孫視之以毋變也。余爲之歎曰：孰無使令之人，而孰不結之以恩，一旦化爲敵仇者，蓋有之矣。公何其使人感之深而愛之至也！公老於館閣，使得如召伯布政教於所能及之地，則願其生世之久者，詎獨見於是哉！雖然，公爲國家老成人，而以其身任斯文之寄，世有賴於公者甚重，此則吾鄙之所以欲其壽者，非以私恩而願之也。福未必及此，然欲壽公則吾鄙所同，而視祠之作，則有以見盛德所致，與福之能報德者，皆足爲世俗勸也。

餘姚州海隄記

餘姚北枕大海，其地曰蘭風、東山、開元、孝義、雲柯、梅川、上林者，皆潮汐之所爭也。州在宋爲縣，慶曆七年，知縣事謝景初自雲柯至上林爲隄二萬八千尺。慶元二年，知縣事施宿自上林至蘭風爲隄四萬二千餘尺，中石隄四，計五千七百尺，餘盡累土耳。施令以土累者易敗，當每歲勸民集財，乃請於其上之人，置隄田二千畝，以得於田者時其敗而治之。而寶慶中，民淪於海者殆百家，土隄雖謹治，不足恃也。皇元陞餘姚爲州，州視縣得展其所爲，然未有能除民所甚病者。蓋海壩自寶慶內移，大德以來復益衝潰。今壩去舊涯之墊海中者十有六里，歲榷木籠竹納土石，潮輒齧去之。謝家塘南爲汝仇湖，大將千頃，余支湖連之，其大強半州，西北田悉受灌注。海既迫湖，奪爲廣斥，而潮勢邛於平地，鹹流入港，遂達內江，田失美溉，故連歲弗穫，而殫民力、墮農功，與風濤亢而卒不勝，蓋四十年矣。至元再元之四年四月方成隄，六月復大壞，紹興路總管府檄委州判葉君恒治之。君視壞隄，自開元至蘭風，見凡土爲者皆缺惡，愀然曰：「是之爲民禍也，有窮已乎？」遂與其鄉老人議，爲石隄宜，則又曰：「攻石費鉅，出錢大農，當煩文書，遲歲月，比得請，州其沼矣。若等能與我共爲之乎？今費雖鉅，常歲之費則省，而若與子孫莫居無虞也。」聞者咸曰：「民志則然。」白於府，府亦聽民所爲。於是有田者願計畝出粟，或輸其直，至者以力，亦喜於服役。君屬民高年與正於里者掌出

納，以率作。又請於府，免民它科徭，以悉力是役。宣闔亦下書，毋以它事使葉判官輒去州。君先使人浚河渠，復廢防，畜湖水，伐石于山，以舟致之。分衆作爲十有五所，所有程督，君往來蒞之。其法布枘爲址，前後參錯，枘長八尺，盡入土中，當其前行。陷寢木以承側石，石與枘平，乃以大石衡縱積疊而厚密其表，隄上側置衡石若比櫛然，又以碎石傅其裏而加土築之。隄高下視海地淺深，深則高丈餘，淺則餘七尺，長則爲尺二萬一千二百十又一也。其中舊石塘之危且闕者，亦皆治完之。至正元年三月癸亥成是役也。用民之力而民不知其勞，賦民之粟而民不以爲費，往往喜而言曰：「餘姚自今其有州乎！吾歲歲困於禦海，自今其遂休乎！因運石以治川澤，遂得沃吾田，浮吾舟乎！」州士楊瑛以校官謁選京師，致其長老之言以求記。葉君鄞人，字敬常，國子生釋褐授是官。在成均時，余忝師屬，最相親，能深知之。天下之事，蓋未有不可爲者。不知所以爲，又使人得以其私欲而撓之，是以爲之而難成也。敬常清謹而詳練，清謹則守嚴，詳練則慮周。慮周而守嚴，則得其所以爲，又無有能撓之者，故於人所難成者而能成之。餘姚自前代至今，豈無用意於是隄者，而其迹泯矣。數百年之久，惟謝、施二令與敬常之功稱焉。而敬常所爲，視二令又尤備也，則求世之能爲如敬常者，豈不亦甚少哉！余故著其所以能者爲世道也。敬常到州，當大火後，能佐其長舉百廢，作譙門，製刻漏，起舜江樓，新捕盜司廨舍，以至伸禁令，興教化，鋤姦抑強，以保寧善良，事多可紀者，而隄則其大云。

明美堂記

古之君子，其出處固有大不同者，善觀人者，乃或比而同之。禹、稷之與顏子，邈乎不相侔也，孟子何以知其易地則皆然哉？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知言者也。觀人之法，蓋得於此矣。三代以降，世之豪傑，孰有如諸葛孔明者乎？曹操父子根盤中夏，漢氏已漸滅不可復作，公於此時用崎嶇之蜀，輔昏孱之胤，張皇大義，規復帝室，其所爲蓋三代之王佐也。而公願退比管、樂，人猶莫之許，至陳壽又抑之，以爲管、蕭之亞。後世大儒著書，亦復不少假之。計自壽以來，世之真知孔明者，孰有如唐之杜子美者乎？觀其流落成都，數謁故祠錦亭之東，而撫其遺樹，感慨悲歌，詩凡數篇，皆足以發千載之忠憤，而直以伊、呂與武侯相伯仲。夫唯賢而後知賢，子美知孔明可爲伊、呂，則其所以自許者可知矣。當玄宗之播遷也，子美亦走三川。肅宗立，又自郾奔在所，遂陷賊中，幾不自免。後客秦州，人同谷，採橡栗自給，飢寒困憊，而忠義之氣形於歌詩，藹如也。惜乎平生抱負不得施諸事業，而一發於詩。世之不知子美者，惟以能詩稱之，誰知子美之與孔明，有所甚同者乎？子美以孔明比伊、呂，人固信之矣。自比稷、契，則未有見於當世，無以取信於人，故必有知言君子頌其詩，知其人，而後信之。中書平章雲中趙公，世之知言君子也。於天水郡之鸞山築讀書堂，榜曰「明美」。以孔明、子美皆嘗宿留於是，遺蹟可攷也，因撫二公之字以名斯堂。又得二公真像，繪

于明美堂中，以寓夫尚友之敬，蓋真有以見二公之所同者矣。是堂也，枕鷺羽之灣，長松偃于盤石，素湍激於戶外，於焉棲遲，殆不知人世之有氛氳也。公舊第距茲裁十餘里，賓客勝日，從公往來，輒治具相歡樂。又將給良田以資子弟及四方學者之饗殮焉。公久在京師，每懷故丘，浩然有歸老之興，乃屬其門生陳旅記所以名堂之旨，歸伐溪石刻之。旅屢辭，不得辭也。乃言曰：天以河岳深厚之氣，曠世而生公，爲純臣碩儒，以任天下之重，實有元之稷、契、伊、呂，曾奚孔明、子美之是美哉！蓋公雖遭際盛時，位都宰輔，而秉心直方，與儉人居，如冰炭之不相容也。嘗弭節于蠶叢魚鳧之區，席不暇暖而奔走患難，因有感孔明、子美之忠盡，而皆履艱虞於茲土，事雖不同，其心與迹皆有與己同者，聊引以自近爾。夫金有時而刻也，石有時而泐也，天地之間，亘萬古而不朽者，其惟人之心乎！古之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其心固常在也。公得古人之心，吾不知其孰爲稷、契，孰爲伊、呂，孰爲孔明、子美，而孰爲公也。然則凡讀書於是堂者，當因古人之遺迹，而求其心之所同者乎！是爲記。

上都分學題名記

天曆二年六月，國子助教陳旅與學錄辛傳鼎、伴讀王勵、王退思、逯弼、王劼等分學上都。七月三日，留守司具禮請開學，中書省、御史臺暨禁近諸賢來至，又各助以尊俎之實。禮成，旅語于諸生曰：「車駕歲幸于茲，百司庶府罔不奔走，盡瘁迺事。非特有所任使，必備輿馬、畜資糧、餼廬次，不

敢勤館人也。唯學官與其徒得給繹傳委積，至則與諸生大屋以處，而有司歸餼焉。公卿大夫又持酒肉醉飽之，校其所爲，則唯朝夕講誦，自資其所學，不作勞於官也。何惠貺之殷，而責效之涼也如是哉？竊嘗思其故矣。國家所以優吾黨異於他職業者，得非以吾道功用之大，其他固莫可得而比歟？然則吾鄙之爲責也重矣。至元以來，龐臣碩輔出於吾國學者，功在社稷，澤被生民，有足徵已。凡在斯堂者，其毋悞毋翫，毋忽毋誕，當究心聖人之言，約而有之於己，舉而措之於事業，則無愧於昔之爲國學生者。不然，徒食縣官，無補於治，人得以議我矣。若夫倚席不講，唯竊稍焉，則亦不能道其責也。」語已，諸生咸曰：「分學歲有記，請以是語識諸壁，可乎？」曰：「惡乎其不可也！」是歲八月望日，皇帝御大安閣，正大位，大赦天下，與民休息，申命有司舉行學校糾舉之制。二十日，試上都貢士。廿七日，出院。九月二日，南還。

閱稼亭記

曩予客虎林，與寇公幹臣相見於西湖之西，和易而不同於世俗，曠達而不遠於人情，有晉人之流風，而蹈儒者之軌度者也。日既夕，公登舟去，不知所如。往予亦北游京師，慨邂逅之無從也。嘗與禮部尚書康里公言之，公曰：「寇公，我舅氏。」乃爲予詳言其爲人。公蚤歲讀書，有志節。居嘗多野趣，風日佳時，輒與雅游，乘欵段馬出郭外，尋培塿，籍草坐，望平野遠山，飲酒數盃，悠然自得。居官

廉介，臨民如遇家人，不爲赫赫之政，而人實蒙其惠。中歲野趣更深，念世居京邑，無夫田可以任地事也。守滄州，政成，乃於城西買地數區，因其高以爲宅，環植竹木，爲茅亭其中，扁以「閱稼」。厥田既臧，田器惟良。聖天子在位，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四郊無虞，百穀順成。公得優游斯亭，設瓦尊榼豆，與里中老父談治世田野之樂，壤種樹藝蚤莫之宜。里之弟子進趨揖拜於前，則勸之力，而教之以孝弟忠信之道。田間行者過之，輒邀與晤語。人恐數數溷公也，往往避道遠去，而心不忍舍公，則間一來也。予聞斯言，喟然嘆曰：「世有斯人乎哉！士之未釋耒耜也，其心已汲汲於利祿，一旦身寵家溫，遂不復知有稼穡之事。及不得志，又或託退畊以爲高，原其心，自始至終何嘗一日在於此。古之賢士大夫，不以農畝爲卑賤而棄去之，其出而有爲於世也，欲無一民之失職，欲無一物之失養。其退而耕於野也，則治粢盛以祀其先人，出貢賦以供乎公上，使子弟不忘衣食之所自，則易於嚮義，身與鄉甿接，則可以迪化而善俗。賢者之出處，無往而不得其道。寇公之作斯亭也，豈直爲游目騁懷之地而已乎？」尚書曰：「子真知吾舅氏也。」乃以寇公之言來徵記，因喜而書之。公名某，以湖州路總管秩滿家居云。

群玉內司華直題名記

天曆元年秋，皇帝入纘丕緒，戡定之後，思與天下休息，而底治於無爲也。明年某月，乃作奎章

閣於興聖殿西，于以稽古而怡神焉。故凡皇祖寶訓暨諸載籍與夫玩好之珍，率於是乎在。至順元年某月，置群玉內司以掌之。司設監司一員，司尉一員，亞尉二員，僉司二員，司丞二員，典簿一員；又設給使八人，司膳四人。監司夔夔謂旅曰：「吾等人直，得日望清光，至幸也。而上且思所以覆幬之，俾留守張金界奴作直舍於閣之傍，凡居是官者，將列名於壁，以昭寵榮於無窮焉。奎章學士虞集謂宜扁曰「華直」，夔夔聞於上矣。又嘗奏爾爲記，詔曰可。」於是臣旅謹再拜稽首而言曰：聖天子以武功定大業，以文德致太平，天下無事，宜優游巖廊之上，而猶慮夫接於燕閒者，有以湮乎出治之源也。故非聖謨嘉言不留於聰明，非古物雅器不陳於左右，玄樞在天，星緯環列，而萬物順成於其下矣。按《周官》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至於王之燕衣服、衽席、床第皆掌之。今群玉之司極天下之清華而無昔人煩猥之責，雖居崑崙群玉之山，又何以加於此乎？雖然，《傳》有之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人臣之事君，如孝子之事親也，詎止致謹於群玉之所司物而已哉！（以上《陳衆仲文集》卷七 周少川校點）

全元文卷一一七三

陳 旅 七

果育亭記

大司成魯先生有別墅在鄧之順陽，其山磅礴邃廊，雙泉出焉，木石皆秀潤，稻畦蔬圃之溉無不足，飲之又甚甘，因名墅爲「雙泉莊」。旅事先生成均，聞而樂之，思一至其所，未能也。至順癸酉春，先生之子遠朋道來京師，與旅言曰：「吾作亭山椒，以息以游，名亭曰『果育』，義取《易》之《蒙》，幸爲記。」旅固辭。先生又使記之，則不敢辭也。乃以所嘗聞者而言曰：《蒙》之爲卦，上艮下坎，有山下出泉之象。聖人因象立教曰：「君子以果行育德。」先儒謂其必行而有漸也。常觀夫泉之出於岩竇之間，壅窒窘束，與叢石相角鬪，怒決不可禁。然其下必有谿谷坳窪渟滏之所，滄淪紆餘，體靜而氣舒，然後迤而爲長川，瀦而爲大澤，汪洋瀾漫，吞吐激滌於空濛瀕洞之野，涵浸日月，播盪風雨，蛟龍龜鼉水族之衆，蟻珠文具眺采之珍產焉。其沃可以廣百穀草木之殖，其流可放乎四海，天下於是受

其大利。君子之爲學，能不有取諸此？朋道讀書是泉之上，其有得於己者，必行之力，養之深，得以致乎用也。旅追念蚤歲強力之時，不能屬志就業，亦以家無置錫之地，窮年奔走餬口之不暇。既稍得食，可以爲學，則歲月往矣。朋道纔弱冠，龐碩爽朗，爲先生之子，有爲學之資，有爲學之時，又有爲學之地，而又能引是泉以自勉，則它日之所就者，詎可量哉！

玉壺堂記

冲粹玄素貞靜真人何公，作萬壽德元觀龍虎山中，以山水之空清，而神仙家所居之異於人間世也，名其堂曰「玉壺」。真人之言曰：「人生於造化者之囿，而宛轉熏墊於歊熯淖濁之境，何曾一日招冷風而近素湍也。彼其以奎蹄曲隈爲廣宮大囿，固已陋矣。然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則亦何所底止乎？吾聞古之所謂至人者，造化者所不能囿，而未嘗離乎造化者之囿。故其所爲宮也，居其中而何有乎中，極其外而無所乎外，至虛而非虛也，有象而非可爲象也。匡郭之體立，上下之用通，含抱光景，廓落冲漠，日月恒往來吾壺之中，又孰知夫造化者之囿我乎？我囿造化者乎？」京師有游方之士，訪其友琵琶巖，而采芙蓉石湖之上，日莫矣，造玉壺堂宿焉。聞真人是言而信也，歸質於玄教大宗師吳公。公曰：「真人吾師，其言信然。」陳旅曰：余常讀范曄《漢史》，汝南市掾費長房從賣藥翁入壺中，見玉壺巖麗。翁即何真人邪？然考其時，至今已千餘歲。

廣居堂記

國子生張奇有志於求仁，取孟子答景春之言名其堂曰「廣居」。奎章學士虞公爲篆書之，奇又請余述求仁之方以爲記。吾嘗以天爲至大也，而八尺之表可得而測焉；地至大也，而八紘之土可得而悉焉；人心未必大也，而心之所至則有不可得而極焉。孟子曰：「仁，人心也。」心無限量，仁之爲道又有限量乎？古之君子達而坐乎廟堂之上，窮而隱於簞門圭竇之間，出而越疆圉之遠，處而周旋家庭鄉黨之近，皆未始離乎此也。有蔀于室，我則牖之；有坳于堂，我則埽之；有翳于庭，我則撤而取之。天下之人，吾常與共處茲宇也。世之能居廣居者，孰有出於方寸之域乎？一舉足而違乎方寸之所存者，則在廣居之外矣。彼有破其大閑，馳逐奔放於荒虛芴漠之境，可謂廣矣，然舍其所居，則亦何所底止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昊天日旦，及爾游衍。」蓋自居室以至出游之地，無適而不致其敬，然後可以謂之廣居。

國子監營繕官舍記

成均，天下文物之府也。高門深靜，大屋如垂雲，諸生食有廩，居有次，獨師員十數多僦民舍以

居。儒官祿薄，京師地貴，所僦舍率陋隘。蚤作人館，戴冠束衣，授業終日不得休，還舍昏憊，意氣抑鬱弗舒，故多不樂居是官者。至順三年春，南陽李木魯先生以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越明年，德教大孚，師道尊，乃諭于寮案曰：「古者教有業，退有居，非苟焉也。監有隙地在居賢坊北者，大德中，有司議以建學餘力築屋以舍師儒，不果也。我儀圖之。」會學館請增貢國子伴讀生以徠英髦，人聞有是請也，願爲弟子員益衆。凡新人學皆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相當。先生曰：「嘻！與其日饜口腹，孰若爲吾儕燥濕寒暑之虞乎？」司業岳公齊高、監丞張公彥謙、典簿郭君彥父、博士潘君履道、助教張君常道、鄔君棣華、祁君伯溫咸贊其事，屬掌儀王儀孫師魯約所人贄貲，方規度而未就也。五月，祭酒召赴上京，居三月始還。乃益搏集，凡得中統楮泉二萬餘緡。筮吉日，籌工度費，除地坊北，畫爲四區。區各立屋五間，中三間爲居室，傍兩間爲肅官具饗之所，庭榮室疏，爽闥宏邃。宅之門以東西門之，街以南北街，北距通衢立大門，街南羨壤可藝蔬，東浚井，西置屋，居隸者，使掌大門之管。以贏貲治舊宅二區之在坊中者，其西圯甚，因正兩柱，植壞壁，易敗棟腐莢，補以新瓦，而墜塗之，旁起屋如北坊之制。東宅西偏作室象舟，可居琴書，東南作見賓之室，曰「賓庵」。先是，宅南僕舍侵門除，狹不容騎。迺徙其舍於宅之北，仍作新舍二間，以庇隸僕之無栖者。於是前闢後闔，中樹卉木，窈如蔚如也。凡數處營繕，所費不出公帑，而基構覆締，無不完好。常道、伯溫董其役，生員韓思道、衛彝、賈瑞、煥住服其勞，七月經始，九月成。祭酒與監學官舉酒落之，賞勞者以幣，諸生請旅識其顛末。烏乎！君子之心視同一字內者，皆不忍其有震風凌雨之戚，而力有不及，則爲其所可及者而

已，移己所享者以利人，其用心何其厚且遠也。嗣而尊之，則有望於後君子。

東齋記

東齋者，廬陵賀良叔氏因所居以自號也。賀氏世居郡之禾川，唐末有曰秦者，刺洪州，死國事，廟食象牙潭上，其遠祖也。自是衣冠蟬聯，訖宋世多顯人。良叔資方嚴，好讀書，尤邃史學，蓄書萬餘卷，延名師教子，子皆雅馴有文。良叔又善治生，有田入稻歲萬石，歲惡則出以賑飢者。散粟例子官，則恬無所請。中歲家青原，與寓公名人數相過爲驩，它無所嬰於心。兄弟二人皆老矣，猶同財不忍分。晚歸舊隱，治花竹，號小桃源，年七十終。其子弘泰思其親不能休也，更於東偏作堂，扁曰「東齋」，馮敬脩云「二」。旅聞之，古之祀其親者，必於其所居之東，祖生氣也。體魄既降，魂氣之來歸，庶其妥於此乎？雖然，孝子之心不能頃刻遠其親，又不可瀆其親於此也，則奈何哉！旅又聞之，君子之祀其親，有所也，有時也，不可瀆也。至於思其親，則吾平日之所居所游，皆所也，皆時也。孝子固未嘗頃刻遠其親也。弘泰作東齋以居，仍揭其父之號，仰而觀，俯而思，如將見聞其容聲，可謂著存不忘乎心者矣。良叔所嘗相過者來觀於是齋，殆亦曰，吾見良叔猶有生氣也，況其子若孫乎！

「一」馮敬脩云：馮敬，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繼前」。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幕官題名記

經歷劉君信卿、知事徐君彥壽、照磨李君從義相與言於陳旅曰：「題名有記，尚矣。今憲幕之記缺焉，幸爲文。」旅辭弗獲，乃言曰：「憲司之立，所以肅風紀，崇政治也。故必用名人以爲是官，又必慎簡幕僚以承贊之，其職亦重矣。夫群有司之事繩於一司，一司之吏牘總于幕僚，權衡事宜，允迪規制，使善無僭賞，惡靡濫罰，則公道昭而庶物理矣。中正以持志，明通以周事，守法而不刻，婉畫而非阿，則於是職其庶幾乎！嗚呼！不患名之不著於世也。列名于茲者，宜著令名於無窮焉。」

旌德縣便民政蹟記

旌德大夫劉君粹衷以書來言曰：「旌德，寧國屬邑也，治萬山中。其山高者皆斷行雲，却飛鳥，其人不得以舟車適四方，耕墾崖谷間，用力恒倍它土。又歲輸租米郡倉萬四千二百九石有奇，行數百里，壯者荷檐，老弱齎糗糧，不下二萬餘人，陟危降深，前躡後顛，嚴冬雨雪交作，路益惡，山多奇寒，往往有死於是者。至而稽期，則刑加其人，凡邑之督租者，與有責焉。至順辛未冬，典史曹彌昌來，知斯人之病乎此也，乃延見父老曰：「吾職治文書，能爲若達所苦于上，若第言之。」於是程公亮、

張子昭、程子雲等聯名具詞，願罷輸米，算米直入鈔，民良便。邑令王君舜卿移文如父老言，彌昌謹書牘，悉便狀，屬其外弟吳子貞持牘達于府，于行省，于都省，經營往來，比得請還報，再閱歲矣。凡資糧庠履之費，皆彌昌出也。元統甲戌冬，民始得入米直鈔，易重以輕，承勸以休，脫焉若沉痼之去身也，咸乞紀其故于石。因憶昔者子嘗與我論爲政曰：「民力殫矣，息其力所以養其生也。」彌昌庶幾乎子之言，子盍記諸？「余受書嘆曰：誠有是言也。疲氓自養不贍，奈何盡其力而用之？古者甸服，度地遠近制爲總，銓秸粟米之賦，九州方物之貢，以水致于京師，皆重民力也。國家造都于燕，歲轉東南米以實之，惟水力行焉。和寧天下重地，而難於委輸，則縣重利使賈人自致粟，國家亦何嘗不重民力哉！旌德之民不幸生窮山之陬，勢不能自籲於上，有能達其所苦，則從其請而蠲除之，無它，息其力所以養其生也。於乎仁哉！彌昌承省命吏者爾，毅然有爲，而民蒙其惠，位高於彌昌者，宜無不可爲者矣。可爲而不爲，曾不愧彌昌乎？粹衷代王君爲縣，初未嘗預茲事，乃不啻若自其己出，君子知其有愛人之心也，是皆可書。舜卿名應祚，溫陵人；粹衷名性，廬陵人；彌昌字季文，永嘉人。

瓊林臺記

昔余聞薛君玄卿有志操，能文章，常游渤碣間，侯羨門、安期生之徒。天子聞其賢，俾侍祠竹宮，

日與名卿才大夫周旋，爲歌詩以頌熙事。既而採藥江南諸名山，人莫得其所。余在京師，時或言龍虎山中有曰上清外史者^{〔一〕}，其人也。元統元年，玄卿忽遣弟子持書來曰：「求我於瓊林臺。」明年，余南還，遇之句曲山下。又明年，玄卿過錢塘，與余登吳山，望野水，見邑屋鱗鱗然，曰：「吾臺所臨亦若是矣。泰定元年六月十五日，偶與客捫幽至龍虎西山顛，見有若擅然者，撥地數百丈，佳木皆人雲，翳白日，根貫崖石，石液上行，枝葉華澤，如玕琪文玉之植焉。二年三月之吉，始克治茲土。去惡草樹，因其基以石單之，設大磐石薦琴朋棋研食飲之物，旁布方石，以坐游者。於是，群山環立乎莽蒼之野，若徵君、琵琶、塵湖、雲林、鷓鴣、大主、邈姑、雲錦、仙巖之類，皆獻態效伎，無所藏遁。霏翠翕至，林彩動盪。其前太溪橫流，吞吐原隰，煙帆水鳥，出人有無。左俯丹樓碧宮，掩映於方壺華蓋者，正乙之玄都也。其外闐闐，四周萬室，叢錯若蝮垤。吾嘗與隱君子數人，旦東向坐食，霞氣木露，盡墜衣巾。俄長風起溪上，有兩黃鵠乘之以飛，過臺前，回翔久之乃去。客有詠神岳之章曰：「寥籠靈谷虛，瓊林蔚蕭森。」因以名吾臺云。」陳旅曰：「余聞三山七變，而仙家有化宮焉。仙人以玄卿之好遠游也，故化山爲臺，充益殊觀，樂其心而休之。不然，環上清地，其人搜占盡矣，容有遺勝在目睫間哉？後之拂石苔，讀吾文，知茲臺之攸始，而處人世埃霧之中者，亦知有超然逍遙於空高之上者乎？」

〔一〕時或言龍虎山中有曰上清外史者：史，原作「吏」，據澹生堂本及《永樂大典》卷二六〇四所錄本文改。

泉州路儒學修學記

溫陵校官陳應麟馳書于旅曰：「應麟，郡諸生也。猥承寵光，得歸與邦人諸友講學于泮水之上。惟綿簿不足荷茲寵也，則蚤夜思所以盡吾心焉。乃晨謁宣聖廟，顧屋室凋敗，神物故闔，下視廊門暨師弟子舍，皆缺惡隧漏，弗妥弗嚴，蓋因循不葺二十年矣。謂吾郡諸生也，又可玩愒歲月，視此爲傳舍，如嚮之爲是官者乎？即以修興事白郡侯怯來。侯矍然曰：「事孰有尚於此？當與子亟圖之，毋使我有既去之悔。」乃召木土石金設色之工，求衆敝以籌費。既又曰：「土廩薄，不可以大給也；民力瘁，不可以重勞也。」則出私帑，倡在郡之篤於義者，於是某等咸攸助。官于學者，業于學者，亦合錢以相役。元統三年五月庚寅肇功，自禮殿至殿門，悉易其壞而丹腹之。作靈星門，飾先聖先師從祀賢人像。明倫堂、學正錄廳、左右齋四十間，悉改覆。築窠地爲堂塗，闢齋圮爲廣廡，凡得祀者之祠^{〔一〕}，又靡不繕。其年七月告成，是何其既完且美之易也。蓋侯能以是爲己責，而助之者亦以爲己所當爲也。皆可書，敢用請于執事。」旅聞之，學以治乎心也。心有不治，則其見於事者荒矣。心之爲物，至微也；而周流於日用之間，至著也。失於耳目之所不及，君子猶得以議其心。學之未善，常接於耳目，又其事之不可已者，坐視而弗治，則其存於中者陋亦甚矣，尚得謂之嘗有學也乎哉？敬者，治心之道也。不能有爲者，有苟焉之心也。心主敬，則體信；事由敬，則達順。方寸之矩，天

下之物則盡焉。是役之成，吾知郡侯、校官皆非能以苟焉之心成之。以苟焉之心倡，則人亦將以是心應之矣，惡乎而能成？《魯頌》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游于茲者，蓋亦因修泮宮者之心而充之也。旅生是邦，得聞緒言於鄉先生，自治弗勇，徒佩言以移日。而去家益久，故老之存者蓋寡矣，將其言之不可以易聞也，因書以諗同志。

「一」凡得祀者之祠：凡，原作「几」，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菌閣石記

錢唐邑屋叢湊數十里，至爲重樓以居，委巷若闕市，人氣滃鬱爲溽霧。城西山水清曠，而歌笙粉黛，下上無空日。夫杭東南奧區，芬華之所族，而亦幽靜者之所去也。城北有邨曰馬塍，居民多業藝花，土沃俗質，聚近而遠。至元後丙子歲，句曲外史來棲焉。外史杭人，入華陽洞學道廿餘年，世慮消盡，獨歲一還里展墓，擘春水踟躕不能去。乃二月雨作，艤舟西塍，宿故人朱明宇所居院。院有止堂，餘壤雜載草樹，溪流折入，魚鳥來親人。雨未止，外史欣然爲留，因約結屋共處。於是審面勢，治地戒工，爲閣四楹，南嚮以二廡翼。三月甲戌成，益購佳卉植其下，旁有長松數十章，落落如高人。湖上之山，騰伏閣外，蓋得冲覽之會焉。外史舊有菌閣，在金菌山，吳興趙文敏公篆榜，極高古。茲

復以真蹟署新閣，意扁舟往來所至，在菌山也。時外史方著《幽文》、《玄史》二書，將於此成之。暑退乃去，去則明宇處守，而歲以爲常。茅領雲氣深厚，大虎時出林衝人，杭人思見外史而莫能往也。幸春時來歸，得一候言笑於是閣矣。余聞黃寧之宮，靈草生焉，金支離羅，霞綉露腴，當宮之虛，至人攸居，攀華茹芳，孺色燁如。外史蓋嘗往游其宮，視人世猶棄帑也。余方攻車，從外史索塗，求至人於芴漠之墟。外史告余曰：「子游方之內者，奚而言之迂也。吾有菌閣，並乃邑郭，請與子逍遙於其上，又安知黃寧之宮，不在於茲乎？」因徵記刻于溪石。外史張氏，名天雨，字伯雨，風趣孤曩，善古文歌詩。雖託蹟老氏，而著書必本於仁義，蓋海昌無垢翁後昆也。明宇名希晦，龍虎山高士。止堂，易氏之玄裔云。（以上《陳衆仲文集》卷七）

趙氏祭田記

古之君子，有圭田以蠲祭，有宗法以聯族，子孫歲時得相與追念其所從出者焉。自夫田制宗法之皆廢也，雖貴臣大家，有私田以供粢盛，而世遠族分，能存田以祀其先者寡矣。惟不知祀其先也，則寢昧其身之所從出；惟昧其所從出也，則視其族人皆塗人矣。嗚呼！此後世人紀之所以解散而莫收也。天台黃巖趙氏之族長與慶，使其從子海監州知州孟貫致書于陳旅曰：「吾祖宗正少卿諱子英，宋南遷時爲黃巖丞，因家于邑之西橋。有子六人，諱伯淮、伯沆、伯洙、伯澶、伯澣，皆以文

學登廡仕。至其孫太常丞諱師淵，判宗諱師夏，皆受業于朱子之門，且締姻焉。故趙氏能以禮世其家，雖宗支蕃敷，而必合族以祭。凡執事皆子弟爲之，少長秩然，周旋一庭之間，如是者百有五十餘年。趙氏之老人謀於廟曰：「中州之宗柘園墓，化爲墟草久矣。自宗正來，則不可無祀。然世益遠，族益分矣。遠則易忘，分則易携，誨忘宜有其物。」乃以宗正所遺田百六十畝，存之以爲祭田，族之長者主之，歲更擇子姓之願而才者掌其出入，而世以爲常。至元內附，時宗正四世孫與栗以碩學雅德受知于我世祖皇帝，爲翰林學士，得請自宗正四世而下俱復其役。遂欲以昔之祭田託薦紳記諸石，庶後人知所以存田之意。未及記而卒，今又三十餘年矣。與慶於學士爲弟，以齒序實主族事，念前事不可以不竟，子宜記之。」旅受書嘆曰：嗟乎！故國之社屋矣。西橋之宗猶有田以祀其先，其人猶得不與編氓同役，甚矣，我世皇之優賢，而學士之能亢其宗也。凡在是族者，盍亦思曰祭以報本也。有身則有祭，初不繫乎田之有無，況有田乎？又況由承恩麻，得安然用其田之人以祭以燕於其私乎？誠若是思之，則掌茲田以祭者，又何忍以其身爲蠹賊哉！不是之思，惟欲得利於己，則隳成規，啓弊端，曾幾何時田且不存，祭於何有，而遠者日益忘，分者日益携矣。吾聞趙氏多賢子孫，必無是也。萬有一焉，則上負國恩，中負祖宗「」，下負來裔，尚得謂之賢子孫乎？

「一」中負祖宗：祖，原作「禮」，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拙休堂記

嚴陵洪省吾外樸而內文，篤志古人之學，雅不樂榮進。錢塘學者迎致吳山下講授，居數月，亦不樂去。將行，與余言曰：「吾居淳安錦溪之上，北有巖峰青峭，若植筆然。又有赤甲岳，危瞰溪北，下臨曾瀾。岳中可坐廿人，山石丹碧，錯若織文。前有素沙如雪，可百畝許，月夕泛舟登岸，光燉奪目。東則石山屹立水心，竹樹森翳，號小金山。此錦溪山水之概也。吾於其間以耕、以漁、以讀吾書，而遂老於斯矣。蓋造物者賦我以拙，不足以有爲於世，吾又安能違造物以闖然於有爲者之涂。故以拙休名堂，子爲吾記之。」余謂省吾殆若晉人所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者歟？彼固不能以拙自全。省吾真用其言以保其身歟？余嘗見緣高竿以銜伎者，恃其便捷可僥幸得厚利，遂爲之不已。一旦手足失措，忽若飄瓦赴地，觀者皆失聲。有遇之而嘆曰：「嗟乎！巧之使人至是哉！人不能用巧，爲巧所用，不至於顛墜不已。」余以其言類知道，進而問之，曰：「有用巧之道乎？」曰：「用之以拙，而不強用之也。古之能大用其巧者，無爲而功成，妙萬物而萬物不知也。至於所不必用，則亦不用而已矣。世之人顧有以拙爲巧，而又強用之於所不必用之地，是以敗者常相踵也。夫巧者猶有所不必用，而況拙乎？」余悲世之緣高竿而不已者衆矣，又善若人之言類省吾之所以名其堂者，因述之以爲記。

致亭記

魯郡王致道先生因其字而名其亭曰「致亭」，蓋取《魯論》所述子夏之言也。致道使余記之，屢辭弗獲，乃言曰：儒者之任甚重也，道甚遠也。而吾欲以眇然之身，任其所甚重，而必至其所甚遠者焉，亦難矣。是故君子之教人也，必考前言以審其所嚮^{〔一〕}，求往行以迪其軌轍。身吾車也，載之不可不弘；氣吾馬也，策之不可以不力；志吾御也，持之不可以不敬。夫如是，則庶乎重與遠者之可至也。《易》之《文言》傳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以剛健而致力於學，亦奚重與遠之有哉！致道蚤歲屏棄俗事，聚書嶧山之幽，晝誦而夜思，蓋欲約群籍之浩然者而會通之，亦良勤矣。學成寶興，遂擢進士第。學者私相勗曰：「先生爲學，猶農夫之治穡事也，今其穫矣。吾不可不致力於學乎？」致道聞之曰：「吾之爲學，非欲致進士而止也。周子不云乎：「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吾雖不敢妄意古人所造之地，俯然日有孳孳，不敢半途而自畫也。」是固致道所以名亭之意。余又聞致道曩居嶧山，實漢韋賢讀書之所也。因爲誦韋氏之詩曰：「誰爲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請書此以爲記。致道名思誠，學行純正，士林之望也。累官翰苑，其文又益著云。

〔一〕必考前言以審其所嚮：所，原作「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水月樓記

蘭溪州知州陳侯奕梅爲余言曰：「吾祖南隱翁居戈陽梅山之下，務樹德以貽後人。先子黃岳府君，又於其所作小屋環植梅數百，著書其中，名其屋曰「梅間」。而吾又闢南隱翁之故址，爲屋如千楹，奎章學士蜀郡虞公爲書「壽梅」二字以顏吾堂，縉紳先生又皆爲歌詩焉。然吾所居之前，嘗鑿池十餘畝，以大來山泉，靜深開舒，魚鳥下上。池西爲樓，池左右爲亭。樓前老梅數本，花時明月來照，水光乘之，幽馥寒艷，殆若化爲清冰。夫然後知梅花之有得於水與月也，因取孤山林君復詩語，名樓曰「水月」。他日倦遊來歸，將與客銜盃賦詩於其上，聊以佚吾老也。子爲我記。」余曰：妙矣乎！陳侯之觀夫水與月也。水得月則益清，月得水則益明，觀二者之相與徘徊乎空洞之野，則又不若於其精神之會而觀之。方諸非水也，而水興焉；夫遂非火也，而火集焉；梅花非水月也，而水月之精神會焉。陳侯爲樓以觀夫二者之會，天下之言觀者，孰有妙於此哉？想其端居芳夕，晤茲流水，必又有契於其心之所會者矣。昔之言先天者，有天根月窟之喻，有天心水面之詠，而言梅花者，則有具太極之旨。陳侯其又有得於此者乎？請以是爲記。

福州文殊禪寺記

福唐郡治之東南，有寺曰「文殊」，五代時閩王氏創始也。當宋之季，有強宗據之以作室，寺遂廢。既而強宗向衰，若有物馮陵其中，居者輒不寧，因數易主而竟歸釋氏。國朝初置僧司，嘗以是司署，尋復遷毀，至爲榛蕪之區。至元甲午，東谷禪師慧日慨然以起廢爲己責，遂度故址爲寺，法堂粗成而師老死^{〔一〕}。元統甲戌，師之弟子宗茂乃大捐私錢，以完師志。里之好善者往往翕悅飲助，而於是構秘殿以居文佛，樹長垣以周寶坊，山門有嚴，寮廡咸秩^{〔二〕}。又繕法堂，制供器，立伽藍神祠于寺之左，而凡所宜有者，以次具治，黝堊丹漆，侈然光新。開士之良，爰集爰處，以祝景貺于國家，而相與共講所傳者於此也。宗茂通敏而縝願，數游京師，公卿貴人多雅重者。奎章閣大學士康里公，世家名臣，清慎不妄接物，而書名又重當世，爲大書寺額與之，人以爲榮。宗茂謂余曰：「吾寺久廢，而師與我復之，非易也。願爲我記，使後之委隨而無立者，知所做厲；而一時之勢力足以肆其豪奪者，亦知其所爲之不足恃也。」余曰：「昔之爲此與奪而有此者，自今觀之皆夢幻耳。子之所爲，又有足恃者乎？」宗茂曰：「不然。吾之所學，常欲空諸所有，則不空者常存。世之人常欲有所無，故終歸於無有。而況空有兩無，亦何有乎夢幻^{〔三〕}？且吾方欲與吾徒講此於茲寺也，濟無涯之淵，而欲吾失其餘臈，可乎？」余曰：「宗茂亦善辨。」因爲述其言以爲記。

〔一〕法堂粗成而師老死：死，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矣」。〔二〕寮廡咸秩：寮，原作「密」；秩，原作「秋」；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三〕亦何有乎夢幻：夢，原作「屢」，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春風亭記

禮部侍郎趙郡蘇公伯修有別墅在真定城北之安豐里，治其地爲園，植桃杏數十本，而築亭其中。意倦游來歸，則與里之賢者於焉夷猶，覽春物以舒神情也。往歲奎章學士蜀郡虞公嘗名之曰「春風亭」，且爲大書之。今年旅會伯修于京師，則又使旅爲之記。嘗聞古之君子知人身有同於天地，而萬物之皆備於我也，故常欲以其身橐籥乎天地之和，雖或制於勢力之所不及，而睟面盎背，足以使人歆動嚮慕，而善祥之心興焉。是故居人之鄉，則其鄉大穰；爲人之國，則其國大治。此世之所謂仁人而有志之士，所以學至於是者也。昔者孔子使門人言志，曾晰有莫春浴沂風雩之對，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程子謂其言有堯舜氣象。旅嘗因程子之言而思之，於變時雍與綏來動和，同一機也。體信以達順，窮神以知化，鼓萬物而萬物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近世伊洛數君子，其亦有志於此者乎？邵子之學，不見於施用，佳時出游，士大夫欣然耳其車音，雖童兒僕隸亦莫不喜其至。使其學施用於世，又何如耶？程伯子所至而民化，既去而人思之，以忠誠孚于人主而始終不疑，極言新法之非便，而爭者不怨。〔一〕。朱公掞以春風言之，可謂善言德行矣。方宋盛時，而二子居天下風土

之中，游從往來，記風雲卉木以吟咏，其所適何其藹然浴沂風雩之悰乎？烏呼！二子皆學堯、舜、孔子之道而然也。世之學者莫不曰學堯、舜、孔子，亦曾及此乎哉？不及乎此，不過得堯、舜、孔子之粗耳。伯修清明而溫厚，又善學以成其德，人與之處，不知和氣之熏蒸也。今爲春官小宗伯，方爲天子治禮樂，翕宣陰陽，以和神人。又將入政府，贊大化，使仁風翔乎四表，而後言歸故鄉，與壤翁轅童燕休斯亭，以同歌堯舜之治^{〔二〕}，不亦盛歟！（以上《陳衆仲文集》卷八 周少川校點）

〔一〕而爭者不怨：怨，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怒」。

〔二〕以同歌堯舜之治：治，原作「言」，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全元文卷一一七四

陳 旅 八

環溪堂記

古之君子其祀先也有廟，其合族也有宗，所以崇孝而廣愛也。自夫後世之弗篤乎此也，故雖世家子孫，有漠焉於其所從出，而曠焉於其所同生者矣。至有家自爲祭，則唯其意之所欲祀；人自爲族，則唯其勢之所未分；況又於是有不逮者，人紀一斲，豈天下之細故哉？有志之士以爲先王之禮固未之能行，苟可以迪天衷，翊世教，則寧過於厚而亟爲之，是亦制禮者之心也。世有若人，吾能勿與之乎？冲真明遠玄靜真人張公德隆造余而言曰：「廣信之貴溪」，有山若大象然。山陰雨瀑噴薄，飛舞於青林丹崖之間，流爲兩川，委折彌迤。兩川所環，有良田美池，則吾張氏之居在焉。吾當築堂川上，名曰「環溪」，雲漪抱堂，清氣迴合，蓋將於此祀吾先，合吾族也。願記諸石，以示我後人。」按張氏起漢留侯。魏太山太守岱自河南徙清河。唐相文瓘之孫齊爲杭州敕刺史，因家于杭。後遷

徽，又遷饒^{〔二〕}，自饒分宅建昌。宋初，諱戢者從建昌來貴溪。戢四世爲緒。緒生贈大中大夫貫。貫子運登宣和進士第，官至通奉大夫、敷文閣待制，累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貴溪開國伯。諸子弟皆通顯，後又分遷番陽。緒之季子遜止居貴溪^{〔三〕}，五世而生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諱留孫，以清靜無爲之道，弼我世祖皇帝於寧壹海隅之日，列聖咸用其言，以出玄化。其子九德貳江東宣慰，積階大中大夫。旣而推恩三世^{〔四〕}，大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魏國公，兩孫皆良二千石，族之仕者視昔蓋彌衆矣。遜之長子曰適，適二子宗伯、行己暨其諸子皆學於陸文安先生。宗伯四世爲德隆，則大宗師從子也。其言曰：自顯祖以來，固吾之所祀者，而張氏盛於今日，繇大宗師。吾以從子繩嗣其道，則又吾之所當祀者。然大宗師實用老氏之教以興，嘗請于朝，追贈祖師七人皆爲真人，始曰張思永、四曰張聞詩，皆吾族之遠尊^{〔五〕}。而大宗師入道，諱聞詩者復挈將之^{〔六〕}。凡若是者，皆吾之所不得不祀者也。吾族之會于斯堂，以共思夫裕吾後、亢吾宗者，何可忘。又思夫同出於吾祖之一身者，何可不相戚也。上而祀先，下而合族，精神氣血之感通，有不在於斯乎？余嘗觀於《易》之《萃》與《渙》矣，萃，聚也；渙，散也。皆以廟言之，何也？蓋謂人心難一也，鬼神難合莫也，必於廟而後以攝持天下之離散者矣。故先王制禮，公卿大夫士皆得立廟以祭以燕，憧憧往來之恩，莫不斂束於儼然肅然之時。祭於是，則祖考格矣；燕於是，則宗族睦矣。傳曰：禮猶酒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真人祀先合族，雖不必盡準古禮，寧過於厚以厲夫已薄之俗，則又君子用禮之權也歟？昔者孔子學禮於老子，本乎常以通乎變，概見於戴氏之書。老子固百世之禮師，而禮無大

於秩倫理者。張氏世儒，復有所受於文安先生，其所爲復於流俗之爲老氏者^{〔七〕}，宜矣。真人侍祠尚方，歲時來歸^{〔八〕}，薦常事于環溪之上，小大成集，處番陽者不遠亦來，雕車文駟，充溢里術，明簪華韞，煥映軒所，漆漆以祭，衍衍以燕，將不自知所祭者之既遠，所燕者之已疏也。里人叢然觀之，孝愛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然則真人又匪直厚於一家而已也。世有若人，吾能勿與之乎？

〔一〕廣信之貴溪：貴，原作「資」，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又遷饒：又，原作「之」，據澹生堂

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緒之季子適止居貴溪：貴，原作「貴」，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

改。〔四〕既而推恩三世：恩，原作「思」，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五〕皆吾族之遠尊：遠，澹

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達」。

〔六〕諱聞詩者復挈將之：挈，原作「學」，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

改。〔七〕其所爲復於流俗之爲老氏者：老，原作「光」，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八〕歲時來

歸：來，原作「未」，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環翠樓記

豫章范孟德，集賢直學士楊先生之世姪也。其子良臣，靜莊而嗜學，先生以其弟之子妻之。良臣從先生學於京師，余數與語而知其世之務夫德也。范氏居豐城東六十里，諸山在其南^{〔一〕}，寶林、

招雲在其東西，灌溪在其北，而浮游之山峙焉。孟德於所居之東爲樓四楹以皮書，而使良臣居之。良臣讀書之暇，馮高望遠，則層巒列岑，拱會聯絡，近則巨木崇竹，參錯翳翳。環樓而觀，何其蒼然者之皆來也。於是先生名其樓曰「環翠」，且爲大書之。良臣又以先生之言來請記。余告之曰：先生亦欲子之益務夫德也。珠生而岸不枯，地有寶藏則神明之光舒焉。善候息耗者，不求之於人而觀其屋，宜門戶之潤澤也。賢者亦何事於山川草木之觀哉！而賢者之所居，則山川爲之明秀，草木爲之津華，其善色之所鍾，則在其屋室門戶之間矣。然則樓曰「環翠」者，其范氏務德之休徵乎？昔御史中丞馬公伯庸與余言曰：「吾晝坐華陰縣廨，山翠飛至几上，其山有隱君子，吾不得而見也。」余每憶其言，則有復塵之思焉。他日過豫章之野，望豐城諸山^{〔二〕}，挹其飛翠而想見其隱於是者，亦庶幾若人之高情哉！

〔一〕諸山在其南：諸，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楸」。

〔二〕望豐城諸山：諸，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

西巖書院記

巢湖周三百里。湖北之山曰西巖，其巔石筍高百尺，山陰原麓衍迤左右，隆起環向，風氣深厚，

河南程氏居其中再世矣。屋後有松萬章，筍石迴出，松上直檐。中屋前大池，繚以嘉植。池前有田宜稻，屋旁竹萬個，柳園蔬畦，果蓏之區麗焉。程氏之仕於朝者曰謙夫，與余言曰：「士莫不欲仕也，而吾惡乎士之徒仕也。舊學荒落，而事變之方來無窮。恃荒落之學，以應無窮之事變，欲其能及物，難矣。吾於吾宅之左爲堂四楹以聚書，其地窈而奧，其址夷以固，其材美而朴，其戶牖適暄涼之宜。吾出而仕，退而休，則與同志者溫燭故讀，以考求前言往行之懿，或者他日措諸行事之宜而弗謬也。堂之後得亢爽之所爲石亭，西南面湖，湖中孤山蔚然，烟帆水鳥，往來於空濛瀕洞之中。吾讀書之暇，則登斯亭，臨曠野，以觀夫天地之大。吾之滯焉者於是乎釋之，狹焉者於是乎廓之。而吾又思乎立志之難，而持其志之尤難也。志立於窮居之時，而不奪於富貴利達，蓋鮮矣。顧亭側長松彌望，因取范魯公質之詩名亭曰「晚翠」。吾於居而學焉，於游觀而傲焉，則庶幾吾之所欲至者矣。」余在京師與謙夫雅厚，同舟南歸，見其讀《名臣言行錄》，輒嘆曰：「善爲政者，孰非學之力哉？」謙夫蓋有志於及物者也。余聞善仕者必善學，爲政不本於學術，則斯民不被仁義之澤。世之擅吏事者，類知儒生爲腐迂不足用。儒生病其不與己也，或既入官，則凡孔孟之言噤不出聲，日與傳爰書者相狎習，則引挈入要，涂取高爵重祿以去，不復計其及物者何如也。謙夫由國子生纍京秩，可與群有才者馳騫功名之路，乃爲書堂與鄉鄰子弟論學於人所不與之地，非器識過人遠甚，其能之乎？昔者儒先往往既仕之後，歸與其徒講道山林之間，後人又即所爲書院，以企慕其風猷而有得焉。謙夫誠篤志儒先之所爲者，將見淮南學者日興起於西巖之下矣。謙夫屬余記之，是爲記。

嘉興路儒學教授題名記

無錫強可仕行之之教授嘉興也，以書來言曰：「江南被國家聲教六十又四年矣，典教於此者多昔時名士，而皆未之有記。學中老人猶能歷歷言之，失今不紀，益久將無徵焉。而吾方飭弊起墜，唯日力之不遑也。茲始追考至元丙子以來，得廿又四人，勒其名貞石，吾與來者得序書其後，願記之以示儆也。」余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大矣，善爲治者每使校官掌之，以授多士，蓋以爲士者民之望也。士習正則民俗微，民俗微則世德厚，世德厚則唐、虞、三代在是矣。任教事者固爲治之機寓焉，況乎其來篋爾，而去亦何其不爲吾道計也。氏名邑里與其歲月，既一一具列，後之人其有考矣。陸宣公，郡之先哲也。其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爲此邦校官，其亦味斯言哉！其亦味斯言哉！行之敦茂而有才，用意學事，吾將見其有成績也。

崑山州崇福觀記

崇福觀者，本崑山胥氏之宅也。胥氏之曰舜舉者，學黃帝、老子之道，又自念幸居太平之世，食田而衣，優游以無虞者，上之貺也。吾儕小人，報貺何以？惟以吾之所學者格諸神明，以求致景

福於國家乎。元貞元年，乃改宅爲觀，殿堂門廡與凡室屋，廣高中度，像設神君、仙人之屬，身爲道士事之。又以田十頃有奇爲觀田。總道教者因表其觀曰「崇福」，以舜舉爲之主者。延祐五年，舜舉卒，其子曰處仁，曰若弼者繼之。泰定中，有司以老、佛氏之未異於民者民之，胥氏去爲民，而觀日寢圯矣。初，文宗皇帝之龍潛金陵也，嘗至郡之玄妙觀，登冶亭以覽其山川。既臨御，改玄妙觀爲大元興永壽宮，命縉雲趙嗣祺主領宮事，授教門真士玄明弘道虛一先生；宣城陳寶琳爲住持提點，教門高士虛白先生。嗣祺等遂大作新宮，雄麗甲江左，四方以爲榮觀。元統二年，處仁、若弼與其弟斗孫、起宗謀曰：「吾兄弟固不得主崇福，而坐視其圯，可乎？宜託才賢聞望之士治而起之。苟先緒勿墜，猶胥氏主之也。」乃皆曰：「願以崇福隸永壽爲支院。」趙真士并泊誠宜事聞，上爲降璽書如所請，亦俾寶琳共治之。於是觀之弊者葺，散者集，而弘文之規立矣。真士風神峻爽，志廣而慮周，自受知仁廟以來，數奉詔代祠名山大川與諸所宜祀者。領道宮凡數處，其大者皆賜印，視五品，龍光燁然，而嗣天師與大宗師張真君、今大宗師吳公暨諸名公卿大夫士皆愛重之。真君未嘗有侈盈之色，益冲約勤力弗懈。陳高士又輔成之，故所治之宮無不如志，胥氏可謂得其所託者矣。夫是觀之作，所以崇福於吾君也。而福萃於一人，所以及天下也。天下受福，胥氏不與有乎？崑丘在東海上，果有羨門、安期之徒，乘雲氣往來於其間，真士則設具謹候之曰：「蜚廉桂館不在故處，今天子使我候公等於此矣。」

思敬堂記

敬之於人大矣，吾以之事天。吾身天理之所賦也，敬身則事天矣。天理流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吾忠君愛親而善於兄弟、夫婦、朋友，則事天矣。自屋漏以至于戶庭之外，自吾身以及乎事物之衆，無非天之所在，則無一息之可以不敬也。吾其可弛焉而不思乎？夫敬者，所以持吾心也。世之人日以其心與世之得失利害相轉旋於無窮，忽不自知爲禽犢者，亦何其不思之甚也。不思而使人至爲禽犢，則思之於人亦大矣。是故君子之於其心也，靜而未思則敬以存之，念慮之萌則敬以察之。敬存則體信，敬察則達順。體信則禮立，達順則樂作。禮樂具於身，而天地萬物之情通焉。吾將爲若人於斯世也，如之何勿思。天目許廣大具瞻爲余言曰：「我先人以『思敬』名堂，又嘗以是爲詩，使廣大誦之，廣大不敢忘也。泰定二年，先人即世，其年堂厄於吳。回越三年，作新堂，仍舊名。元統元年，廣大忝進士第，遂有祿食，粗樹立。念先人不可復見，子幸記吾堂，務蚤莫視之，庶緒言之未遠也。」余曰：許氏善教子矣。聖人教敬之言，著諸方冊者，蓋諄諄焉。學者類習見聞而弗思也，思則敬在茲矣。具瞻宦學四方，常橐其父所示詩而時閱之。父歿十五年，堂非其舊，猶屬余記所以名堂之意，非思之篤於敬者，其能之乎？古之能大爲善於天下者，未有不由孝親之心而充之^{〔一〕}。具瞻得夫思敬之道，其亦本於此哉！

「一」未有不由孝親之心而充之：由，原作「田」，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洞虛宮三元祠山殿記

無錫洞虛宮，本梁大同間所創回斗山青玄觀也。宋初徙置城中，賜額曰「洞虛觀」。我朝泰定元年，改觀爲宮，蓋爲國家建熙事之會所，士民禱祭之靈區也。初，州之高士華君益謙既主宮事，又兼治杭之宗陽西太乙宮。以爲洞虛則出家受業之地，土田之人雖薄，室屋衰壞不可以不葺，乃數往來繕完之。至順三年秋，有不戒於火者，三元祠山之殿燬焉，則又嘆曰：「茲其可以已乎？夫穹然而覆於上者，天也；亢然而載於中者，地也；沛然而流於下，愈遠而不可窮者，皆水也。是三者，物莫能大之。人生其間，善惡之有紀，功過之有考，得不在其官乎？將使人遠禍而趨福者，其亦在於此矣。若夫祠山大神，則古所謂禦火菑、捍大患者。天高矣，地厚矣，水深矣。高則人莫得而至也，厚與深則人莫得而入矣。天神則能出入有無，而通乎人所不能通者，故旱乾水溢與凡陰陽之沴，皆能爲人斡回於沕漠之頃而銷弭之，則三元與祠山之祠，皆不可以不作。」於是與宮之有職掌者曰安以道、沈常德、童德和〔一〕、張□等經營之。好善之家樂於飲助，遂庀工度材，作兩新殿。至元再元之四年某月吉日告成，壇堂邃嚴，像設莊晬，光靈威聖，視昔有加。州人來觀，歆嚮畏飭之心生焉。夫盈宇宙之內者，皆鬼神也。物之細者，鬼神具焉，況其大者與其精爽之赫然者乎？然而人心者，鬼神

感應之機也。以泛散之心茫然求之，則不若爲位貌以聚夫求之心。心之所聚，鬼神之所在也。華君於其所在，以其法醮祭之，亦必有其應矣。蓋三辰順敷川澤，率職風雨，節寒暑時，百物咸植，上之人無憂而有壽，下之人皆無惡而有善，蒙神之庥得相與安樂於太平之世，此所以祝釐之意也。世之務私其身者，固不遑於他及。其或脫去物累，翛然而獨往者，又皆有所不爲。求其能如華君之用心者，亦鮮矣。余於其徵記也，故喜爲書之。官舊有方丈之室，自宋南渡以來，尉假之以爲署，至於摧腐不可支也，因撤去之，且六十年矣。今亦仍故址以爲室云。

〔一〕童德和：童，原作「重」，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慶元路儒學新修廟學記

至正五年七月九日〔二〕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鄰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謂學所以化民而成俗也。故善爲治者，必建學以崇教化，而任風紀師帥之職者，不敢不以是爲己責也。四明郡學，唐開元中立，貞元中宣聖廟立。宋天禧中，廟與學徙郡東北隅。建炎中，燬於兵而殿獨存。宋在江左百五十載，鴻生鉅臣蔚然出乎句章，其弦誦之舍，宜益完且美矣。我世祖皇帝既統壹海寓，以孔子之道可以隆化基也，乃興起學校，登用儒雅，天下翕然嚮風。至元十九年，慶元廟學災，當時守臣務亟成，室屋規制簡易，

二十八年始大營建。至大二年，更造大成殿，皆部使者作興焉。歷歲滋久，昔之闕壯而炳絢者，皆墮圯而黝闇矣。仍改至元之四年冬，廉訪副使寧夏順昌公行郡部，至郡，首展謁廟下，又環視師弟子舍，歎曰：「是出風化之地也，而衰敝若此，今不葺，責在我矣。」總管上饒張侯榮祖蹙然曰：「是吾責也。」於是廉訪公屬侯即圖之。乃考學田之人，徵宿逋，縮浮費，以充材物工傭之需。屬同知燕齊侯謙總程督事。齊侯展布心力，先葺禮殿，新聖容，爲壇構神棲而加慎焉。四配十哲暨從祀諸子，皆飾其容觀，在殿上者爲壇座，在兩廡者施承塵。頤叩圭璋之儀，黼黻文章之盛，來觀者若見聖賢於洙泗之上，低徊所不能去也。先是，尊經閣梁楹棟榱皆朽蠹且壓，倫堂亦墜漏，不足蔽風雨矣。至是，悉以貞材代腐木，以密瓦易疏覆，以夷壁除壞階。若殿門、先賢祠、八齋、大小學、庖庾，莫不繕治。又仍故址爲守神之祠，范金以補禮器之未備者。明年秋，教授金華王荻以書來請記。竊惟孔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善天下者，孔子則以之而善萬世也。其理具於人心，而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其教具於六籍而謀於庠序，行於邦國、廟朝、鄉鄰、家庭之間。人知講學，則孔子之道明；孔子之道明，則唐、虞、三代將不在堯、舜、禹、湯、文、武，而在乎今之世矣。爲天下下者不能使人皆從道也，故既設校官教之，又俾爲師帥者教而率之，任風紀者宣風化而飭厲之。不以是道善其民，是鄙其民；不以是道善其身，是不愛其身。鄙民非仁，不愛身非孝。廉訪公與郡長貳以興學爲己責，爲其民者蓋亦知所勸矣。四明多碩學篤行之士，而故家遺俗猶有存者。父兄尚告子弟，使究其所學者以有諸己，黜澆習，養厚德也。魯人頌僖公能修泮宮，曰：「濟濟多士，克廣德

心。」則化民成俗之事，亦有望於泮宮之諸賢焉。

「一」撰寫日期，據清光緒三年《鄆縣志》卷六〇所載。
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父兄尚告子弟：尚告，原作「與吾」，據澹生堂

海鹽州儒學新修廟學記

海鹽州士韓允元等致書于旅曰：「昔吾州之爲縣也，宣聖廟在縣治之南，縣東別有學。今學麗于廟者，前代之所并也。學有田萬餘畝，至元內附之初，民乘間據有之，利之歸於我者十無二三。元貞元年，縣陞州，以學爲州學，設教授。大德中，教授丘世良等始復田。延祐二年，鄧文翁興教事，田始盡復。帑庾既實，乃治宮室之壞者而新之。今二十餘年，田不加少，歲不恒歉，而費用弗充，稱貸彌重，深蠹積弊，莫或弭之。顧予室翹翹，殆不可禦風雨矣。至元再元之三年，單父呂德裕文饒爲教授，慨然有作興之志。知州趙孟貫子唯願相與以有爲也，俄而終更。廉訪瞻思得之適行部至州，得之儒者，又嘗知文饒，而知新州賈某吉甫亦意嚮文事，教授於是得展其志。蠹之深者剔之，弊之積者鋤之，佃田而自封者悉懲而徵之，大防既立，不益自盈。是歲又有年，教授喜曰：「天其相吾興廟學乎！」乃鳩工市材，繕大成殿，衆木之腐且撓者皆以貞材代之，壞於上者則撤而瓦之，剝於下者則除

而甃之，漫漶於其間者則塗塈而丹堊之，凡故構之垂圯者又莫不更治之。聖賢像設，則益新其光輝；從祀諸賢，則重繪于廡壁。門殿南東舊有屋四楹，以祀守神，至是築新祠南西，遷神居之，奠謁先聖，則以故祠爲修容之次。又作靈星門、采芹橋、門廟，南之路西折而出則爲外西門，餘若門、若墻，皆爲之。經始於四年之春，明年夏成。故宋縣學設主學，有官廡，海鹽主學所舍，距廟主里許，遺址僅存。以故爲學官者，率於廟旁近僦舍以居，湫隘無以自適。廟西有民宅將僨，文饒以諸生請，遂買宅爲廡。計自營葺廟學，以至於爲此也，費亦殷矣。然宿債畢庚，士廩仍繼，弟子員增至五十人，皆食而教之。」允元等又言：「教授處己以嚴，行事有節，用錢五十緡以上必稟於州，頑獷者畏而服之，善願者悅而助之，故能化窘爲裕，而卓然有成若此。願記於石。」旅聞之，能有爲者無難事，能盡職者無卑官。委吏乘田，職之鄙者也，孔子居之，則會計當而牛羊茁壯長矣。魯國已不可爲也，孔子爲之，則國大治，齊人歸其侵疆。聖人相魯之效，已具於委吏乘田之時也。是州校官每病於難爲，蓋以爲位卑則力有所不及。吁！位豈有卑於委吏乘田，事豈有難於治魯者乎？文饒處乎至難，而能從容集事，吾知其可以大用於世矣。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吾黨舍孔子又誰學也？教授魯之賢者，觀其所爲，可以因之而興起矣。今教養之具既已完美，學者於此，其務學乎？騁華不若居實，習驚不若敦讓。周旋俎豆之間，以舒其容^{〔一〕}；鼓舞於弦誦之風，以和其氣。他日有至海上而觀者，必曰：「何此邦之似乎魯也？」是役也，治錢穀出入者曰朱絃，治文書者曰張玉、戴從誨。

「一」以舒其容：舒，原作「詳」，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存誠齋記

金華蕭氏，衣冠之族也。曰思明者，在錢塘與余游頗久，余愛其言與其行之皆謹也。武夷杜先生篆其讀書之齋曰「存誠」，思明來徵文以爲記。余曰：先生善教人哉！人不能無過，而過恒生於意慮之所不及。故《乾》之九二雖處無過之地，而《文言》傳則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蓋謂不可自謂無過而弗謹也，能閑邪則誠存矣。聖人於德之正中者猶謹之若是，況衆人之未能正中者乎？夫誠者，天地之實理，人與物具是以生，初無有不存者也。有不存者，邪實害之。譬元氣之充於人身也，邪氣一攻，則元氣爲之動搖。故善衛生者，唯不使邪氣之得以乘其間也。而曰：「吾之體完以固，吾無用夫衛生之道。」吁！是亦不智之甚矣。昔者曾子之言誠意也，曰：「君子必慎其獨。」周子之言誠，則曰：「誠無爲，幾善惡。」曰慎獨，曰幾善惡，其皆本於閑邪存誠之言哉！思明其毋自謂言之已謹也，念慮之萌，人所易忽，宜尤致謹於隱微之間乎？

謹嚴齋記

錢塘方直卿靜謹而嗜學，嘗學《春秋》，取韓子之言名其讀書之所，曰「謹嚴齋」，蓋將以是而治身也。集賢直學士豫章揭公爲大書之，直卿又來徵言以爲記。予謂直卿亦知聖人之所以作《春秋》者乎？先王之爲天下國家，以人有欲而易亂也，制爲謹嚴之禮以爲之範防焉。禮也者，所以秩人紀而維持乎世道也。陵夷至于衰周，天王與列國君臣以先王之所以爲範防者，皆毀裂而棄去之，人紀於是乎大毀，世道於是乎大壞。聖人念周禮之不可以盡廢也，乃作《春秋》以捄其失，凡出於禮者皆入於《春秋》，故曰聖人之刑書也。夫謹嚴者，禮之體也。《春秋》捄禮之失，又烏得不謹嚴哉！君子之達而有爲也，則欲使斯世之人皆入於禮，毋入於《春秋》；窮而獨善其身也，則必使吾身毋入《春秋》，而入於禮。吾有君也，則事君必忠；吾有父也，則事父必孝；吾有兄也，夫婦也，則必盡兄弟、夫婦之道。吾一出言、一舉足，凜乎若聖人執筆臨吾前而書之。謹乎，嚴乎，不知《春秋》，吾何以知禮之所存者乎？雖然，重典不刑於治世，厲色不設於雅人。君子以謹嚴治身，至於動容周旋中禮，則亦無事乎《春秋》。

約齋記

錢塘陳子安治琴書之室以燕處也，將題其扁，而於余徵焉。余謂：「子名寧，字子安，是子之所以爲居者乎？然余嘗見世之狃於安者，往往委弛而驕肆也。委弛則隳事，驕肆則傲物，隳事而傲物，則易安爲危。君子於是有持危之道焉。譬之水也，爲之防以導之，則不至於衝決；譬之馬也，爲之羈以馭之，則不致於奔放。人身血氣之所爲也，血氣之欲無涯，能不爲之防與羈乎？故吾言焉，則有言之則；吾行焉，則有行之度；吾室屋以居焉，食飲以養焉，衣裳以服焉，衽席以寢焉，則有室屋、食飲、衣裳、衽席之節。蓋禮義者，人之大閑也。人乎是則安，出乎是則危。智者知其然，故常退然不敢以人之所侈者自處也」^{〔一〕}。人方恣睢^{〔二〕}，吾寧儒儒；人方多侈，吾寧顛顛；人甘履巇，則吾倚固而籍夷。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約謂不侈然以自放也。請名所居爲「約齋」，可乎？「子安曰：「善。」乃屬余記之。余因言，孔子之道至大也，當時門人莫不有得，而傳至于今者，曾子之學也。曾子之學，謹身而已。蓋萬物之理具於吾身，謹之於念慮之微，則可以充之於宇宙之大，又豈但爲身謀哉！子安靜重而闡敏。靜重則不移於流俗，闡敏則所知識趨舍而務學也。故爲之記。

〔一〕不敢以人之所侈者自處也；侈，原作「多」，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人方恣睢：方，原作

「力」，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遜敏齋記

學之於人，大矣。林林而生，蠢蠢而動，其初草木禽犢然。乃有秉德迪道，被服文雅，而美出於其間者，學之力也。昔者聖王之立極於天下也，蓋欲使天下之人皆會歸於有極，此學之所由起。至商傅說之言曰：「學于古訓，惟學遜志，務時敏。」則學之言昉見於《說命》，而為學之方亦未有尚於此矣。蓋人身者，血氣之物也。志不足以帥之，則驕怠矣。驕則易盈，盈則不足以受學；怠則易輟，輟則遂至於廢學。天下之善無窮，春秋代序，老冉冉其將至。不遜志時敏，則雖為學，終無異於衆人，且不自知而人於草木禽犢矣。海至下也，則能受百川之人；河江之流不已也，則能達於海而同其大。善遜志者，其海乎！善時敏者，其河江乎！彼歸涔而洋洋，潢汙而洸洸，又奚足與言夫海與河江。孔子，大聖人也，入太廟每事問。老聃、郟子、師襄之徒，皆不瘡於孔子，而聖人每折節而問學焉。其言曰「好古敏以求之」，曰「我學不厭」，曰「學如不及」，則聖人為學，亦不過遜志時敏而已矣，況衆人之為學者乎？虎林陸宗亮孔昭隱於市廛，能勤生以事其親，而心誠好學，雖處儻肆，常持書觀之。暇日則從縉紳先生質其所疑，見其文辭之善者，輒錄而識之。嘗以「遜敏」名其所居，而可以見其志矣。孔昭來徵文以為記，乃為繹其說以告之，亦因以自儆也。（以上《陳衆仲文集》卷八 周少川校點）

全元文卷一一七五

陳 旅 九

小蓬山記

史玄圃氏既作龍翔宮爲國家祝釐於無窮，因樹室其背以自棲，翕翼爽蹤，時燕時寢，鑿泉壤爲池，上積怪石，錯植卉木，象神山之在海中者，乃榜室曰「小蓬山」。蓋昔有有道之士曰孫君者，居大滌之山，嘗以蓬山名其堂。玄圃氏寔孫君玄胤也，其意若曰，善山視吾祖直其小者爾，吾祖不可復見，惟蓬山之常在吾目也。余嘗造其室，適春雨止，無他客，玄圃氏具尊豆，揖余面山坐，階下紺泉浮動，山趾芝岑，藥谷窈曲，青潤若耕耘五德，冲氣旁達窻戶，間有輕雲焉。當是時，世抱盡釋，物我兩忘，將不知泰山爲大，秋豪爲小，又孰辨蓬山之小大哉！玄圃氏曰：「子不欲小吾山耶？顧吾之所以爲吾者小也，則凡與我同處者，必以其類聚。山縱大，而樂與吾處，則亦甘自小矣。況有小之實者乎！秦、漢方士往往欲爲人主求其大者而不可得，吾又何小之嫌哉？」余曰：「玄圃氏真有得老氏

之道者，爲道日損，殆以小爲貴也。」是爲記。玄圃氏本餘杭世家，名景仁，字元甫，凝重簡曠，能詞章，被旨主洞霄、龍翔兩宮云。

江浙省題名記

昔在世祖皇帝之奠區夏也，衆建行省，分大臣以莅外服。民有疾痛愁結，仰而呼號，則天子股肱親摩撫而解紓之，故雖遐徼之氓，若在畿甸，承休光。此海宇之所以乂謐，邦基之所以丕鞏而彌昌也。江浙行省自至元二十六年始以江淮省并置于錢塘，總兩浙江東之地。尋又廢福建省，以其地屬焉。夫物大則制勞，務繁則理艱，土賦居天下十六七，則辦集之責殷矣。是故朝廷恒慎選勳戚大臣與猷爲之優著者，行中書于茲，厥惟重哉！至元後丙子歲冬十月，平章探馬赤罕、右丞忽都海牙、左丞雅安的斤相與言曰：「凡府署必刻官聯姓名于石，所以昭寵榮、列序次而鑒賢否也。矧今聖天子新治象于四方，命前中書丞相高昌王保釐東南，體隆數異，絢賁方岳，何可無紀？」乃俾其屬并考舊官名氏歲月書之，虛其左以容方來，俾校官陳旅爲文記之。旅以賤辭，弗獲，乃拜手言曰：「大臣之名，紀旂常，勒鼎鐘，豈其他在官者所可比哉？然而書于司勳者，疏逖之人有弗見也。刻于茲石，則斯民之具瞻繫焉。知遠者視邇，測往者驗今，觀所以繫斯民之具瞻，則可以知司勳之所書者矣。」

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題名記

皇元既壹宇內，以東南財賦足以裕國用矣。乃以故宋水衡少府之所有，與其宗室之所私具，大臣之嘗籍入者，設官掌之，以備宮壺之奉，而天子得以致孝養焉。至元十六年，始立浙江等處財賦總管府。二十六年，改江淮府。至大元年，始立江淮等處都總管府。至順元年，復立焉。大抵財賦之隸東朝者，不總于大農，而使數官歲集楮泉三百餘萬緡、米百餘萬石於江淮數千里之地，其責亦劇矣。苟非其人，不瘵厥官則瘵夫民也，可勝言哉！於是朝廷恒選有清裁者而用之，或由憲臺而遷是官，或由是官而入憲臺，其秩數優崇，隱然列郡之上。故莫不益自飭勵，以究夫底慎之道焉。都總管劉公敬，同知公乃顏帖木兒、張公謙，副總管公木八刺沙、曲公禮，經歷郭君抑，照磨王君德良相與言曰：「官聯姓名，宜有所記，以章示于無窮。今行御史臺治書禿魯公長茲府時，有是謀矣。久而無作，可乎？」乃琢貞石，并舊今官名氏歲月刻之，庶來者得嗣列也。

王經歷惠政記

古者諸侯之有土也，用其國之士以治其國之民。士與民群然而處也，終其身至于子孫相與也。

利害之慮侔，忻戚之情通，一旦得有爲于群然者之間，不過以己之所同欲者聚之，以己之所同惡者去之，士亦何有於民哉！井田壞，封建廢，士始有不得仕於其鄉。而仕者率三歲代，視其民若寓舍子，漫不爲意，而況勢有所不得爲，與其才之不足以有爲者乎！嗚呼！斯民之所以德夫拯己者而弗忘也。延祐中，計口食鹽之法行，郡邑務迎合，不復考實，所賦越人鹽筴贏於大男大女吾子之數，歲積贏又悉責寡民庚之，民不勝病，死徙者衆矣。泰定中，總管王公克敵上其狀行省。既而王公遷兩浙轉運鹽使，于公九思代守越省。檄新總管與轉運使議，咸謂贏筴難盡除也，宜積損以寬民力。而沮是議者，以謂列郡計口有成籍矣，柰何損之。王君止善時爲轉運司經歷，毅然言曰：「民口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顧重改成籍而輕棄民命！且夫蘇、杭商旅之所集也，使郡口會，蘇、杭未嘗會也。移越贏筴散諸商旅所集之地，不亦可乎？」於是議歲捐越鹽五千六百餘引，引四百斤也。亡何，王公除湖南廉訪使，後轉運使又力排前議，且以語侵止善。止善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願解職去。」丞相答剌罕公聞之，亟遣人留止善，議遂定。滿秩，遷漕運府經歷。初，越米之人海運者，歲爲石十萬有奇。越城距海十八里，大艘不得抵城下。漕府豫檄有司，拘民舟以備短送，程期峻急，榜篋滯及非辜。仰舟爲衣食者皆失業，無舟者轉僦以紓禍，僦直視他時數倍。吏胥又並緣爲姦利，米既及海，主海艘者難之，久不得瀉，且有折閱之患，民困甚矣。止善悉列其弊曰：「官不有顧舟工價乎？何獨變通此而爲是紛紛也？」遂俾海運戶以官所給錢自雇舟用之，越人自是無舟禍。止善，越之諸暨人，其仕於轉運、漕運也，皆足以及其鄉，所謂勢有所得爲而才又足以有爲者也。昔之君

子，視天下之人猶同室也，至於父母之邦尤惓惓焉者，非私也，厚於其所當厚者也。越人既爲止善刻石郡中，諸暨父老又求余記之。止善繇憲掾，歷轉運、宣慰、行中書掾，以至爲兩經歷，具有勞於人。而惟越人再刻石紀之，其心亦若止善之於越人也。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越亦多賢矣乎？止善名良，明秀敦重，又善學，能爲文辭云。

嘉興路總管府架閣庫記

古者營室中則始土功，在營室之東者曰東壁，天下圖書之府也。夫衆物之麗乎室者，莫非日用之所需，而獨圖書之府著象室東，豈非以是爲有國有家者之所甚重而不可後歟者歟？蓋上古之世，民氣樸厚，以結繩治之而有餘。包犧氏作，世寢不古，非書契不足以坊民。況又後世風降習媮，矯僞日滋，一失據稽，將奚足恃以爲治？此天所以蚤示法於後世也。嘉興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唐棣言於其府曰：「天子以六合爲一室，凡郡邑、戶口、錢穀、刑名、造作之類，皆朝廷事也，載諸舊牘者，必有度宿之庫焉。嘉興，浙右大都也。兩至元之間，所積成案十萬五千有奇，簿曆萬三千九百有奇，皆無所於藏，散處府廊東西樓及經歷司之旁屋，風雨之與仇，蟲鼠之與儔，猾胥邪民得以廁其姦謀。而氓廬比聯，煬炊焯如，萬一顧府，容有周人宰人之出書乎？宜亟求空爽之所作架閣庫，今立成猶已後也。」府以其言上之省，省視之，乃度地府東，縱百九十赤，衡廿有八赤，創庫若聽

事、若房、若門，凡有十五間，縻楮泉萬五千七百五十緡。經始於至元丙子之冬，明年夏成，用納於官，後止於備，陶堅斧良，締構嚴績。於是悉聚散處之牘，年秩月次，標識牘列，徵索有彙，啟閉有節，叢爨弗鄰，地自爲守，照磨可謂克盡其職矣。而其言則曰：「茲役也，達魯花赤暗都刺、總管和元昇、同知忽都牙、治中金山、判官麻哈林林、推官李椿、劉好禮、經歷逮瑞、知事楊守謙等共樂成之。而任程督者，則嘉興縣尹楊某也。吾何力焉！惟是興造歲月不可以不紀，乃致書幣來請記。」余善是庫之作於水昏正也，既得其時；位於府之東也，又得其地。藏牘所以定民也，而役不勤乎民；定民所以事國也，而財無甚費於國。可不謂之克盡其職者乎？照磨字子華，吳興人，韻度清美，以辭翰名世，然實長於政事。屬歲大侵，饑民甘有二萬，餘郡振之不足。子華請以給孤老贏糧萬二千七百餘石，贏鈔八十萬餘緡益之。不得請，則規米爲粥，日於僧寺食之，此又足以見其及於人者矣。或者他日掌圖書秘府，以所知古今得失之迹，民生休戚之故，從容爲上言之，則人又將大受其惠。

長洲縣宣聖廟學記

郡邑必設學以教其人而治之，徒制人以法而不納民於道，非善國也。唐武后時，以吳縣大，治有所不及，始割縣北境置長洲縣，而未嘗建學，是時豈知教之爲足尚哉！宋世主學事者，嘗假並縣浮圖氏之室以爲學，則亦未有類所矣。皇元既一六合，乃興起學校，以崇化基，天下莫不嚮風。而當時

邑令以浮圖氏之室既不可久假，遂即長洲驛舍爲孔子廟。大德六年，縣徙麗郡治。明年，移驛材構縣，故址痺隘簡陋，師弟子登降周旋相盪摩，又無所於休，不足副國家右文之盛心。郡人陸德原顧而嘆曰：「長洲爲吳鉅邑，自唐至今六百餘載，而廟學若此。吾雖非其民，而與民同郡。況吾學孔子之道者也，道有不同者乎？幸而席先世貲產，足以供上之賦而具衣食於吾私矣。於此而用其贏，不亦可乎？」縣長官元童等聞而喜曰：「是能紓吾責者。」益以禮勸成之。於是筮吉日，除吳故縣治地，築長垣周之，前起禮殿，闢黃庭穹門，翼以邃廡，後爲論堂，爲兩齋，爲庖庾，凡所宜有者以次皆爲之。材必良，工必差，規制嚴壯，而工作堅慎，浙右邑校，蓋未有能勝之者。又屬名工凝土爲先聖、四侑、十哲之像，而繪群賢於從祀之位，道德之光，宛其在此。至元再元之三年某月經始，明年某月告成。觀者咨嗟，謂世之人率罄其所有以爲老佛氏之宮，今亦有爲是者乎！德原又以爲學雖美，而歲入不足以養士，則徒爲是虛器，乃又以田如千畝爲學田以入之。五年秋，旅以國史之命如京師，道出吳門，邑之人士來請記。辭弗獲，乃與之言曰：古者鄙庠術序與二十五家之塾，皆所以教其人也。今長洲之民遠處郡郭外，而設學於此，無亦不相及乎？抑聞之，士者，民之秀也。秀民雖生窮鄉，不能自局於耳目所接之近，故必游通都名城，以充廣其所學。而姑蘇爲郡，當東南大道之交，而名士大夫之所集也。邑人之來此者，出而有見聞之富，退而講道藝於其學，學成而歸，則以美德著於其鄉，必有觀感而企之者矣。一鄉得一士，猶足以善俗，況多士哉？子皆邑之秀士也，能盡美其身，以歸表於其人，庶幾建學者之意歟！《詩》云：「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吾將見長洲之士，烝烝然起於

田野之間矣，是爲記。德原字靜遠，篤慎而通練，蘊抱美器而退然不自表襮，今爲徽州路儒學教授云。

〔一〕縣長官元童等聞而喜曰：官，原作「宮」，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二〕以充廣其所學：充，原作「克」，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雪所記

中書左司都事李君仲賢治琴書之室於所居之南，因以晤賓客也。室無斲雕藻繪之觀，以素楮承塵，而旁施于四壁戶牖。人是室者，晃然如在雪中，乃題室曰「雪所」〔一〕。至元再元之五年十有一月五日，雪初止，余適至其所〔二〕。客有問於余曰：「冬者，民隩之時也。仲賢顧欲所乎雪，何哉？」余應之曰：「子不見夫綏綏而下，璀璨而集者乎？山川、原野、城郭、邑屋，以至荒絕無人之壤，未嘗有不被拂焉。而濫瀦焉，而穢黝焉，而莫名其類者，皆轉而爲瓊瑤之田，珩琪之圃，是能以皎皎潔潔而變乎世之汙濁者，雪何負於人哉？且玄陰塞乎九壑，微陽錮乎厚坤，層冰嵯峨，凍木僵立，於斯時也，山澤之氣盎然上行，散爲大雪，散爲飛霰，乘迴風於曲戶，映明月於廣榭，有以見陰陽之和，致五穀之精，著見於閉藏之日，所謂豐年之兆，而太平之象也。雪何負於人哉？仲賢以明粹之姿，清白

之操，踐敷華要，及物之志行矣。今處學相之地，前履政路，以皎皎潔潔而變夫世之汙濁者，不在仲賢乎？佐天子，贊大臣，變理陰陽，以登豐年而致太平者，不又在仲賢乎？然則雪何所不止，在茲室止，余惟是所之不大也，而客以爲疑。」仲賢聞而笑曰：「子之言過高，非吾之所知也。雖然，不敢不勉也。幸爲我記。」因書與客言者，識諸壁。

「一」乃題室曰「雪所」：曰，原作「四」，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二」余適至其所：適，原作「遍」，據

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貞白庵記

道家相傳，謂漢時張天師繇江南龍虎山入蜀，鍊大丹于鶴鳴青城之山，感老君來授其道，開二十四治，以正一法錄厭伏鬼物之爲人菑者，立石象天地日月，以誓之曰：「石天地運，石日月明，汝則復出。」鬼物之族，皆謹受誓去，不敢更爲人菑。蓋千有五百餘年，而蜀人大殘於兵，冷氣充盛，向所誓者往往乘之以興。至元甲午，龍虎山汪君集靈以所傳之正一秘規，復二十四治以治之，乃作貞白庵于青城以居。十年，遠近皆知求汪君，人以所苦來告，則立禳除之。於是見者輒敬拜，謂是漢天師所使來者。汪君出入郡治^{〔一〕}，茲庵則其凝道之恒所也。庵以石爲址，以茅爲宇，若覆瓮然，前爲戶，東

西爲牖。青城三十六峰與上皇、大羅、六頂、丈人諸山森秀環列，老人村與麻姑諸洞皆在傍近，其地最勝。吾聞諸蜀人云。仍改至元之元年，嗣天師太玄子期汪君會京師。明年春覲，上錫嗣天師璽書褒嘉之，又以汪君能用其道寧蜀人也，賜號太無貞白靜明玄昊真人、青城諸山正一宗主，將遂屬余爲庵記，以刻於其山之石。昔者禹平水土，水怪之類皆有其法。吁！何其仁之至而智之周也。秦、漢以來，官失其守，而崇山厚林，物或麗之。有能於此去其厲於民者，則亦君子之所願聞也。聖天子既錫真人義號，復使之還治其舊，其古先聖王之所以用其心者乎？雖然，真人以貞白名庵，非以是自居也。貞，欲守之敦也；白，欲履之純也。守敦則神完，履純則天全。惟貞惟白，太無之宅；惟白惟貞，太無之庭。人乎太無，鬼神不能窺其室廬。真人蓋陶貞白之儔歟，抑造物者之與遊也歟？

〔一〕汪君出人郡治：郡，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群」。

秋亭記

余識杜君企顏，於其從弟德明氏之館。企顏樸茂，喜讀書，未嘗有紛華之悅。一日，出李昭文所書「秋亭」二字謂余曰：「故燕城南偏多隱壤，吾宅在焉。秋亭，則吾圃中之小亭也。清泉流其北，廢壘峙其南，若山然。吾仕而歸，則服勤於樹藝之事，臨流濯足而休于斯亭，則與客論遺經以究理義之

輿，或對酒雅歌吹簫，以寫夷猶之悰。亭無時不宜，而獨以秋言者，則以爲京師之名園美苑、佳花勝卉，皆有力者之所能致，而花卉盛時，車馬日集，則又皆富貴者之專賞也，吾不得與焉。然而秋風搖落之餘，園空池冷，游者亦無所寓其目矣。顧吾亭前之松檜，則鬱乎其青；亭後之竹，則猗乎其綠；丹楓緗菊，又錯出於其左右，是吾亭於秋而獨宜。蓋貧賤之所遭，恒不足於暄妍之姿；而富貴之所樂者，曾不足以禦夫霜日之變。故吾雖不得於彼，寧甘處吾之所能有者焉。此名亭之意也，先生幸爲我記之。「余惟秋之爲言收也，天地之成功載焉。《豳風》之詩，不以正月首章，而數以七月言者，所以虞卒歲而謹始於此也。世之人當春夏之時，亦有涼秋之思者乎？企顏所居，有金源氏之遺址，蓋昔日繁華之地也。庸詎知後人之因其寂寞而爲亭，以玩其秋乎？企顏之以秋名其亭者，其所思者遠矣。企顏名師孟，今爲方城主簿云。」

陳高士壽藏記

陳高士預爲歸藏之所於信州貴溪縣之三坑李墩，使人來言曰：「吾百歲之後，子必誌吾墓。與其誌於我所不見以示乎他人，孰若即今誌之，使吾與人皆見之也。」余不得辭，乃爲叙其大較，爲《壽藏記》云。高士福州之長樂人，祖冕，咸淳名進士。父實翁，母高氏，第三子名自誠，字物初者，高士也。八歲入學，驚敏異凡童。有日者策其生時所值之六物，謂是兒方外人，年三十六當見天子。龍

虎山之太上清宮，其地衍奧而冲謐，高蹈之士多託跡其間，閩人若陳公義高、張公彥綱、王公禮翁皆其宮之傑特者也。張公家長樂，知陳氏多賢，以書來求宜爲弟子者。高士年十七，聞之欣然欲往。父母不欲其遠去，又重違其意，姑俾至福州城西之東冲虛宮。冲虛宮者，五代時仙人王霸故宅也，有白龜泉，泉上有龜歸亭。高士居七日，鬱鬱不樂，指龜歸亭曰：「吾他日過此，今決去矣。」衆皆笑之。遂去，遊上清宮，見張公於宮之崇禧院，公使從李則陽受學。大德九年正月元日，度爲道士。延祐七年，嗣天師太玄公以高士入覲，時年三十六，果符日者之言。名卿士大夫愛其清白，皆爲文章贈之。及歸，遂居冲虛宮，龜歸亭之言又驗矣。泰定元年，復侍嗣天師來朝。三年春，制授靈悟玄寧文泰法師、泉州路報恩光孝觀住持提點。元統二年，奉表至京師。明年，有旨使持節還祠京師。仍改至元之二年，召嗣天師，高士又從之，制仍提點光孝觀。明年，制授至正元嘉文泰法師、教門高士、龍虎山繁禧觀提舉知觀事。是年夏病，因自念曰：「吾以貧出家四十餘年，夙夜畏惕，不敢毫髮侈肆以負成吾者之意。又數奔走道路，與接世故之不得不在己者，亦良勤矣。今吾病作，其亦可以少自紓乎？」崇禧傳序若張公與李公謹修等，皆高士師祖也。昔李公作繁禧觀于溪上，高士因築室其西曰「清暉堂」，堂前築亭曰「回鷗」。至是，悉屏去人事，闔戶靜坐移日，或至夜半。或鼓瑟、讀書、賦詩以爲樂，或馮虛亭，或步溪渚，撫雲霞而搴芳草，不知白日之將晏也。嘗語其弟子曰：「吾字物初。物之則弊，而爲物之初者，不與之同弊也。其有弊者，吾亦未如之何也已矣。雖然，是物也，吾託之以生於百歲之久者，又烏得無情哉？嚮吾祈爲於李敦者，亦以得夫是物之弊也。故所以虞燥濕而謹閉藏，

至矣。又作歸雲之室於旁，近有田，歲收米百九十斛，分而四之，以入上清宮^{〔一〕}、崇禧院、繁禧觀、歸雲庵，所以厚吾之所自，而及吾之身後者，靡不具矣。汝等宜體吾志。」弟子周成大等識其言唯謹。余聞古之王公，豫爲送終之器焉，與所謂歲制時制者，皆不以蚤爲諱也。蓋有始則必有終者，理之常也。制事於未然者，君子之能成其終也。慮不足以周其身，則事之有未備者，不鮮矣。高士事師能盡其道，去家雖久，歸而執親之喪能致於禮，他所爲又多可稱。至於爲乎此也，則平生之所欲爲者，將無有遺之而弗爲者矣。

〔一〕以入上清宮：宮，原作「室」，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義莊記

寧國儒學教授丹陽蔣鈞公秉，長厚而上義，余與游久，益謹之。比公秉謁選京師，將還，與余言曰：「士之仕也，將以施其及於物者也。吾之仕，計不足以遠，今亦爲吾之所可及者而已。我本同邑洪氏子也，幼喪母。桐林蔣氏以吾爲子，鞠而教之，使粗克樹立。不知身之出洪氏也，蓋蔣氏父母之卵翼吾也至矣。先人既即世，稍有爲我言者，及求得洪氏父於他所^{〔二〕}，養之三年而亦卒。徬徨天地間，皆無所爲孝矣。今年六十六，有二子、五孫而曾孫，田園足給衣食。顧洪、蔣二族多困乏不自

聊者，此豈非吾之所可及者乎？二族雖殊，實皆切於吾身，又烏得不皆及者？向嘗賑其甚貧者矣，慮非恒久之計，則節縮日用，專積之以買田千畝爲義莊，立祠堂縣北之石羊里，以祠吾之所宜祀者。旁爲屋，以受乎畝之人。用其人具歲時祀事，餘以廩二族之衆，喪葬嫁娶悉資之。擇二族之賢者各一人，掌其出納。吾之黽勉以爲此也，蓋欲無負洪氏之生我，與蔣氏之所以子我者。執事幸記之，庶吾子孫之勿敢變也。」余惟先王之時無窮民，五家爲比，使相保也；五比爲閭，使相愛也；四閭爲族，使相葬也；五族爲黨，使相救也；五黨爲州，使相調也；五州爲鄉，使相賓也。夫比、閭、族、黨、州、鄉之人，不必皆親也，徒以其地之寢近，得相爲謀以恤其患菑。況二族之切於一身者，其可漠然視之如塗人乎？以是言之，公秉之施於洪與蔣也，情誼當矣。烏虜！甚矣，民風之日涼也。視利所在，輒仰拾俯取，不肯遺一毫於其所親者，比比也。觀公秉所爲，必有感其良心，而敦族之風興焉。若然，則公秉之所施者，未嘗不及遠也。後之人，其毋貪毋嗇，以共保義莊於無窮乎！公秉之義既足以範俗，則部使者與其守令能不爲之主張而綱維乎？使人人皆知其所當及者，則《周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雖不必行，而民之窮者亦寡矣。是莊規模，大率效范文正公，其給予之目，則詳載于碑陰云。

「一」及求得洪氏父於他所：所，原脫，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補。

平江路歸元興國禪寺記

姑蘇人曹聚因余友俞伯康見余而言曰：「吾世居長洲縣之武丘鄉，曰歸元興國禪寺者，吾家所創也。吾父諱如理，母張氏，皆儉勤以治生，貲殖日殷，而皆嚮慕佛乘。吾父以至元十八年爲病，多禮文殊五臺，有奇應，遂遊京師。會世祖皇帝度僧，得賜僧牒以歸，乃入虎丘雲巖禪寺，從雲夢南禪師爲弟子。吾母亦去爲比丘尼。伯兄法珙從父祝髮，仲兄實蕃如伯兄，而受業於竹房開師。聚既如兩兄，復念曹氏之不可以弗胤也，還爲民，有二子矣。昔吾父之在虎丘也，歷小大職掌，苟可以致其力者無不爲。若其寺之佛殿、千佛閣、御書閣、寶塔、藏殿、庫堂、浴院，皆以私錢營繕之。人多其功，於是有不悅而嫉之者矣。吾父歎曰：「夫出家者，所以求離乎此也。今真身群嫉，孰若事吾佛於吾之地乎？」歸梅林故居，綠野迴秀，流水旁繞，其地冲爽，以居佛誠宜。乃攻石累土爲大殿，夾以長廡，敞以重門。法堂、佛閣，高廣唯稱；栖闌、井藻，金碧相錯。寮曰前資、曰老宿、曰退居，與役作者之舍^{〔一〕}，以及庫廩、庖湏，皆爲之。置良田三十餘畝^{〔二〕}，爲寺恒產。既又曰：「地非人不重。聞中峰海禪師實禪林所宗，爲寺初祖，則地望重矣。」俄而吾父示寂，兩兄與吾闢方丈之室，以遺言延海師來居。延祐三年，天子降璽書爲護持，於是卓然爲中吳一鉅刹矣。兩兄後皆化去，吾夙夜惕焉，猶懼先志之未繼也。既力完其故，復建鐘樓、藏殿、觀音殿、後閣、東西方丈、衆寮、照堂、行堂、賓館，且過寮

暨諸室屋，益以良田二千餘畝。又置廨院城中，凡寺之所未備者，至是靡不備矣。經始於大德三年之春，訖工於至元再元之夏。吾父子所以爲此者，以生長安樂於太平之世，皆上賜也，藉佛力以爲報，則吾小人心也。願先生記之，庶來者知吾寺之不徒作也。「余惟釋氏之說，固足以動人。然能爲浮圖，起大寺，市大田，類皆世之王公有弘力專勢者爲之。否則其人能堅苦遲久，積衆力於萬千之徵，而後有成績焉。理師奮起編氓，而克濟登茲，可謂有過人之才矣。以若人而用之於世，授以古人已試之法，以施夫所可爲之事，其效詎止若是之爲哉？曹氏父子、夫婦、兄弟於其所固然者，皆舍之以從事於佛，其亦難矣。使若吾黨之士，因其日用之常，而加以力行之功，所至又何如？聚既滋髮以嗣續其世，而復拳拳於其父之所願成者，其心又益可念也已。烏呼！余之書乎此也，其亦有所感夫！其亦有所感夫！」（以上《陳衆仲文集》卷九）

「一」與役作者之舍：役，原作「後」，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置良田三十餘畝：十，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千」。

崇善堂記^{〔一〕}

崇善堂者，宋郡馬蘆匯黃居憲之所肇建，元節婦陳氏之所增修，以爲退休之所也。始陳氏寡居，

年二十九，姑老而子幼，門衰而援弱。陳氏抗節自誓，易難甘苦。養其姑以天年終，擇地而葬，而夫附焉。子娶士族，女嫁爲士人妻。內外事畢，凡三十年，而陳氏亦老矣。一日，若有感于中者，恨恨不已，進諸子命之曰：「吾與汝等俱不幸，汝父早世，吾又不死。然庶幾無憾者，以汝祖母待我而安，汝等得至有今日也。或謂佛氏之教，能爲之者獲福，吾不能必其信否。吾但爲退休之所，託佛以事之，聊以塞吾暮年之感，毋乃不可乎！」皆應曰：「諾。不敢違命。」於是即崇善堂增修焉。堂直屋西百步而近，乃居憲之舊址。居憲望族也，偕郡主趙氏卜葬永壽寺東之烏巖山，遂建堂于蘆匯以奉祀事，後弛兵燼。陳氏夫，居憲六世孫也，故因而築之。蠢易而堅，撓除而隆，申以燕室，蔽以輔廂，雖架度不必高深，而堂奧有限矣。其所爲費，皆用私錢，不以累其子。又買田二十畝，爲後來守視者之計。既皆成，卜日而處焉。陳氏弟兩峰先生德永，用行御史察舉，補官白石精舍，與旅有斯文好也。以婦翁李孝光書抵京師，請旅撰記刻石，別屬揭公溪斯書，達兼善篆蓋。旅既發書，歎息言曰：賢哉！陳節婦也，而德四焉。夫死不易天，信也；姑老而不失餐焉，忠也；訓育子女以有家室，慈也；老及而退而託於佛，成功不自有焉，智也。信以達守，忠以盡孝，慈以率義，智以遠貧。夫有是四德者，可以勸勵風俗，不可不記。《詩》曰：「淑慎爾止，不愆於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節婦有焉。旅聞陳之先，出自宋諫議大夫忠肅公瓘。陳夫黃之先同出壽雲，始祖閩尚書懋，咸有世德，故節婦能自立如此。節婦台黃巖人，夫同里，諱子毓。庶子曰本中，仕學正；本禮；本善，仕教諭。長孫曰應卜，仕縣尹。皆以明經舉云。（臺灣影印本《台州府志》卷七四）

「一」題目代擬。

安晚軒記

元統三年二月庚申，文素仁德誠明真人孫公，作軒四楹於佑聖觀之東北。檐牖豁疏，几席清晏，列圖書玩好之物於左右，將於是老焉。三月丙午公生日，時年七十，諸孫薛羲等繪公像爲壽，而請名其軒曰「安晚」，以公命來徵記。其言曰：「公承累朝寵，命主延祥、佑聖兩觀，兼領杭之道教幾四十年，未嘗以爲榮。煦養徒衆，惠愛如一日，未嘗以爲德。及建延祥於變遷之餘，而崇殿廣閣，穹門邃廡，與凡室屋、園田、水石、華竹之屬，無不善備，未嘗以爲勞。杭爲東南大都會，官于茲者，多貴人大官與天下之名士大夫，則皆與公雅游，情誼雖篤，未嘗以豪髮事干焉。佑聖祠玄武神杭城，有禱必應，蓋亦由主祠者精誠所萃，有以格玄靈而導嘉貺也。是軒之成，故皆喜而言曰，公雖有意知足止之道，亦庶幾安乎所居，以遲高年於無窮乎。幸爲文記之。」夫人精神強則足以極思慮之微，氣血盛則足以任勞動之劇，顛危困厄，常相遭而相角也。及夫齒髮既衰，役其心則神瘵，馳其形則力敝，視聽言動，一或過于用焉，則病矣。故必有以寧其身而無擾其真焉，譬元氣發宣于春夏，而斂藏于歲莫也。萬物于是乎處天地之房，而蜡以息老，所以服勞而順物性也。孔子安老之義，其有異于此乎？雖然，欲安者，人之同情也，而人則有不得然矣。蓋天下未有不爲其事，而能收其效者。足以有爲之

時，而弛然無後日之虞，窮力以行險，而欲求安宅之歸，若是者，吾知其無所于休也。然則其必有道之士，而後能安于晚乎？真人總道紀吳會，纍勤積慮，亦既久矣。而凡經營彌縫於延祥、佑聖者，皆築安晚之基也。況夫以約素自持，而接物于泰和之囿，酌酢一世，而未嘗爽其初心，則其所以爲安，又豈晚而始然也？（清光緒十六年本《兩浙金石志》卷一六 周少川校點）

全元文卷一一七六

陳 旅 一〇

坦齋銘

王道平平，既錫汝極。遵道而行，乃即安宅。利欲之岐，車覆馬踣。孰爲險夷，顧我攸迪。小人物役，自底戚戚。惟幽而貞，獲履之吉。

爲楊友直製木笏銘

辨良材，審度正。手有容，德之柄。慎毋忽，持以敬。立明廷，對休命。

尊己堂銘

金尚書築爲新安汪氏名，朱文公爲題其榜。

林林生人，玄精之凝。自頂及踵，天命流行。君子之身，敬共奉承。曰惟事天^{〔一〕}，動罔或輕。公卿父兄，出入攸事。至於使民^{〔二〕}，亦若承祭。無所不敬，尊己之謂。偃然自尊，反失良貴。擁金如坻，高位以娛。亢身爲侯，衆怒射之。匪德之尊，其尊爲危。所以謙者，莫踰其卑。先獻顛顛，汪氏之軌。尊己繫何，非己之己。載瞻華榜，思我朱子。神蚪登天，遺蛻在此。維汪有孫，作堂言言。雲屏之山，峙其後前。豈構之復，訓迪厥先。爾冠爾裳，毋墮而天。

〔一〕曰惟事天：事，原脫，據澹生堂本、《永樂大典》卷七二四〇補。 〔二〕至於使民：句前原衍「之」字，據澹生堂本、《永樂大典》卷七二四〇刪。

勤耕亭銘

并序

富州民鄒福，少時與人傭耕。及事文監揭先生，始知學，在京師，久學益力，能爲詩。又從奎章閣授經郎林希顏學國字。業成，將受校官去，乃來言曰：「吾本黎塘里田舍子也，雖竊有志四方，然

還里日，不敢舍吾耒以嬉。太常博士趙公爲篆「勤耕」二字扁吾草亭，願得一言識之。」余善福之能不遺其本也，爲銘曰：

古者四民，惟農爲良。烝髦於農，不于工商。世靡耽逸，浮末滿國。乘堅策肥，不稼不穡。有處民畝，輟耕而歎。或興于茲，耻言其端。民有鄒福，樸野不飾。曰吾世農，況我傭力。我行四方，我思黎塘。手雖釋耒，而心弗忘。靈雨纚纚，黎塘多水。下田種稂，上田種秬。福雖遠游，亦時歸休。序乃良耜，飯乃大牛。有屋其翼，耕倦則息。亦有鄰叟，爰憩爰食。聖皇乘乾，歲歲有年。擊壤且歌，樂堯之天。

尚德齋銘

并序

汝南蔣完子成有志爲學，武夷杜先生名其齋居「尚德」。孔子曰：「尚德哉若人。」謂南宮適贊禹、稷，貶羿、奭也。孟子云：「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子成能學顏子之學，則得其所尚者矣」。銘曰：

人各有尚，士尚者德。德人之心，衆善攸宅。著之躬行，則道之迪。措諸事業，則物之澤。窮而顏淵，達乃禹稷。顏何人哉，我則矜式。曰高必躋，曰遠必適。彼言亦言，彼服亦服。始閱其門，終造其域。德崇於身，人反我則。吾銘匪躬，願子毋斲。

〔一〕禹、稷、顏子：子，原脫，底本有小字校補，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補。〔二〕則得其所尚者矣：句前原衍「乎」字，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刪。

蘇御史畫像贊

允矣君子，維國之楨。心夷體莊，色澤氣清。學古以仕，才達德成。有莪豸冠，肅肅在廷。讜言嘉猷，本諸遺經。儉人斯聳，善類以寧。乃究百庭，以承休明。群瞻顒若，威鳳景星。願弘厥施，介福永貞。

李惟中太常攝禮儀使畫像贊

清廟顯相，天光蟬嫣。燁如卿雲，奉日周旋。威儀孔度，雅德式宣。君子之身，禮樂載焉。尚弘厥施，以賁八埏。

漢方聖公小像贊

聖公名儲

漢方聖公，宅歛之東。學原孟易，趣極窪通。公車颺言，京邑擊蒙。德慧術知，神明與同。郊丘告徵，以欺疑忠。忿世之濁，去而上翬。臯禽飄颻，有非者從。如彼雲氣，游乎太空。落月照野，臨黟故封。俾爾孫子，晤瞻冲風。

寧節婦傳

寧節婦者，故太尉魏國寧武宣公之子婦也。公孟州河陽人，財勇，善騎射。至元中，從淮安忠武王平江南有功，朝廷以吳門爲海要衝，俾以其軍鎮吳，因即居之。公保境輯民，子孫世食其德者。第三子曰居贊，爲樞密院斷事官，娶獨吉氏。獨吉氏，肅慎右族，總管揚州路禮之女，所謂寧節婦也。延祐初，斷事公卒于官，獨吉氏方盛年，子女皆幼。自京師扶柩數千里還葬河內，抱孤兒舍墓下三年。還吳，遂不復設簪珥美服於其身，每痛自念曰：「吾爲寧家婦，不得事吾夫以老，吾猶能使子有立，女有從，寧氏之祀弗墜，舍是吾無所事於世矣。」乃身先儉勤，推之以及家人，臧獲衆多，莫不感服受事，毋敢有弛肆之心。自祖禰薦祭，宗婣慶弔，至凡施於內外者，具有矩度。長子九思早世，則撫

其孤而教之；仲子九齡嗜學，則使之人國學以就其所業；諸女皆擇名族嫁之。總管公與其夫人年八九十猶強健，皆迎致就養，篤盡孝道。其所爲蓋世之婦人有未曉者，獨吉氏能之，固天性之美，抑本于其父母之賢哉！部使者用父母言聞諸朝，於是表其所居爲貞節之門云。史氏曰：先民嘗言，配匹，福之原也。寧公客死子幼，其家之存幾何！一瑩整祗節礪行，遂扶樹其已危者而終存之，用貞白之風，振衰末之俗，則又不但能存寧氏而已。君子於此，其亦有所感夫！九齡嘗從予學，九思之子曰矩。

節孝段氏傳

保定易縣魏德義之母段氏，年十六歸于魏，生德義，三歲，其夫從軍，伐宋攻襄樊。襄樊城堅，不即下，朝廷調兵急，魏與段訣曰：「親老子幼，而吾實身矢石之下，即不還，汝能事吾父母，使吾子成人，不絕魏氏之祀乎？」段泣不忍答。後果樁還，乃哀毀執喪，以死自誓。治女事以養舅姑，使安焉以老，如其子之在也。鞠遺孤使茂焉以長，如其父之在也。舅姑皆年逾八十以終，而德義、馴行、孝謹三子俱壯，子又生子矣。段臨歿，謂德義曰：「自吾受汝父之託，廩廩然唯恐吾力弗任，以負而父。吾今而後，可以見而父地下。」里人咸稱爲節孝段氏。陳旅曰：先民有言，妃匹，福之原也。魏氏親老子幼，身死行陳，得禍烈矣。而其父母卒安樂以壽終，子孫衆多，而其家日殷，豈非段氏能爲魏氏

之福乎？

三孀傳

相人李柔母陳氏，夫歿時年方盛，誓不食他姓。常自念曰：「吾舅姑老而哭子，曷爲而使之無傷其心。」乃日夜務女紅爲養，家有亡，不使之知。舅姑曰：「婦，吾子也，吾子不死也。」遂皆安樂以壽終，附於身、附於棺者，皆無有悔焉。陳氏子長某，次柔。柔兄蚤世，嫂王氏年廿四，無子，鞠前婦子如己子，義如其姑。王氏有女，嫁未幾亦寡，義如其母，里人遂稱爲三孀云。陳先生曰：夫死不嫁，人道之常，無足異者。後世於千百之中得一二焉，於是任風化之責者表而異之，以爲千百人之勸，而媮風不衰也。三孀出於一家，則千百中之所絕無者矣。變風十三國，獨衛共姜有自誓之詩，而其言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共姜之母，非所以爲教矣。然則李氏婦姑子母之具美，其不可稱道哉！

（以上《陳衆仲文集》卷一三）

玄壇祠碑銘

有序

軒轅氏以神明制天下，嘗戰蚩尤于涿鹿之野。其時將兵，類非常人，世傳玄壇大神，蓋將也。又

謂大神本水、金二氣之精降而爲人，秦時修道終南山中，上帝召爲神霄之官。又謂漢天師鍊丹龍虎山，嘗請於帝，命大神守丹，故又隸天師之正一玄壇，得賞善罰惡之柄焉。大抵神變不測，要不可以迹求之也。杭州大開元宮有祠在宮門東，祠中爲壇，植木凝土，爲立像其上，又爲神虎其側，望之凜然有生氣也。至治元年十月，火夜起宮西民舍，遂踰宮中。郡侯于公九思與主宮事真人王公壽衍亟救不克，惟外門存。黎明，見大神屹立外門之外，神虎在于河濱，觀者駭愕，以爲夜半倉卒，人自救不暇，安得群有力者昇是以出？況植木入地之難遽拔也。既又於爐灰中得木主帛幡，與凡供奉之器，皆不壞。先是，郡人欲爲轉運使築亭樹碑，以紀其休聲，寓亭材祠背。至是亦不燬，遂用之爲新祠，奉大神與虎復焉。四方之人聞大神能飛動，炳耀其威靈，益敬畏，奔走祠下，而弭菑執盜之效，益章章然不可勝道矣。真人既俾余銘新宮，又爲余言：「玄壇祠，不可不專銘也。」余聞古之爲治者，能有爲於衆人智力之所不及，若豢龍、御虎、南正、火正、壺涿、庭氏之設官，祝巫、占夢、盟詛、禴祭之有法，以桃辟鬼，以牡棗殺水惡，太陰之弓以射天方，書日辰月歲星之號以去天烏，何其事之涉於怪也。意其出入顯幽，必有爲之用者，自絕地天通之後，人不可得而知矣。秦、漢以來，官失其守，遺法往往存山林間。世之人見有能召風雷、役鬼物，能爲衆人智力之所不及者，不指爲怪，則曰：「彼道家法也。」又烏知古者朝廷有官守之事哉！嗚呼！余豈志怪者也。孔子不語怪，蓋欲以常道教人。奈何後世之頑民，有不率教者矣。或者懼神之罰，有以銷其頑心，而庶幾常道之歸乎？然則大神固有弼教之功也。通乎古今而知鬼神之情狀者，其亦有取於余之言哉！乃爲之銘曰：

翼充元，御絳雲^{〔一〕}，祝融既清宮，大神執鞭還守門。憑神之質超有物，其非質者矧可射。新宮成，奠神宅，孰敢爲惡，鐵組縛玄虎，以善禱之報爾福。

〔一〕御絳雲：雲，原作「雪」，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龍虎山繁禧觀碑銘

江左之山曰龍虎者，僊聖之玄都也。太上清宮既神氣之會，旁爲支宮，無慮百十，又盡得地勢之所宜矣。而善用夫地者，又往往得遺勝於百千之餘，造物者常以其不可窮者待天下也。上清李君謹修嘗自念曰：「吾得超乎編氓，優游長年，以業吾清淨之道者，誰之力也？寶儉以養生，積其贏，時焉用之，惟益立祠疇，以茂致景貺于國家，庶幾周人所以賦《天保》之忠乎？」乃度地山南溪上，有大園，倚乎雷壇，而象山、仙岳在其左右，琵琶、塵湖、雲林諸峰又皆在乎其前，精華之鍾，見於草木，岩姿川艷，布寫几席之上，殆靈祇秘之以有待也。李君亟以資得之。延祐四年，始治地爲觀。中起三清大殿，旁作列真之室。有二樓以達鐘鼓之聲，有二門以嚴中外之節。臨溪之門，榜曰「溪山勝處」，翰林學士承旨趙文敏公所書也。門內有堂曰「清暉」，其西有亭曰「回鷗」，殿後之堂曰「見山」，堂後之堂曰「依竹」，東軒曰「曠日」，西軒曰「巢雲」，若賓館，若廩庫，若庖湑，與凡所宜作者，亦莫不當其

所。觀成，又實之以宜稻之田焉。於是李君與其徒言曰：「吾與若承清曠，藉素雲，而相羊乎溪山竹石之間，所以善體而清心也。清心，所以通神明而修吾職也，豈徒爲美石以樂吾私哉！」嗣天師與玄教大宗師聞之，皆表之曰「繁禧之觀」。元統甲戌，上遣使以旛香來。至元丁丑，又降旨并賜璽書護持，授謹修明遠冲妙崇教法師、教門高士、開山住持提點。又命其弟子陳自誠爲至正元年文泰法師、教門高士、提點知觀事，俾嗣其道于是觀者以甲乙傳次。李君屬上清外史薛君玄義來徵銘文，以章寵光於無極焉。余聞之，天惟高也，故無所不覆；地惟厚也，故無所不載。一人之身，萬福之基也。惟其萬福之備於身也，則有以及天下矣。此皇極所以有敷錫之道焉歟！李君求勝地以祝繁禧于天子，其意之所及，又益遠哉！銘詩曰：

雷壇之陽，山川開明。中有玄圃，翠水所經。煌煌壽宮，殖殖福庭。琪林紺幽，珠葩丹晶。崇竹北翳，列岑南屏。結影西岩，舍光東瓊。雲瀾迎戶，溪羽並亭。濁浸遙戢，冲華空凝。匪怡我私，穆愉鴻靈。鴻靈戾止，從以衆星。蘭皋椒丘，猗靡絳旌。藏哉熙事，肸蠁告徵。天子神聖，格于清寧。介福孔多，式嘉群生。

韓總管墓碑銘

江浙財賦總管韓公之子友直，以其客陳元英所爲狀來言曰：「先君子棄諸孤廿有二年，墓碑銘

未樹。恐無以著先德于將來，惟執事圖之。」余與友直兄弟雅厚，義不得辭。按狀，公諱奕，字仲山，紹興蕭山人。繇公父贅錢塘，因家焉。曾大父諱文富，宋進士。大父諱元信，沿海制置司準備差使。父諱自良，至元中行工部署爲文綺局官，累官至承直郎、杭州路總管府治中，兼董內府織文之事。大德四年^{〔一〕}，當獻功，病不能騎，請以子代。公自是得乘驛入京，詣將作院白事，因言便宜，若素習吏事者。院官奇之，引公以所來織文觀中宮，欲所言便宜，且謂是人才器可任事。有旨命補江浙行中書省，蓋欲其益鍊吏事而大用之。公還，治中公疾甚，竟不起，遂不復爲掾。既終喪，養母夫人沈氏，無仕進之意。初，治中公爲行工部所署時，募工署諸局司，雖謹程度，嚴政令，而撫循有恩，人樂爲用。及佐郡時，屬有旨，歲增織綾段五萬。治中公計局工不足辦，藉民間杼柚成之，較官出工物雜費省緡錢且萬，民又利傭直。不逾月，五萬綾段遂成，用爲故事，局工得不重困。治中公歿，故莫不悲思，乞以其子嗣職事。上未報。浙西道廉訪使舉公喪父盡禮，事母盡孝，而持身齊家之有道也，用之可以善俗。行省具移中書。會新立織染局，右丞廉公因人情所安，辟公莅之，事立具。行省再薦公代父職誠宜。中書以聞，至大元年，授杭州人匠副提舉。明年，立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府，議簡清慎習知田賦者爲是官，蓋掌朱清、張瑄兩家之所籍沒者也。公時以事赴闕中，政院貴人見之喜曰：「此非將作院言便宜者耶？」即引見武宗皇帝于渚州^{〔二〕}。上曰：「財賦府初立，是非其官乎？」尋授承務郎，爲府之副總管。居三年，以母老屢乞聞專養，不允。皇慶元年，轉承德郎，仍前職，蓋上之人不欲其去也。六載之間，庶務畢舉，凡朱、張業產之爲姦人所竊匿者，悉求得之，金殿充物，又未嘗以是

病民，故中外之譽歸焉。至大中，有曰失者失者，以奇寶售內府，俾給直錢千四百萬緡，胡椒十二萬斤，他物稱是。公曰：「是國之大盜也，吾不敢奉命。」亟白監察御史，留其直不予。張塔不解者，得給還所籍沒田十萬畝^{〔三〕}，屋二千區，公亦抗論，以爲不可，廷論肆之^{〔四〕}。公讜言毅色，遇事奮發直節，不可回。由是憲司檄公治貪墨凡十數事，得贓鉅萬，民氣爲之蘇甯。延祐四年，進朝列大夫、江浙財賦都總管，旋被召，寵眷優渥。明年十一月戊辰卒于官，年五十。公天性孝友，治中公卒，哀慟幾絕，既祥，猶不飲酒食肉，語未嘗見齒。事母非有急，不去左右，故恒不欲仕。既晨出，必問太夫人之安否，歸，必設甘旨奉太夫人，飲酒二三行，日以爲常。有疾，必親治藥餌以進，疾止，始徐出視事。閨門肅雍，內外無間言。宗族姻戚雖疏遠，皆厚遇之。門巷多車馬，非名公卿，則四方之賢士大夫也。蓋爲人冲約而上義，故多樂與之者。儀觀修整，寡言語，讀書通大旨，餘皆澹無所好。娶黃氏，後公二年卒。子男六人，友仁、友恭、友忠，皆蚤世。友直，平江等處財賦副提舉。友諒、友聞，未仕。女一人，妻餘干州判官楊元坦。孫男十三人，文疇、文興、文玘、文珽、文河、文瓌，餘未名^{〔五〕}。女八人。友直等以其年十一月，葬公于錢塘縣履泰鄉青芝塢。泰定元年九月丙辰，以夫人祔，蓋從治中公之兆也。嗚呼！公孝友廉明，能以才諳自見於世，可謂賢矣。三品秩官，鄉邦可謂顯矣。諸子皆敦睦，慎守緒業，友直能官，又能以文學自將；諸孫皆秀楚蹈矩度，可謂有後矣。弟惜其未嘗膺民社之寄，年僅五十，不得大展布其及於人者，爲可憾也。雖然，求世之得如公者，亦寡矣。銘曰：

有樹韓公，既願且通。夙幹父蠱，職筐是供。人見宮宰，言事忼慨。聽者悚然，曰是奇材。

太姒審官，亦曰佐君。俾綜吏事，以備選掄。侃侃別駕，奄即厚夜。哀號塊苦，泣與血下。周旋北堂，滌穢醴漿。我有母養，仕豈或違。孰匪才彥，孝最百善。廉車掄揚，方岳尉薦。若工疇能，世勞纘承。總賦外府，庶績用凝。駟賈奇市，盜國鉅利。豪產入官，僥倖還畀。公皆扼之，使不得欺。沿檄治貪，賄亦不貲。廷有清譽，將啟要路。豐德儉齒，含轡弗驚。青芝之原，佳城言言。嗣慶考德，視此刻文。

〔一〕大德四年：大，原作「天」，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即引見武宗皇帝于渚州：句下原衍

「激」字，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刪。

〔三〕得給還所籍沒田十萬畝：沒，原作「受」，據澹生堂本、文淵閣

四庫本改。〔四〕廷論韙之：句前原衍「曰」字，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刪。

〔五〕餘未名：未，原

脫，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補。

毛先生墓碑銘

先生毛氏，諱惟謙，字仲益。其先衢之江山人，後遷吉之永豐，又遷貴溪之英潭，後又遷其邑之宜陽里。曾祖諱季，大祖諱克賢，父諱子祥，皆以善稱於人。先生姿爽朗而雅志冲澹，束髮入龍虎山，事曾貫翁師。師愛其有奇操也，欲嘗其爲人而器成之。先天山介龍井琵琶峰之間，巉絕遼闊，人

迹罕至也。時方薙榛穢，爲觀宇，俾先生居焉。人謂其方去父母，而栖之空山，將不能堪。先生則欣然若所素處，與烟霞相周旋，浩乎其忘世也。師大奇之，即令衣道士服，授以其道，聲稱日聞。於是嗣漢三十八代天師用爲益揚州道正，州之爲老氏者皆喜而言曰：「是宜長我也。」今嗣天師又使之掌其文牘。天師總道教江南^{〔一〕}，有官府政治之體，非清慎明敏者，不足以任承贊之責。先生從容酬應，未嘗有所缺失，而凡與之接者，莫不譽其美焉。泰定初，奉表詣闕下，玄教大宗師吳公復嘉重之，爲請于朝，授冲真通妙玄素法師，主領永嘉廣福靈真宮事。久之，歎曰：「吾出家爲道士者，將以繕吾性也，而役役不休，可乎？人固有不得不勤力者，吾事師如千年，事親又如千年，生而養，歿而葬矣，吾又何爲乎？吾旦而起，則祝釐于吾君也，又何必領熙事於其所乎？」乃宴休于龍虎山之舊居，黜智斂耀，泊乎無營，而時與客飲酒咏詩於華竹泉石之勝，不與物忤，亦不流於物，消搖浮游，蓋十許年。人以其神情之清曠也，號之爲秋宇先生云。仍改至元之三年六月八日，晨興，正衣冠，儵然而逝，年六十二。其年八月丙辰，藏遺蜕于貴溪縣仙源鄉之高陂山。弟子劉存畊以狀來徵銘。余謂先生能致勤三事，而授退休以葆其所存，又未嘗離世絕俗，矯亢以爲高，所謂游方之外，而履其道之中者歟！銘曰：

維昔至人幹道樞，啟陽闔陰晴厥居。道不緣督人朱愚，出此人彼顛奇涂。先生冲氣以爲車，夷庚安驅辭窒迂。祝君事師眷欲痾，歸爲父母謀甘腴。師親既終乎治論，始用娛日紓前劬。巖房左右藥笈書，十載燕生觀玄初。太空雲氣行雙鳧，陂山所窆仙之餘。

「一」天師總道教江南：教，原脫，底本有小字校補，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補。

孫高士墓碑銘

孫先生諱景真，字久大，信之貴溪人。曾大父諱清夫，大父諱樸。父諱肺之，故宋迪功郎，仕江東爲節度司幹辦官。先生豐頤廣額，碩幹皙膚，居如山凝，動如川融。幼時有善相者^{〔一〕}，撫其頂曰：「是貌不凡，殆非人家所能留也。」孫氏所居曰篠嶺，距太上清正一萬壽宮十餘里。束髮郡學，道于宮之崇禧院，禮講師張公彥綱爲師。孔、老二氏之學，若所素習，不待刻勵，自臻玄微。祖師都錄黃公崇鼎、宮主黃公復亨皆器重之。世祖皇帝既平宋，遣使人龍虎山聘嗣漢天師之三十六代者。嗣天師入覲，擇才而賢者從行，先生與焉。及還，有詔開道教于江南。四方之爲老氏者，日集龍虎教所，逆旅非所安，都錄公爲築真元宮以館之，而主以先生。先生念是宮亟成，非宏遠之規，復改作之，而增田以飯來者。大德七年，有旨授通真凝妙弘道法師、真元宮提舉知宮事。初，講師公欲更卜吉土爲壇，時以顛祝祠，厚報本也，志未信而卒^{〔二〕}。先生既盡送終之禮，爲作崇禧觀于天冠之山，殿堂門廡，鐘樓藏室，皆高廣如志。又作祠宇以寧其師，度弟子以衍其傳，給良田以舒其用。玄教大宗師以聞，天子下璽書護持之。至治二年，上清宮菑，先生發私帑作大三門及福地之駐馬亭、崇禧院之真元閣，皆雄麗稱地望。天曆元年，歸主院事，即院北爲屋以居，人號其堂爲隱德。蓋以先生雖數被寵

榮^三，而含光弗耀，有古者遯世高士之遺風焉。至元三年，有旨加教門高士，使復主真元宮，遂新宮之道紀堂。其年秋，於故宅旁近得池曰「榆原」，顧而喜曰：「吾其遂首丘之心乎！」於是作榆原真館，割田若干畝入焉。又以田益益清宮、真元宮、崇禧院、崇禧觀、篠嶺之崇賢館各若干畝。五年五月，忽感餘疾，即語弟子曰：「死生，夜旦爾；不死不生者，無夜旦也。吾將了吾之有夜旦者矣，承先迪後，則汝曹之事也。」是月八日，蚤作盥漱，正衣冠，夷然而逝，年七十又七。弟子曾日者、李謹修等以其年九月壬子奉遺蛻藏於榆原，以臨川吳慶熙所述道行屬余爲碑銘。先生莊重而謙沖，靜默而嚶達，持己以約，遇物以厚，名不求聞而名日章，財不求殖而財恒足。凡所作爲，若無意於其間，而諸福之物，皆不踵而自至。終日燕坐一室，或問之曰：「公靜乎？」則笑曰：「有意於靜，則非靜矣。」蓋深有得於其道者。居天冠最久，山之左右，雨暘時若，五穀豐登，草木葱蒨，居民不知有兇荒之虞，而先生又每推其有餘以振助之。人見其出游，往往指之爲福仙云。嗚呼！世有勞心神，弊體膚，窮年規規，澤不足以自濡，遑及其他哉？不見用其智力，而身與物恒相遭於泰和之囿者，固盛德之所感應，亦天厚之福，休祥之徵，隨所至而著也。使若人有位於時，所及顧不益廣？而每厭薄世故，高蹈物表，僅及其所能及者而止耳。故君子之於若人，常歎其賦受之美，而惜其不爲世用而去也。雖然，鳳凰麒麟，非以爲用於世而貴之也。郭棷之間，有是二者，必至治之時哉！銘曰：

湛乎若無思，而趣無不通；莫乎若無言，而教無不從；休乎若無營，而人惟見其成功。物與我乎何心，本自然以爲宗。亦造物之與謀，鍾其身以善祥。故居姑射則屢豐，處畏壘則大穰。

慨若人之邈悠，上榆原以相望。藏衣冠于斯丘，庶不忘乎故鄉。

〔一〕幼時有善相者：者，原作「省」，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志未信而卒：志，原作「忠」，據

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蓋以先生雖數被寵榮：蓋，原作「盡」，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故贈曹州尹清河郡伯張公墓碑銘

公諱德，字惠卿，其先滄州之清池人。曾大父昕。昕生寓，寓生祐。金貞祐間，南北受敵，寓從保靜軍節度使至宿州，爲軍府吏。宋師與保靜軍戰，寓死之。祐求父尸亂兵間，藁葬宿之北麓，奉母宋氏踰淮避兵。我國家既翦金兵，及淮甸。北人與祐同踰淮者數百族，謀保柵以自固，而祐雅爲衆推重，與衆言曰：「吾等寡弱，憑孤柵以抗大軍，其勢易破，破則無噍類。觀時事可以知天道矣，徒死無益於世。」乃率衆詣軍門降，大將幢忽郡王嘉其款，欲承制官之，使統降民。祐拜且謝曰：「所以降者，非爲求官來，不過與衆求活耳。且吾父死於兵，猶寄淺土，未敢以身許人。」郡王愈賢之，降民皆賴以安，而祐終無久留淮南之心。以干戈未戢，往來曹、宋間二十餘年，而母亡矣。至元丙子，天下既定，乃卜地宿西百里臨溪縣仁義鄉道往里泡河之陽，改葬其父，而以母祔焉。又樂其邑風土之美，因買田宅以居，年七十九終。妣穆氏。二子，公其長也。公質直而闔通，勤往而急義。髫齡從父母

轉徙地，兵薄淮，衆倉皇爭舟南渡，遺公岸側，適族人見之，亟援入舟，幾不脫於兵。公由蚤嘗艱危，以及長壯，世故之接於心思者熟矣。故於其父羈旅患難，以至窶窶、田園、室廬之事，能用其智力以佐裨之。平生不嗜榮進，獨喜治穡事，故貲產益饒。然好施予，里之窮乏困瘁者皆仰其惠，因字之爲惠卿。又好以善道告人，見有不力田者，則諄諄然戒之曰：「毋事浮靡，爲農以具衣食，安之道也。」里子弟皆感其言而從之。或深責有過者，亦愧服無恚容。蓋公之所爲，孚於人有素矣。妻盛氏，能以婦道相其夫。子男六人，思元、思明、思恭、思忠、思義、思敬^{〔二〕}。女二人。公每教其子曰：「吾家三世習法令爲吏，而嗣止一人。汝長當讀儒書，不願復爲嚮時吏也。」於是諸子皆業儒，而旁通諸家之書。思義用薦者，仕蒙古翰林院，轉應奉翰林文字、承務郎。朝廷推恩，歷封公歸德府判官、飛騎尉。盛氏封恭人。公以延祐三年三月廿一日卒于家，年八十二。明年恭人卒，年八十一。遂命葬于道住里之兆。思義後知沂州，追贈公奉議大夫、歸德府同知、騎都尉、夏邑縣子，恭人夏邑縣君。思敬由司徒掾以至爲中書掾，兵部、工部兩主事，積階四品，復贈公朝列大夫、曹州尹、輕車都尉、清河郡伯。思元後公十五年卒^{〔三〕}，二子，緒，國子生；繼，澧州學正。思明蚤世，一子，訥，蕭山主簿。思忠亦蚤世，三子，誠、讓；壽，官奉訓大夫。思忠得贈歸德府同知、騎都尉、夏邑縣子。思恭四子，謹、權、亨、叡。思義由滑州改知汾州，卒，三子，惟忠、惟一、惟學^{〔三〕}。思敬亦卒于官，一子，貞，國子生。公之弟輔，亦有子五人，孫十三人。嗚呼！張氏自滄州來，微於一縷之僅續而幾絕也，乃能蔓延以至於碩茂者，所履之厄雖劇，所積之善亦已厚也。夫爲軍吏而死國事，冒白刃求父尸，將母他境，而

竟卜臨漁之葬；活數十百人於必死，而不利其功，是皆善之大者。人有一焉，天猶報之，況其大者之又多乎？公承世積之委，宜坐享其報，顧益飭厲勤苦以成父志，以庇賴其後人，又推有餘以振鄉鄰，且教勉之，使皆敦本而善俗也。公之爲德，蓋以其積之委者愈保聚而充衍之，張氏之用是以爲盛也，庸有既乎！公之心其遠矣哉！思恭等以郡伯肇封，與世之起於宿者，皆不可不表諸墓道，以章示於無窮，俾緒以狀來徵銘。緒與貞皆嘗從余於成均，所不得辭也。乃爲之銘曰：

張昔大姓，世有顯人。相時致用，始業吏文。河北遭兵，牒譜靡存。挾其簡書，南遷從軍。宿有嘉木，厄于斧斤。其孽既達，長柯摩雲。宿有原泉，出而成堙。其流既舒，貫野沔沔。羅曹州公，紹德篤勤。迺阜木本，迺豐泉原。詩書在堂，黍稷在困。曰茲先澤，裕爾後昆。匪惟家謀，軫其鄉鄰。積善之報，發于公身。伉儷壽考，子孫誦誦。矧其子孫，峨冠垂紳。遂啟有邦，赫奕寵恩。噫宿之張，自公孔殷。尚濟厥美，毋忘公言。泡河之陽，土厚且溫。勒銘佳城，以永有聞。（以上《陳衆仲文集》卷一〇 周少川校點）

〔一〕思敬：敬，原作「義」，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二〕思元後公十五年卒：後，原作「復」，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三〕惟忠、惟一、惟學：忠，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中」；一，原缺，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補。

全元文卷一一七七

陳 旅 一一

周提舉善政碣

國家統一六合，定都于燕，以京師天下之本而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廼衆建鉅廩，歲轉東南粟數百萬石以實之。匪頒賙賜稍食之所需，四方或儉饑有所不虞，率恃此以爲安也。至順元年秋，中書省以在京十有八倉，歲久屋壞，棟且撓，懼無以完所藏，檄有司趣治之，又簡官僚之才且廉者分督之。倉曰相因，曰既積者，則陸運提舉周君信臣所督治者也。工之長呂成等來言曰：「凡官府有所興造，給錢大農未嘗少也，而民每告病焉，董其役者不勝其任耳。吾屬所繕兩倉，爲屋百又十六間，用工徒凡二百餘人，始事至訖功，凡廿又六月，非細役也。提舉君能使我樂於趨事，不自知其勞，攻作又善備，由能持己廉，莅事公，遇物恕，自旦達暮，與吾屬勤勤於土木瓦石之間，未嘗見其少懈。既省費於官，又能俾執役者皆充然得以盡其力也。至於廩人與其胥徒，亦罔不稱美曰：「何其不少擾我，而集

事之易也。」願爲文紀之。」余聞提舉昔主昌平簿，有政事。昌平，京畿劇縣也^{〔一〕}，車駕歲往來，共億不暇給。君能以餘力役其民，作三皇廟甚宏麗。今中書參議張公嘗爲記，集賢學士魏公又爲著惠政碑，君可謂有治劇之才，有使人之惠矣。是役非若爲縣之日，得以施字人之政，亦能使人不忘若此。君字漢卿，齊士族也。乃爲詩與成等刻之。詩曰：

惟聖建國，居重馭輕。太倉待儲，兆億秭京。歷歲滋久，土敗木腐。資民之膏，以畀風雨。相臣曰嘻，亟葺治之。遴官之良，往慎乃司。惟齊周氏，貞懿愷易。不劇爲廉，不繫爲智。鳩工盈廷，示以準程。曰不汝苛，各究爾能。梁楹榱桷，塗暨瓦兌。構覆補給，具出心畫。東方將明，伐鼓逢逢。董戒不夙，曷臻厥功。曰旦夕矣，君謂汝止。我勞不知，君則瘁只。公帑之靡，我持以歸。斯倉之成，邦實有之。君則何獲，所獲者德。刻詩堅珉，永世無極。

〔一〕京畿劇縣也：京畿，原作「京畿畿」，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刪一「畿」字。

重建杭州開元宮碑

天下老氏之宮曰開元者，始唐玄宗時所作也。乾符戊戌，杭宮災，至五十九年，錢氏之王吳越者復作之。宋景德中，改爲景德觀。嘉定辛酉，寧宗以其潛邸復爲開元宮，宮在秘書省左。紹定辛卯

災，又重作之。皇元既有江南，即秘書省爲行中書省。至元廿八年，省與宮俱燬，因兼宮地作大新省。時董君德時主開元，省助金，購故宋理宗女端孝公主第爲宮，今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王公壽衍實勞焉。既而陳君天錫繼董君領宮事。大德八年，真人以君命繼陳君，賜印視五品，於是益治其門垣壇殿，水石木竹之屬無不善。天子遣使即其宮，賜號靈妙真常崇教真人。皇慶二年秋，宮完。明年改今號，又賜銀印視二品，使盡護杭之諸宮觀，仍治其宮。翰林學士虞公集時爲國子博士，著之碑甚詳。至治元年，鄰有不謹于火，而宮及焉。杭人之老者過而嘆曰：「昔吾嘗見造斯室矣，以帝子攸降也。大農輸財，五工呈能，宮臣日來，視其苦良，故制作嚴壯精好。吾老矣，能更見乎？」真人聞之曰：「自有唐至我朝，吾宮罹變故屢矣。」前日之巍巍乎在吾目者，曷從而來哉？制於數者，物也；數不能制者，人之心也。心存則室存。」先是，宮右皆聯枕民舍，爨場交壁下。真人首以貲斥垣外地，空之以周防。乃諭于衆曰：「今吾可室營矣，孰能語吾之同心者乎？」於是前嘉興路總管王君惟一願作前殿，崇德州判官濮君允中願作宮門，皆攻石累土，爲厚址，載大木。明年殿成，塗以丹砂、曾青，雜黃金白黑之物以爲文章，象天神、帝仙人君之。其年，門亦成，象二大神守之。真人又爲屋若干楹，祠在門側者曰祠山、曰玄壇，在前殿北者曰明離，殿又北曰道紀堂，又北曰方丈。丞相悅驩公題其榜。門東西爲長廡，在西廡者曰齋堂，在東廡者曰真官祠、登仙祠、玄武殿、三官殿。其栖賢者曰僚宇，在東西廡間。曰庖湑、曰廩庫，在東廡東曲池，疏館之在後圃者，則仍其舊而加完焉。杭人來觀茲室之成也，則又曰：「吾昔所見者，貴人第宅矣。今規制始稱神明居，神明其將永妥於斯

乎！「真人既落成新宮，乃以上所賜寶冠、金衣，及平生所蓄圖書、琴劍之類，悉簿送官藏，以傳後人。元統乙亥，有旨賜額曰大開元宮，俾主是宮者以甲乙傳次。時余爲江浙校官，真人使薛君玄義徵文紀諸石。昔我世祖皇帝神武不殺，既平宋，思休寧天下，乃登進爲老氏者，以清靜無爲之道風乎臣民。時則有若上卿大宗師張公，能贊神化於萬物之表，真人亦與其師晉王文學陳君義高、今特進吳公全節從上卿侍祠尚方，蒙被簡眷，日見上卿贊天子事益熟^{〔二〕}。真人道日益茂，列聖游錫寵數，使還治老子教於宋之故都，夫豈無其故哉？真人高朗弘曠，爽氣生眉目間，而能履謙用虛，與物爲春，故王公名人多樂與游，四方士往來皆願見，既退，稱道無異言。然亦時時屏居餘石溪上。是宮之作，若無所用其力焉。余讀舊碑，官凡屢成，皆國家爲之也。今未嘗取秋毫於上，役一民於下，而亟成又甚美，何哉？以德致者其物盈，無爲而爲者其功盛，真人亦若是而已。銘詩曰：

真人大作開元宮，斬木遂谷來蔽江。命龜置紮辰孔臧，樹屋吉土祠天宗^{〔三〕}。重檐膠葛儀穹窿，日月出入牖戶中。大靈何樂家層空^{〔四〕}，老君上邀茲以降^{〔五〕}。仙姝翼輦從豐隆，翳以赤鳳襄青龍。喜神執兵門兩旁，祝融壇宇承中央。共驅畢方歸海東，日惟新宮帝所惊。璇淵回曲蓬渚通^{〔六〕}，珠樹含景光玲瓏。宮成饗帝朝枝鍾，岳宗川后罔不恭^{〔七〕}。真人稽首飛綠章，天子萬壽民樂康。

〔一〕吾宮罹變故屢矣：宮，原作「官」，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罹，原作「擢」，據澹生堂本改。

〔二〕日見上卿贊天子事益熟：贊，原作「真」，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三〕樹屋吉土祠天宗：樹，

原作「祠」，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四〕大靈何樂家層空：家層空，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開

丹望」。〔五〕老君上邀茲以降：茲，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該」。〔六〕璇淵回曲蓬渚通：渚，澹

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萊」。〔七〕岳宗川后罔不恭：宗，原作「示」，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江山縣尹劉彥章墓碣銘

有序

衢之開化有能仁其鄉者曰劉彥章，而今亡矣。鄉貢進士魯貞狀其行曰：「彥章幼時即磊落有大人之志，不與群童嬉，能讀書歌詩，卓然欲自樹於世。獨山民夏仍二與其衆用鉦鼓刀槊爲寇敵，官軍不能收。彥章年十九，以計誘賊入隘，賊窮就縛，以功授處州路縉雲縣仙都鄉巡檢，盜不敢闖其境。將半載，忽歎曰：『親老矣，奈何縻薄宦千里外。』即歸治田園以養父，父心驩焉。父歿，居喪盡禮。除喪，浙東宣闈辟爲從事，居數月，又嘆曰：『俯仰奔走，非吾事也。』遂棄去，不更仕。恒畜米，當無米時，則賤其直以售人，及秋穫乃止。不足，則糶之他邑。雖貴直人之，而恒以賤直出之也，人不知有凶歲焉。戶役不均，至有破其家者，則集其人，約戶出五緡錢，擇願而才者掌之，以充役錢，盡復共益之，人不知有戶役之擾焉。華步溪水深惡，渡者遇風卒起輒覆溺，則爲浮橋以濟之，仍出田百畝，積其人以補壞。有忿爭不平者，詣彥章求平，則以道理譬曉之，感慰服去，往往相戒勿爲非，以爲寧

受責有司，不願爲劉公所譏。孔步郵亭去彥章所居僅五里^{〔一〕}，不欲敞陋，勸民爲更造之^{〔二〕}，宏廓清謐。部使者過而宿焉，有說其義而願見者，則謝曰：「使者有公事業，山野人不敢見。」用是名益重。持身清謹，雖獨坐終日，衣冠必正，無惰容。閨門之內，肅如也。祀先，必前期齋飭，牲粢果蔬必備必嘉，祭之夕，必致嚴以終事。朔望日，必拜祖父墓下，不以風雨止。宅旁闢林亭以娛客，飲食常與俱，一日無客則弗樂。又築書塾，居名師以教子孫，若鄭原善、程琚、張宗元，皆嘗居者，貞亦時往來讀書其中。後原善登第，因榜塾曰「聚魁」，宗元亦登第，琚與貞皆領鄉薦。塾有書萬卷餘，客來，取書共講討，或相與賦詩，銜盃水樹間，意度舒曠，而未嘗自軼於禮法之外。與人厚，雖後生孺子，莫不接之以敬。人有急，周之若不及。見人爲善，若出諸己，不善必戒勵之。彥章名文瑞^{〔三〕}。祖淳，宋迪功郎。父一登，內附後同知建寧路總管府事。母魯氏。生彥章時，有瑞蓮產池中，其父異之，因名之曰「文瑞」，彥章則其字也。以天曆二年正月廿一日卒，年六十一。至順二年二月甲申，葬其里之東阜。妻魯氏，先卒。子男四人，拱辰，忠顯校尉、安慶翼上百戶；昇，承直郎、泉州路南安縣尹；鼎，集慶路溧陽州教授；謙益，某官。女適魯伯嗣。孫男六人，演、濤、潛、洪、海、瀾；孫女四人。彥章以昇爲京官時推恩，封從仕郎、衢州路江山縣尹；妻魯氏，封宜人。至元又四年之八月，鼎來虎林，以貞狀徵墓碣銘。陳旅曰：自井田壞，先王之政勢有所不得行者，天下於是窮民焉，於是下之人得以其有餘者仁其鄉焉，是固君子之所深慨者也。然而願治之主，既病夫井田之不可以遽復，則猶喜其民之能相及，以庶幾先王之仁風在焉。嗚呼！若彥章者，而今亡矣。銘曰：

力足以及其鄉，志足以施于四方。志既不得施，而又以其力之所能及者而深藏。東臯之阡，卜遠允臧。毋壞吾松，持邦人之望。

〔一〕孔步郵亭去彥章所居僅五里；僅，原作「儉」，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勸民爲更造之；

勸，原作「勤」，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彥章名文瑞；章，原作「瑞」，據上下文改。

故陳母夫人張氏墓誌銘

毗陵陳文照、文杰使人言於陳旅曰：「文杰在京師，於子尋宗盟矣。備官錢塘，又益與子好也。今吾母死葬有日，子其忍不銘之乎？我先君子雅約，不嗜榮進，先妣之與爲伉儷也，蓋咸備隱德焉。先君子嘗曰：『仕可以及物，而不可必得；幸而得之，又未必得行吾志。可以及物，而又必得行吾志者，惟醫乎！』乃究心黃帝、岐伯之書，居良藥以去人疾。以疾來告，即裹藥往，不憚大寒暑雨風。居貧不能具糜粥者，歸必餉以善米，曰是亦藥也。凡是美德，先妣寔助成之，以爲寧節於己，而舒於所當用也。故雖盛年，未嘗畜華靡之服。兒女娶嫁，一本於儉。若歲時祠祭，待族媼賓客，與振人於危急者，則無所靳，至質簪珥，不令先君子知。雖甚慈其子，而教之則嚴。故致禮於所從學者，亦未嘗不厚也。先君子暮年得痺疾，躬持藥餌，周旋奉持經歲，忘其勞。既又執喪三年，每哭臨必慟，朝夕

進膳，拂几席如平生。昔至元中，朝廷用兵江南，先君子有兄姊妹三人，俱鹵於兵。既得歸，先妣喜曰：「吾不及事吾舅姑，是不足施吾勤乎！」遇之如所不及事者。當宋亡，時常州以孤城死守，外氏之族盡死城下。先妣歲以城陷日爲忌，泣祭父母于陳氏之別室，且囑二子曰：「此固非汝家所宜祀，我死後改之。」至元後丁丑之八月十五日卒，年八十八。於是，先君子卒世有五年矣。今年十一月六日，奉先妣合葬於晉陵姚墅之兆。子其忍不銘之乎？「旅得其言而嘆曰：嗟乎！毗陵，故忠孝之國也。其人無智愚，寧一日同死，不忍負其所事者以生，何其俗之仁也！觀夫人之克盡婦道以事君子者，是豈天下之細故哉！至於歲以城陷日泣祭父母，且囑二子於其死後改之，又何其言之悲而有禮也！然吾聞子程子嘗述其母之言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子程子，禮師也，固亦祀外大父母，況夫人之族盡死所事而無後乎？嗟乎！夫人雖死，其所祀者宜毋亟改之也。夫人張氏，諱某。父諱某，母裴氏。夫諱某。子男二人，文照，蓋業其父之必得行其志者；文杰，將仕郎、兩浙都轉鹽運使司知事。女二人，淑賢、淑清，鄭天錫、鄒通德其婿也。淑清能刲股以療其母。孫男二人，某某。文杰嘗謂旅曰：「吾滿秩後，當得七品官，以推恩于父母。」今秩未滿，而其母不待，吾如造物者何哉？」

銘曰：

張有孝女，陳有敬婦。於夫能妻，於子能母。其善之報，亦既眉壽。惟封爵齋於其生，固所以大顯榮於厥後。

楊國材墓誌銘

弘農楊氏，自東漢太尉震以來，代有聞人。著于閩之浦城者，曰文公億。文公之後有家於嘉興之澈浦者，則以材武顯於世矣。君諱煥，字國材。曾祖考諱春，故宋武經大夫，國朝贈中憲大夫、松江知府、上騎都尉，追封弘農郡伯。祖考諱發，故宋右武大夫、利州刺史、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官、樞密院副都統，至元內附，改授明威將軍、福建安撫使，領浙東西市舶總司事，贈懷遠大將軍、池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考諱梓，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贈兩浙都轉鹽運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諡康惠。妣陸氏，封弘農郡夫人。初，陸氏有子而殤，次室訾氏生國材爲長子。陸夫人既無子，撫之如己出。而國材天性孝友，又器識英敏，爲兒童儼若成人，康惠公甚愛之。既長，頗涉獵經史，又習通國字語言，慨然有用世之志。遂如京師，以著見其蘊抱，公卿貴人多奇其才。大德中，大臣以康惠公勞於國，請官其子以勸忠也。上可其奏，授敦武校尉、贛州路同知寧都州事。能以謹飭自將，又明於燭物，上官咸信任，同列不敢以年少易之，聲稱日聞。俄得疾，卒于官，大德癸卯五月廿三日也，年二十一。妣周氏，生子元坦。周氏携孤兒扶柩歸，元坦方晬，康惠公與陸夫人哀不自堪，屬訾氏善護之，曰：「吾子蚤死，使是孫有成，吾子爲不死也。」泰定丁卯冬，康惠公薨，元坦年二十五矣。乃服斬衰，從諸叔父治喪事。於是，陸夫人歿已七載，而訾氏亦先几年歿。康惠公與

陸夫人既合葬於德政鄉泊艫山之原。至順壬申六月二十日，又葬訾氏與寧都君於康惠公之兆。元坦孤苦之餘，蚤夜以思，兢兢焉惟恐墜先緒也。至元再元之四年，以祖蔭授從仕郎、饒州路餘干州判官。乃以康惠公歷官行事之概告於朝，得加美爵令諡。又謁當代名人著神道碑銘，以爲是足以賁顯幽，而庶幾爲人後者之道也。既又痛其父有志樹立，而享年不永，將泯焉無聞於世，遂以狀來，徵其墓石之銘。嗚呼！國材負英妙之器，乍試而遽折，君子蓋深惜之。然有子如元坦，能以其父所不及爲者而力爲之，況仕涂方開，其父之志又將無有不得信者。傳曰：「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國材雖死，有子矣。元坦娶江浙財賦總管韓公奕之女，孫男文錫，女二人。銘曰：

弘農之陽，厥支四延。有蔚其興，江海之間。康惠公子，鳳鷁翩翩。欲乘雲風，奮翮以騫。胡豐其才，而嗇其年。寧都倅車，夷庚中遭。有子在襁，於今能官。其父不亡，有永其傳。

故嵯縣尹林君墓誌銘

君林氏，諱起龍，字竹友。其先光州人，後居海州，今淮安之海寧州也。宋同知樞密院事、贈開府儀同三司諱聞翁，於君爲五世祖。曾大父諱行中，大中大夫、知澧州、兼荆湖路提點刑獄公事。大父諱松，奉議郎、通判海州。父諱珪，通奉大夫、河南安撫使、知潭州。母趙氏。君生有奇質，雅志事功。年廿，應武舉，廷試第三，授成忠郎、壽州下蔡縣令。以親老歸養海州，安撫使因表爲計議官。

時事已不可爲矣，退而教授於其里。至元內附，大臣有知君者，辟爲淮安路海陵縣尹。尋奏授承事郎，以海陵尹行紹興路山陰縣丞。歷山陽縣尹，轉承務郎、温州路瑞安縣尹。屬陞縣爲州，去爲婺州路浦江縣尹。終更爲撫州路臨川縣尹，未行，卒于臨川官舍，大德二年五月廿六日也，年六十三。妻會稽張氏，封恭人。子男一人，炳。女一人，適劉宗之。孫男六人，宗仁、宗義、宗禮、宗智、宗信、宗常；女一人。曾孫男一人。君歿時，炳才十三^三，君與恭人言曰：「吾死於此，去海州遠矣。海州又無恒產。吾嘗官山陰，有遺愛在民，其山川美，風俗厚，又爾族所在，其葬吾於此乎！」明年十一月三日，葬君山陰縣清風鄉鳴鳳山之原。君天性忠厚，而宅心夷曠。居官以廉慎自將，所至必先治學校，興教事，凡舊時苛急之政，悉爲民申除之。訟必立決，以爲一囚在獄，其家皆無安者。令，民之父母也，獨能安於家乎？決囚之時，每痛其得罪，必教戒而後罪之。故民皆感服^三，相告語曰：「毋以事撓吾令也。」部使者過其境，則曰：「林令無冤民。」多不視其牘而去。每受代，父老流涕，遮不得行，往往立石以紀其善績。自海陵之山陰丞，將渡江，見二人匍匐沙中，潮且至，亟呼問之，則曰：「我台州人，鹵於兵，以病不能行^三，棄我於此，今就死爾。」君即挈入舟，既渡江，爲之具醫藥、飲食、衣服已，又資之，使還其鄉。其一人願留，則爲之娶，安保之終其身。山陰前丞夫婦皆死，而二女幼，養之鬻之於縣卒，以喪去。君至，聞而悲之曰：「吾代其父爲丞，丞女非吾女乎？」還卒錢，收二女與張恭人鞠之，既長，皆爲具裝配佳士，人不知爲前丞女也。仕官廿餘年，俸祿之人，輒分與朋友鄰里之貧者，家無宿儲，而言不及利。或勸之置田宅，則曰：「吾子成人，當自有之。」平居必正衣冠，端坐

與賢士大夫講論道藝，亶亶不倦。頗愛竹，時爲客寫之，以寄其幽趣云。恭人有淑德，以恭儉相其夫，尤篤於教子。大德五年五月三日卒，年五十四。其年十月廿日，合葬鳳鳴之兆。炳沉慤而敏練，以廢入官，有能聲，今爲承事郎、建德路分水縣尹。始得請封其母爲恭人。於是使人以狀來言曰：「吾父母之葬也，四十年矣。墓碣未勒，蓋有待於今日。子其爲我銘之。」嗚呼！承務君歿未久，而恭人又歿，炳孑然畸孤，無所庇藉。乃今卓然有成，亦若其父有民社之寄，而田園屋室，又足以祀祖禰、遺子孫矣。種之於前，則獲之於後，觀林氏之世爲善者，其亦有所恃哉！乃爲之銘曰：

政足以及物，則位不必崇。德足以裕後，則祿不必豐。豈無令圃^{〔四〕}，惟邑之爲。曰近民易施，遑恤我私。稽山之陰，昔君所治。魂兮歸來，邑人之思。鳳鳴高崗，其原允臧。君子攸盛^{〔五〕}，世世其蕃昌。

〔一〕炳才十三：才，原作「財」，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故民皆感服：感，原作「盛」，據澹生

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以病不能行：行，原脫，底本有小字校補，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

補。〔四〕豈無令圃：圃，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圖」。

〔五〕君子攸盛：盛，澹生堂本、文淵閣四

庫本作「藏」。

故魯郡夫人趙氏墓誌銘

中書參知政事安陽許公有壬之夫人趙氏，諱鸞，字善應，征行大元帥、贈開府儀同三司、封秦國公、諡忠寧諱按竺爾之曾孫女，蒙古漢軍元帥、贈太尉、銀青榮祿大夫、封梁國公、諡忠憲諱黑梓之孫女，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銀青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中書平章政事、封魯國公諱世延之女。母劉氏，封益國魯國夫人。魯公本雍古部人，繇公業儒，始氏趙氏，外祖氏也。夫人朗惠而厚靜，幼時古文歌詩人耳輒能記。七歲倍誦《周易》，善屬對。九歲使顓學女事，則《論語》、《孟子》、小學書皆成誦矣。魯公之平章蜀省也，姦臣以公居中司時嘗論其罪，至是以詔逮公^{〔一〕}，繫請室^{〔二〕}。夫人年十三，即却葷肉，向北斗拜禱，凡三年，日夕哭泣，至翳其兩目。姦臣死，魯公難解，目遂明如初。魯公文學、政事重海內，爲國元老，而女又賢明，選婿之難稱其人。初，參政以進士廷對，魯公參預中書爲讀卷官。其對在第三等，謂同列曰：「此人言磊落可行。」力爭之，寘第二等，世以公爲知人。及參政爲兩淮轉運使，喪偶且期，值魯公還金陵別業，因請婚，於是夫人歸焉。前趙夫人有子曰燕山，才八歲；女才三歲^{〔三〕}，撫育如己出。燕山幼讀書，親教之。婢嘗誣兒竊幣，置不問，察之逾年，得幣婢篋中，以語參政。參政曰：「何言之不早也？」曰：「恐公躁，怖兒。吾知其必妄，故不言也。」夫人及事姑魯郡高夫人，未幾而姑卒，終喪，語及必流涕，謂不得盡婦職也。魯公以其能誦《易》，嘗教之

筮。自廣陵如鄂，未至金陵三十里，聞魯公與劉夫人皆來。筮得「觀」之「益」，曰：「納甲法，乾宮金用土，爲父母。陽土伏而不出，其飛來者陰玉也，切身且動，吾母其獨來乎？」已而果然。至鄂，聞城中火且及所居，參政以爲憂。筮得「坎」，其占爲傷財。夫人曰：「此則不必以納甲論，當冬占火而得坎，火能神乎？」火果止。其識類非師傳、方冊所有者，諸陰陽家書往往能通之。魯公嘗言，吾教之，其自得蓋六七云。能琴，居且年，參政不知。偶援琴自怡，夫人始一鼓，乃能十餘曲。又善筆體^{〔四〕}，皆不自表襮。生長將相家，而服食絢素，遇親舊，不擇貴賤，一巽抑若寒門女^{〔五〕}，其善行蓋有不可殫言者。初封高陽郡夫人，後封魯郡夫人。至正元年正月廿一日卒于京師，年三十四。生二女一子，皆不育。發引之日，天子賜賻中統鈔萬五千貫，公卿大夫士咸送之郭外。是年四月甲申，葬安陽武官原，從舅姑之兆。參政以旅爲魯公門生，使爲銘，將以納諸幽。旅義不得辭，乃爲之銘曰：

夫人之生也，爲魯公女，爲許公婦，則天雖齎其壽，而於其生也厚矣。

〔一〕至是以詔逮公：逮，原缺，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補。

〔二〕繫請室：繫，原作「繁」，據澹生堂本、

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女才三歲：女，原作「玄」，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又善筆體：

體，文淵閣四庫本作「札」。

〔五〕一巽抑若寒門女：抑，原作「拆」，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王季楚墓誌銘

王仲淮字季楚，越之諸暨人，江浙省檢校正善翁季子也。母劉氏。延祐甲寅生揚州。翁有三丈夫子，出以季從。初，余在京師數候翁，見季楚靜重而闡敏，應接賓客，言動迪矩度。乃翁檢校行中書，余亦還錢塘，日益相與，益見季楚嚮學，文采可觀也。至正元年，翁又入京，止季楚毋從。固請從，則來，又與俱。六月^{〔一〕}，忽得疾，易數醫不愈。懼以危憂父，強自支，若非危者，且曰：「兒無苦，大人毋兒憂也。」九月廿一日，竟卒于京城東之寓舍。季楚，王氏佳子弟也。聞其死者，輒悼惜之，況其父乎？扶携以來，而忍見其客死於此乎？季楚以父老行遠，請從弗舍，乃不幸以死舍去，其心則亦有無窮之悲。嗚呼！孰知夫尸死生者之甚忍也。明年某月日，歸葬諸暨某山之原。翁先徵銘曰：「庶其有以慰我。」季楚有子男二人^{〔二〕}，某八歲，某一歲；女一人。遼陽省嘗授季楚大寧路儒學正云。銘曰：

延陵季子葬其子於羸博之間，孰若與之俱來，而與之俱還者乎？

〔一〕六月：六，原作「不」，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季楚有子男二人：人，原作「女」，據澹生

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番陽周先生墓誌銘

嗚呼！三綱六紀，人道之大端也，數其一，則其餘者盡數矣。夫師，六紀之一也。師道不立，則人將貿貿焉無以昭帝衷、迪民則也。人綱人紀，不繇是而盡數乎？蓋嘗考諸經矣，兄弟之讐不反兵，師長之讐眦兄弟。師不幸而有讐，則不可以弗報也。聖人以人有三事如一之義，定爲三年心喪之制，則又欲人之報其所從學者同於君父，不直眦兄弟而已也。嗚呼！人綱人紀之盡數，豈細故哉？昔宋氏之將亡也，列城之守視其君若弁髦者十八九，於斯時也，番陽有周先生，能奮然爲其師復讐，余安得不重有所感焉？先生之子噉泣爲余道其事，請書其墓石，乃徵事狀而述之。先生諱樸，字吉甫。姿沉毅，美鬚髯，夙有大志，而莊慎長厚，人不見其有喜愠之色^{〔一〕}。初從進士黃君應博學，去，又從進士張君采學^{〔二〕}。張君奇其才，處之家塾，使教其子，每謂人曰：「吉甫非凡士。」先生以其知己，事之不去。時盜起江湖間，州將以張君知兵，使提督州兵討之。盜有張君家僮，率衆掠邑里。將收之，而賊先發，張遂遇害。先生走告州將曰：「將提督爲奴所殺，諸子皆幼，吾當爲師復讐。在禮，報仇而不書，於士則有罪矣，不敢不告也。」州將義之，授以兵。兵寡而賊衆，議者勸募兵。先生曰：「我寡而彼又益衆矣，不若出其不意，亟擊之。」即擣賊所。賊窮，以金擲地，兵爭取金，賊脫去。先生立斬數人以徇，且盡出家貲示賞，忼慨流涕，誓不與賊俱生。衆感激怒呼，咸願致死。攻一

寨，破之，餘寨皆棄走，乘勝追擊，士氣百倍。自朝至晡，斬首數十，生擒奴及其妻子，斬之，俎其心肺，爲文祭張君。時境內賊柵亡慮數十，至是悉平。天兵至，饒州州將死之，衆皆勸先生以兵降，太守可得也。先生曰：「吾爲師復讐而已，他豈所望者。」即遣所部散去，隱居不復言功名，唯以詩書教子，與人言未嘗及前勞，有退靖之風云。娶李氏，子男三人，噉、明、旰。女二人，婿程益、徐樟。孫男二人，文虎、文熊^{〔三〕}。初，先生遭噉、明游太學，噉獻賦天子，未用而母歿。明以國子伴讀爲嘉興教授，先生就養嘉興，歲餘即歸。命噉治葬地邑之永福里金潭山之原，訖事即沐浴，別親友，索曆擇日，端坐而卒，泰定元年八月庚子也，年八十。明年十月己巳窆焉。噉有孝行文學，事父廿年不出，既免喪，重游上庠。余嘗爲賦金潭山水與噉營築之勤，使刻潭上之石。志墓之文，則唯詳述先生大節，爲天下綱紀計也。乃爲之銘曰：

嗚呼！使其子戴仁抱義而以儒起家，孰謂不由其父，能盡道於所從學者邪？

〔一〕人不見其有喜愠之色：「人」原作「又」，底本有小字校改，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又

從進士張君采學：采，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來」。

〔三〕文虎、文熊：文虎，原缺，據澹生堂本、文淵

蔣縣尹墓碣銘

至元再元之三月甲午，諸暨州判官蔣葵致辭，使來諗于旅曰：「昔吾父之棄諸孤也，葵以非才獲備官，使寓于杭，治命以時難，權殯居之。且吾父沉重寡默，協仁處身，期大用而不果以卒，而墓碑未立，蓋有待也。今三十年，始用例贈吾父從仕郎、杭州路臨安縣尹，吾母益封宜人。葵祇奉命書，告于墓下，願求文銘勒諸貞石，以昭先德，而侈上恩。」旅不得辭，按吳縣尹陳恕可狀，序而銘之曰：公諱庚，字西叟，其先成都人。曾祖源璫徙家息州^{〔一〕}。祖誠，考椿，皆樹德弗耀。妣吳氏。公幼穎悟，讀書通達時宜。及長，敦信義，重然諾，嚴於律己，事親謹謹致孝，事兄盡其恭。撫兄子如己子，延師訓誨，必務成學。其施於家教，鄉人以爲則。性倜儻，遇人之急，周之唯恐後，寒與衣，飢推食，死備衾槨，有逋不能償者，代與之償，未嘗有倦。天雨雪，袖金巡行窮櫺間，視無炊烟者投之，不告以姓名。鄉鄰有爭者，從而質曲直，不告於官，公爲剖析義利，往往心服。其居鄉如此。晚別號無想居士。至元中，諸暨君以儒歷巖司掾，調州府幕官，百寮具舉，刑清訟簡，受知上官，稱曰良吏。遂用資格，序陞諸暨，就致其政，皆公之教也，實宜人相之。宜人姓王氏，諱妙盡^{〔二〕}，同邑宦族^{〔三〕}，謹重修整，處己待人，治家甚嚴，足爲闡範。公卒于大德八年七月初二日，年八十有一。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葬錢塘縣履泰鄉佛牙塢口之原，遵治命也。宜人先卒於至元二十五年九月初七日，年六十有一，

至是合葬焉。子男三人，長莘，次葦，皆卒；次即葵，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致仕。女一人，亦卒。孫男三人，曰寶，蚤世；曰宏，廕補商稅官；曰完，由儒爲杭路吏。曾孫男一人，士權，方業儒。狀稱臨安公雖老於山林，而馳恩所及在於身後，一門之內，死哀生榮，可謂無恨。旅觀臨安公事親慈幼，施及鄉閭，恩固周矣。諸暨君又能成其志，而享其澤報，曷可無一官以慰於九泉乎？故系之以銘。銘曰：

蔣以國姓，世多顯人。惟臨安公，行修于身。由家而里，所施則惇。配有淑德，媿于名門。生爾材彥，好學而仁。惟我元使，宣化有民。巾車既縣，徜徉湖濱。大廷立制，恩及先臣。龍光遠施，寵耀無恨。履泰之鄉，合祔權窰。墓木已拱，爰表貞珉。貽厥孫謀，奕世永存。（以上《陳

衆仲文集》卷一一 周少川校點）

〔一〕曾祖源璫徙家息州：璫，原缺，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補。〔二〕諱妙盡：盡，澹生堂本、文淵閣

四庫本作「靜」。〔三〕同邑宦族：族，原作「旅」，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全元文卷一一七八

陳 旅 二二

丘同知墓誌銘

丘氏，齊太公後。太公封於營丘，支子用邑爲氏，晉、宋以來，代有聞人，譜牒亡不可考。其世次在趙宋有爲陳留令者，因家陳留。有子三人，從高宗南遷。其季處台州，三世爲璫，始家錢塘。璫生次山，以承信郎領漕薦，屬宋亡，不仕。次山生世良，字子正，是爲松江府君。幼穎悟，讀書過目輒解。年十二喪父，三兄分遺貲去，君奉母張夫人以居，日益貧，無以爲養，教授錢塘市中。經傳子史百家之言，靡不蒐究，士大夫咸願與游，稱其學行之燕懿也。於是集賢院薦之于朝，翰林學士徐公子方、閻公子靖又薦君與元公復初皆宜編修國史。君獨歎曰：「吾不過欲得祿江南，以養母耳，餘非所願也。」宰相聞而念之，奏爲海鹽州儒學教授。學久壞，土田奪於強宗，人服君德教，相戒勵，唯恐教授不與，乃復田千餘畝，又大修孔子廟。秩滿，除杭州路教授。杭爲東南大會，府省憲臨其上，而四

方游士之所集也，爲校官者易得請上下。君典教時，若左丞許公敬臣、廉訪使修公伯起皆待君如平生，士亦無敢訕議。既代，授將仕郎、慶元路總管府知事。君所定吏牘，吏不得舞文法爲姦利。監郡者擅權貪殘，以君持律令，志不得逞，走帥闖愬知事抑己。帥曰：「若所爲，微知事，民不聊生。方議責若，若顧愬人邪？」亟往謝知事。其人慚服，故終君爲徐時得不敗，後竟以贓罷。郡倉歲蓄米以輸京師，船人入倉，廢法用量，取贏十五六。是歲，有一倉所蓄米皆黜腐，郡守以下咸懼曰：「破家不足庚，奈何？」君計之曰：「若節具贏，則不至用此。」即往見海運官曰：「先時官來，縱船人大取贏去，唯子欲用是暴民膏血而攘國家者也。」何福以堪之？人行天險中，平心乃克濟爾。」海運官惕然，戒船人毋取贏，黜腐米果不用。至治中，賦江南色銀，帥闖以慶元賦委君定之，君分戶爲九等，止科其上者而已。行省使者以賦薄峻責之，君曰：「民困賦役，今又科色銀如是，亦足矣。吾以一身爲一郡民請命，其亦可也。」卒不增。時太夫人年九十餘，居南湖之上，日具酒爲歡娛，達官顯人亦時舉酒爲太夫人壽。俄丁內艱，哀毀不自堪，以喪還杭。制終，調杭之於潛縣主簿。於潛豪民多閑令甲，以主簿儒者，聚縣解官之。君聽訟明決，誦律如流水，豪皆驚歎，不復敢梗縣政。攝縣昌化，公至，陞承事郎，爲集慶之江寧尹，皆以嘗施於潛者而施之。於是，君老矣，居二年，請老于朝，進奉訓大夫，同知松江府事致仕。推恩追贈父某官，母某縣君，妻潘氏，封某縣君。至元三年丁丑歲二月丁酉以疾終，年六十九。子男二人，長曰茂，廕授温州路樂清縣尉；次曰芝。女二人，長適吳江州稅務大使呂文矩，次適吳興費元禮。孫男一人，申孫。其年三月甲寅，葬錢塘縣方家谷先塋之

次。君聰明粹溫，行正而通，與人交，終始欵願，心不宿怨，能急人之急，自壯至老，無一怨之者。居家平易和樂，外困官事，而妻子不知。仕宦四十年，未嘗營產業。爲文不事艱險，善爲詩，尤善長短句，有《梯雲集》六卷、《隨筆》二卷。初，同郡潘翁有女，富人求之不與，一旦見君，以爲宜婿。家人言其貧，翁曰：「此生今貧，後富貴。」竟妻之。君果以文學發身，官至五品，夫人得爲封君，潘翁亦知人哉！余聞古之仕而已者，則歸教其里，使子弟有所受以爲善，先王治化之所以盛也。君以善道著乎鄉，雖庸夫孺子，亦敬而愛之^{〔六〕}。故余於其致事而來歸也，以賓禮延致郡學，將使學者接見其風猷而有得焉，而君遽即世矣。茂以狀泣請於余曰：「子實知先人，願得銘刻于墓石。」余誼不得辭，乃爲之銘曰：

德足以範俗，才足以綜治。老乎鄉邦，猶足以淑夫子弟。則雖縣車于門，未嘗不行其志。嗚呼！今又逝矣，過其墓者，尚慨歎而興企。

〔一〕奈何：奈，原作「癸」，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二〕唯子欲用是暴民膏血而攘國家者也：子，攘，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所」、「擾」。者，原作「有」，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三〕人行天險中：人，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且人」。〔四〕平心乃克濟爾：心，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生」。〔五〕次適吳興費元禮：次，原作「故」，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六〕亦敬而愛之：愛，原作「受」，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汪先生墓誌銘

汪先生諱斗建，字昌辰，建德淳安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母某氏。先生倜儻有奇志，幼時出言輒過人^{〔一〕}，長益挺然，欲以其才猷自見於世。從祖諱某，由錢塘知縣以至爲大理寺卿，常挈以自隨。牒試國子監，名在前列。方襄樊受圍，賈似道專國玩兵^{〔二〕}，不即救。凡在朝者不惟不敢言，乃更相與諂阿，以爲周公復生，遂比當時爲成周隆平之世。似道於是愈不欲人言襄樊事。時先生在京學，率同舍生七十人伏闕上書，極言國勢阽危，上流不可不急援也。書上十日，不報，遂拂衣還故丘。至元內附之後，亦未嘗有榮進之意。乃東游會稽，探禹穴，因汎覽金華、鴈蕩諸山以至於海，悠然賦詩，有復塵之思焉。聞故宋尚書方公逢辰講道于淳安之石峽，則歸從之游，以大有得於義禮之學。既而興教鄉校，士論翕然稱之。又教遂陽三載，遂不復仕。惟家居教授，學者日接其風猷，有以善其鄉俗。先生神靈爽朗，長髯垂膺，酒酣，言論忼慨激烈。雅好鼓琴，時爲客作《離騷》數曲，清聲抑揚，聽者悲其猶有屈子哀郢之心焉。泰定丙寅七月某日卒，年七十二。娶趙氏，子男一人，孟文；孫男一人，汝懋；曾孫男一人，某。天曆己巳十月某日，葬于某里某山先塋之次，以趙氏祔。余備官錢塘，孟文使子汝懋來徵墓銘。余讀具狀而歎曰：《詩》云：「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當宋之亡也，猶有謇謇諤諤如汪先生者乎^{〔三〕}！乃爲之銘曰：

道有弗行，則教於其鄉。言有弗通，則寫于孤桐^{〔四〕}。志氣有弗宣，則放蕩于山海之間。烏虜！今其已矣，後之人聞其風而興起矣。

〔一〕幼時出言輒過人：輒，原作「轍」，底本有小字校改，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二〕賈似道專

國玩兵：「國玩」二字原作「玩國」，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三〕猶有審審諤諤如汪先生者乎：如，

原作「士如」，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刪。〔四〕則寫于孤桐：于，原作「子」；桐，原作「相」；據澹生堂

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鄭君瑞墓碣銘

余官江南時，天台葉伯禮爲余言其鄉鄭君瑞先生，因其所居號曰「雲南」。既即世，其子作雲南之樓，以庶幾游魂之來歸也。余聞而憐之，爲賦詩，以慰其無窮之思。至元再戊寅之春，余入京師，伯禮亦來，持君瑞壙誌言於余曰：「此其子光祖等所自述者，以卜葬日薄，不得請銘於士林之望，懼先德之泯焉而弗章也，敢請于下執事，惟終憐之。」按誌：君諱德鄰，君瑞其字也。世爲台之臨海人。曾祖諱莊，祖諱宗明，皆畜德弗施。父諱良顯，倜儻有宏才，宋末都督府聞其名聲，辟授進勇副尉，又授承節郎。時事已不可爲矣，皆辭之。家積貲，能散與其族，鄉人高其誼。君瑞生有美質，雅尚沖

素，好黃老言。既壯，欲盡棄人間事，專以鍊形葆真爲務。乃戴道士冠，衣道士衣，謂人曰：「我道士也，彼紛紛然者，毋吾及也。」俄而總道家教者得其姓名，署爲黃巖道正，又署慶元道判，則皆曰：「吾無所逃夫紛紛者乎？吾亦姑爲之而已矣。」歎曰：「所以爲道士者耳，將以全吾天也。勤我以職掌，則喪我多矣。」遂并棄道士不爲，自營其墓於黃山貴人峰下，而築室於其山中以居。日取儒者之書而觀之，灑然有得，則曰：「名教中誠有樂地，吾又何之乎？」至治三年十一月甲午以疾終，年六十有三。臨歿，戒其子曰：「我死，必以深衣斂，得正而斃，幸也。」先娶柯氏，蚤卒。繼郭氏，又先卒。君瑞天性純孝，平居與人言，每及稚歲侍親時事，則嗚噎流涕，孺慕蓋終身焉。所妻郭氏孤女，無男兄弟，惟有一姊。其母不欲置後，中分其產，以畀二女。君瑞曰：「烏可使吾外舅爲若敖氏之鬼乎？」竟爲置後，以其妻所得之產歸之，郭氏得弗隊。其篤於義概若此。子男四人，光祖、夢賚，郭氏出也；全易、家慶，庶出也。女五人，一適盛賜道，一適鄔與褒。孫男一人，女四人。君瑞所自營墓在黃巖州善化鄉，葬之日，泰定元年十二月庚申也。余謂道家宗黃、老以爲教。黃帝制法立極，老子爲上官，有妻子，未嘗離世俗，絕去倫類，而後世道家者流則異是矣。君瑞真能宗黃老之道者哉！既而反初服，以儒自終，又卓乎偉矣。乃爲之銘曰：

種文玉以爲樹，其林不中乎梁柱。藝朱草以爲田，孰若黍稌之食人。幸白日之未夕，出雖遠而亟復。禮爲輿，樂爲馭，纁黃爲期，以即夫中路。貴人之峰，其下鮮原。生而游，歿而安，以利其子孫。

「一」而後世道家者流則異是矣：家，原作「之家」，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刪。「二」以儒自終：終，原作「終身」，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刪。「三」禮爲興：興，原作「與」，底本有小字校改，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趙縣尹墓誌銘

越有君子曰趙公，諱由鍾，字子元。歿之明年，其孤宜溥等治窀穸，宜浩來錢塘，以政和主簿胡一中所爲狀見旅於寓，再拜垂泣，以銘請。一中郡人，又宜浩同年進士，其言足徵。旅誼不得辭，乃述其家世德義之著者而銘之。按狀：公十二世祖，故宋燕懿王。五傳爲楚孝節王，靖康中繇浚儀南遷，還居越山之陰。曾祖考少師、開府儀同三司、吉國公諱希迴。祖考率府率、主管佑神觀、贈和州防禦使諱與漑。考秉義郎諱孟珩。曾祖妣，楚國夫人王氏，唐國夫人胡氏，楚越國夫人余氏。祖妣令人，妣恭人，皆余氏。公天質醇正，生十年而宋始亡，當爲宗室近屬，時能靜約，若韋布家兒。既內附，頗飭厲問學。弱冠游縉紳間，行省大臣美其才，欲尉薦而官之，則辭曰：「吾學未堪官也。」歸侍秉義公鑑湖之上，而相其治生。則又以爲淪喪之餘，勿敢猶自肥也，贊其父捐二頃田與郡學，一頃與縣學。初，宋相史公浩起義廩越中，給凡喪不能舉、女不能嫁者。至是，公又贊其父以田二頃入義廩。里人困於役，又以五十畝充義役，父子義聲日聞。於是朝廷旌其門，曰「義士趙氏之門」。及公

耑家政，貨產益落，能黽勉振恤族里。族孤女無以爲行，則爲擇配而資送之。鄰女若是者，亦助之。歲大侵，吏督民置鹽，亟徵其錢，榜笞無空日，則罄私帑代輸焉。每歲夏秋艱糴之時，出粟貸民，踰期還者，亦不取贏。以物易粟，則酬以倍直，以力食者，則酬直倍力。里人服其忠厚，有忿爭者不之有司，詣公質曲直，得一言即釋忿去。平居以禮法自將，雖盛夏必正冠衣端坐，家庭肅如。與人交，敦道誼，重然諾，終身不少變。若公者，亦可謂之君子矣。中歲趣愈澹，恒敷門以自遠，鑿巖結屋，集泉爲池，有樓曰「聽松」，有亭曰「秀野」。勝日輒治具，與所善者相歡樂，人慕其雅致云。方科目未行，越之學者蓋寡。公聚書教子，躬致厚幣迎師數百里外，蚤作，課諸子學，夜分不休，如是凡廿餘年。每聞書聲，則喜曰：「此吾所以遺諸子也。」且語之曰：「毋但攻文辭，沉潛理義而蹈迪矩度，此汝所以爲學也。」從子之無父母者，亦撫而教之，曰：「吾與汝財，不若勉汝以學。汝得財不過適口體之欲，學成則所立者大也。」泰定丁卯，公第三子宜浩登進士第，授昌國州判官。再調處之慶元令，以俸錢百緡爲壽。公爲書還之曰：「汝爲吏，當廉以盡職。縣無公田，乃以俸錢奉我，將無以自給，寧不貽親憂乎？」其教子類此。仍改至元之二年丙子，公壽七十，以推恩授從仕郎、慶元路聚山縣尹。三年丁丑四月十七日終，年七十有一，里人哀思不忘。娶唐氏，故宋參政質肅公之孫女，先公三十六年卒，追封宜人。子男五人，宜溥、宜溫、宜浩、宜浚、宜淳，皆善學。宜浩今官徵事郎、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管勾兼承發架閣。女一人，蚤卒。孫男十二人，栻、模、桀、棣、楷、楠、枋、梓、栗、檉、槩，女八人。至元己卯月日，公與宜人合葬于山陰項里之原。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之章而興歎焉，蓋悲

大富貴之無常也。公世所憑藉爲富貴者，既失之矣，顧今所居，乃有桓表桀然，室屋榮潤。宜浩以科第起家，仕寢顯，諸子又皆樹立。而公優游鄉邦，食其先疇，老于山水園林之間，身及爵秩，以壽考終。何所憑藉而至是哉？亦爲善而已矣。嗚呼！善之可以憑藉也，久矣。銘曰：

孰不築臺，我以德宅；孰無高門，我以義闢。不恃物以爲存，則所存者不忘；不嗇施以爲富，則所積者益豐。象山崇崇，命服孔陽；嗣前人光，詒後人之慶。

劉程甫墓誌銘

慶元之奉化有鄉曰連山，劉氏族聚廿餘家，世皆讀書力田。至曰三聘者，乃語其諸子曰：「術業不可以不顯也。有能顯志讀書，以光吾宗者乎？」其子天驥感其言，取六籍日夜讀之，《四書》朱氏傳、《資治通鑑》、韓退之、柳子厚文章皆手鈔，下逮醫藥、陰陽家書，莫不搜討，人服其博洽。然頗信日者之說，年四十餘無子，顧族子無可後己者。適其姪蕭氏之子生，推其六物，以爲可承家也，亟請於父，求蕭氏子爲子，而名之曰「圖南」。圖南字程甫，生三日即育於劉氏。天性純孝，自爲兒童時，見其父手鈔之書，非盥手不敢取讀，讀必成誦。大父病甚，以柘漿漬乾梅啖之，下咽輒吐^{〔一〕}，與諸孫察^{〔二〕}。他孫皆不食^{〔三〕}，獨程甫受而食之，大父歎曰：「是真吾孫也，而父言是也。」既長，益力學。試進士不利，妻族大人以恩奏授秘書省校勘，則慨然曰：「士不自立樹，而緣妻以得官，非夫也。」竟不

受。又試有司，得待補國學生，而宋亡矣。我朝準前代役法，推資產之殷者爲里正，以趨走其里之事。程甫爲里正時，人心猶未定，反覆狂悖，觸死罪連坐者衆。程甫因役得在官，力辨無辜民不當死。北來官人見程甫貌魁梧，又詞氣忼慨，義其言而從之。至元己丑，歲薦饑，盜起旁郡縣，奉化愚民從而動者亦數百人。首惡既誅，而連山多厚林深谿，民奪他邑，人多匿其中。官軍窮亂者黨與，將大搜，使程甫爲鄉導。程甫因具酒款官軍，乘肩輿先行，見民携持而狼顧者，輒教使避去。既而議者以逋民之不盡獲也，欲悉燬其室廬，則又請于帥曰：「民饑，借賊勢謀食耳，初非叛者。麥今熟，人思復業，若使之無所與歸，此是驅之爲盜也。」帥悟，而其屬皆不可。程甫計此曹非賄不足以動其心，乃賣腴田百畝，購金幣徧賂其人，事遂寢。於是里之老者召其子弟而告之曰：「吾等仍有室廬以禦風雨者，劉君之賜也。宜合錢以庚其田。」程甫聞而止之曰：「吾自樂爲此，願勿復言也。」凶歲，富室幸穀貴，更爲小量價之，程甫則大量其以乞糴者。里有爭者來求直，則爲曉法，又舉酒勞解之。兇暴乘搶攘，時爲民害，閭閻多事，治邑者往往藉程甫爲助。里役既代，屏居不復預邑中事，延師教子，樹華竹以玩生意。每對酒賦詩，又喜歌楚詞，以寫其幽悰云。某年月日以疾終，年六十。母同里葉氏，蕭氏母之姊也。久病痿痺，程甫未嘗去左右，不得已出應門戶，必躊躇移時，而後能出。居父母喪，哀毀踰節，以能子稱。娶寧海胡氏，都倉某之女，有婦道，程甫好義，胡氏每相成之。子男四人，應祥、景元、戊伯、振之。應祥、戊伯已卒。女一人，適胡元本。孫男五人，子東、子榮、子明、子青、子順，女二人。程甫墓在某鄉某山之原，葬以某年月日。景元有經學，攻文辭，與余雅游，泣而言於余曰：

「先人行誼幾於古之聞人，而景元不能致先人有聞於世，且老矣。子史官也，幸憐而銘墓。」乃述其狀而爲之銘曰：

連山之雲，網緼輪囷，出而爲雨，以膏乎廣野。君子畜德，亦以澤物，施于其役，矧有位秩^{〔四〕}。至於排難解紛，喪其良田，又何愧乎魯仲連之爲人？

〔一〕下咽輒吐：下，原作「不」，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二〕與諸孫察：察，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食」。〔三〕他孫皆不食：食，原脫，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補。〔四〕矧有位秩：位，原作「爲」，底本有小字校改，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陳如心墓誌銘

公諱恕可，字行之，一字如心。惟陳氏繇潁川，居光州之固始。五代間，有諱檄者避地閩中，仕閩爲太尉，子孫散處他郡。宋開寶初，諱春者從温州遷台州。春與古靈先生襄皆太尉後。紹興中，公之高祖忠簡公始自台來會稽居焉。忠簡諱騃，仕至知樞密院事^{〔一〕}。曾祖諱願孫，監西京中嶽廟，贈金紫光祿大夫。祖諱綺，尚書戶部侍郎，以宣奉大夫、寶章閣待制致仕。考諱紹荀，奉直大夫、知英德軍州事。妣李氏，封宜人，參政莊簡公光之孫女也。公幼即雅飭，好讀書。年九歲，英德公卒于

官，哀毀如成人，與母護喪以歸。甫禫母又歿，大父憐其孤苦，鞠而教之，使受業陳暨先生，治《尚書》有聲。以祖廕補將仕郎，既而大父登法從，當任孫京秩，公辭之曰：「今改奏承務郎，則舊澤廢矣。恕可寧淹選資，乞以京秩任從弟，當可爲兩得也。」大父喜而從之。咸淳十年，中銓試，授迪功郎、泗州虹縣主簿。覃恩，予從政郎。江南內附之後，頗樂閒曠，卜居錢塘西湖之上，與寓公遺老襄羊山水間，若將終身焉。至元廿七年，以古宋太學爲西湖書院，行省起公爲山長主之，謝不就。憲使徐公琰來見，歎曰：「信哉！師表之有在也。」強之而後就。元貞元年，以嘉興之崇德縣爲州，公首被命爲州之儒學教授。後又爲廬州路儒學教授，爲衢州路江山縣主簿，爲寶慶路總管府知事，爲松江府上海縣丞。年六十八告老，以承務郎、平江路吳縣尹致仕。公之來崇德也，學故縣學，委隨久弗治。公興學與新州稱，士論躋之。廬江廟學壞，則更作之，壯美最准右。禮樂器不備，則爲制金木竹石、匏弦土革之物。學田爲強宗所有，則復之，得二十一頃有奇。憲使廉公希貢、苟公宗道皆禮重之。代歸，大夫士祖餞百里外不忍舍。在江山時，有傳妖賊將入境，民驚匿山谷中，僚吏亦遯去。公曰：「長民者輕動，民將焉恃？」乃獨坐縣治，令索訛言者，得數人，撻於市，民恃以安。在寶慶時，惟執律令治文書，不阿上官，人服其操。上海舊徵酒課無法，貧民苦之，公視民田多寡爲賦，莫不以爲便。平生居官，唯職所當爲者爲之，不喜干譽於人，與同僚意不合則去。持家以約，御子弟嚴而恩，與人交久而益敬。嘗語其子曰：「士貴立身。吾老矣，猶廩廩焉唯恐墜先訓也。」學綜經史，達禮制，詩文醇正。近古小篆，似吳興張有。謝事十餘年，不弛舊讀，雖老，見古法書名畫猶能臨摹。時對湖上

兩峰吟嘯自適。以越中故宅面宛委山，自號「宛委居士」，不忘其鄉邦云。仍改至元之五年正月廿有八日終，年八十二，臨絕神情不撓。有哭公者曰：「若人者，其生也循循焉，其死焉休休焉。」門生蔣震孫狀其行曰：「公爲人清介，見世之黜陟榮辱，一不累其心。則其仕也，有元次山湧任之風。」皆可謂能知公者矣。公娶山陰趙氏，故宋中大夫直秘閣時彌之孫女，先五十五年卒。繼杭蔣氏。子男六人，以成、佳兒、以威、以盛、以咸、以甯。以成、佳兒蚤世。以威承公廕^{〔三〕}，今授吳縣胥口巡檢。女二人，皆先卒，婿西奉張文在。孫男二人，傳衍、傳衢。女四人。遺文有《志言稿》、《餘學稿》、《宛委永言》、《古今萃錄》、《復古篆韻》、《詞譜編目》、《樂府補題》，藏于家。是年某月日歸葬山陰縣承務鄉華嚴峰之原，以成等前期來請銘。昔公與旅論先世譜牒，蓋同出固始，故益敦同姓之好。又每愛旅所爲文。去年冬，來寓舍曰：「子能爲我爲文章乎？」去則疾作，且死，猶使人道前言。嗚呼！尚忍不銘公哉！宋亡六十餘年，故老盡矣。有志於史冊者，嘗慨其事之寢久而無徵也。公大臣家賢子孫，所聞既多，又從祖父在朝，身見前代儀章物度與其政治得失之實，可得而考證焉。今又亡矣^{〔四〕}，君子於是蓋有獻不足文之歎。而追感疇昔情好之殷，則又余之私悲也。銘曰：

有舒其容，有粵其文。藹其流風，公侯子孫。或出或處，不喪厥守。有若臨之，師保父母。老成無人，曷徵遺聞。尚爾恭者，視銘茲原。（以上《陳衆仲文集》卷一二 周少川校點）

〔一〕仕至知樞密院事：知，原作「和」，底本有小字校改，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與同僚意

不合則去：與同，二字原作「同與」，底本已校，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三〕以威承公蔭：威，原作「成」，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及本文文意改。〔四〕今又亡矣：亡，原作「忘」，據上下文意改。

全元文卷一一七九

陳 旅 一三

傅先生墓誌銘

至元再元之正月晦日，溫陵鄉先生傅公年八十六，卒于家。旅時從國學出董江浙學事，訃適至，南向哭之。越五年，其孤柱臣等屬書，以先生門人連山縣尹劉與子所爲狀來請曰：「先君子將以今年七月望日葬南安縣禮順里龍母山之原，墓銘子宜爲。」旅不敢辭也，乃述其狀與所嘗知者，叙而銘之。先生諱定保，字季謨，自號古直。其先光州人。唐末有諱實者，爲成武軍節度招討使，始居泉州。八子散處旁郡，第二子曰居獻，家南安者祖焉。八傳爲龍巖主簿伸，主簿生宣義郎思溫，宣義生迪功郎天麟，迪功生貢士禮。貢士妣洪氏，生先生。六歲通《大學》、《論語》大義，少長有文名，卯角領鄉薦，尋丁外憂。咸淳辛未，禮部奏詞賦第四，知貢舉方公逢辰見先生，驚喜曰：「頃見所作，意老於文場者，乃英妙若是。」知泉州莊公彌明爲鄉大家名人，以其妹歸之。時賈似道當國，務抑遏新進

士^{〔一〕}，以鄉試字蹟微異難之，三年始令赴御史臺覆試，試中，又俾後三年始得廷對。同列皆鬱悒，先生曾不動心，歸益肆志讀書，以益茂其所學。亡何，似道僨軍貶死，臨安亦不守矣。宋諸王東度浙江，至永嘉，將建位號，陳宜中丞相遂大除拜，唯人所欲得。有以是諷，先生則笑曰：「吾但禮部正奏名耳。」景炎之亡也，都督親戚又以是諷，先生則又辭之。大德初，行省以薦者授漳州路儒學正，又辭。洪夫人曰：「是學官也，可以不必辭。」於是漳之諸生皆來迎，至即以《太極圖》、《西銘》合而講之^{〔二〕}，聽者悅服。凡三載所講，人至今皆傳誦之。再授福州路三山書院山長，居三月歸，事洪夫人，不更仕。自溫陵受兵後，奉母寓于城中，貧日甚，授徒爲養，能時時致甘腴，以愉色婉容將之。初，環城冢墓皆發於兵，傅氏族最蕃，先生無間戚疏，悉封之。年五六十未有子，常怏怏，洪夫人曰：「兒勿憂，冢中枯骨當有知也。」既而果得三子。洪夫人年九十，見諸孫長大。歿之年，先生六十有七，猶過於哀毀，喪葬事鉅細必親。至治二年，以平江路儒學教授致仕。受命之日，嘆曰：「吾少擢進士，今老矣，始服命服，何不及吾母未亡時？」因歔欷泣下。終身不忘其親，概若此。爲人舒緩而謹審，常揭先哲敬教之言於坐右。其講《四書》也，尊朱子成說而得會通之旨，究極微妙而皆中正之論。諸經亦因儒先之言而敷繹之，不立異以爲高，不騁浮以爲博。教人尚忠厚，務實踐，見儂薄者必愀然曰：「是何氣質之未變也？」爲文溫潤典裁，儷語類劉潛夫，詩律類陸務觀。遠近求文者日集其門，雖倉卒酬應，皆縝密有思致。賢郡守與名公卿之人南者，無不即其廬而禮焉。狀言未嘗以非義干人，不爲殘厲斬絕之行，神暢氣怡，與物無競，可謂善言先生者矣。我先人與外大父趙公皆東南碩儒，歲在

己已，外大父與先人連年歿。旅無所問學，日從先生，佩服教言，所得多矣。天曆中，天子開奎章閣，聘用儒雅^{〔三〕}。旅以先生言於學士虞公，公將薦諸朝，以老疾不可強起而止。昔者閩中道德文學之士蔚然盛矣，數十年來，縉紳老人俱謝殆盡。先生之學雖不行於當世，其鄉之學者尚幸老成典刑之有存也。嗚呼！今亡矣。先生娶莊氏，繼張氏，皆前卒。曰柱臣、曰魁郎、曰益，庶生男也。女適莊良孫。孫男二，女一。有四書講稿、詩文雜著若干卷藏于家。柱臣郡學訓導，娶麥氏；魁郎閩清縣儒學教諭，娶吳氏；皆克世其業云。銘曰：

維昔群獻，萃于閩中。往者不返，吾將焉從？先生之存，爲閩儒宗。所不返者，見於其躬。先生之亡，昔人與終。尚有來者，嗣茲流風。

〔一〕務抑遏新進士：遏，原作「趨」，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二〕至即以《太極圖》、《西銘》合而講之：合，原作「今」；底本有小字校改，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三〕聘用儒雅：聘，原作「時」，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袁夫人墓誌銘

杭之臨安有羅氏之賢母曰袁夫人，識度明偉，秉心制行，敦慤而不回，蓋有烈丈夫之風焉。夫人

豫章人，父諱某，母某氏。宋咸淳中，夫人之夫某州司戶諱某既登進士第，侍其父通判隆興，夫人實歸焉。羅氏大族也，其先五代時自襄陽徙臨安，擢科第者世有其人，而曰少徵、少章二先生者，又以禮學化鄉邑，故臨安人多習禮。袁氏遠來爲是大族子婦，人以爲難。而夫人一言一動，必謹禮節，自少至老，未嘗有侈肆之心，其家賴之以爲存焉。至元內附之初，司戶之兄掠於兵，兵欲得賄，乃環犬要之，賄不至則死。夫人盡棄所畜，相其夫救出之。未幾通判公卒，家益多故，則又力相其夫持門戶，備嘗艱虞。子曰汝錫，其長曰鏌者，異母子也，夙有廢疾，兩臂不能屈伸，則保而鞠之，教而育之。既爲之娶，則與司戶君言曰：「貲產薄^{〔一〕}，不足以給二子^{〔二〕}。鏌雖疾，能承家矣，寧令吾所生者出家爲道士，可乎？」司戶服其誼，遂俾汝錫入餘杭大滌山，從郎尊師受業爲道士。司戶歿，夫人治喪葬悉以禮。既而鏌與其妻皆歿，鏌有三子二女，則又保鞠而教育之。得曾孫，又媁媁抱撫之^{〔三〕}。羅氏以寡母綜家政，中更饑饉，賦斂之窘，凜不自支，而男女婚嫁，窀穸烝嘗，與夫族戚鄉閭慶吊饋問之禮，罔有缺違^{〔四〕}。四五十年之間，內外無間言。蓋能儉以處己，慈以遇物，而勤以集事。雖大耋，精神不衰，衣裳絲枲之紅，以至箕帚滌濯之賤，猶身親之，故其家人無敢不飭勵者。汝錫歲時歸覲，則必有以勉之，且曰：「汝能念吾言，猶在吾側也。」昔羅氏有岐竹之瑞，司戶兄弟生焉，其徵爲撫科。至順庚午，堂下竹復岐，適有詔高年耆德者旌其門。人謂竹有慈姥之祥，子孫乃舉酒爲夫人慶壽^{〔五〕}，然於是春秋益高矣。明年，諸孫有遠適者，必戒之亟復。其冬，使人趣汝錫歸，曰：「我與汝爲子母五十四年，而我八十四矣，毋吾戀也。」又曰：「吾無雜念，此心常若皦月。」遂以十月廿四日

終。嗚呼！夫人可謂壽康好德考終命矣。至順壬申三月壬午，葬縣之平西鄉葑川祖塋之兆。夫偏愛其子者，婦人之情也。袁氏舍己所出，以樹他母之廢子，所樹者死，又培植其孫曾，而完其家於禍患推軋之餘，始終一致，非有烈丈夫之風乎？嗚呼！賢矣。汝錫靜厚通朗，於孔老之學皆有得焉。制授餘杭之龍德通仙宮提點住持。鏌之子曰澤之，明陰陽五行之奧，爲吳興教授；曰某，曰某，皆儒業。曾孫立中等皆嚮學。汝錫以狀來言曰：「吾隱約山林，且老矣。懼無以著吾母之賢於後世也，幸憐而銘之。」泣下霑衿。銘曰：

甚矣，古道之蕪也，世有爲士而非夫也。羅氏之嫠，迪道弗遷，相其高風，其女士之賢也。

〔一〕賁產薄：薄，原作「簿」，底本有小字校改，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二〕不足以給二子：給，原作「令」，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三〕又姁姁抱撫之：又，原作「人」，後一「姁」字原缺，皆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補改。〔四〕罔有缺違：違，底本有小字校「遺」。〔五〕人謂竹有慈姥之祥，子孫乃舉酒爲夫人慶壽：有慈，原作「百慈」；之、子，原誤倒，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慶，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無。

賈治安墓誌銘

昔金源氏之亡也，開封賈氏南遷江淮之間，諱宗政之子曰達，爲宋荆襄兵馬統制官。達生斗南，

當至元內附時，以才學選爲峽州路儒學教授，仕至太湖縣主簿，贈從仕郎、汴梁路開封縣尹。妣汪氏，封宜人。子四人，仲曰策，字治安，狀貌豐偉，美髯髭，溫厚而閎敏^{〔一〕}，父甚愛之。父歿，悉推家貲與兄弟，遂如京師，見貴人之嘗學於其父者。貴人見治安負雅器，善爲歌詩，又通國字語言，大嗟賞之。大同年府籍姓名以爲從事。會湖廣行省右丞相亦憐真公新拜命，見之，喜曰：「吾故人子也。」遂用爲湖廣省宣使。安南遣使人覲，行省以治安將之。使喜爲辭章，意文事非宣使所長^{〔二〕}，頗易之。屬大寒，安南使怪治安能寒，治安因以詩答，韻致清婉，而尊中國之體寓焉。使驚服，不復敢言詩。時清河元文敏公在中書爲參議，得詩甚喜。延祐三年，從孛欄奚平章討廣西，平義寧靈川賊，能以才譖自見，乃沿檄督軍帥討南海感德縣諸賊。賊據高望、高院二山之險以抗官軍，俄帥斃於流矢，重兵屯賊境，無所統馭。治安即日代領軍政，遂分兵守要害，繕營壘，嚴邏巡，趣饜餽，圍賊高望，而高院賊率千餘人突來，督兵擊却之。明年，下高望賊酋，餘黨猶負固，矢石如雨，治安神色不撓，急攻破之。仍趣大校合兵攻高院，賊敗入柵險邱材^{〔三〕}，則攻拔其柵。群蠻散走山谷間，官軍欲乘勝殲焉，治安不可，亟宣赦令招降之。此其平生著勞之表表者也。武昌金沙洲善崩，數爲民患，治安監治之，民至今賴以無役。海北、海南琛舶之稅入于官者，所司屢請償之，蓋欲以賤直入官而厚利以自封也。先是，以省檄往視者，率受賂還，且爲之辭。及治安往，賂錢數萬緡，皆不受，盡以緡貨送之省。六年，入爲京畿倉使。明年，丞相治諸倉出納之爲姦利者，責倉官庫虧儲，往往粥妻子，或投水飲毒藥死。獨治安所儲米贏二千餘石，朝廷嘉之，并以戰多超一資，至治元年，爲紹興之西興場鹽司令。

時兩浙轉運使王公都申以竈戶有恒賦，而貧富之不恒也久矣，仍俾官屬行諸郡，更定之。治安行四明、天台諸場，至則集其人而告之曰：「竈戶之弊極矣。產與賦久不相侔，民窮且死，富者猶任輕賦，而使窮且死者任其重，忍乎^{〔四〕}？爾曹相與居鄉里，戶高下所素定者。今與若約，產多者上坐，餘以次占席，賦以是爲差。」既坐，各著於籍而退，不擾而賦平^{〔五〕}。人有圖其像而事之，蓋感之至也。至順二年，同知餘姚州事，與長吏協恭以成其政，若無所爲，而民實受其恩惠。至元再元之四年，以承直郎爲杭之仁和縣尹。仁和劇縣也，諸大府臨其上，俯仰奔走，有非其志者矣。明年四月，疾作，遂致其事。竟以五月十三日終，年五十一。天性孝友，歲時思其父母，輒嗚噎流涕^{〔六〕}。弟兄散處南北，每相見，必慟哭而後別。見人困苦者，必振恤之。朋友死生之託^{〔七〕}，尤盡其誼。中歲雅不欲仕，喜與客相羊山水間，賦詩以爲樂。居西興時，有賈公墩、舒嘯亭、鶴死而瘞之，則爲鶴冢亭。所居以「悠然」名齋，常慕陶彭澤之爲人，年未六十，以邑令終，其此徵歟？是年八月庚寅，葬錢塘縣履泰鄉仙芝里之原。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娶真定張氏，封宜人。治安好客，四方之賢士多集其門，俸人不足以治具^{〔八〕}，宜人至脫簪珥繼之。子男三人，長曰芝，雅飭而有文，張所出也。次曰葵，曰艾。孫男曰宜。芝等嚮余拜且泣曰：「先人墓石，願先生銘之。」嗚呼！余知治安久矣。爲仁和尹時，又與余居同里巷，數相過，把酒談昔時所爲，蓋有志用於世者也。以董武、治粟、定鹽賦數事與其好賢樂善、憫人窮之心而觀之，宜若世之載顯位、食厚祿者，乃壹鬱不得信其志以死。銘曰：

世有騏驥，乃服鹽車。鳳凰高蜚，而居以箴。孰不自奮，業與位稱。厥施弗張，繇制於命。

猗嗟治安，器則臧矣。仙芝之阿，斂而藏矣^{〔九〕}。（以上《陳衆仲文集》卷一二）

〔一〕溫厚而闔敏：闔，原作「闔」，底本有小字校改，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二〕意文事非宣使所長：意，原作「儀」，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三〕賊敗人柵險邱材：邱材，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作「印村」。

〔四〕忍乎：原作「忿平」，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五〕不擾而賦平：擾，原作「植」，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六〕輒鳴噎流涕：輒，原作「輒」，底本有小字校改，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七〕朋友死生之託：託，原作「記」，底本有小字校改，又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八〕俸人不足以治具：具，原作「其」，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九〕仙芝之阿，斂而藏矣：「之」原誤倒于「斂」後，據澹生堂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陳孝子墓記

永嘉陳孝子亞宗，年十六，母蔡氏病甚，亞宗剗股爲藥，母病尋愈。俄病復作，不救。亞宗既無所用其力，日夜哀慕不自堪，以至於死。郡守陸德輿聞而憐之，謂斯人也，固未得孝道之正，然於閭閻中能爲人所難能，亦其發於天性之至，有足以正人心、厲衰俗，毋使其善弗著於世。乃爲擇美地集雲門外，并其母葬之，表曰「陳孝子墓」。時淳祐十一年也。每歲暮春，郡人士女游於湖山間，往往指

而言曰：「此孝子墓。」必佇立而咨嗟。兵火後，墓與表俱壞。有元大德八年，縣尹王安貞始理其壞而加亭焉。延祐五年，總管趙鳳儀復葺完之。是後墓與亭又壞。至順二年，趙伊塔納實來，既視事，迎父老問民風故實，得孝子事。徘徊山阿，顧寒烏集空林，而傷其封識之缺亡也，喟然嘆曰：「茲非吾當務之急乎？夫爲政而能使民興於孝，於爲政乎何有！」乃庀工徒，翦豐草，除敝土，襲甃于壟，並壟爲亭。又立門署，傍設厚垣，而禁芻牧。於是夷者隆，仆者起，露者密，幽者顯矣。來觀者若見孝子新死於其親，愴然動乎中情，將不知其事之在前代，邈焉痼瘵之不接於身也。趙侯真納民於道哉！余惟孟子有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愛親者，人心固有之，最易感者也。先王之感人心，亦惟先施其最易者而已矣。是故以難從者強人，臨之以三軍而不足；以易感者爲教，表一豎子而有餘世之稱。能吏者，未嘗不急於政刑，而民益頑獷難治者，不知有易感之道焉爾。然則趙侯之爲永嘉也，寧有難治之民哉？誠使其人因其易感之心而充之，則順德之達，所至又何如也！嗚呼！邑子弟來視吾文，尚慎思爾賢令所以教爾之意。侯字敬叔，金華世家也。有文學，政事所至，得爲治之要云。（《陳衆仲文集》卷九）

李侯德政碑記

浙西華亭東百里爲下砂，濱大海，枕黃浦，距大塘，襟帶吳淞，揚子二江，直走東南，皆斥鹵。賦

以引計凡四十八萬，而松江賦十萬有奇。連歲亢暘淫雨，沴戕相乘，吾等困悴甚矣。至順二年春，東潁李公分司松江，周視亭場，知民困悴。侯日夜籌便宜^{〔一〕}，諭民之富者出財，貧者傭力，使相資以即功，教戒撫綏，仁意懇至。吾等得不流亡，而能歲集大計者，侯之德也。先是，朝廷命浙西行義田助役法，使諸有田之家各出田，共推信義者掌之以充里正，而歲更焉，竈戶無與也。任事者闇悖，輒以贍鹽地與民田概抽以充役，役又不得更休，坐是敗產者衆。侯嘆曰：「竈戶自有其役，世皇有定制。況助役之文，初未嘗及竈戶。既強役之，又使之不得更休，何荼毒斯民至是。」牘上行省，反覆辨析，雖抑遏勿伸，其後亭民往往得釋。未幾，有妄以沿海塗蕩餘利獻於官者，貴近得賜所獻，遣使趣徵，威令嚴峻。行省檄侯稽覈所有而與之，侯以爲不可，曰：「浙右諸場工本，較之浙東，每引減楮泉五緡者，以有塗蕩供菹薪也。繇亭戶稍耕種之，遂收其稅，既而又加重焉。今權貴又欲盡括羨餘，民何以堪？吾不能稽覈民田，奪其利以與人。」持之滋久，具前後文移利害，白與行省，同列爲之寒心。亡何，強臣族誅，竟罷徵。每季工本之給於諸場也，則先與之期日，既集其人，即呼姓名面給之，無釐毫不及。給已遂行，單馬羈童，又適他場，雖昏夜弗止，吏胥不暇爲姦。民有犯私鹽者，即哀矜決遣之，有所牽引，悉不問。至若鹽之出入於倉也，禁權衡高下之弊，舟運折耗，豫爲之防。人不麗罰，商賈無留滯之戚，凡異時之需擾於吾民者，皆聞風斂迹，牢盆之外，一無所費。蓋侯之分司也，夙起晏休，躬治文書，決庶務。盛夏亦端居，終日不少懈，故人人得沐其惠。或一事乖方，一民失所，則痛心疾首，若己致之。侯德之在我人也若此，今茲代去，吾等能忘之乎！願執事文吾言，將載諸石，以昭

示於無窮。予曰：李侯其深明治體者哉！民者，邦之本也。鹽筴者，國用之所資也。務悅民而妨國計者，其迹迂；知富國而不恤民隱者，其心刻。不刻不迂，非深於治體者能之乎？侯名守中，字正卿，廉明剛果，而用之以恕，故踐敷中外，聲實流聞，所在人多懷之。

〔一〕侯日夜籌便宜：侯，原作「狀」，據明正德本《華陽縣志》卷四改。

運司同知睢陽趙公德政碑記

昔至元鹽筴之權於兩浙也，以引計凡四萬耳，後寢溢至四十八萬，而松江之額十萬有奇，民得無瘵乎！仍改至元之三年，同知都轉鹽運使司事睢陽趙公分司松江，念民瘵滋劇，而邦賦又不可不趣成也，乃輯綏其民而告之曰：「若惟力牢盆，餘爲若苦者，吾盡除去之。」於是先律己以飭厲其屬，飲食之資亦出裝橐，無或敢取毫髮於民。民感公德惠，未嘗榜笞一人，無不勤於服役。雖不數下場，嘗若躬履其地，而戒督之。以陸運之重困民也，則白省府，因歲饑濬河，使民得錢以爲食，官得河以利用。以竈戶之有富貧也，則先諭富者出財，貧者傭力，財力相資，用集大課。以天時之有雨暘也，屢雨虧鹽，則裕其程期，使其得悉力晴晝而終庚之。以工本錢之有不及於民也，則呼姓名而人給之，民持錢去，乃上馬從一童還官舍。以鹽倉出納之有不均也，則定其席囊之所受者，商旅不復有折閱之

歎。以姦貪之兼戶以益己也，則稽其籍，使各仍其初以出賦。以私鹽之易及於無辜也，則必求其冤而釋之，其非冤者，則立決遣之，不使有異時攀引之擾。以亭田之科糧以振糶於他郡也，則爲言於省，得留粟以活亭民之飢者萬四千一百七十二口。此皆其德政表表者。民感之不忘，於其去也，屬寓士陳椿來徵予文紀之。予謂管夷吾開鹽筴之端，而其言曰謹正鹽筴，則猶恐肆毒於民也。且食鹽之民爲大男大女，吾子則猶有子民之心也。士大夫羞稱管晏，至於覽民瘼，曾未嘗動其心者，亦豈少哉？公寬厚而不迂，廉明而能恕，學本乎仁義，而慮周乎事物。自翰苑踐敷省臺，凡所設施，無非儒者之用心也，豈直松江乎哉，亦隨其所至而著焉耳。公名知章，字伯常，以淮西道廉訪副使遷是官。予既紀其事，又爲詩以頌之。（以上清嘉慶二十三年《松江府志》卷二九）

祭許中丞文

代人作

伊昔先正，爲元儒宗。克紹厥家，實惟我公。所紹伊何，曰孝與忠。司成于學，左轄靖共。矧是三者，與先正同。出秉憲節，擿姦摧兇。方岳佐理，載熙民庸。及登鑾坡，位望愈崇。晚居中司，益厲高風。讜言或達，去如蜚鴻。琴冊几杖，邱園從容。公齒雖暮，顏如冬松。尚需安車，太行之東。來朝來言，以廣帝聰。天不憖遺，倏焉告終。縉紳聚哭，莫啓幽宮。某追念曩歲，游于群雍。公獨惠愛，牖其顛蒙。乃今粗成，敢昧所從。顧瞻覃懷，寒雲濛濛。敬致洞酌，以寫悲恫。

祭鏡助教文

嗚呼！士之生世，蓋將有爲。豈爲身謀，力學以施。嗟君窮經，有志用世。陸沉遠方，髮改神
勤。晚官上庠，少遂夙心。自春徂秋，病乃弗任。何豐于學，而命則嗇。人孰不耕，君獲則厄。惟昔
同堂，相與哭言。惟今臨岐，輜車啜啜。燕山之雲，盱江之水。此別伊何，千古萬里。我酒既旨，我
殽既時。魂兮少留，我心孔悲。

明宗皇帝加尊號寶冊破玉祝文

天子仁孝，追宗先皇。誕揚鴻名，載以寶冊。次玉伊始，有嚴厥功。神其鑒茲，用錫靈貺。（以
上《陳衆仲文集》卷一三）

大都海子橋火德廟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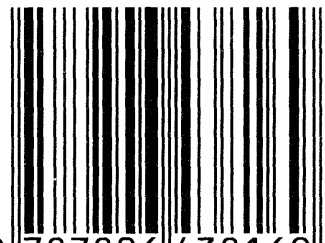
火政行四時，祭已嚴于《周禮》；陽氣瀰六合，祠豈繫乎商丘。睠國都之所崇，宜廟貌之有赫。

故必增廣舊制，妥寧大神。使處守者有以栖其身，而禱禳者得以布其武。銀甕丹甌，願輦致于殊庭；絳節朱游，來環衛於吉土。廓黍米之玄境，結葢珠于新宮。海上之蜃閣橫開，橋左之星河斜轉。東風解凍，深回寒谷之春；南面向明，永介聖皇之壽。（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安雅堂集》卷一三 以上周少川校點）

ISBN 7-80643-816-5

I·214 定價：38.00圓

ISBN 7-80643-816-5



9 787806 438169 >